武俠世界

亂（南宮雪傳奇故事集） 傅紅雪・著

南宮雪在米不達的護送下，總算安全抵達了血神島，伺機而動；柳花花與竹下三枝有驚無險的逃過了貝族人的魔掌，却陷入了情慾之網；儲客申策動雷根放火燒林，使得張京京與竹下登樹陷入火海；張一斧突然離奇暴斃……

這一切，使得原本情勢混亂的琉球島更加一片大亂——



第30年

18

$ 8.00

編者話 今期和大家見面的巨型小說是傅紅雪先生撰著的「南宮雪傳奇故事」之「亂」，南宮雪在米不遠的護送下，平安到達血神島……而柳花花和竹下三枝却被困在密林中，他們更因那奇異、驚險的共同遭遇而墮入情網，不能自拔，而大龍堂幫主儲敢當更借此機會策動放火燒林，以達到他個人的目的，唐山幫的幫主張一斧重病死亡，使張京京措手無策，這一切，使得琉球島的局勢更混亂……故事情節曲折緊張，香艷鏡頭層出無窮，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今期另有多篇精彩佳作，展現在各位讀者眼前，如吳中龍先生迷離境界故事之「寶鏡」，龍乘風先生所著的「雪豹」，篇篇均是名家執筆，令你目不暇給。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吳道子先生新著「天涯浪子傳奇故事」之「行屍走肉」，失蹤達廿年之多位各派掌門及武林名宿相繼出現江湖，但他們却殘害同門弟子，為何？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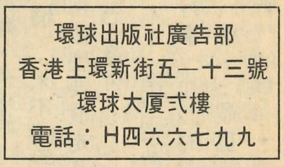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18期
（總號151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文
可飛・圖

亂

利益關係 攜手合作

南宮雪一劍將焦巴的腦袋瓜兒劈成兩半時，場面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亂。血腥的混亂。

米不達帶領着十餘名的巴拉西族人衝向團團圍住他們的天龍幫人馬。

天龍幫的人手不少，少說也有三四十名之多，足足比巴拉西族人多出了一倍有餘。而且個個頭紮黑巾、身穿勁服、脚着快靴、手持利刀，一副龍精虎猛，大有氣吞山河之氣勢。

但一利間却亂不成軍。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絕想不到自己的大總管焦巴竟只在一個照面便被人敵人活活斬死！在他們認爲焦巴無疑是個不折不扣的高手，至少在天龍幫來說，焦巴的武功只遜於幫主儲敢當與少幫主儲客申父子，高踞第三把交椅，無論如何不該敗得這麼慘的。

，而且竟是死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陌生小子手下！

他們委實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因此焦巴一死時，他們個個都驚呆住了。

更令他們想不到的是，平素叫人看不起的巴拉西乞兒動起手來竟如此標悍、視死如歸，彷彿出柙之餓虎令人戰慄！

這兩個因素，令在人數上與質素上佔優勢的天龍幫兵敗如山倒。

他們被殺得措手不及，潰不成軍！

但只見漫天血雨，哀聲震耳，不過瞬間，天龍幫已死傷泰半！

任何人都看得出，軍心已失的天龍幫已無法打贏這一仗，勢必全軍覆沒，南宮雪身經百戰，實戰經驗豐富，她當然也看得出這個局面。

她一劍劈死了焦巴之後，並未再進攻，只持劍站立一旁冷眼觀戰，她忽地冷喝一聲：「住手！」

大家都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

米不達有些疑惑的望住她，他顯然不明白南宮雪爲何要在這大好的情勢下喝令停手，他正想問她時，南宮雪已冷冷的對着面露驚悸之色的天龍幫敗將們喝道：「我數到三時，如果你們還不知死活的站在這裡的話，那麼你們將永無回家的機會了！」

一頓，她冷冷的數數：「一……」

「不行！不能讓他們走！」米不達忽然大聲說：「若放他們逃走，天龍幫日後必會找我巴拉西族尋仇，一個都不能讓他們走！」

話聲未完，天龍幫人馬忽作鳥獸散，紛紛四下奔逃……

「追！」米不達猛然大喝一聲：「弟兄們，快追！一個都別叫他們走脫……」

「住手！」南宮雪陡然打斷他的話：「米不達，快收回你的命令，如果誰敢追上去，我立刻殺了他！我是絕對認眞的！」

米不達及他的部下全都呆楞於地。

這當中，敵人已全部跑光了，縱使想追也已十分困難。

米不達衝到南宮雪面前，憤憤的瞪住她，幾乎是用吼叫的聲音對她說：「媽的！小子！我已經告訴你不能放那些唐鬼子走，你爲何……」

南宮雪忽瞪住他冷冷截口道：「別忘了我也是個唐鬼子！」

米不達倏又一楞！

他深吸了一口氣，瞪住她：「你是奉公主之命來幫我們的，不是嗎？」

「是的！」南宮雪也定定的望着他：「但我只答應幫你們打倒琉球王，不是嗎？」

她堅定的補上一句：「我並未向任何人承諾殘殺自己的同胞，這一點希望你明白，並且牢牢記住！」

米不達瞥了一眼焦巴的屍體：「那傢伙被你一劍斬死，你做何解釋？難道他不是你的同胞？」

「他不肯放過我，他不顧同胞之愛硬要抓我討好琉球王，我憎恨這種人，是他逼我對他下手的，我視他爲漢奸、敗類，你懂嗎？」

「懂，」米不達點了下頭：「但我不懂你爲甚麼要放走其他的人，他們都是一丘之貉啊……」

「不！」南宮雪截口道：「他們只是聽命行事，他們的內心想法未必都和焦巴一樣……最重要的是，他們已喪失了戰鬥的意志，誰都看得出來，他

們即將全軍覆沒，我怎能眼睜睜的看着自己的同胞走向死亡之路？換做是你，你能無動於衷嗎？」

米不達沉默了一會才歎了一口氣說：「我就是不願見自己的族人遭受欺凌歧視，所以才要冒着生命危險暗中進行反琉球王的行動……」

一頓，他忽用力拍了一下南宮雪的肩膊，語音誠摯道：「小子，我瞭解你的感受，也尊敬你的感受，你是個有骨氣的唐鬼子，我喜歡你……」

「謝謝你，番鬼仔！」南宮雪心中一陣激動：「但，我也因此帶給了你族人痲煩，你不怪我？」

「你義不容辭的加入我們反琉球王的行列，感激你都還來不及，若再怪你豈非顯得我太自私了？」米不達咧着嘴說：「你看我像是個很自私的人嗎？」

吞了一口口水，他不自禁的接着說：「小子，你眞是他媽的厲害，居然一劍就解決的焦巴，若非我親眼看見，打死我也不敢相信，你果然是我們偉大的神不達拉斯派來幫助我們的，有你的加入，琉球王註定難逃敗亡之命運……」

「但是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呢？」南宮雪却有點憂心忡忡：「你說天龍幫會找你們尋仇？你們抵擋得了他們嗎？」

「事到如今只好走一步算一步啦，」米不達眼裡有沉重之色：「天龍幫

人強馬壯，除了琉球王之外，只有唐山幫與大和會才能與他們對抗……」

「總得該想個法子呀。」

「法子不是沒有，只要叫廟裡的族人即刻往城裡撤，天龍幫就拿我們沒辦法了，因爲在城裡誰都不敢動手，否則必遭到琉球王的追究……」

「事不宜遲，」南宮雪急道：「那咱們現在還站在這裡幹甚麼？等着天龍幫來殺我們嗎？」

「可是如果把人撤走，廟裡無人看守，萬一發生了甚麼……」

「唉呀，此時此刻還顧甚麼廟不廟的，顧人要緊呀！」

「你沒弄懂我的意思，我並非擔心那座破廟，我是擔心公主萬一發生了甚麼事……」

「公主？」南宮雪楞了一下。

「公主潛伏在宮裡，若發生了甚麼緊急事故便會從秘道逃出來，我們守在廟裡，其實是在接應公主，保護她的安全。」米不達說：「即使是在平時，公主有甚麼事想和我們連絡時，她偶爾也會循着秘道來找我們，我們這一走，公主怎麼辦？」

「原來如此……」南宮雪低首略一沉思，「公主的安全當然很重要，可是你們族人的生命也很要緊呀，依我看，我瞭解公主現在的處境很安全，琉球王並未懷疑她的身份，她大可放心的呆在宮中，你還是先把族人撤走再說吧，天龍幫見你們不在廟裡，他們總不會成天守住廟宇不走，等事情平息過後，你們再暗中派部份人回來，反正日子也不會太長，公主的意思是再過一兩個月便要發動攻擊，只要能打倒琉球王，到時甚麼天龍地龍也不怕他了，不是嗎？」

「說得是！」米不達大喜道：「我即刻命他們帶領族人疏散撤退……」

「你不去嗎？」

「我要帶你去血神島呀。」

「別管我了，讓我自己一個人去，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

「不行！」米不達截口道：「血神島雖然很近，小船一撐不須半個時辰就到，但你非海邊長大之人，更不識此地的礁石暗流，若讓你一個人去，搞不好翻船覆頂，叫我如何向公主交待？」

南宮雪說：「你是一族之長，你的族人需要你，你若不在場……」

「不！」米不達冷冷截口道：「你才是我們最需要的，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縱使因此而犧牲了全族人的性命，我也要保護你的安全！我們不能沒有你！」

南宮雪心胸波濤澎湃！

她幾乎熱淚奪眶而出！

她從沒有如此被人重視過，這一剎間，她覺得自己的肩上已擔負起對巴拉西族人永不可遺棄的道義責任，與永不可割捨的濃厚感情！

× × ×

柳花花心中也興起了一股對竹下三枝永不可遺棄的道義責任，與永不可割捨的濃厚感情——當他醒過來那一剎，聽到了竹下三枝正以充滿關注的聲音對他說：「守衛醒過來了，你來不及救我了，你別管我，你快自己逃命吧！」的時候。

世上就有這麼巧的事情，柳花花憑着深厚的內功掙斷了綁在身上的牛筋索，但却也因此力竭氣盡而昏迷於地，不知經過了多久，好不容易他體力漸復而甦醒過來時，正好那個偷懶睡覺的貝族人也正好在這個時候醒了過來。

他當然一眼看到了柳花花掙斷了牛筋索的情形，而且也理所當然的張聲大叫了起來！

柳花花那時候人還有點迷迷糊糊的，被他這麼一叫，整個人倏地如皮球般的彈跳了起來！

然後便見他像一支離弦之箭直射向那個正嘶聲大嚷大叫的貝族人。

「波」一聲，正好一脚踢到了他的背心上，貝族守卒一聲悶哼，一頭栽到地下，當場昏死了過去！

然而對面一排茅屋裡熟睡的人已被驚醒，有幾個人吆喝着跑出屋外……

柳花花探手拾起守卒的槍矛，頭也不回的掠向竹下三枝！

竹下三枝却對他大聲說：「呆子，你別理我，否則連你自己都跑不了啦！」

柳花花掠到她跟前，想用矛頭割斷她身上的牛筋索，却發現綑得密密痲痲的，待割斷繩索時，被驚醒的貝族人肯定也圍了上來，連他都跑不掉！他當機立斷，索性連同竹下三枝赤裸的胴體與木柱一同抱住，然後猛地一提眞氣，竟連人帶柱連根拔起！

這時，一大片的貝族人已驚聲呼叫着湧了上來，柳花花那敢遲疑，就這樣光赤着身子，扛着也是精赤的竹下三枝與圓形木柱，急急如喪家之犬的疾掠向黑暗的叢林中！

柳花花很精，一掠入叢林裡時，立刻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的轉彎，急急向左激射而去，然後突地趴伏在深可及膝的雜草中，一動也不動！

他這招端的是妙極，背後追來的貝族人當然是循着柳花花撲入林中的方向追來，他們一追入林中時，柳花花已及時撲倒於地，貝族人不見他踪影，更料不到他會突然改變方向，自然而然的繼續往前直追而去！

柳花花驚險的騙過了貝族人。

等到他們的聲音漸去漸遠時，柳花花這才喘了一口大氣，然後蹲在雜草中用鋒利的矛頭割斷竹下三枝身上的牛筋索……

竹下三枝忍不住撲上前去抱住他，淚水奪眶而出，喜極而泣：「你眞的做到了，我們眞的脫離虎口了，告訴我這是眞的，不是夢……」

「噓——」柳花花摟着她香肩，輕拍着她光滑如雪的背脊，壓低着嗓子說：「別說話，當心他們沒走遠，我們現在還不算安全……」

「呀，你身上有血？」

「沒甚麼，臂上中了貝族人的吹矢，方才運功過度，傷口裂了開來……」

「痛不痛？」竹下三枝十分緊張，抓着他的臂膀說：「快看看要不要先點住血道……」

「小傷口，不礙事，過一會就會自動止血，」柳花花一邊低應着，一面凝神戒備着四週情況：「不要說話，貝族人隨時有回來的可能……」

竹下三枝點點頭不再開聲，蹲着嬌軀緊緊挨住他，一隻手仍緊握着他的手不肯放，似乎這樣能帶給她無比的安全感……

林中很密，只有少許的月光能照進來，夜風也只能吹進少許，但柳花花與竹下三枝此刻身無寸縷，渾身赤裸，不免感到微些寒意，柳花花清楚感覺到竹下三枝緊挨着他的嬌軀在輕微顫抖着。

「妳覺得冷？」

「嗯。」

「喏，讓我抱着妳，妳便會覺得暖和些了，來……」柳花花環過手臂將她抱入懷中。

竹下三枝果然不覺得冷，而且胴體忽像爐上的溫酒慢慢燙熱了起來。

奇怪的是，她的身子却仍在顫抖着。

她同時也覺得自己的心房突然被一頭迷了路的小鹿闖了進來，到處亂撞亂跳……

不只如此，她還强烈的感覺到自己喉嚨乾渴，呼吸困難；特別是她發現自己的胸脯與他堅硬的胸膛緊密的接觸在一起時，她只覺得耳鼓嗡嗡作響，一陣天旋地轉，幾乎要昏眩過去！

柳花花看來却沒甚麼反應，大概他在全神貫注着注意敵人的行踪，居然沒有溫香軟玉抱滿懷的快感，他甚至還淡淡的問：「是否暖和了一點？」

「嗯……」何只是暖和，竹下三枝只覺得渾身燙熱得像剛從火爐裡取出的烙鐵。

「看來敵人並不怎麼聰明，全都被我騙了，居然沒有一個回頭來找我們。」

「……」竹下三枝閉着眼，連睫毛都在震動。

「再等一下，待他們走得更遠些，也待屋子裡的老弱婦孺睡熟了些，咱們再偷偷回去……」

「回去？」竹下三枝睜開了眼，詫異道：「回去那裡？」

「回去貝族人住的地方啊。」

「咱們辛辛苦苦逃出來，好不容易躲過追兵，居然還要回去，豈非自投羅網？」

「不會的，」柳花花說：「貝族人已出動所有年少力强的戰士追捕我們，看這光景一時半刻不會回來，屋裡僅剩婦孺老弱……」

「這個我知道，」竹下三枝其實已不覺寒冷，但她却不肯離開他的懷抱：「我只是不明白你爲何要回去，想殺光那些老弱婦孺？」

「當然不是……」

「那我們回去幹甚麼？」

「拿東西呀！」

「拿東西？甚麼東西？」

「喂，妳幾時變得比我呆了？」柳花花雖在說話，但眼睛始終像銳利的刀鋒巡視着林中狀況。「你忘了我們的刀劍與衣物都留在那裡嗎？」

「噢……」

「我們總不能光着身子走出去吧？」

這句話提醒了竹下三枝，她語音有些害臊：「你曾經這樣被人剝光衣服嗎？哦，我的意思是說，你看來並未因身無寸縷而減低了你的揮灑自如……」

「小事，我被人剝光衣服的次數只怕多過我頭上的頭髮……」

「眞的？」竹下三枝十分吃驚：「你們中土也有食人族嗎？」

「不，我沒碰過食人族。」

「那是誰剝你衣服呢？」

「我。」

「你？」竹下三枝眨着眼，大感不解：「你自己剝你自己的衣服？」

「是的，在我洗澡的時候。」

「你……」竹下三枝忍不住嬌嗔的輕捶了一下他的背膀。

柳花花煞有介事的接着說：「除此之外，我還經常被人剝光衣服……」

「被誰？」

「女人。」

「女人？」竹下三枝很好奇：「女人爲甚麼要剝你衣服？女土匪打劫？」

「不是打劫……」

「那她們幹嘛剝你衣服？」

「妳是眞不懂還是假不懂？」

「我是不懂嘛……」

「原來妳比我還呆，」柳花花一本正經道：「這年頭不明白女人爲何剝男人衣服的呆子已經不多見了，想不到妳竟是其中之一……」

一頓，他忽岔開話題道：「夠了，我們已聊得夠多啦，妳現在已不冷了吧？咱們該回貝族去，現在正是好機會。」

說着，輕輕將她推開。

竹下三枝有些捨不得離開他懷抱：「幾排房子橫列着，又不知道兵器與衣履放在那裡，怎麼找呀？莫非是逐間分頭找？那豈不太費時，若追兵適時趕回來，咱們不正好成了甕中之鱉？」

「我相信咱們的武器衣物必存放於族長的房子裡，只需搜尋族長的屋子便可以了。」

「有道理，」竹下三枝輕拭去他臉

上的汚泥草屑，她越來越覺得他那張臉孔令她着迷：「但你知道那間房子是族長住的嗎？」

「不知道，」柳花花也微笑着幫她整理着散亂的長髮：「不過我知道族長既是一族之尊，他的房子一定比別人來得特殊而顯眼，妳不認爲是？」

竹下三枝忽瞇眼望住他不語……

「怎麼了妳？」柳花花覺得她的表情好美：「妳不同意我的看法？」

「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

「那妳幹嘛這樣看着我？」

「因爲我突然又發現了一件事……」竹下三枝的眼光始終在他臉上流連着。

「甚麼事？」林裡光綫很暗，柳花看不清她的胴體，但却能强烈嗅到她濃馥的體香，但他此刻只有逃生的慾望，面對着她這個赤裸美人，他居然能做到心如止水，坐懷而不亂，令你以爲他就是柳下惠再世，要不然便是「冷感兼無能的聖人」。

竹下三枝仍然瞇着眼望着他，那副模樣，嗯，就像是一個剛剛長大，而又剛剛懂得錢的好處的頑童，望着手中一大把的壓歲錢，心中正盤算着如何揮霍它，但一方面却又覺得十分不捨……

「喂，妳說話呀，」柳花花見她有點疾呆的樣子，不禁疑惑的催促她：「妳說妳發現了甚麼事？」

竹下三枝很認眞的說：「我發現你是世上最聰明的大呆……」

「聰明的大呆？」柳花花輕笑了起來：「我只聽說過世上有精人與呆人，聰明的大呆還是第一次聽過，那究竟是屬於精人還是呆人呢？」

竹下三枝似笑非笑，眼光却有點直視，那表情也叫人分不清她是精人還是呆人……

柳花花忽又說：「或許妳說得對，要找族長的房子只怕未必那麼容易，萬一這當中貝族人回來了，的確有點不妙……爲了安全起見，我看這樣好了，妳躲在這裡不要動，讓我一個人潛回貝族村……」

「爲甚麼？」竹下三枝忽瞪起了眼：「幹嘛要丟下我一個人在這裡？」

「我一個人去比較穩當……」

「你嫌我礙手礙脚？」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甚麼意思？」竹下三枝眼中有不悅之色：「我的武功雖不如你，但我也並非不堪一擊的飯桶呀，你……」

柳花花連忙說：「不，我的意思是我年輕時不學好，幹過偷鷄摸狗的行徑，讓我一人前去偷回刀劍衣物就夠了，妳不需同去……」

「你是個小偷？」竹下三枝十分詫異。

「勉强算是，」柳花花朝她做個鬼臉：「我一直想成爲一個傑出的小偷，只可惜資質愚鈍，僅算得上是一名小小偷……」

「小小偷，爲甚麼你說的話我有很多聽不懂？」竹下三枝茫然的望住他，忽見他嘴角含着詭譎的笑意，不禁瞪眼嬌嗔道：「原來你一直在戲弄我，可惡，你這個狡滑的大呆……」

柳花花連忙斂起嬉態，正色道：「好啦，我不逗妳了，妳好好躲在這裡，我很快便會回來……」

「不，我要跟你去！」竹下三枝截口道：「你休想丟下我一個人在這裡，此時此刻我絕不會離開你半步，你以爲我是呆子？」

說着她伸過手握住了他的手腕，彷佛生怕他突然消失了似的。

「脚長在妳腿上，我也拿妳沒辦法，」柳花花聳聳肩：「我們快行動吧，遲了恐怕就眞的不妙了。」

他拾起身邊的長矛，交到了她手裡，然後這才拉着她往貝族村馳去……

他的樣子果然有點像小偷，奔到樹林邊緣時，他拉着竹下三枝躲在樹木後面，探出一對眼睛，小心謹愼的打量着倭奴村的情況……

「你時間拿捏得很好，看來他們都入睡了。」竹下三枝望着他悄聲說。

「喏，妳看，第一排房子的正中央，那間屋子特別大，那一定是族長住的，咱們就是從那間屋子下手吧。」柳花花伸手指給她看。

「我知道了。」

柳花花再看了看，確定並無放哨之人後，這才拉着她無聲無息的走出林中……

月光像流水般的傾瀉而下，把他們的影子拉得長長的，同時一陣夜風迎面撲來，令他們倏覺寒意襲人；柳花花本能的回望住她問：「冷不冷？」

竹下三枝朝他溫柔一笑：「我有點緊張，不覺得冷……」

柳花花忽停下脚步，呆呆的望住她！

「有情況？」竹下三枝立刻緊張的張目四望，促聲問：「在那裡？」

「不，沒有情況，」柳花花忽然鬆開她的手，並急急轉過身去，聲音有點不太自然的說：「從現在起，妳跟着我後面走……」

「怎麼了？」竹下三枝有點茫然：「好端端的你停下來幹甚麼？幹嘛要我跟着你後面走？」

柳花花突然蹲下了身子……

竹下三枝也立刻跟着伏低嬌軀，一雙美眸機警的游目巡梭，但只見一片靜悄悄，並無任何情況發生，不禁大惑不解問：「你究竟怎麼了？」

柳花花沒應聲，他背對着她，竹下三枝藉着皎潔的月光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似乎在抖顫着，連忙挨上前去，搭着他的肩問：「你不舒服？」

她一搭到他的肩，像摸到一塊烙鐵似的，不禁吃驚道：「你發高燒？」

柳花花驀地躍身疾起，飛也似的

掠回林中去！

竹下三枝呆了一呆，連忙掠起嬌軀急追而上……

一回到黑暗的叢林，柳花花這才轉過身，突以頗爲冷峻的聲音對一臉茫然的竹下三枝說：「妳留在這裡，我一個人去……」

「告訴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你爲甚麼突然跑回林中來？又爲甚麼要丟下我一個人？」竹下三枝成了丈二金剛，一頭霧水。

柳花花忽然歎了一口氣說：「世上只怕沒有比妳更呆的女人了，難道妳不知道任何男人面對着像妳這麼年輕美麗、而又赤裸着胴體的女人，是一件十分難過之事？」

竹下三枝面頰倏地一燙！

她終於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顯然，柳花花出了林中，在明亮的月光下看清了她渾身赤裸的胴體因而「難過」了起來。

她當然不是個「呆女人」，她已經二十幾了，當然瞭解「難過的滋味」，特別是方才她緊偎在他懷中時，她曾經「難過得要死」，只因柳花花沒什麼「反應」，她也就逐漸平靜了下來。出了樹林之後，她心裡十分緊張，深怕貝族人會突然回來，因此「無暇」去看柳花花的「胴體」，也忘了他會看自己的胴體……

她十分靦覥害臊，幸好林中光線暗淡，令她覺得好過些，也令她勇氣十足，居然淡淡的說：「我道是什麼，我還以爲你突然得了急病呢，害我緊張得要死……奇怪，你不是早就知道咱們被貝族人剝光了衣服嗎？你一直表現得若無其事的樣子，我還以爲你是個正人君子哩，怎麼突然『難過』起來了呢？」

「世上或許有很多正人君子，只可惜我不是！」柳花花竭力清除心中的慾念，他盡力不把目光往她胴體投去：「方才我心中只有一股强烈的逃生慾念，但現在妳却勾起了我另一種慾念，這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因此我要讓妳留在林中，妳懂我的意思嗎？」

「懂，」竹下三枝瞟着他：「但我不能答應你獨自留在林中……」

「爲什麼？」柳花花把目光移開，他覺得她的眼波也讓他漸感「難過」了。

「因爲我不敢一個人留在黑森森的密林中，萬一貝族人突然回來，或是林中突然出現了什麼猛獸怪物的，我肯定應付不了，我知道我是一個膽小的女人，我需要受保護……」竹下三枝的語音十分平穩，完全不像是個「膽小的女人」。

柳花花苦笑，只好說：「那你就跟在我後面，不要讓我看到妳，也不要碰我，一直到我們找到衣服爲止，妳明白嗎？」

「明白！」竹下三枝點點頭，忽又說：「但你可別千萬跑得太快，否則我怕會跟不上你，你知道我輕功比不上你……」

「知道了，妳跟着我後面來吧，我會放慢身形……」

柳花花說畢便舉步向林外走去。

竹下三枝果然依言跟在他身後。

出了樹林，柳花花已心無慾念，不再「難過」，却變成竹下三枝「難過」起來了！

因爲她緊跟柳花花後面，一雙眼睛很自然的往他身上瞧——她當然不可能專只看他的腦勺子，她實際上還看到了他的熊腰與虎背，當然也看到了腰背下面的……

這當然是一件令人十分「難過」的事，至少對竹下三枝來說，她難過得幾乎昏眩過去！

幸好柳花花是個經驗豐富的男人，他其實早已料到她心中的感受，他故意疾走疾停，有時還故意假裝突然伏低身子，製造緊張的氣氛，讓竹下三枝無法「專心難過」，順利的跟着他來到了他們認爲是族長的房子。

* * *

任何食人族皆屬落後的原始部落，文化水平當然極低，所造的房子當然不可能好到那裡去，貝族人自然也不例外。

事實上他們所居住的房子不過是薄薄的泥牆與矮矮的茅草屋頂造成的簡陋房屋，而且居然還是沒有門的，柳花花與竹下三枝根本不需要推門便長驅直入進了屋內。

屋內只有幾名貝族女人與小孩席地而睡。

他們顯然睡得極熟，要不然便是柳花花與竹下三枝的確是「幹小偷的料子」，他們躡手躡脚、無聲無息的、像賊般的進來之後，居然無人被驚醒。

屋裡當然沒有點燈，但好在有窗，月光像水銀瀉地般的溜了進來，這令到他們很容易看清屋裡的情景。

他們當然不是專程來參觀貝族人的起居設備，他們只想找回他們的兵器與衣物。

柳花花的判斷果然很準確，他與竹下三枝一進入屋裡，便看見他們的刀劍與衣褲被當成古董稀世奇寶般的懸掛在泥牆上。

他們喜出望外。

柳花花像「慣竊」般的快手快脚的拿下了它們，並與竹下三枝快速的穿起衣褲……

但他們很快發現他們的衣物不全。

柳花花只找回了他的長劍與淺藍色大袍，內衣褲與長外褲、鞋子等都不見了！

竹下三枝則更慘，她也只找回長短兩支倭刀、一條短內褲與一條半截粉紅色只能遮住肚臍眼的肚兜而已，外衣與長褲、鞋子也都不翼而飛了！

它們都到了那裡去？

柳花花與竹下三枝很快做出了一

個推斷——其餘的衣物一定是被族長犒賞給其他「有功人員」了。

他們這個推斷是否正確？

柳花花與竹下三枝不知道。

因爲他們已無法去找尋答案——就在他們悄悄的走出屋外，正想到隔鄰屋子逐一尋找時，忽聽得密林中傳來沙沙的腳步聲。

是貝族人回來了！

柳花花與竹下三枝再也顧不得什麼褲子鞋子的了，當然是顧老命要緊，兩人連忙飛身竄入林中，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啦！

* * *

柳花花與竹下三枝總算逃離了貝族人的魔掌，免去了被生劏活燉的悲慘命運，但南宮雪與巴拉西族人却面臨另又一次的更大危機。

這先得從天龍幫說起。

天龍幫幫主儲敢當一得到御林軍軍長潘猛遭到琉球王的追殺時，他立時出動所有的人馬參加捕殺潘猛的行動。

他和潘猛並無任何仇恨，事實上在早一天的時候，他還曾力邀他到幫中作客，席間還花了錢向潘猛「買情報」，要他刺探「仇八」的武功路數，作爲其子儲客申「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事前工作，希冀能在月圓之夜的「擂台比武招親大會」上勇奪全冠，進而藉此蒙小甜兒之青睞而被選爲駙馬新貴，以圖重利。他之所以出動人馬緝捕潘猛，無非是想藉此機會搏得琉球王的歡心，爲他天龍幫帶來一定程度的利益。

在今天你爭我奪、競爭厲害的江湖世界來說，你可以不欣賞他的「重利輕友」行爲，但你却無法否認他是個精明勇敢的「機會主義」者——有此一說：「上等人創造機會、次等人把握機會、下等人坐失機會。」你是否同意這個說法？

儲敢當同意。

他自認不是個創造機會的上等人，但他絕不放棄做個把握機會的次等人，因此他毫不猶疑的出動兵馬緝殺潘猛。

他除了親自出馬之外，並將幫中部屬分成十幾批，冀圖踏遍整個島嶼，生擒活捉潘猛。

他將他唯一的兒子儲客申編在自己麾下，他不忘在任何情況下要他兒子向他學習，因爲他勢必有一天將幫主之位傳給他。

在白天的時候，他想不到沒追捕到潘猛，反却碰上了大和會與「仇八」——斯時仇八(其實也就是柳花花)正挾持着竹下三枝，而大和會一干人馬則因投鼠忌器而不敢造次，僅能尾隨其後，俟柳花花到了安全之地後放回竹下三枝。

儲敢當暗中窺得此景，於是心生一石兩鳥之計，命部屬埋伏於路旁林中施放冷箭襲擊，希望能射死柳花花以除「擂台比武招親大會」之心腹大患，要不便射死竹下三枝，那麼柳花花便無可依恃，一定難逃大和會的追擊狙殺。

他的如意算盤是不錯。

只可惜却失敗了。

——柳花花不但輕易的避開了他們的暗箭偷襲，竟還令人匪夷所思的救了竹下三枝一命。

儲敢當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命手下出擊，目標對準竹下三枝，只要能殺了她，那麼柳花花將遭到大和會無情的攻擊——儲敢當很精明，他除了將自己隱匿在暗處指揮，避免曝光露面之外，還命手下一擊不中時立刻撤退，以免與大和會發生大斷殺。

結果，柳花花挾着竹下三枝逃入密林中，天龍幫即刻撤走，大和會當然撇下他們急追柳花花去了。

顯然儲敢當的計劃失敗了，但他並沒有吃虧，甚至還佔了一點小便宜——天龍幫與大和會長久以來有互不侵犯之默契，儲敢當父子並未露面，日後若大和會派人質問，他大可推說不知，將責任往下推，大不了找個倒霉的腳色頂罪，或是道個歉便可不了了之，橫豎大和會那方面亦無人傷亡，誰也不吃虧。至於佔便宜之事，那就是他們終於見到了柳花花的高深武功，或許並未因此看出他全部的武功路數，但在心理上儲敢當算是對柳花花有了一些認識，至少不會完全陌生，這在日後的擂台比武大會上相遇時，對儲客申來說多少也有點益處的。

之後，儲敢當便不再插手那件事，帶着部屬四處追緝潘猛的下落，奔馳了一整天，一直到了夜晚連個鬼影子也搜不到，只好帶隊打道回府。

當他們帶着頗爲失望的心情與頗爲倦累的身子踏上歸途時，不想半路碰到了一批殘兵敗軍。

那批殘兵敗將就是被南宮雪與巴拉西族人打得灰頭土臉，落荒而逃，大總管焦巴的屬下，嗯，當然也就是儲敢當的屬下。

儲敢當得知自己得意的大總管被人斬死之時，當然十分震怒，當下便撥轉馬頭，快馬加鞭的朝出事地點急奔而去！

他們快如激星，趕到出事地點時，南宮雪與米不達他們還正在商議着如何撤走巴拉西族人之事。

* * *

最先聽到蹄聲的人是南宮雪，她變色道：「糟了，準是天龍幫的大隊人馬來了！」

米不達的臉上也變了顏色：「他們的行動怎這麼快？準是他們的人手就在附近……」

「聽這蹄聲密如滾雷，來勢洶洶，人數少說也上百，」南宮雪當機立斷說：「咱們快躲入林子裡去，避避鋒頭再說……」

「不行！他們若找不到我們必會把目標轉移到廟裡去，廟裡的上百弟兄絕不是他們的對手，準會全部遭殃……」

「那咱們就跟他們來了個硬碰硬吧！」南宮雪倏然拔劍而立。她的心中有幾分歉疚，若非她堅持要放走天龍幫的殘餘，那會有現在的危機。

米不達沒應她，他突然用巴拉西族土話對他的弟兄下達一連串的命令……

這時，蹄聲已迫近，已看見滾滾塵烟了！

米不達以最快速度命令完畢，忽見四、五名巴拉西族人急急向路旁小徑逸去，其餘十一、二名的巴拉西族人則持刀昂立當中。

米不達則對南宮雪急促的叫了一聲：「小子，你跟我來！」

南宮雪此時此刻當然聽他的命令，立刻掠到他身邊去。

「跟着我來！」米不達忽拉住她的手沿着道路朝海灘急奔而去！

南宮雪本以爲他在佈署戰略，依言跟着他後面急掠而去，忽發現愈跑愈遠，不覺詫異道：「米不達，我們要去那裡？」

米不達沒應聲，輕功發揮到極點，飛也似的急掠着，這令到南宮雪更加驚訝，正想再問時，忽聽得背後已響起石破驚天的斷殺吶喊聲與兵器撞擊聲。

南宮雪連忙加快脚程，與米不達並肩而馳，急聲問：「敵人已經與弟兄們幹起來啦，咱們究竟要去那裡？快告訴我呀！」

「我已經命幾名弟兄由小路潛回廟裡疏散族人，其餘的弟兄我則命他們擋住路中，待敵人一到時，立刻往兩邊樹林逃遁，將敵人分散，並且誘入林中，以便廟裡的族人有之充份時間分頭撤走……」米不達的輕功不如南宮雪，一口氣講了這麼的話已微微喘息。

「這的確是個好計策，」南宮雪說：「但我們呢？我們要去那裡？是否也故意引敵人追我們？可是敵人並未看見我們往這裡跑呀？」

米不達緊閉着嘴，顯然在調息着體內眞氣，但依然加勁向前奔馳，南宮雪只好等他調理了氣息之後才又問：「你快告訴我呀！」

話聲中，南宮雪只覺脚下的硬地忽變得鬆軟，抬眸一看，原來已到了海邊。

米不達沒回答她，忽加快了身形，一個急轉彎，奔向左邊的一座大岩石。

岩石聳立如丘，米不達縱身跳下，南宮雪也跟着急跳而下，只見米不達在岩石下面凹進去的窪地裡用手撥開了一堆枯枝木草，赫然發現裡面竟藏有一條小船！

南宮雪還來不及問，米不達已身手俐落將小船扛在肩上，並且轉身朝沙灘急奔而去。

南宮雪急追而上，忽一把揪住他的臂膀，睜大了眼問：「你要帶我去血神島？」

「是呀！」米不達想掙開她的手，却被她牢牢握住，只好說：「我本來就要帶你去的，不是嗎？」

南宮雪眼裡泛起一絲憤怒：「咱們不管那幫弟兄的死活了？」

「不是不管，而是已無能力管……」

「不！我們絕不能丟下他們不管！」南宮雪憤怒的叫了起來：「你難道不知道他們區區十幾個人一定會被人多勢衆的天龍幫殲滅得一乾二淨？」

「我知道……」

南宮雪驀然吼斷他的話：「既然你明知道他們都會死，爲什麼還要留下他們送死？」

米不達却平靜的說：「爲了爭取讓廟裡的族人逃生的機會，我只好犧牲他們了……」

「不！我是說我們兩個，我們兩個爲什麼要丟下他們不管呢？」南宮雪的情緒異常激動，「我們最起碼應與他們並肩作戰到力盡時才逃，我們不戰而逃，怎麼對得起他們？」

她憤怒的甩開他的手臂，轉身便要掠去，米不達却忽又一探手抓住了她的手臂，急聲道：「喂，小子，你要去那裡？」

南宮雪冷冷道：「我要回去與他們並肩作戰，你以爲我是貪生怕死之人？」

「我知道你不是貪生怕死之人，」米不達緊抓住她不放，「可是你回去有什麼用？憑你一個人之力能殺退天龍幫那麼多人嗎？」

「也許不能，但我保證不會叫他們好過，我要殺得他們人仰馬翻，喊爹叫娘！」南宮雪掙動手臂，冷叱道：「別抓着我，快放手！」

「我不能讓你去，萬一有個什麼三長兩短，那我……」

「死就死囉！」南宮雪冷聲截口道：「死有什麼了不起，世上那個人不會死的……」

「不！」米不達忽也冷冷截口道：「你不能死！別忘記，你已受公主之託助我們打倒琉球王，你怎能死在天龍幫手裡？」

「我不能死，難道那班弟兄就可以死嗎？」南宮雪見他不肯放手，十分惱怒的瞪住他：「放手，番鬼仔，我警告你，如果你還不肯放手的話……」

米不達不但不肯放手，反而把她的手腕抓得更緊了，冷漠道：「你冷靜點，任何戰爭都會有犧牲，他們犧牲自己的生命是爲了保護更多人的生命不受傷害，你難道連這一點都不懂？」

「那太殘忍了……」

「戰爭本就是殘忍的，世上有仁慈的戰爭嗎？」米不達面無表情的注視着

一臉激動的南宮雪：「其實，他們都是我的族人，都是我的下屬，我比你更加一百萬倍不願意看着他們走向死亡之路，我比你更痛苦、更悲憤，我甚至願意以我的生命換取他們的生存，但我不能，因爲我必須活着護送你到血神島……」

南宮雪張嘴欲言，米不達却緊接着說下去，語氣鏗鏘：「公主把你交到我手裡，我就必須盡我一切的能力把你安全送抵血神島……」

一頓，一字一句的接下去：「即使因此而犧牲了全族人的性命——包括我的生命在內，也在所不惜！希望你能瞭解這一點！」

南宮雪眼眶倏熱！

她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米不達語調轉爲柔和：「小子，快走吧，若讓敵人追了上來，那麼那些死去的弟兄，他們的血也就白流了……」

南宮雪的淚水終於奪眶而出！「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棄友不顧，獨自逃生……」

米不達輕拍她的肩，慨歎一聲：「你們唐人有句話：『人生有很多無奈。』其實，當我們面對戰爭的時候，我們更會發覺——戰爭將迫使我們做出更多無奈，更多不得已、更多我們不願做的事！」

——有人說：世上最可怕的東西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人！因爲人就是世上最會發動戰爭的動物！

你，是否同意？

＊　＊　＊

南宮雪懷着哀傷難過的心情坐在小船上時，望着波濤起伏的海浪，不禁唏嘘慨歎。

南宮雪靜坐着。

米不達熟練的操着木槳。

海面相當平靜，只可以聽到規律而單調的槳聲，偶而一陣海風掠過，幾滴冰冷的海水濺到南宮雪的臉上，看上去彷彿是晶瑩剔透的淚珠似的。

月光輕吻着大海，波光閃耀，疑幻疑眞，如斯寧靜美好的世界，誰相信海的彼端正進行着殘酷而血腥的斷殺呢？

「我有點後悔，」南宮雪忽輕歎了一口氣：「我不該放走敵人，若非如此，那班弟兄也就不會犧牲了……他們此刻一定全都死在天龍幫手裡了……」

米不達沒作聲，他看來正賣力的操着槳，而他操槳的功夫顯然相當高明，一條小小的船兒像箭般的在光滑的海面飛掠着……

站着岸邊可以見到幾個小島散佈着，而血神島無疑是其中最大而又顯得最近的一個島，近得彷彿伸手可及。但下了海，才知道人的眼睛是很容易產生錯覺的，特別是犧牲了十餘名巴拉西族人的生命，才換來這次寧靜的航行，更讓南宮雪覺得血神島是這麼遙遠。

月光雖然明亮，但却無法讓人看清血神島的形狀，看上去只覺得是一塊又黑又大的石頭屹立在海中似的，一點也沒有美感。若不是南宮雪已知悉島上隱藏着反琉球王人士的秘密，她眞會以爲那看來帶着幾分神秘、醜陋，甚至是可怕的血神島，到處散佈着如傳說中的幽魂厲鬼，叫人不寒而慄。

南宮雪收回目光，望住米不達，又重提那句話：「我眞的後悔放走了敵人，你不怪我嗎？」

米不達只是望了望他仍沒作聲。

他操槳的姿態極其優美，高捲着袖子的一雙手臂，結實肌肉在月光掩映下，透着幾分男性獨有的粗獷美，讓你忘記了他是個衣衫破舊的黑衣乞兒。

他大概是看到了南宮雪的眼裡的自責目光越來越濃，終於淡淡的說道：「只懂得後悔過去，而不懂得正視現在與將來的人，通常是做不了大事的，我想，你大概不需要我提醒你，你已經加入了我們『做大事』的行列了吧？」

南宮雪不由自主的歎了一口氣。

她本以爲自己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甚至是個「心狠手辣」的人，相形比較之下，她覺得自己不如米不達來得堅强勇敢。

說實在的，她雖然不討厭米不達，甚至頗爲欣賞他的粗獷豪邁與熱誠，但心裡不多不少有點「民族優越感」，總認爲他這個「非我族類」的「番鬼仔」，無論如何文化水平不會高到那裡去，但經此事件，她慢慢發現他似乎是個「做大事」的料子——而他僅是一羣「乞丐」的頭子。

這不禁令南宮雪想到了潘猛。

他一直不動聲色的潛伏在琉球王身邊。

而且像蝴蝶一般的穿梭於唐山幫、天龍幫與大和會等各大幫派之間。誰都不知道他眞正的身份。

即使是現在，大家都以爲他僅是「私闖公主寢宮」，違反了宮中禁令而遭到了琉球王的緝殺。

他無疑是個「做大事」的人。

還有，他的兩個哥哥。

——大哥哥假裝爛賭敗家，攜妻妾、捲私款而逃；二哥則假裝暴斃。

他們實際上一直潛藏於血神島。

——他們不也都是「做大事」的人麼？

南宮雪更想起了小甜兒。

她與潘氏兄弟是同父異母的兄妹，她同時秉具了「喀巴族」與「巴拉西族」的血統。

她與琉球王有「殺父奪母」之恨。

殺父奪母，對任何人來說，都是滔天之仇、不共戴天之恨。

她却能屈辱吞聲、認賊作父而不動聲色！

——她這種人難道不也是「做大事」的料子？

南宮雪對小甜兒的印象尤其深刻。

她並非惑於她的麗質天生，而是佩服她的冷沈機智——特別是她不露痕跡的殺了鍋巴焦夫滅口，而且也成功的恫嚇了歐一品不敢聲張「包大發」(南宮雪)之死！

更甚的是，她不僅輕易的制住了武功比她高强的南宮雪，而且也沒有費什麼大勁便說服了南宮雪的加入他們反琉球王的行列而前往血神島。

她的確是個了不起的女人。

當然也是「做大事」的女人！

中原上國也出現過不少「做大事」的女人，最成功的莫過於武則天。她是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且還是個傑出的女皇帝，把天下治理得比男人還要好，成爲歷史上的佳話。

但她無疑也有不少「醜話」。很多人說她尅夫毒子、計陷皇后、排除異己、剛愎自用、專橫獨斷……特別是私生活淫亂不堪，是個「玩男人的高手。」

南宮雪不知道小甜兒將來是否會和武則天一樣「傑出」，但她不禁開始懷疑小甜兒對她的「感情」是否是眞的——她對南宮雪「一見鍾情」、「海誓山盟」、「此情不渝」、「非君不嫁」。

有人說——政客如果不說謊，就像婊子不接客一樣令人難以置信。

政客，其實也就是「做大事」的人，只不過是稱呼上的不同吧了。

潘氏兄妹固然是爲了報仇雪恨才要打倒琉球王，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打倒了琉球王之後，必然取而代之，名正言順的成爲了「新統治者」——這不也就是「奪權」的意思嗎？

奪權，特別是宮廷政治上的奪權，絕對比血淋淋的戰場上來得還要可怕，因爲在戰場上你只要對付敵人便可以了，但在宮廷政治的奪權鬥爭上，你往往會分不清誰是你的敵人，甚至你極有可能死於將心託明月的「親密戰友」手上！

「你在想什麼？」米不達低沈的聲音令到南宮雪從深思中驚醒過來。

「沒什麼，」南宮雪朝他笑笑，「我在想血神島是一副什麼樣子。」

「喏，就快到啦。」

南宮雪扭頭望去，果然血神島已在望，像一尊沒有生命的黑影聳立在大海中。

南宮雪心裡居然有點緊張。

＊　＊　＊

張京京的心情不但緊張，而且亂。

因爲她到現在還找不到柳花花那小子的人影——她飛也似的跑回唐山幫之後，立刻緊急召集了兩百名精銳的騎兵，火急前往支援營救柳花花。

張一斧沒有出馬，因爲他有疾在身，王雪濤也因爲要照顧他而留在幫中。

張帥帥，張一斧的獨子則跟著他姊姊張京京一同出發，這是王雪濤的意思。

他認爲應該多點機會給他磨練學習，因爲張帥帥是個頗爲保守而又缺乏獨立自主的男人，雖然他快要接近二十歲的成熟年齡了。

實際上整隊人馬都由張京京指揮，這並不完全因爲她是張一斧的女兒，而是因爲她一向靈活應變，聰明機智，極富領導能力，遠勝過她的弟弟張帥帥。

雖然島上的傳統十分歧視女人，只因島上女多於男，陰盛陽衰，琉球王甚至頒佈了女人不可當家做主的法令，儘管如此，唐山幫上上下下的弟兄尊敬張京京勝過於尊敬張帥帥。

張京京果然很精明，她率領著大隊人馬趕到了半途，發現路上血漬斑斑，蹄痕凌亂，一直趨向路旁的密林中時，她立刻推想柳花花可能逃入林中；爲了確定這想法，她先趕到大和會總部罵陣，只見他們大門深鎖，嚴陣以待，不肯出門應戰，也不見幫主竹下登樹露面，於是掉轉馬頭，再回到密林處，留下小隊人看守馬匹，帶著大隊人徒步入林搜索。

她依著凌亂的腳跡搜索，結果沒找到柳花花，却碰上了竹下登樹。

唐山幫與大和會是死敵，除了在市區裡，在郊區或海上碰見，句話不說便殺將起來。但也有例外的時候，那就是當雙方人手超過一定數量時，大家只有「君子動眼（怒目相視）不動手」，這當然是因爲雙方不願大火併，引致過重的傷亡而傷了元氣，因此他們出海航行或是進入市郊，都盡量結隊而行，避免被對方「以多欺少」吃掉——儘管如此，他們心裡都很明白，總有一天他們之間一定會來一個「算總賬」，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兩幫之間的仇恨由來已久，除了種族、宗教、文化、思想見解的差異而產生磨擦之外，最最主要的原因是「利益」的衝突——人類永無可能做到「世界大同」，除非利益能一致。

唐山幫掌有島上的「官窰販賣權」，獲得了巨大無比的利益，一躍而爲島上第一大幫，這當然令到大和會與天龍幫眼紅，利字當頭，他們視唐山幫爲眼中釘。大和會與唐山幫是明刀明槍的幹，因爲她的實力並不差唐山幫太遠；天龍幫則與唐山幫勾心鬥角、互扯後腿，表面打哈哈，同是「偉大的炎黃子孫」，暗地裡實則互相詛咒、彼此攻擊。由於天龍幫的實力遜於唐山幫與大和會，於是便與大和會有互不侵犯的「君子默契」——這也是爲什麼唐山幫雖爲島上第一大幫，但始終不敢放手與大和會決一死戰的最大原因。

唐山幫、大和會與天龍幫是島上除了琉球王之外的三大勢力幫派，鼎足而立。

天龍幫雖居其末，但却能影响唐

山幫與大和會的勝負，只要被她支持的那一方，則爲勝利者；反之，必敗無疑。因此天龍幫利用此微妙關係以自重——這也是爲什麼唐山幫與大和會不敢大火併、決生死的最大原因，他們深怕兩敗俱傷，因此而讓天龍幫有機可乘，坐收漁人之利，而成爲「新霸主」。

瞭解了這些頗爲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那麼你便會知道張京京與竹下登樹雖在密林中狹路相逢，但雙方都顯出了「君子之風」的高度自制能力，並未「仇人相見份外眼紅」的幹了起來。

他們不但沒有火併斷殺，竹下登樹反還將天龍幫半路狙擊，致令柳花花挾著竹下三枝逃入密林中的經過，一五一十的告訴張京京。

張京京得知竹下登樹並未擒殺了柳花花，心中放下了一塊大石。

她的目的只想救出柳花花，她也知道竹下登樹的目的只想救出他妹子竹下三枝，因此張京京向竹下登樹提出了「合作尋人」的方案。

她這個建議無疑震驚了敵我雙方，因爲唐山幫與大和會勢同水火，從來都沒有「合作」過的紀錄。

當時她弟弟張帥帥曾吃驚的說：「姊，鬼子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怎可以和敵人合作？」

張京京的回答是：「只要利益一致，即使是魔鬼也可以合作，何況只是敵人？」

竹下登樹聽了當下大聲道：「好！張京京，就衝著妳這一句話，我大和會破天荒第一次與妳唐山幫攜手合作找人，我答應妳在找到人之後，今天的事就算了，留待日後再算總賬吧。」

就這樣，兩個死對頭竟破例攜手合作起來了。

——道不同不相爲謀，誰說的？

識時務者爲俊傑，張京京與竹下登樹無疑是個懂得變通，追尋彼此最高利益的精明人。

可惜的是，他們雖精明，却並未因此而找到了柳花花與竹下三枝。

儘管他們兩幫人馬加起來達三四百人，一字排開做地毯式的搜索，不僅找不到人，而且還發現這座樹林越來越密、越來越深，彷彿陷入了深不見底、廣不見邊際的可怕樹海！

從日落到月昇，兩幫人已人困體乏，個個飢腸轆轆，乾渴異常，張帥帥挨着張京京說：「姊，這座樹林怎深濃得如此可怕？好像沒完沒了似的……這，簡直是大海撈針，要找到什麼時候啊？」

張京京瞪了他一眼，他立刻收口不言。

就在這時，忽然下起雨來。

剛開始只是毛毛小雨，漸漸的雨勢越來越大，彷彿是天空破了底似的，傾盆而下！

這下可好了。

大家除了飢渴困乏之外，又嚐到了淋雨之苦，更加叫人難受了。

張帥帥首先受不了，又開聲說：「姊，這場大雨看來沒這麼快停，林中一片黑漆漆的……」

「你怎麼這麼多話？」張京京冷聲打斷他的話：「這點苦你都受不住？」

張帥帥抹去臉上的雨水，踩在泥濘中，有苦說不出……

這時，忽見竹下登樹急掠而來，對張京京說：「張大小姐，咱們是否還要繼續找下去？」

「當然！」張京京雖已成落湯雞，眉宇間除了緊張、焦燥不安之色外，還泛起了無法掩飾的疲憊，但語音却極爲堅定：「我們已花了大半天工夫，怎能半途而廢？」

「但，」竹下登樹苦笑說：「深林似海，大家都已經累了，再下去，只怕人沒找到之前，大家都困在林中走不動了……」

「你的意思，不找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竹下登樹說：「我是說，大雨滂沱，寸步難行，不如大家趁此收隊回去，好好休息一番，待明日……」

「不！」張京京斬釘截鐵說：「找不到人我誓不回去！」

「張大小姐，」說話的是立在竹下登樹身邊的鶴田浩二：「如果，他們或許已走出叢林，回到了家中，咱們在此窮找，豈非白辛苦一場？」

張京京一楞，不覺脫口道：「是呀，說不定他們早就回去了，這非常有可能……」

竹下登樹接口說：「如果他們仍未歸來，那肯定就是迷失於密林中，明日一早，大家再帶大隊人手，攜足乾糧，徹底搜遍整個樹林，妳認爲怎樣？」

「好！」

「那咱們就各自收隊吧。」

「不，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張京京凝聲道：「咱們把醜話說在前頭，假設仇八與令妹未歸，在明早我們再次入林以前，如果你們搶先派人入林，我豈不吃虧？」

竹下登樹楞了一下之後，頗爲不悅道：「說好這件事兩幫攜手合作，妳怎說出這種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的話來？」

「那，」張京京微睨著他：「閣下可信任我唐山幫不會派人搶先入林？」

竹下登樹竟啞口無言。

他當然信不過唐山幫。

白痴都知道相信敵人絕對是一件極端危險的事，何況大和會現在是處於下風——竹下三枝是被柳花花挾持的，因此竹下登樹的心情自然要比唐山幫緊張得多，若說他暗中派人搶先入林並非是不可能的事。

張京京的顧慮絕非「小人之心」，正好足以證明她是個精明而謹慎的大

將之材。

竹下登樹眼裡露出幾分敬佩，似乎他料不到張京京一介女流之輩竟有如此縝密的心思，他輕歎了一口氣說：「既然大家彼此不信任，那該如何是好？難不成繼續搜索下去？大家受得了嗎？」

張京京拂拭了一下臉上的雨水：「我倒有一個法子，只是不知道竹下幫主是否同意……」

「請說。」竹下登樹發現她被雨水淋得渾身濕透，却因此而曲綫畢露，他才知道她的身材竟是如此玲瓏浮突，美得令人心顫，竟不自覺的瞇起一雙稜稜有神的虎目往她身上瞧。

「咱們兩幫人暫且循原路退出林外，然後派人回去看看仇敎頭與令妹是否安然返回，如果是，那當然各自收隊打道回府啦……」

「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張京京緩緩道：「那麼雙方各自再派出一批人來，著蓑衣、攜乾糧水壺，繼續搜索下去。如果還找不到，明天一早，雙方再派一幫人輪替，一直到搜遍整座密林爲止，竹下幫主意下如何？」

「好辦法！」竹下登樹一口應承，兩眼又忍不住瞇了起來往張京京身上瞥去。

* * *

雨下得眞不是時候。

特別是對柳花花與竹下三枝而言，他們好不容易脫離了貝族人的魔掌，這場大雨更讓他們困在密林中動彈不得。

即使是白天，原始森林本就極容易令人迷失，何況現在是夜晚，再加上大雨滂沱，那才眞叫人寸步難行，如陷泥沼。

最糟糕的是，他們不僅體力透支過度，而且已有相當時間未進食，腹中空空如也，餓得他們頭昏眼花，更加分不清東南西北了。

密林裡一片黑暗，連些微的月光也被雨水趕走了，在這種情況下，柳花花與竹下三枝任是如何神通廣大，也只好可憐兮兮的呆在林裡啦。

一切等天亮再說。

也許天亮之後情況便會好轉。

兩人靠著樹幹相依而坐，渾身濕透，又餓又冷，滋味實在不好受，唯一可以高興的是，這場雨雖帶給了他們不便，但相對的也令到他們覺得安全——貝族人在這種惡劣的天氣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繼續追捕他們。

至於他們雙雙衣衫不整——柳花花只著一件外袍，竹下三枝則只穿內褲——那已不算得上什麼了，雖然覺得狼狽，但比起被剝光豬好看得多啦。

「我好冷……」竹下三枝說。

柳花花給她一個苦笑。

「爲什麼不抱我？」竹下三枝望了望他：「先前我冷時，你抱著我便不覺得冷了，現在你怎麼不管我了？爲什麼？」

柳花花的苦笑更濃：「不是我不肯抱妳，此一時，彼一時……」

話沒完，竹下三枝不管二七二十一，往他懷抱裡投去……

柳花花本想推開她，但觸及她濕濡而冷冰的嬌軀，而且還清楚的感覺到她身子微顫，心中一陣不忍，只好環臂摟住她。

兩體相偎，當然溫暖了許多，但也因此很容易撩起好不容易被他壓抑下的慾念，他竭力摒除非非之想，用話題帶開注意力：「餓不餓？」

竹下三枝閉著眼沒應聲，她已第二次這樣偎著他，她很快覺得身子慢慢熱了起來，不但不覺得冷，而且連飢餓也忘記了。

「我想，咱們這樣也不是辦法，」柳花花伸出舌尖舔了一下咀角：「雨不知要下到什麼時候，不如設法找個避雨的地方，最好能找到吃的東西……」

「……」

「妳怎不說話？」

「……」

「妳說話呀？」

竹下三枝終於開聲了，但眉睫仍微閉，語音頗爲懶慵：「我沒意見，你怎麼說，我怎麼做……」

她溫柔得像一頭波斯貓。

惹人憐愛的波斯貓。

柳花花不僅已覺得她的胴體已似烙鐵般的熱起來，他自己也已慢慢熱起來了，他趕快輕輕的推開她：「那咱們現在就趕快去找找吧。」

——無論是餓兩餐或是凍一夜，對柳花花來說，憑著他深厚的內功修爲，那並非是難過得忍受不了的事情，眞正讓他受不了的是竹下三枝。

他深信，任何男人與她衣衫不整（其實已屬半裸程度）的在無人的野林中緊密互擁摟抱著，而不做出「食色性也」的舉動，那個男人若非聖人，只怕也是冷感或無能之人。

柳花花當然不是聖人，更不是冷感或無能之人，他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喜歡女人的花花公子，所以他雖明知道此刻絕找不到出路、食物、或是避雨的地方，仍要拉著竹下三枝冒雨頂黑瞎摸亂撞，爲的就是避免與她發生了「不可告人」之事。

——他其實頗喜歡她的姿色，甚至隱有「染指」之心，只可惜他仍未忘記她是倭奴人。

* * *

張京京躺在床上翻來覆去。

她本想趁早休息，以便明兒一早再到林中去尋找柳花花的下落，如果第二撥弟兄仍空手而回的話。

她本是個很快便入睡的人，特別是今天奔波了一整天，身心俱疲，理該更快睡著才是，可是她看來睡意全無，焦燥不安的轉輾著。

她並非只擔心柳花花一個人。

她不明白南宮雪為何也突然失踪了？

幫中上上下下幾百個弟兄都不知道她去了那裡，也沒有任何人見到她出去，就這樣無緣無故、莫名其妙的失了踪！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她會不會貪玩，一個人跑到郊外去叫倭奴人殺了呢？或是迷了路不知道回來？

張京京很快推翻了這個想法，她知道南宮雪深愛著柳花花，她絕不可能丟下他獨自跑出去玩的。

那，她怎會不見了呢？

幫裡會派出一大批人，尋遍了整個市區，都說沒見到她這個人。

一個柳花花迷失密林，已經叫人頭痛，不過總算還知道他的最起碼下落，但南宮雪却像一道青煙的消失於無形，根本就不知道她跑到那裡去，也根本不知道她失踪的原因，那才眞叫人頭痛兼害怕哪！

南宮雪若有什麼三長兩短，將如何向柳花花交待？一定會影响他參加比武大會的心情的。

更令張京京憂心忡忡的是：她父親張一斧在知悉柳花花身陷迷林，南宮雪離奇失踪之後，竟憂心得連飯都吃不下，卧病床上！

她這時候才注意到父親的身體竟孱弱到這種地步，她一直以為他只是身染小疾。

父親的身體為何會孱弱到這種田地呢？他眞的只是身染微恙嗎？

她還注意到二叔王雪濤眼中有憂傷之色，但他總是避免讓自己看到。

最令她感到懷疑的是，她想進去探望父親的病情，都被王雪濤擋住了。

他的理由是：「妳爹需要靜養，不宜任何人打擾他。」

「我是他女兒，連我都不能進去看他嗎？」張京京雖會提出這句話，依然遭到了王雪濤堅定的否決，這使得她更加滿腹狐疑。

她開始覺得他們似是在隱瞞父親的病情。

不過，張京京雖然聰明，已感覺出有點不對勁，但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父親已罹上不治之症，因此她還是比較擔心柳花花與南宮雪的下落。

擔心柳花花並不全是因為她喜歡上他，更重要的原因是，唐山幫需要他成為琉球駙馬，以保唐山幫在島上之既得利益。但比較起來，他的情況不如南宮雪來得那麼令人擔憂，因為柳花花最壞的情況也只不過是被困密林中，她深信憑著唐山幫與大和會不眠不休的聯手搜查，最遲不會超過明天這個時候，便可以找遍整座樹林，到時不怕救不出他。而南宮雪就不一樣了，到現在為止，居然沒有任何人知道她究竟為何失了踪。

她的情況比柳花花嚴重。

老實說，對於南宮雪，張京京私底下是有幾分嫉妒她的，因為她與柳花花有極不尋常之親密關係；但她同時也十分欣賞她的果斷與狡猾，無論是武功或機智，着着都比一般男人來得出色，她無疑是個傑出的女人，張京京身為女人，而且一直鞭策自己做個出色的女人，因此極為喜愛南宮雪，甚至以她為榮。最重要的是，她若發生了什麼意外，勢必影响到柳花花的心情，只怕他無法全心全意的參加比武大會，最終受害的還是唐山幫，因此她十分關切南宮雪的下落。

張京京心緒煩亂，難以入眠，乾脆披衣下床。

她首先去探望她父親。

但她發現父親房裡燈火已熄，顯然已入睡，於是便信步在迴廊漫步。

此時雨仍淅瀝淅瀝的下著，雨聲令她覺得煩燥，索性撐起一把油紙傘獨自上街。

神秘小島　鬼魅幢幢

上了街她大吃一驚。

並非是因為她見到了平素熱鬧非凡的街市忽像一座死城般的沉寂下來而吃驚。這場大雨，當然令人提不起上街的興緻；更何況白日發生了潘猛被禁衛軍狙殺的事，令小市民心驚膽跳，加諸各大幫派突然也鐵騎穿梭、刀光劍影，更令人觸目驚心，善良而膽小的市民紛紛關門收舖，頓使喧嘩的街市一下子變成了如無人之死城，那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張京京不明白為何街頭街角突然湧來了那麼多衣衫破爛的乞丐？

她為這種現象感到吃驚。

她知道那羣乞丐是巴拉西族人，她也知道他們是一羣有組織的乞丐，情況有點類似於幾百年前中原江湖傳說中的「丐幫」，只不過他們的實力與地位遠較丐幫為低，在島上，除了罪犯之外，只怕連妓女的地位都要高過他們，他們無疑是被鄙視為最低下階層。

他們也有先見之明，通常不會全都湧到市區來，以免遭人憎惡，大都是以「散兵游勇」的方式四處行乞。

但，現在他們為何大批湧了進來？看他們每個人盡皆渾身濕漉漉的畏縮於屋簷下，顯然是冒著傾盆大雨連夜趕來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張京京有個難能可貴的優點，她雖身為唐山幫的千金大小姐，但却無嬌生慣養、眼高於頂的大小姐脾氣，至少她對貧苦窮人頗有憐憫之心，每當有黑衣乞丐上門乞討時，只要她在場，絕對命屬下盡力滿足他們的要求，因此島上的乞兒對張京京十分有好感，暗地裡有人叫她為「菩薩千金」哩。

不過現在張京京却沒走前去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她發現那羣巴

拉西乞兒顯然是剛剛抵達，帶隊的頭兒正在分配著他們寢息之地——當然只能分配到簷下柱角，席地而睡。

她委實不忍見到這種凄涼的場面，撐著雨傘，低著頭，加快腳步向前走出……

走過幾條街，發現情況莫不如此；心中更加疑惑，實在忍不住想上前去探問一番，抬頭一看，却發現已來到了「狗不理包子店」門口。

張京京突然心中一動，便上前去敲門。

＊　＊　＊

「狗不理包子店」其實早已打烊，但張京京與歐家一向熟絡，尤其是與店東之子歐一品自小玩到大，可說是青梅竹馬，歐一品的父親歐小平經常打趣說要將他倆送做堆，他十分希望張京京能成為他們歐家的媳婦，張一斧似乎也相當滿意歐一品的人品，並沒有拒絕的意思，只是張京京不肯點頭答應，不過她也並無正式回絕，只推說她年紀還小，不想這麼快便成為人家媳婦，因此她與歐家始終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密切關係，所以儘管店舖已打烊，店內伙計一聽是張京京的聲音，即刻開門迎進。

「小京京，」甫一進門便見歐小平叨著一根烟桿從裡面走出來，他平生無所好，閑來只喜歡抽兩桿，人家說抽煙的人易得「黑心病」，易老早死，但歐小平抽了幾十年的煙，却越抽越起勁，早也抽、晚也抽，據說連上茅坑都煙不離手，但他今年早屆花甲之年，看起來却像三、四十歲的小伙子，跟他兒子歐一品站在一起，不知道他們關係的人，頂多說他們是兄弟，絕想不到他們竟是兩父子。他看著張京京長大，自小便將她摟在懷裡又親又抱，直到張京京大到「碰不得」的時候才改了這個習慣，但「小京京」這個稱呼却始終改不了，直到今天張京京已長大了，一見面仍然小京京長、小京京短的：「哎唷我的小京京，妳來得正是時候，今晚雨大，舖子早早就上了門，黑心伯我正悶得發慌，正好妳小京京來陪俺喝個兩杯……咦，就妳一個人來呀？」

「黑心伯，」張京京不喜歡他叫她小京京，但歐小平偏要逗她，於是她便叫他黑心伯，並非指他心黑手辣，而是提醒他煙別抽得太兇，否則早晚黑心，歐小平不以為忤，索性人前人後以黑心伯自居，張京京喜歡他勝過喜歡自己的父親，因為她可以跟他嘻嘻哈哈、沒大沒小的：「本姑娘今天不是來找你喝酒，我可是來辦正經事的，你別煩我……」

「喲，」歐小平笑咪咪的拉住她往裡面走：「世上的正經事全是黑心人幹的，小京京，妳幾時也變成黑心婆了啦？」

他說著，又轉頭對伙計大聲說：「小順子，擺酒、上菜！」

酒是現成的「醉歸鄉」，即刻被送了上來；菜也很快被端了上來，因為也是現成的，而且只有一道，是島上唐人最喜歡的下酒菜「鳳尾魚」。

「醉歸鄉，醉了就好像回到了家鄉一樣，來，小京京，別理他勞什子的正經事，陪黑心伯浮幾大白，不醉不歸……」歐小平一面為她斟滿酒，一面輕哼著張京京早已聽爛了的沒頭沒尾、也沒調子的「小曲」：「……故鄉的愛人美目盼兮，俺日思夜想，茶飯難下……儂本佳人，俺本有情郎，只恨口袋無錢，落得流落異鄉……哎呀呀，儂這個害人的小妖精……」

一首「歌」唱畢，他的酒杯已空。

「黑心伯，我眞的不是來喝酒的，」張京京酒量並不差，但她只陪歐小平喝了一杯便蓋住杯口，不讓他斟酒，「我是來找一個人的……」

「是不是仇九？」歐小平見她面色凝重，於是斂起嬉態，「早先你們幫裡已派人來問過，我都已說過沒見過仇九這個人了，妳怎麼又來問啦？難道妳不相信我黑心伯騙盡天下人，就是不會騙妳小京京？」

「不，我不是來找仇九的……」

「那妳找誰？」

「歐一品，你的寶貝兒子。」張京京說。

「找他？」歐小平有些意外。他這個人雖外表瘋癲，但自小飄洋過海，固非過江龍，不問江湖世事，但可也是歷盡風霜的精明人，他其實看得出張京京並不喜愛自己的兒子，他也知道自己的兒子過於老實木訥，難搏取像張京京這麼外向活潑的女人的歡心，因此一聽她竟是專程來找歐一品，不免有幾分驚詫：「喂，小京京，妳找那楞小子幹什麼？」

「怎麼？」張京京故裝不悅：「什麼年頭了，你這個做老頭的還管兒子管得這麼緊嗎？他已經夠『木』的啦，你再管下去的話，總有一天被你管成白痴，沒見過你這種老頭子，難道世上的人找你兒子，一定要先得向你報備不成？」

「寃枉！」歐小平連忙大聲道：「俺可是世界上最開通的父親，我不僅不管兒子，就是將來他的媳婦兒我也絕不對她哼一聲，妳這舌尖齒利的丫頭，妳寃枉得我恨不得上吊跳樓，以表心跡……哦，不不不，人生七十才開始，我今年才不過六十幾，死不得！不如這樣好了，妳快進門當我歐家的媳婦，就會知道俺是不是那種連兒子放屁也要親自御准的『霸王父親』……」

「看，看，世界上最沒正經的老頭子就是你了！」張京京含笑嬌嗔。她有時候經常會這樣想，歐一品如果有一半像他父親這麼幽默風趣，她想她早已成為歐家的媳婦了，不必等到現在。

——「木訥老實」的男人或許較為可靠，但一般來說也較為不懂得「生活

情趣」，愈來愈多的女人不喜歡這類型的男人了。（大概只有孔老夫子才喜歡，可惜有更多的女人連孔夫子都不喜歡了。）

張京京無疑是這類型女人，她或許不討厭歐一品，但她比誰都清楚，她絕不可能成爲他的妻子，雖然他們是青梅竹馬。

但她此刻無心與風趣幽默的歐小平聊下去，又轉回正題：「歐一品呢？」

「正在沖涼房洗澡。」

「現在才洗澡？」

「剛回來嘛。」

「他今天出去？」張京京有幾分詫異：「白天市內街上一片混亂，大隊御林軍追殺潘猛，弄得整個市區鷄飛狗走，而且各幫派鐵騎出動，刀光劍影，更是搞得全島上之人如驚弓之鳥；晚上又下了一場大雨，那裏也去不得。依一品的個性，他不會在這種天氣出門的，不是嗎？莫非……」

張京京忽又心中一動，脫口接道：「莫非，他今天進宮去了？」

「妳眞了解他，一估就中。」歐小平忍不住問：「小京京，看妳樣子，好像眞有要緊事找他？」

「是有要緊事找他……」

「不能說給我聽嗎？」

「我還是直接找他說好了，」張京京想想，忽又問道：「你見過仇九嗎？我是說我昨晚同她一起來這裏，你可會見過她？」

「那時我正忙着，走不開身，」歐小平說：「我叫一品先陪妳們坐坐，待有空再來陪妳小京京，誰知等我忙完時，妳們却走了……」

「你昨晚見過仇九嗎？」

「遠遠見到，沒打招呼，看不太清楚，不過我知道她是和妳一樣美麗迷人的小丫頭……」

張京京忽攔嘴問：「如果她女扮男裝出現在你面前，你認得出她嗎？」

歐小平一楞：「妳怎麼問這種問題？」

「我的意思是……」張京京索性壓低了嗓子直說：「我懷疑仇九女扮男裝，跟着一品進宮……」

「甚麼？」歐小平睁大了眼：「妳說仇九喬裝男人跟着歐一品進宮？」

「我是這樣懷疑……」

「妳爲何會如此懷疑？」

「因爲，」張京京頓了一頓：「她在島上除了我唐山幫之外再也沒任何朋友，昨晚我帶她來此認識了歐一品，而昨晚回去之後突然要我幫她打扮成男人，緊接着便離奇失蹤了……」

「因此妳懷疑她可能和一品約好，女扮男裝跟着他混進宮裏去玩？」

「是的……」

「不可能。」

「你爲何如此肯定？」

「今早他進宮時，我仍未起床，我沒見到是否有個女扮男裝的仇九跟着進宮，不過我知道如果有此種事的話，一品他應會先告訴我……」歐小平吞了一口水，接着說：「即使不是如此妳也清楚他的爲人，說好聽點他老實安份，說難聽點他刻板木訥，他絕沒那個膽子帶仇九私自入宮的，妳不認爲是？」

「很難說，」張京京苦笑一下：「一品雖老實，我那個朋友仇九却古靈精怪，狡猾得很，我認爲她有可能用某種方法，甚至是手段，說服一品帶她進宮，否則她好端端突然女扮男裝幹甚麼？」

「就算如此，」歐小平說：「她也應該跟着一品出宮了，怎會到現在仍無下落呢？」

「我躭心她會出事……」張京京低首啜了一口酒，美眸掠過一絲憂慮。

「會出甚麼事？」歐小平有些迷惘：「如果出了事的話，一品他們能平安無事回來嗎？」

「我就是覺得奇怪，所以才想跟他談談呀。」張京京環首望了望，仍不見歐一品出來，眉頭微皺：「他洗個澡怎麼這麼久？」

「不如我先叫小順子問問，他今早一起進宮的，問他不就知道了。」歐小平隨即轉首大叫了一聲：「小順子，你出來一下！」

「爹，小順子正在裏面忙着整理厨房，你叫他甚麼事？」應聲的却是歐一品，話落他人也走了出來，一見到張京京時，他本能的一楞：「京京，這麼晚了，雨又這麼大，妳怎麼來了？」

張京京睇着眼瞧他：「不歡迎我來？」

「不，不，」歐一品看來忙了一天，臉上有疲憊之色：「我怎會不歡迎妳來？」

「小子，」歐一品坐定之後，歐小平首先開腔：「京京專程來問你，仇九是否跟你進宮了？」

「沒有！」歐一品連忙道：「仇九怎會跟我進宮？她進宮幹甚麼？我爲甚麼要帶她進宮？她是女人，大內禁宮是不准平民女人進去的……」

歐小平插嘴道：「小京京說她化粧成男人。」

「沒有，沒有！」歐一品急促的否認着，顯得有些口吃道：「我，我……眞、眞的沒沒沒帶她進……宮，不……不不信……可可可可以……問……問小小小順子……他他他們……」

他不僅話說得結結巴巴，一張古銅色的國字臉忽也像喝醉了酒般的紅起來，而且，那寬廣的額角上居然還沁出了隱隱汗珠呢。

歐小平忽朝睇眼不語的張京京苦笑了一下，然後拍了拍歐一品的肩頭，歎了一口氣道：「兒子，現在的世界，如果連說謊都不懂的話，只好娶個瞎子當老婆啦……唉，都是我這個做父親的，從小沒教你如何說謊，兒子

，說謊也是一門學問哪，你這副樣子騙得了誰？你當老爹和小京京是白痴呀？」

歐一品的臉孔脹得通紅，汗如雨下，他努力嚅着嘴想說話，却偏是一個字也吐不出來，當他看到他父親與張京京銳利的眼光時，他終於低下頭去，用想哭的聲音說：「不，不要逼我……我，我甚麼都不知道，眞的不，不知道……」

張京京心中苦澀一歎，不過仍是含笑的爲他斟上一杯酒，溫柔的說：「一品，先喝杯酒潤潤嗓子，然後把眞相告訴我們，放心，不管發生了甚麼事，我們都不會責怪你，你慢慢說吧……」

有人說，即使是啞巴也會說謊騙人，獨有老實人不會。其實不是老實人不想說謊騙人，而是他說謊的技巧不夠好，根本就騙不了人，逼得他只好一世人說眞話。就拿歐一品來說，他在小甜兒嚴厲的警告下，本想堅決否認仇九（南宮雪）入宮之事，無奈他做賊心虛，一見到張京京乍然來到之時，臉色與口氣都與平常不一樣，再說幾句話已是不打自招啦。

他最後還是一五一十的把經過情形說了出來。

「仇九被小甜兒殺了？」張京京聽到這裏時差點沒當場昏倒。

但她畢竟是個很冷靜的人，她立刻想到了幾個疑點：「仇九入宮行刺小甜兒，事敗身死，這乃誅九族之滔天大罪，你們爲何能平安回來？」

「小甜兒說，她顧念我是善良百姓，而且愛吃我做的包子，因此强行將這件事壓下，並嚴厲囑咐我不可外洩此事，所以我才不敢對你們說實話……」歐一品把頭垂得低低的。

張京京面如死灰，呆若木鷄！

「京京，」歐一品忽然抓住她的手說：「我不知道她要行刺小甜兒，她只告訴我要進宮參觀……她說她是妳的好朋友，她能說服妳喜歡我，所以我才答應她的要求帶她進宮，我是爲了討好她，以便能更親近妳，我眞的不知道她要行刺小甜兒……」

歐小平定定神，疑惑問：「仇九爲何要進宮行刺小甜兒？」

張京京苦澀一歎：「有很多事情不方便說，你們還是別知道的好……」

一頓，她面色凝重的說：「這件事，千萬要守密，即使是我唐山幫的人也不可提起！」

歐一品點點頭，眼露哀求之色：「京京，請妳別怪我，我眞的不知道事情會弄到這種地步……」

「我不怪你。」張京京這句話是肺腑之言。江湖上，即使是你自己被殺了，也都不能怪敵人，唯一能怪的便是——誰叫你自己不行？

然而張京京也不怪南宮雪魯莽行事，若非唐山幫要柳花花參加比武大會，南宮雪怎會鋌而走險，隻身行刺小甜兒呢？

說實在的，南宮雪之死，完全是由唐山幫引起的，要怪的只能怪唐山幫。

張京京除了自責之外，對南宮雪還有一份濃深的感激——她至死都沒拖累唐山幫。

終於，她再也熬忍不住，伏在桌上痛哭失聲喃喃道：「南宮雪，是我唐山幫害了妳……」

她這一哭，歐小平與歐一品父子倆更加手足無措……

* * *

張京京哭了。

其實她是最幸運的一個，因爲她畢竟還能哭，世上有很多人想哭都不能哩。

特別是王雪濤。

張一斧得知柳花花身陷叢林，生死未卜，南宮雪離奇失蹤，不知下落，身罹惡疾的他，一下子受不了這個打擊，（人在病中本就極易感傷而脆弱。）憂心得病情急劇發作，趨向惡化。

他是一幫之主，唐山幫在他的領導下，從無到有，從有到大，才有今天的；而今天唐山幫面臨着看不見但可以想像得到的巨大危機，好不容易他請來了柳花花幫忙，想不到變生肘腋，柳花花和南宮雪竟雙雙出事——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遭到了不測，其結果都要使唐山幫蒙受最大損害——

唐山幫雖不曾把希望寄托在南宮雪身上，但她與柳花花的親暱關係，若她不幸有了甚麼三長兩短，對柳花花來說絕對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這個打擊，只怕足以令到柳花花無法專心一意參加比武大會。

柳花花若不能成爲駙馬，那麼唐山幫便要失去賴以壯大的「官窰經營權」，勢必逐漸衰微下去——只要唐山幫一衰微，毫無疑問的大和會那班倭奴鬼子必將對他們展開最無情、最凌厲的清剿行動！

如此一來，唐山幫最終將在琉球島上煙消灰散，成了歷史名詞！

柳花花與南宮雪無疑肩負重任，牽一髮而動大局，這麼嚴重的後果，你想張一斧身爲一幫之主，怎不會憂心得病情惡化？

任何病人切忌憂心操勞，這是白痴都知道的事，何況張一斧罹患的是「逆血攻心」絕症，他的生命至遲不會超過明年的夏天，便要完全結束，說難聽點他已是個「準死人」，在這種情況下，他更加不宜受到任何外來刺激，否則只有加速促使他走向死亡之路！

然而最痛苦的不是張一斧，而是他視如手足，「最親密的戰友」王雪濤！

他眼看着自己最敬愛的大哥病情發作，輾轉哀號，（張一斧受病魔折磨時，實際上還不敢大聲哀號，用布塞

在嘴裏，避免號聲過響而洩露了病情。」他心如刀割，恨不得放聲大哭一場！

可惜的是，他不僅連哭的權利也沒有，面對着幫中的每一名弟兄，以及外面的所有人，他都必需裝出一副世上最愉快的笑臉。

——人，在想笑而不能笑的時候，是一件令人難受的事；然而在想哭而又不能哭的時候呢？那是怎樣的一種滋味呢？你知道嗎？

王雪濤知道。

——那是比死還難過的事情！

現在，好不容易張一斧的病情已發作過去，痛苦逐漸減低，已呈半入睡狀態，王雪濤輕輕的爲他蓋好被子，然後再輕輕的拭去他臉上的涕淚，這才如釋重負的在他床邊的一張椅子坐下，正準備靠在椅背上打盹時，忽聽得外面有人說話的聲音。

外面雖然雨聲仍大，不過王雪濤仍能隱約聽見侍衛隊長陸儼少的聲音，雖然他竭力的壓低聲線：「大小姐，幫主已經睡了，王大總管吩咐過任何人都不能進去打擾他……」

「連我都不能進去見我爹？」張京京的聲音有幾分不悅。

「對不起，大小姐，屬下只是奉命行事，請別見怪。」

「如果我有十萬火急的事情也不能進去報告我爹嗎？」

「這個……」

「別這個那個，讓我進去，告訴你，我心情不好，再阻着我的話，我可會動手打人喲！」

王雪濤連忙起身而出。

* * *

爲了表示她眞的沒有責怪歐一品的意思，張京京答應讓他送回家。

在馬車上，她想到一個問題——如果找到了柳花花，究竟要不要把南宮雪的死訊告訴他？

在這種節骨眼上，最好將這件事隱瞞下來，免得柳花花受了刺激而無法參加擂台比武招親大會；但，該如何隱瞞呢？

柳花花是個精狡如狐的小子，該編怎樣的謊言才能暫時安撫他呢？

張京京雖然精明機智，但她實在也想不出一個「好故事」來騙柳花花，因此她一回到家裏便去找她父親與王雪濤商量。

想不到却又遭到了侍衛隊長陸儼少的擋駕，本已心情惡劣的她已忍不住要發火，幸好這時王雪濤從裏面走了出來。

「京京，」王雪濤一出來便沉着臉說：「妳爹身子不好，需要靜養，這是大夫一再交代過的，我也一再跟妳說過，妳……」

「二叔，」張京京連忙道：「我是有重要的事情向你稟報的……」

「甚麼重要事情？」王雪濤見她面色凝重，心中溜過一絲不祥的預感，不覺衝口道：「是不是柳大少他怎樣了？」

「這件事我看只能對爹和二叔親自說。」張京不想這件事讓身邊的陸儼少知道，萬一傳出去，那麼這件事便無法保密了。

「好，」王雪濤已決定不再讓任何壞消息打擊張一斧，他拉着張京京往另外一個房間走去：「妳爹剛睡不久，別打擾他，咱們到密室再詳談吧。」

可是剛不過抬動腳步，却聽得屋子裏面的叫聲：「雪濤，發生了甚麼事？」

雪濤來不及回話，張京京已開口說：「爹，您醒啦！女兒有重要事稟告您老人家。」

王雪濤想阻止已經來不及了。

* * *

張京京一見到父親虛弱的躺在床上，心中大吃一驚，急急衝到床前：「爹，您怎病成這樣？不是只傷寒小病的嗎？」

「沒事，沒事，」張一斧竭力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人老了就沒用，芝蔴小病便叫人消瘦如骨，大夫說再過一陣子便沒事啦……」

「爹，您騙我！」張京京兩眼含淚：「您究竟得了甚麼病，爲何虛弱到這種地步？這絕不是傷寒小病，爹，您不要騙我……」

「看妳！」張一斧心痛如絞，忍不住也想哭出來，但他却面色一寒，故作動怒道：「一進門便哭哭啼啼的，才說妳嬌俏活潑，幾時變成老太婆啦？爹最討厭人家哭哭啼啼的，莫非想哭死妳老爹？」

「女兒不敢……」張京京連忙低首拭淚：「爹請息怒……」

「三更半夜的，想睡個安寧覺都不行，快說有甚麼重要事情？」張一斧假裝不悅的側過臉去，其實是怕女兒看到眸中的淚水。

「大哥，」王雪濤走前去，關注之情溢於言表：「天大事您都別管了，讓雪濤與京京處理便好了，您的身子……」

「不打緊，」張一斧朝他笑笑：「我現在覺得好多了，幫中這麼多事，我實在放心不下……京京，妳說吧，發生了甚麼事？是不是柳大少有甚麼意外？」

「不，是南宮雪……」

「南宮雪？」張一斧顯得出奇的鎮定：「南宮雪怎麼了？」

「她……」張京京眸眶倏紅，哽咽道：「她，她死了……」

「南宮雪死了？」王雪濤嚇了一大跳，連忙坐到床沿上，唯恐張一斧受不了這個打擊，豈知張一斧竟冷靜如山，不知是他心裏早已作最壞打算的準備，抑或女兒在場，逼得他不得不硬撐下來。

張一斧只是淡淡的問了一句：「她爲甚麼會死？是誰殺了她？」

「是小甜兒……」張京京含淚將「事實經過」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當她說完之時，張一斧與王雪濤沉默不語，一張臉容蒼白得像一張蠟紙。

「爹，二叔，您們說這件事要怎麼辦？要不要告訴柳大少？」

「千萬不可！」王雪濤斬釘截鐵的道：「這件事暫時不能告訴他，待他參加比武大會之後，再告訴他不遲，即使是對外對內也絕不可公開此事！」

「我知道，我已囑咐歐家守口如瓶；」張京京輕歎了一口氣：「問題是，如何向柳大少解釋南宮雪『失蹤』的原因？我們必需有一個令他信服的理由，否則照樣會影響他參加比武大會的心情，不是嗎？」

張一斧與王雪濤說不上話來，他們一時間也想不出該如何編造一個「美麗的謊言」。

室內一片靜默。

窗外的雨聲令人心煩意亂。

* * *

最後，還是張一斧打破沉寂：「現在，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先找回柳大少，明天一定無論如何要找回他，因爲明天已是十三號了，後天必須入宮面試，錯過面試就失去十五號的比武大會的參賽資格……」

一頓，他把目光投向張京京：「找到他之後，妳告訴他南宮雪因不滿他在沒想好『脫身之計』而參加比武大會，一怒之下便先回中原去了……」

「大哥，」王雪濤忍不住插嘴說：「柳大少肯相信嗎？」

「我們可以假造一封南宮雪的留書，迫使他相信……」

「但，爹，我們都不會見過南宮雪寫的字，如何假造留書？」

「很簡單，字跡越潦草越好。」

「爲甚麼？」

「字越潦草，他便無法確定那是不是南宮雪的筆跡，至少能證明字潦草是因爲心緒煩亂……」

「我明白爹的意思，南宮雪憤而離去，心緒當然極端紊亂，書寫字跡也理所當然潦草，不同平時……」張京京頓了一頓，隨即以頗爲懷疑的口脗接着說：「這或許是個好方法，但，柳大少那個人心細如髮、明察秋毫，能騙得過他嗎？」

「騙不過也得騙！」張一斧忽目光烱烱的注視着張京京：「京京，柳大少便是我們唯一的希望，絕不能節外生枝，令他分心，否則他的失敗必將連帶使本幫走向沒落甚至是覆亡之路，妳懂嗎？」

張京京當然懂。

「因此，」張一斧目光如電：「無論妳用甚麼法子，妳都要設法騙過他，直至他參加擂台比武招親大會爲止，你懂嗎？」

「女兒自會照爹所說的法子騙他，但說眞的，這十來天的相處，我頗爲瞭解他這個人，實在沒太大把握騙過他……」

「我說過，妳可以用任何法子騙他，並不一定要照爹的方法……」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妳會明白的，妳是聰明人。妳現在快回房去休息吧，若今夜找不到他，妳明兒一早再入林，一定要找到他爲止！」

張一斧說畢朝她揮一揮手，便閉上了眼睛，顯出了倦累之色。

張京京只好起身回房。

當她跨過門檻，正想反手掩門時，忽聽張一斧說了一句：「京京，其實妳比南宮雪還漂亮，妳知不知道？」

張京京愣了一下。

但她隨即回首道：「爹，我明白您的意思了，爲了唐山幫，我會盡一切力量！」

* * *

張京京走後，張一斧突然忍不住掩被而泣，喃喃哭道：「我這一生中，最值得高興的便是結識了你這個世上最忠心的兄弟，以及生了一個最乖巧伶俐的女兒……我張一斧死而無憾……」

「大哥！」王雪濤早已激動得以袖掩口，泣不成聲！

突然，張一斧雙手緊捂胸口，急促的低叫起來：「雪濤！快！藥！藥給我……」

「大哥！」

* * *

唐山幫爲了南宮雪之「死」與柳花花之身陷密林，而搞得上上下下焦頭爛額。

大和會也爲了竹下三枝而弄得整幫人不得安寧，大家都爲她的安危而操心。

天龍幫看來似乎也好不到那裏去，他們本捧着一個如意算盤與一份僥倖的投機心理——想借大和會之手殺了柳花花，以及擒拿潘猛。結果，柳花花沒死，潘猛未到手，自己却無端端的先死了個大總管焦巴。

儲敢當懷着憤怒與哀傷的心情，率着大隊人馬趕來復仇，米不達機警的將人手一分爲四——二分一往兩旁樹林遁去，引天龍幫人馬入林，牽制住他們；四分一則潛入小徑趕回廟裏，將族人疏散至城裏；另四分一，就是他和南宮雪則赴往血神島。

米不達這個計劃的確相當好，不僅令他平安的護送南宮雪到達血神島，而且也使廟裡的族人安全撤進城裡，避免了被天龍幫剿殺的惡運。但，那入林牽制天龍幫的十餘名弟兄則全部犧牲了！

儲敢當殺光了入林的巴拉西族乞兒之後，由於找不到南宮雪與米不達的屍體，因而在林中搜索了相當時刻，然後再率大隊人馬殺向巴拉西族的神廟，結果却發現人去廟空，儲敢當

又驚又怒，命屬下沿各路追殺，結果當然一無所得，及至大雨驟降時，只好忿忿班師回府。進城之後，發現滿街滿道的巴拉西乞兒睡在屋簷墻角下，才恍然大悟，原來中了敵人的緩兵之計。

在城裡，儲敢當再大膽也不敢犯琉球王之禁令，向巴拉西族人動手，只好恨恨的回到家裡。

折騰了一整天，任誰也累了，儲敢當也不例外，但他此刻却仍怒氣冲冲的坐在大堂上。

坐在他左首的是他最鍾愛的獨子儲客申，在他右方的一張雕花交椅却空着，那本是他最信任的大總管焦巴的坐位；階下廳堂則或坐或立着一批人，他們全都是跟着焦巴僥倖而不死之人。

「顏白，」儲敢當冷冷的開口：「你詳詳細細的說給我聽，那一劍殺死焦總管的兇手長得是怎麼一副樣子，你確定那人不是潘猛？」

「回稟幫主，」顏白的皮膚相當黑，若非他身着唐裝，很容易誤認他是琉球土著，他在天龍幫的地位不算高，不過他一直是焦巴的左右手，在幫中有其一定份量。他恭謹的回答：「那名兇手的確不是潘猛，他沒潘猛那麼高大，年紀比他輕，而且也比他好看許多，最主要的是，他根本就是一個唐人，說得一口極標準而又好聽的京片子，屬下敢說他絕不是潘猛……」

顏白的武功平平，但口語却相當清晰流暢，他接着說：「那名兇手看上去了不起二十一、二歲，個子不高，身材略瘦，五官端正，面白肉淨，文質彬彬，非常秀氣……使的是一把短劍，劍法極為犀利高超，因此焦總管才會死在他手裡……」

「他身着軍裝？」

「是的。」

「奇怪，」儲客申劍眉微皺，望向他父親說：「爹，宮裡怎會有我們唐人呢？」

「是呀，我就覺得奇怪，」儲敢當一臉疑惑：「那傢伙會是誰呢？他怎又會和巴拉西乞兒在一起？他們當時要去那裡？」

「看樣子，好像是要到海邊去的。」顏白說：「當時焦總管帶領着我們在海邊搜索潘猛的下落，在收隊回家的路上碰見他們的……」

「不如這樣，」儲客申說：「爹，巴拉西乞兒雖狡猾逃到市區裡，吃定我們不敢違反禁令而對他們動手，咱們可以派人偷偷抓他們幾個到幫裡來拷問，不怕問不出眞相來……」

「不行！」儲敢當冷冷截口道：「那羣乞丐處於逃難其間，警覺性必然極高，而且人數那麼多，咱們若貿然行事，不幸失手的話，那就慘了，到時琉球王追究下來，豈不倒霉？」

「爹說得是。」儲客申想想又說：「焦總管之死，難道就這樣算了？」

「當然不能算，有仇不報非君子！」儲敢當瞇眼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無論如何那班乞兒不可能一輩子窩在城裡，到時，哼……」

一頓，沉聲道：「過兩天便是比武大會了，一切事情暫且別管，焦總管的喪事待比武大會之後再擇日舉行，別壞了比武大會的彩頭……另外，嚴禁所有弟兄在城裡與巴拉西人發生衝突，違者斬無赦！」

「是！」廳裡一片洪諾。

儲客申又道：「天亮後，派幾名弟兄暗中查探一下，是否城裡的乞兒們有那名唐人兇手潛藏在裡頭，若發現行踪立即回報！」

「是！」

「另外，」儲客申又說：「剛才回來時，幫裡留守的弟兄說，唐山幫的仇八與大和會的竹下三枝迷失在密林裡，兩幫人正徹夜入林尋找，大家密切注意情勢發展，一有動靜隨時回報！」

「是！」

* * *

窗外的雨仍下着。

儲敢當沒有回臥房去休息，他一個人靜靜的站立在書房的窗前，若有所思……

儲客申經過，見父親書房裡燈仍亮着，不禁停脚輕扣房門。

「誰？」

「爹，是我，您沒睡？」

「進來吧。」

儲客申推門而進，發現父親負手佇立窗前，望着黑夜的大雨出神，連忙趨前道：「爹，孩兒知道焦總管的死令您難過萬分，但您老人家奔波了一整天，勞心勞力，請安歇吧……」

「不，」儲敢當忽回身道：「孩子，爹並非是為了焦總管之死而難過得無法入睡，因為現在不是難過的時候。若說有的話，我難過的是，這場雨為甚麼不快點停呢？它為甚麼還要下呢？」

「孩兒不明白您的意思……」儲客申一身的武功盡得父親眞傳，加諸本身的天賦與苦練不懈，劍法早已青出於藍，冰寒於水，超過了他父親，但他總覺得自己的腦筋總不如父親來得縝密而靈活，他十分疑惑的問：「爹，這場大雨為甚麼令您難過呢？」

儲敢當却答非所問：「孩子，白天你已見過仇八的身手了？」

「見過，」儲客申點點頭。

「覺得如何？」

「高手！」儲客申一臉肅容：「他無疑是孩兒一生中所見過最厲害的高手，他不僅能從容避開我們的冷箭，居然還能挾着竹下三枝從容逸去，若非孩兒親眼見到，還眞不敢相信哩……」

「你有把握贏他嗎？」

「沒有，一點把握也沒有，」儲客申忽苦澀一歎：「老實說，爹，您教給孩兒的秘密招式，只怕也難打敗他……」



南宮雪被血神島上的怪事嚇得拔劍應變

「爹知道，爹心裡有數……」

「不過爹請放心，」儲客申很快又說：「孩兒雖無把握擊敗他，但也並非一定會輸給他，畢竟擂台比武不同於生死決戰，何況又是徒手過招，孩兒自會盡全力，希望仍是相當濃厚的……」

「但願如此，」儲敢當拍了拍他的肩：「眞可惜，白天我們的偷襲如果得手的話，也許，你就能穩穩奪得這次擂台大會的桂冠了……」

儲客申安慰他父親：「仇八那傢伙雖躲過咱們的偷襲，不過却也因此誤入密林，唐山幫與大和會派出了一大批人入林尋找，至今全無消息，說不定姓仇的那小子在林中早被甚麼毒蛇猛獸果腹了呢！」

一頓，幸災樂禍的接着說：「即使他還活着，密林那麼深，如果明天還出不來，錯過了後天的入宮面試的話，那麼他便無法參加比武大會了，對我們來說，豈非也是一大勝利？」

「說得是！」儲敢當輕笑了起來：「孩子，你分析事物的能力越來越細微，越來越全面了。」

「只是，」儲客申說：「爹，孩兒愚鈍，仍不明白為何這種大雨令您老人家感到難過呢？」

儲敢當含笑的望着愛子：「劍，越磨越利，腦筋，越想越精。你為甚麼不回房去，把枕頭墊高，好好地想它一想呢？」

儲客申見父親不肯明說，只好懷着一個悶葫蘆的心情回房睡覺，他果眞把枕頭墊得老高，細細思索着父親那個問題。

——這場大雨，為何令人難過？

* * *

這場雨令相當多人難過，南宮雪也是其中之一。

雨是在她與米不達剛剛登上血神島才下的，而且一下便是傾盆大雨，以致他們無從躲避，一下子便渾身濕透，幸好南宮雪身着軍裝，否則淋濕了衣服必使她曲綫畢露而現出「原形」。

雨嘩啦嘩啦的下，視綫被阻，使得她無法看清血神島的面貌，她只知道四野一片漆黑，全無人跡，不見一房一木，即連踩在脚底下的土地也都是光禿禿的，而且奇硬無比，像是踩在岩石上一樣，不過這也有一個好處，至少可免去泥濘之苦。

「眞不巧，」米不達走在前面帶路：「剛一到便下起這場雨，眞討厭。」

「剛剛還明月當空，怎麼一點徵兆都沒有便下起雨來了？」

「海島氣候就是這樣，像個變幻無常的女人，說變就變。」

「男人才是善變的東西哪。」這句話南宮雪沒說出來，她現在的身份是男人，當然不便說男人的「壞話」啦，她隨口問：「你成親沒？」

「成親？」米不達輕笑了起來：「世

上有那種女人願意嫁給乞丐的?」

「在廟裡，不也有婦孺嗎?」

「只有瞎盲跛脚，醜得沒人要的女人，只好留在廟裡大家『公用』了……」

「公用?」南宮雪嚇了一跳:「你說公用是甚麼意思?」

「就是大家用囉，其實也就是『公妻』的意思，你明白了吧?」

「甚麼?」南宮雪睜大了眼:「公妻?你是說一個女人嫁給幾個男人當妻子?」

米不達歎了一口氣:「在琉球島，本是女多於男，男人娶三四個老婆比買三四頭牛來得容易，但對我們巴拉西乞兒來說……唉……」

南宮雪眸眶微熱:「爲甚麼你們巴拉西族人非當乞丐不可呢?」

「還不是琉球王的傑作!」米不達恨恨道:「巴拉西族一向人口最少，而且貧窮，以前大都是靠種植『美濃濃』爲生的……美濃濃你知道是甚麼吧?」

「我知道，是情人的眼淚。」南宮雪聽過「美濃濃」的典故:「在宮裡，公主不僅告訴過我有關美濃濃的故事，而且還曾請我吃過哩。」

她喃喃的接上一句:「美濃濃，雖然那只是一個美麗的神話，但我喜歡它。」

「那的確是一個美麗的神話，」米不達說:「我不知道公主有沒有告訴過你，美濃濃只有在本島的東邊，也就是太陽昇起的那一邊土地，才能種植起來，其他地方便種不起來了……」

「公主沒告訴我這個。」南宮雪很好奇:「公主對我說，美濃濃是島上最珍貴的水菓，你們族人既是靠種植美濃濃爲生，又怎會淪落爲乞丐呢?」

「因爲琉球王强行徵收了我們那塊土地，使得我們無法再種植美濃濃。」

「他爲甚麼要這樣做?」南宮雪詫異問:「琉球王沒補償給你們嗎?」

「那傢伙將我們的土地闢爲皇室狩獵場，」米不達憤怒的說:「他是有撥了另一塊土地作爲補償，但那純粹是一塊貧瘠之地，正對海岸，受到海風的侵襲，同時向陽的時間不夠長，正如你們唐人所說的『橘逾淮北而爲枳』，我們在那裡種出來的美濃濃又酸又澀，根本就賣不出去，起初不瞭解原因，幾年下來，等我們找出原因時，全族人已破了產，只好當乞丐啦……」

南宮雪十分憤怒:「你們沒將原由告訴琉球王嗎?他有責任賠償你們啊!」

「別忘記，我告訴過你琉球王從來只照顧『厤仙族』的利益，因爲他是厤仙族人!」米不達抹了抹臉上的雨水，不，是淚水。

南宮雪眼中也有淚，她咬牙道:

「琉球王眞不是東西!」

米不達沉重的歎了一聲:「巴拉西族是個守舊、保守、迷信、閉塞……不求新知、不求進步的弱小種族，你們唐人有句話說得好:『物必自腐而後蟲生。』老實說，巴拉西族人之所以會淪爲乞丐族，瀕於被消滅的邊緣，其實本身不爭氣是最大的原因!唉……這世上，要想人家不欺負你，絕不能寄望別人的仁慈，只有鞭策自己成爲一個强者，才是最基本的辦法，不是嗎?」

南宮雪不禁肅然起敬。

她越來越覺得米不達是個極有思想見地之人，他絕不是一個普通的「番鬼仔」。

「是的，這個世界、這個江湖，永遠操縱在强人手裡!無論是國家、民族、幫會、團體、家庭、乃至於個人，一旦你是强者的時候，誰也不敢欺負你;若你不幸是個弱者，唉，你只好向人家搖尾乞憐，希望他能對你施捨一點『仁義道德』……」南宮雪歎了一口氣，忍不住接了一句:「光只懂得講『仁義道德』的民族，其實也就是衰微沒落的民族，她永遠要看强大民族的臉色、永遠要受到强大民族的支配，甚至欺負……」

她忍不住跨上前去與米不達並肩而行，並拍了拍他的肩:「番鬼仔，巴拉西族有你這麼傑出的領導人，必有成爲强者的一天!」

「謝謝你的鼓勵，」米不達側首朝她感激笑笑:「我知道憑巴拉西族現在的條件，要想成爲强者只怕是幾世人以後的事了，我現在只能做到設法使巴拉西族不成爲弱者，便心滿意足了……」

兩人邊走邊談，倒不覺得淋雨之苦。

上了斜坡之後，南宮雪發現脚下已是泥濘不堪，而且聽到了風吹樹梢聲，不禁瞇眼凝眸，看到前頭有一片密林，雖然是在黑夜中，雨又下得大，但南宮雪目力很好，她好像看到樹林裡竟有白影在閃動!

她愣了一下，忽覺脚下踢到了甚麼東西，低頭一看，差點尖叫出來!

——她竟踢到了一顆血淋淋、而居然還兩眼圓睜的無屍人頭!

她正想看清楚一點時，忽覺地下竟伸出一隻手抓住她的脚踝!

她嚇得毛骨悚然，連忙飛身而起!

人在半空中時，她突然看到樹林裡的白影驟然向她飄來!

白影的速度極快，南宮雪降落於地上時，它正好也到了她跟前。

南宮雪定睛一瞧，差點沒昏過去。

因爲，那個白影居然是個無頭鬼，哦，不，它其實有頭，只不過頭却被它用手提着!

令南宮雪嚇破膽的是，那個頭居然還在滴血，眼睛瞪得比葡萄還大!

血神島上眞有鬼?

南宮雪當然不相信，她其實早已知道血神島鬧鬼是反琉球王那批人假

扮的，目的是想嚇走島上居民，以利他們秘密躲藏於該島。

即使不是如此，南宮雪也絕不相信世上有鬼，縱使有，她也不認爲鬼有甚麼好怕，因爲有人說「鬼怕惡人」，可見世上最可怕的是「惡人」而不是鬼。

然而，眼前的鬼居然如此可怕，它居然提着自己的頭顱飄飛而來!

南宮雪倏然拔劍!

只要一劍在手，無論是鬼或惡人她一概不怕——劍，在很多時候往往就是「眞理」。

可是，她甫抽出劍鋒時，那個無頭鬼居然將自己的腦袋朝她丟來!

南宮雪眞是嚇壞了，連忙舉劍劈去，一劍把它劈成了兩半!

這當中，那個無頭鬼忽然倒飛而回，一忽焉隱入林中!

南宮雪定定神，終於想起了米不達，連忙揚聲大叫:「番鬼仔，你在那裡?」

她聽不到米不達的應聲。

她連忙轉首四望。

驀然，她尖叫了起來!

忍不住的尖叫了起來!

因爲她看到了米不達只剩下一個腦袋，鮮血淋漓的掉在地上!

「唐鬼子，你快走，別管我……」

米不達的血盆大口居然還會說話!

南宮雪差點哭了出來!

* * *

竹下三枝也差點哭了出來。

她實在又餓、又冷、又累，最糟糕的是，她現在只身穿肚兜內褲，光着赤脚，跟着柳花花在黑黝黝的密林裡瞎摸亂撞，一雙雪白的脚在泥濘中踐踏，被枯枝利刺割得傷痕纍纍，痛得她實在無法再走下去。

可是她却倔强的咬着牙硬撐下去。

終於，她忍不住開聲了:「喂，我實在走不下去了，可不可停下來歇歇?」

柳花花回過頭來，把手伸給她:「喏，我拉妳一把。」

竹下三枝忽坐在地上，强忍着眸中的淚水:「不是我不肯走……我的脚，被割破了好幾處，我實在是走不動了……」

柳花花停住身子，果然見她一雙脚血跡斑斑，連忙挨近她:「妳怎不早說……呀，我的天，一雙脚搞成這樣子，對不起，我忘了妳是個細皮嫩肉的女人，是我不對，硬要亂闖瞎摸……」

「不是你的錯，」竹下三枝朝他笑笑:「是我太不中用了，其實，你可以不必管我，你儘管自行設法逃生吧……」

柳花花瞪了瞪她，便在她身邊坐下:「昨天妳都沒丟下我，我怎會丟下妳?」

「那是因爲你不殺我，」竹下三枝靠住他:「你是個守信的君子，抱歉我却未能帶你……」

「說這幹甚麼，」柳花花見她面色蒼白，身子不停抖顫，心生不忍，連忙輕輕攬住她:「坐着休息吧，也許雨會小下來……」

「我好冷……」

「我好餓……」

柳花花連忙抱緊她。

這柳花花就沒辦法了，他自己其實也餓得大腸小腸嗚嗚叫。

「忍耐點，天亮就沒事啦。」柳花花現在抱着她心無慾念，因爲他只覺得她現在是一個楚楚可憐，極需受保護的女人——他從不趁人之危攻擊敵人，對於女人更是如此。

「天亮了，咱們就可以走出這座密林。」竹下三枝抱得他緊緊的。

「天無絕人之路，不是嗎?」柳花花其實一點也沒把握，他只是隨口安慰她:「我相信，妳哥哥一定會來找妳的……」

「樹林這麼廣闊，」竹下三枝苦澀一笑:「等他找來時，也許我們都餓死了……」

「不會的，」柳花花拂了拂她額前的濕髮，他發現她的天庭蠻飽滿的，有點男人氣:「天亮時，雨若停，咱們可以設法捕捉些野生獸物充飢……」

「我現在就餓得頭昏眼花了，待天亮時，咱們還有力氣捕捉獸物嗎?」竹下三枝用舌尖舐了舐唇角，肚子一陣咕嚕响。

「說得是，到時如果碰上兇惡的熊虎之類的，只怕我們成了牠們的獵物哩，」柳花花苦歎一聲:「都是我不好，在貝族村的時候，我應該抓個貝族人來吃，那麼我們現在就……」

「你，你敢吃貝族人?」竹下三枝睜大了眼:「你在說笑吧?」

「他們都敢吃我們啦，我們爲甚麼不能吃他們?吃人者人恒吃之，不是嗎?」

「說得是，」竹下三枝把臉龐貼在他胸膛上，輕歎一聲:「我們本就活在人吃人的世界，只不過是方式不同吧了……」

柳花花默默無語。

老實說，他內心深處早已厭倦了這「吃人世界」，當然也厭倦了「吃人的江湖」。

只是，人在江湖……唉!

雨似乎已經慢慢小了下來。

這使得他們不再那麼難過，至少兩人緊擁着，藉着彼此體溫的傳遞交流，已不覺得那麼凍冷;但，這却使得他們更加飢餓難當。

餓，沒有餓過的人，永遠不會知道那滋味遠比死還難過!

柳花花內功根基遠比竹下三枝深厚得多，他自然比她來得耐餓，即使如此，他也覺得難過萬分，令他有昏昏欲睡的感覺。

竹下三枝看來已疲乏至極的倒在

他懷裡，呈半昏睡狀態。

「喂，妳不能睡，這一睡妳也許就要見閻王哪。」柳花花輕拍了拍她面頰。

「嗯……」竹下三枝勉强睜開眼，原來美麗的眼睛已呈呆滯散渙，她頗爲艱幸的吞動着口水：「仇八，我想吃東西……任何東西我都吃，即便是貝族人的人肉……可不可以摘些樹葉雜草甚麼的，聽說那些東西多少還能充飢……」

她已瀕於語無倫次、飢不擇食的邊緣！

島上的人都知道，大和會是她爺爺竹下太郎建立的，到了她爹竹下岡田已深植根基，傳到她哥哥竹下登樹手中時，已儼然大幫大派，她貴爲幫主之妹，當然不免嬌生慣養，至少絕不會挨過饑餓，若非她練有一身好武功，而且個性倔强，只怕老早就倒下去了——最起碼在被貝族人剝光衣服細綁在木柱上時，換了一般女人，十個有九個肯定活活被嚇死。

她當時居然鎮定如山，而且還能與柳花花談笑風生，可見她是個極具膽色的女人。

但，她却忍受不了饑餓的痛苦！

——現在的人，越來越不覺得「死亡」是世上最可怕的東西了。

至少以現在的竹下三枝來說，她便認爲饑餓遠比死亡來得可怕千百倍！

她已熬忍不住想吃樹葉。

甚至是「人肉」！

樹葉，這裡多的是，叫你十輩子也吃不完；人肉，也有，柳花花雖不是胖子，上百斤「肉」是有的，也足夠竹下三枝吃上十天八天的。

但柳花花並沒摘樹葉給她吃，也當然不會切下自己的肉讓她吃，他找到你絕想不到的東西給竹下三枝吃——蚯蚓！

——他見竹下三枝餓得不得了時，於是用劍在地上挖了一個洞，輕而易擧的找到了幾條又肥又大、蠕蠕而動的紅蚯蚓。

「你，」竹下三枝睜大了眼：「你抓蚯蚓……幹，幹什麼？」

柳花花捧著蚯蚓在地下積水洗乾淨，淡淡道：「妳不是餓得受不了了嗎？」

「你要我吃蚯蚓？」竹下三枝唇皮發抖，聲音在打顫。

「妳不敢吃？」

「不敢！」

「妳連樹葉與人肉都想吃，區區蚯蚓却不敢吃？」柳花花細心的洗去蚯蚓上的泥土：「其實這種原始密林的紅蚯蚓是最補的，男人吃了龍精虎猛，女人吃了駐顏防老，在我們中原，喏，那可是上等酒席才有，名菜來的，貴得很哪！」

「你吃過？」

「味道絕佳無比！」

「生吃？」

「生吃味道更佳。」

「眞的？」

柳花花沒回答，哦，不，他以行動回答了她——他抓起一條蚯蚓毫不考慮的往嘴裡放！

竹下三枝瞠睜著眼。

「唔——」柳花花吃得津津有味：「味道就像你們倭奴人吃生魚片，叫『殺什麼蜜』的……」

「殺西蜜？」

「對，叫『殺西蜜』，」柳花花含笑道：「妳不吃殺西蜜嗎？」

「吃，當然吃，那是我們倭奴人的名菜，可是，蚯蚓……」

「妳就當它是『殺東蜜』吧，」柳花花揀一條送到她面前，笑咪咪的說：「吃了它，保証妳會更加聰明，而且更加美麗動人……」

「眞的？」竹下三枝見那條蚯蚓活生生的，不住在她面前蜷曲蠕動，心中實在很怕，但又見柳花花吃得津津有味、怡然自得的樣子，不免躍躍欲試：「你的內功這樣深厚，是否吃蚯蚓的緣故？」

「妳眞聰明，我本不想告訴妳的，這是我的秘密，」柳花花笑着說：「快吃呀……」

竹下三枝想伸手去接，但蚯蚓蠕動得很厲害，她不覺縮回手，吶吶道：「我……我有點怕……樣子怪嚇人的……」

「那妳還想吃人肉？」柳花花催她：「喏，妳閉上眼睛，眼不見爲淨，然後把嘴巴打開來，我幫妳放進去，保証妳吃完一條再一條……」

竹下三枝依言閉眼張口。

果然，當柳花花把蚯蚓放進她嘴裡，她硬着頭皮嚼動時，居然覺得味道奇美無比！

「啊，這簡直比『殺西蜜』還好吃！」竹下三枝喜不自禁的說了一句：「阿利亞多！」

「多，當然多啦，再多都有，只要妳想吃，我可以挖千百條給妳吃。」

「不，『阿利亞多』是謝謝你的意思，」竹下三枝從他手裡捏了一條蚯蚓丟進嘴裡：「你眞是天才，居然懂得這麼好吃的東西，阿利亞多，謝謝你，你終於免却了我飢餓之苦……咦，你怎麼不吃？」

「我讓妳先吃。」

「你眞好。」竹下三枝笑瞇瞇的望着他：「你是我見過最好的男人。」

不知是竹下三枝委實太餓了，還是蚯蚓的味道實在太鮮美，她竟一口氣將柳花花手上捧着一大堆的蚯蚓吃個精光！

「還要不要？」柳花花問。

「還要，但我已經吃不下了。」竹下三枝打了一個飽呃。

柳花花鬆了一口氣，靠着樹幹坐了下來。

「你沒吃飽呀，怎不挖來吃？」竹

下三枝說：「喏，你休息，讓我來挖給你吃……」

「哦，不，不，」柳花花忽然搖手道：「妳別挖，我不吃……」

「你不餓？」

「餓。」

「那你爲什麼不吃？」

「因爲……」柳花花嚅了嚅嘴：「我從沒吃過蚯蚓，我不敢吃……」

「什麼？」竹下三枝美眸圓睜：「你不是說你經常吃的嗎？」

「那是哄妳吃撒的謊……」

「但，」竹下三枝眨眼道：「剛才我明明看見你先吃了一條不是嗎？」

「喏，」柳花花忽張口從舌頭底下吐出一截小小的枯枝，笑道：「看清楚了吧，這根本就不是蚯蚓，是我事先準備好的……」

話未完，竹下三枝已嬌嗔的撲進他懷裡，輕捶着他胸膛，佯怒道：「你這個老奸，你自己不敢吃，居然騙我吃，眞可惡哪！」

「沒辦法，」柳花花笑着說：「我見妳餓得這樣，眞擔心妳會『餓』向膽邊生，殺了我將我生吞活剝，只好讓妳吃蚯蚓啦。」

「你這個傢伙，我現在就吃了你！」竹下三枝竟眞的張口咬向柳花花。

她眞的是吃柳花花？

當然不。

她竟熱情而大膽的獻上了一個熱吻！

香吻！

眞的是香吻。

——至少帶有些少「蚯蚓味」之香吻。

柳花花不知道是否沒想到竹下三枝這突如其來之擧動，抑或從來沒嚐過這種別有風味的「蚯蚓味香吻」，他竟顯得有點手足無措。

× × ×

南宮雪也顯得手足無措。

她是被嚇成這樣子的。

因爲她從沒見過斷了的血淋淋人頭竟還能開聲說話，而且居然還是米不達的人頭。

太恐怖了！

南宮雪幾乎要被嚇破膽，她忍不住想哭了出來！

她算是極大膽而冷靜的女人，換了一般人，只怕十個有九個已當場昏厥於她，不省人事啦。

她只不過想哭而已。

只可惜她並無時間哭，因爲她又發現地下居然又冒出了一隻手抓住她的脚踝！

南宮雪毛髮悚立！

她再次飛身而起！

當然是盡全力彈躍而起，可是這次却沒有掙開那隻手，它居然跟着她飛到了半空中！

南宮雪低着一看，嚇得差點眞氣潰散，墜跌於地！

天，那眞的是一隻手！

——一隻自肩膀而斷的殘肢斷手，血淋淋的，竟不與體連在一起！

媽呀，南宮雪連忙一劍將它劈飛而去！

但却只將它斬成兩段，手掌那一段仍五指牢牢扣住她的長統硬鞋！

鬼！

南宮雪眞的碰到鬼了！

除了這種解釋之外，她再也找不出其他更好的理由來解釋眼前的情況了。

可不是，她人仍在半空中時，眼角忽又瞥見樹林裡飄出了一大片白慘慘的無頭鬼——其實是有頭，只不過頭被他們提在手上。

這其實比無頭鬼還令人膽破心裂，南宮雪再怎麼大膽鎮靜也已幾乎要被嚇得昏死過去！

這世上眞有鬼？

不，南宮雪從來都不認爲世上會有鬼出現，那一定是人裝的，只有人才會裝神弄鬼，世上最可怕的其實是人，就算有鬼，也絕不比人可怕！

南宮雪沒有被嚇得昏死過去，相反的，她却驀然咬牙衝了過去！

她居然還開聲冷喝道：「來吧！不管你是神是鬼，照樣把你殺得寸草不留，媽的，俺殺人無數，就是沒殺過鬼，看看究竟人與鬼那個厲害！」

話聲中，她已慓悍的衝進了「鬼羣」裡。

一衝進去的時候，立刻又飛來一大片的血淋淋的人頭，南宮雪已領教過，心理也已有數會有這種「鬼招」，當下不慌不忙的拔身而起，但只見那一大片人頭紛紛從她脚底下激飛而過。

像猛鷹般的在空中滴溜溜的一個急盤倏旋，驀然俯衝而下！南宮雪星眸怒睜，銀牙猛咬，劍鋒高擧，一副煞氣騰騰的模樣兒——她居然看起來比鬼還惡。

鬼怕惡人。

果然，那羣白影幢幢的鬼魅竟紛紛四散而逃，全都往林子裡急飄而去！

南宮雪得理不饒「鬼」，一聲冷叱，身子倏長，已然疾追而上！

但那羣鬼魅的速度委實快極，彈指間便隱入林間，南宮雪現在是身經百戰的老江湖，深知惡林可怕過惡鬼，當然不敢貿然追入密林，只停在林子外大聲叫罵着：「裝神弄鬼嚇人，夠膽的就不要跑，吃大爺一劍看看，若果眞不死的話，我就叫你一聲鬼大哥！」

「哈哈哈哈……」

驀地一聲長笑自林中響起，緊接着一條人影急竄而出！

南宮雪凝眸細瞧，竟是潘猛！

× × ×

潘猛的輕功極佳，只一掠身便來到了南宮雪跟前，他一臉笑容的打量

着她，朗笑道：「小兄弟，果然好膽色，潘猛佩服！」

南宮雪未及回答，忽聽背後傳來掠空之聲，連忙回首望，竟是米不達。

他手裡居然還捧着他自己的人頭。

南宮雪瞪了瞪他：「番鬼仔，幹嘛如此戲弄我？不覺得無聊嗎？」

「別怪我，」米不達笑咪咪的說：「是潘軍長的意思。」

「對不起，小兄弟，」潘猛和南宮雪一樣身着戎裝：「我接到米不達的飛鴿傳書知道你要來之後，便專程在此恭候大駕，希望這種別開生面的歡迎方式，能讓你感到驚奇滿意。」

「還說呢，我都差點嚇破了膽呢。」南宮雪短劍歸鞘，一把拿過米不達中的頭顱，細看原來只是用南瓜做成的假人頭，不禁失笑道：「好傢伙，做得眞像；怪不得島上之人全都被你們嚇跑了……」

她低頭發現那截鬼手仍抓着自己的鞋統，好奇的俯身細看一番，原來竟是木頭做的假手，五指能活動，指甲削得尖尖的，因此能穿附着鞋統而不脫落，南宮雪拿在心中把玩，驚歎道：「眞是鬼斧神功……呀，你們還沒告訴我，這隻假手怎會自己從地底下冒出來呢？還有，米不達，你的假頭怎會開聲說話呢？那批『鬼魅』怎會個個無頭呢？」

「別站在這裡淋雨，咱們邊走邊說給你聽。」潘猛拍了拍她的肩。

珍惜時光　把握現在

雨停了。

月兒又出來了。

島上的天氣就是如此變化多端，若非地下仍濕漉漉的一片，你還眞不敢相信曾經下過一場大雨呢。

月光皎潔迷人，雖然無法照入重重密林裡，但無論如何微些光亮總是有的。至少對柳花花與竹下三枝來說，他們能更加清楚的看到對方。

——看清彼此衣衫不整。

柳花花還好，至少還有一件外袍遮身，竹下三枝則除了「重要部份」之外，臂、頸、肩、腰、腿、足等，一概一覽無遺。

她就這樣偎在柳花花懷裡。

特別是她情不自禁的主動獻上「香吻」之後，她與柳花花之間的距離已是近得不能再近了，簡直就像是一對如膠似漆的情侶似的。

——至少絕不像是「敵人」。

多奇妙的處境。

這種處境令到柳花花有些尷尬。

甚至心亂。

——他發現自己竟有點喜歡竹下三枝。

喜歡和愛當然還有一大段距離，但男女間的愛情却往往是由「喜歡」開始的。

柳花花不認爲自己會愛上她，並非因爲她是倭奴人，最主要的是，他曾經經歷過永生無法忘懷的感情創傷，他懷疑自己還會不會去愛上其他的女人——即使是獨孤美，還有那個南宮雪，他會認爲自己很愛她們，但多時候他却又會懷疑自己是否眞愛她們？

愛情，什麼叫愛情？

世上是否眞有終生不渝的「眞正愛情」？古人遺留下來的「愛情佳話」是否被過份喧染、誇大，甚至是無中生有，像神話那般的將之「美化」？

人類喜歡追求至眞、至善、至美，所以人類至今仍將神、聖人、英雄、偉人、哲人、正義、公理……等等遙不可及的東西將之「美化」——愛情，難道不也是被「美化包裝」的「虛無」？

「你在想什麼？」竹下三枝溫柔的聲音把柳花花從「虛無」中拉回現實。

「我在想，」柳花花拂了拂她的髮絲：「妳爲什麼要吻我？」

竹下三枝用鼻尖在他頸間輕輕摩娑：「我喜歡你，所以吻你，這麼簡單的事你都在想？」

「在妳吻我的時候，妳是否想過我是不是也喜歡妳？」

「那不重要。」

「什麼才重要？」

「重要的是我自己喜歡便行啦，」竹下三枝忽抬眼望住他：「你是個古板的男人？」

「不是，我當然不是古板的男人；事實上，我以爲妳是古板的女人呢。」

「我本來是的，我一向古板保守，」竹下三枝輕撫着他的下巴兒，輕聲道：「但我已決定不想再古板下去，我覺得那是件蠢事……」

柳花花迷惘的望住她：「是什麼原因使妳產生如此巨大轉變？」

「環境。」

「什麼環境？」

「就是我們經歷過的環境，」竹下三枝凝視着他：「當我發現我被剝光衣服像猪仔般的被綁在木柱上，等待成爲貝族人的肚中物時，我第一次有了死亡的感覺，我起初非常害怕，幾乎想哭出來，那時候你仍昏迷不醒，我看到了你的赤身裸體，竟讓我忘記了害怕……」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柳花花打趣的添上一句：「我的身體有這麼大的魅力嗎？」

「不，我從沒有見過男人的裸體，我如何懂得男人身體的魅力在那裡？」竹下三枝口語頗爲嚴肅而認眞：「我只感到新奇……」

「新奇？」

「因爲我是第一次見到，我當然有强烈的新奇感覺，」竹下三枝的手指兒從他的下巴摸到了他的胸膛：「這個感覺竟然使我覺得死亡的可怕並不在於

死亡，而是在於死亡之前，我根本就沒有充實過我的人生，也或許就是時下一般人所說的享受人生吧，那才是眞正令人感到可怕而又十分惋惜不甘之事……」

柳花花沈默無語，他似乎在凝神聆聽。

「現在，我竟奇蹟似的活了下來，但我還不知道能不能走出這座密林，也許能活着走出去，也許會困死林中，也許又被貝族人抓回去生吃活燉，誰知道會變成一副什麼樣子？」

竹下三枝的手竟然慢慢的滑到了柳花花的腰際，她的語音也慢慢的急促起來：「我一向看不起琉球土著，我覺得他們懶散、落後、無知，但此刻我却非常同意他們常說的那句話……」

「那一句話？」柳花花輕輕的握住她的手，否則讓它繼續滑下去的話，那就……

「不要把生命看得太嚴肅，反正我們不會活著離開它。」竹下三枝眸光飄動，媚眼如絲：「這句話你可同意？」

「我不同意，生命本就有它嚴肅的一面；」柳花花輕歎了一口氣，補上了一句：「不過此時此刻，我若不同意那句話便顯得太死板，反把人生看得太僵硬迂腐而無趣了，不是嗎？」

「既然如此，」竹下三枝已閉下了長長而不住顫動的眉睫：「你爲什麼還嚴肅得像根木頭，爲什麼還不吻我呢？」

柳花花不是木頭。

他當然吻住了她。

熱而長的吻。

竹下三枝的反應熱烈與大膽讓柳花花大吃一驚，她的手竟然往他腰下長趨直入！

柳花花連忙推開她，竹下三枝却突然掀開他的衣袍，並且大膽無比的往他「那裡」瞧去！

柳花花滿臉通紅。

他急着要扯住衣衫將「它」掩蓋住，但竹下三枝却緊抓住不放，居然還說：「我早就看過你的身體了，爲什麼還在乎我看？」

柳花花並非在乎她看，(反正邪「東西」看看也不會壞)而是這樣下去將會「一發不可收拾」，他急道：「我們並未絕望，如果我們能活着逃出去，將來我們在戰場上還會見面的，妳別忘記……」

「將來的事將來再說，你們的聖人孔夫子都說過『不接隔夜帖』這句話，誰知道明天的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環境能改變一個人，越是苦難的環境越是能使人的思想趨於「尖銳」——尖銳之意，或許說應該包含「成熟」與「極端」在內。

竹下三枝受了環境的刺激而產生了巨大的轉變，不知應說她的思想是趨於成熟抑或極端——她竟目不轉睛的往柳花花「禁地」瞧！

她眞大膽！

那眼神，竟毫無羞怯之意，只有濃深的好奇——也許，她不太明白柳花花的「東西」爲何和她第一次所見到的「不一樣」。

——她第一次見到時，柳花花昏迷不醒，那「東西」彷彿也「睡」了似的，現在，「它」却對她「昂然怒視」，「大」不一樣了哩！

「不要這樣……」柳花花急急扯住衣衫蓋住身體，並用腰帶繫好。

但，竹下三枝却脫下了肚兜，一對春筍也似的乳房赫然在柳花花眼瞳裡跳動！

柳花花目光發直，口乾舌燥！

竹下三枝却閉着眼瞼像隻小貓也似的鑽進了他的懷抱裡！

柳花花想推開她，却聽得她急促而又極具挑逗性的聲音在他耳畔響起：「別管明天世界會變成怎樣，無論我們是生或死，爲什麼不留下一個『美好的現在』？你懂我的意思嘛？」

美好的現在是什麼？

柳花花當然懂。

而且他也開始與竹下三枝「合作製造」美好的現在——他已如猛虎般的將她按倒於地！

＊　＊　＊

當疼痛慢慢遠去的時候，竹下三枝已不自覺的呻吟起來，她本不想發出那種聲音的，可是她却又無法制止自己。特別是發現自己嚐到「禁果」漸入佳境的滋味時，她只覺得自己彷彿掉入大海中，洶湧的海浪將她整個人倏然抛起，又猛然甩了下來，使得她拚出了所有的力量抱住了柳花花熊也似的腰……

「海浪」連綿不斷，一撥緊過一撥，她顯得有些無助的讓自己喉中的呻吟聲越來越大、越來越密……漸漸的，她發覺自己不是在呻吟，而是近跡於「浪聲野叫」，連忙用手捂住嘴巴，因爲她覺得那聲音好似不怎麼「悅耳」，她怕留給柳花花「壞印象」。可是，她的努力却失敗了，當「海浪」不斷猛烈衝擊而來之時，她只好緊緊抓住他的肩，否則她擔心自己會「溺死」，因此她的嘴巴又溜出了那股「不悅耳叫聲」，最後，她只好咬住他的臂膀，以減低聲浪……

「海浪」越來越大，也越來越急，她拚力掙扎着，希望能掙脫它的衝擊，趕快上岸喘一口氣，可是汪洋大海無邊無際，根本看不到岸邊那裡。驀然，一股她從所未經驗過的「洪流」一下子灌了進來，一直燙到她心底深處，她只覺得全身發麻，像觸電般的猛烈震顫起來，而且忍不住想哭叫起來……

最後，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哭叫出來，她只知道她已渾身無力，像一片葉子飄浮在大海中，飄呀飄的，盪呀盪的，不知要往何方……啊，那滋味，原來就是「美好的現在」！

＊　＊　＊

南宮雪此刻也有「美好的現在」的感覺，而她這個感覺當然不同於竹下三枝那飄飄欲死的感覺來得强烈有勁，她只不過是進入了樹林裡的一間屋子，有一張椅子可坐，而且還有一杯熱茶可喝而已。

椅子可讓她歇歇腿，熱茶可使她解解渴，在這充滿詭秘的荒島上來說，已算得上是「美好的現在」了。

這間屋子當然很簡陋，泥墻茅草屋，四壁蕭條，兩張木椅、一張小八仙桌，以及一張單人木床，對南宮雪來說，實在是委屈了她，不過她却相當滿意，這不僅是因爲她已知道在血神島上只有「高級人物」，才能分配到這種獨人居住的房子，最重要的是，她不必擔心和別人同睡一屋，免去被揭穿女兒身之虞。

因此她現在的心情相當不壞，雖然她有點疲憊，但却仍無睡意，獨坐孤燈下品嚐着濃茶。

在此之前，潘猛已帶領她見過島上幾名重要人物，其中當然有潘猛的大哥與二哥，另外有一個叫「誓不低頭」的老先生。

「誓不低頭」當然也是琉球語與漢語的諧音，他的年紀相當大了，足以當南宮雪的爺爺，據他自己說，明年的春天他便正好滿九十歲，可是，看他走路的姿態，背脊挺直得像支標槍，而且說話的音量與清晰，讓你頗爲懷疑他只是個十九歲的小伙子。

他鬢髮皆白，皺紋也堆結得像疾風中的海浪，但眼神却銳利得像一把刀子，南宮雪一看知道他雖老，武功却絕對不老，特別是他嘴角微微一抿時，流露出一股連年輕人也望塵莫及的堅毅不屈，因此南宮雪便在心裡叫他「誓不低頭」。

他無疑是個令人敬佩的老人。

而他也是血神島上職位最高的領導人物，大家都叫他「契夫」。

契夫，琉球語是領袖之意。

令南宮雪驚異的是，他的漢語居然强過米不達，她都能聽懂他說的話。

他其實還是個相當健談的老人，他告訴南宮雪，幾十年前，他曾參加過琉球島的統一戰爭，他爺爺是「瓜拉尼族」的族長，當時他爺爺與父親皆不幸戰死，但他誓不低頭，拒絕向琉球王投降，率領殘餘的族人乘船逃亡海上，待數日之後，再偷偷潛回血神島，並且裝神扮鬼嚇走了島上居民，從此便隱藏於島上，枕戈待旦，生聚教訓，以圖他日東山再起與琉球王再决一雌雄。

「誓不低頭」的確是個傑出的領導人物，他最初只是率領着少數的殘餘部族在偈小的血神島上自耕而食，待安定之後，花了一番心血訓練了一批精明而能幹的年輕高手，秘密潛伏琉球本島，僞裝順民，實則散佈在各階

層，暗中吸收不滿琉球王統治之離心份子加盟血神島，而且還成功的滲透到大內禁宮中，嚴密的監視着琉球王的一舉一動。

數十年下來，力量不斷增强壯大，特別是有了小甜兒兄妹的加入，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如今島上人數已由當初區區的一兩百人增加到了上千人之多，而且也由當初只有清一色的瓜拉尼族人，變成了喀巴族人、東班牙族人、阿美族人、巴拉西族人……等等的「聯合民族陣綫」。另外在琉球本島上還有數不盡的「卧底伙伴」。最重要的是，這麼長時間的暗中活動，居然都沒有引起琉球王的注意，從沒出過一次紕漏。

這不能不佩服「誓不低頭」的傑出領導能力，怪不得他這麼大把年紀依然被推爲「契夫」。

儘管如此，他們的力量始終和琉球王有一大段距離，無論如何不敢發動戰爭，以免自取滅亡，因此才會想到借「外來勢力」以成事。

他們選擇的「外來勢力」是唐山幫，這不僅是因爲唐山幫是島上江湖上之第一大幫派，而是他們看中張一斧重情重義的作風，最起碼他們認爲透過精心安排的「擂台比武招親大會」拖唐山幫下水，萬一張一斧不肯合作，也應不會出賣他們。

「誓不低頭」看來頗爲欣賞南宮雪，他接到米不達的飛鴿傳書，知道南宮雪要到島上來，便命潘猛帶領一班「鬼兄鬼弟」考考南宮雪的膽色，結果南宮雪終究還能支撐起來，沒被嚇倒，使得「誓不低頭」對她更加另眼相看，禮儀有加。

憑心而論，那些「鬼兄鬼弟」是相當嚇人的。他們挑出一班身材較爲矮小的弟兄，在兩邊肩上墊上與臂膀一般寬，與頭頂一般高的棉絮布，然後用一襲長白衫當頭罩下，黑暗中，乍看他們飄浮不定，而且手中又提着用鷄血塗上去的血淋淋假頭，任何人都會以爲自己碰上了無頭鬼。更令人叫絕的是，他們還預先在南宮雪與米不達必經之路挖個大坑，人躲在下面，然後以木板舖上去，再用泥草掩蓋好，木板當然有幾個洞孔，以便藏在下面的人可以把頭伸出來，並且還可以用假手扣住南宮雪的脚踝……老實說，這種「鬼把戲」足以把不信鬼神之人嚇得死去活來，南宮雪能壯膽咬牙「打鬼」，不能不讚她一聲是個大膽的女人。

至少「誓不低頭」便會對她讚不絕口說：「小兄弟，我們的『鬼陣』曾把琉球王派來的『打鬼部隊』，嚇得屎滾尿流，幾乎全都昏絕於地，我們非常輕易的解決了他們，叫他們一個也回不去。而你居然還有膽量拔劍殺鬼，好膽色！小甜兒果然沒看走眼，派來你這麼一個卓絕的高手助陣，眞是天助我也！」

「還說呢，」南宮雪含笑回答：「人嚇人，嚇死人，萬一我被嚇死了怎辦？」

「嚇死了只好成爲『烈士』，」誓不低頭神情肅穆的說：「我們血神島需要的是精兵猛將，不需要膽小如鼠的懦夫！小兄弟，你通過了我們的考驗，老夫謹代表所有的島上弟兄們竭誠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我們將與你同生共死，永不背棄！」

他按住南宮雪的肩，一字一句道：「從現在開始，老夫正式任命你爲副教頭，與潘忠總教頭共同負責訓練島上的弟兄！」

潘忠就是潘猛的大哥，他立即朝南宮雪含笑道：「小兄弟，請多多指教！」

「不敢，」南宮雪已學會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保持應有的禮貌與謙虛：「在下不才，有請總教頭不吝賜教，大力提攜。」

當然，在這場爲南宮雪所設的接風宴上，她把自己的身世背景(當然是揑造的)與在宮中與小甜兒相遇的情形，大略的說給了他們聽。

衆人皆十分驚喜南宮雪原來與唐山幫有淵源，更使得大家對她加深好感，因爲他們本就打算設計拉唐山幫參入他們的「造反大業」。

不過南宮雪並未把小甜兒與她「海誓山盟」的情形說出來，她認爲那是「私事」不便在這種場合道出——更何況她根本不可能與小甜兒「花開並蒂結連理」。

——她的最初與最終目的無非是想避免柳花花成爲小甜兒的駙馬。

＊　＊　＊

島上的衆巨頭們相當熱情，接風宴充滿熱絡融洽的氣氛，一直到雨停了，月兒又在半空中露臉，南宮雪才獲得寢息的機會。

房子雖簡陋，但却有一位美麗年輕的少女服侍她，因此她現在有一杯熱騰騰的茶可喝，這使得她有點受寵若驚。

更令她感激的是，儘管已三更半夜，那名少女還在準備熱水給她洗澡，她本不想麻煩她的，可是她今天從一大清早折騰到現在，而且又淋了一場大雨，雖然身上衣物已乾，但總覺得黏膩膩的，若不洗個澡，她相信很難入睡，她一向是個愛乾淨的人。

熱水還未好，忽見潘猛敲門而進，南宮雪連忙起身道：「潘軍長，還沒睡？」

「別叫我軍長，我已經不是了，就叫我潘猛吧。」潘猛拉張椅子坐下，他豪邁的直呼南宮雪的假名：「包大發，我見你燈亮着，路過來找你聊聊，不介意吧？」

「當然不介意，」南宮雪笑笑：「歡迎都來不及呢。」

「我忘了告訴你，」潘猛說：「我今天從宮中逃出來時，是柳花花助我一

臂之力呢。」

「柳花花？」南宮雪睜大了眼：「他怎會幫助你逃走？」

「他扮成蒙面黑衣人，若非他我只怕沒這麼順利走得脫。」潘猛把經過告訴了她。「我也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幫助我，也許他是個打抱不平的俠士吧。」

「他總愛多管閑事，」南宮雪想起了柳花花，心裡泛起一股說不出的想念，笑着說：「在中原，很多人叫他『愛管閑事的花花公子』。」

「這年頭，這種人已經越來越少了，我眞幸運能碰到。」潘猛望住她忽問了一句：「你說你是南宮雪的孿生兄妹？」

「是的。」南宮雪心中陡地一跳。

「奇怪，」潘猛濃眉微皺：「我只聽張一斧說，他從中原禮聘仇氏兄妹加盟唐山幫，並未聽說有你包大發這個人。」

「說來話長，」南宮雪只好將對小甜兒撒的謊重說一遍。

「原來你進宮是要行刺公主，」潘猛驚異道：「那你又怎會到島上來幫助我們呢？」

至此，南宮雪不得不將與小甜兒「山盟海誓」的經過說出來……

「小甜兒與你私訂終身？」潘猛睜大了眼：「那將來柳大少成爲駙馬怎麼辦？難道她要一身嫁二夫？豈不成了笑話？」

「她說她不會與柳大少上床，待打倒琉球王之後，她自會重酬柳大少作爲補償。」

「有這種事？」

「我本不想說的，」南宮雪徐徐道：「我也不知道她說的是不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潘猛肯定的道：「她是我的妹子，我瞭解她的個性，她絕不會騙你。」

他拍了拍南宮雪的肩：「你眞幸運，她居然會看上你，也怪不得她，你的確是個俊俏小子，如果我是女人，也許也會對你動情呢。」

南宮雪有些得意，她眞後悔當初母親爲什麼不把她生成男的呢？

「這就好，」潘猛忽站起來說：「我本懷疑你是琉球王派來臥底的呢，經你這麼解釋，我放心了……夜深了，明兒見吧。」

說畢，他朝南宮雪友善的笑了一笑，便大步走出門外。

望着他高大的背影消失在門口，南宮雪不禁暗暗吐了一口氣：「好險……他果然與衆不同，精明得很哪，我得小心他……」

這時，忽聽得一陣嬌甜的嗓音傳來：「公子，熱水爲您準備好了。」

南宮雪連忙應道：「謝謝妳，美娜。」

＊　＊　＊

美娜或許不算挺美，但模樣兒卻非常迷人，除了皮膚稍黑之外，長得明眸皓齒，婀娜多姿，特別是她唇角上總是掛着一縷甜甜的微笑，令你十分想親近她——她就是被派來服侍南宮雪的少女。

她的漢語說得不算好，不過南宮雪大抵還是聽得懂：「公子，洗換衣物也都爲您準備好了。」

「謝謝。」

浴室很小，只能擺放着一個木桶，桶裡盛滿了煙霧騰騰的熱水，南宮雪恨不得趕快脫光衣服跳進去，好好泡上它一泡。

但南宮雪走進浴室的時候，却發現美娜跟著她走進來，不禁詫異道：「美娜，妳……」

「公子，我是來侍候您洗澡的。」美娜含笑着走近她：「來，讓我爲您寬衣……」

「不不不！」南宮雪嚇了一大跳，連忙搖手道：「我自己來，多謝妳，我洗澡從來都是自己洗的，美娜，妳請出去吧。」

「但我們瓜拉尼族的人都是女人替男人洗澡的，」美娜說：「入境隨俗，公子請您別見怪……」

「我不是見怪，我是不習慣！」南宮雪就算習慣也不敢讓美娜服侍她洗澡，那豈非「原形畢露」？她早聽說倭奴人有男女共浴的習慣，想不到琉球土著也有這種風俗，世上眞是無奇不有哪。

美娜似還想說，南宮雪不管三七二十一，連哄帶騙的把她推出去：「對不起，等我習慣了妳再來幫我洗吧，現在請妳先出去，讓我安安靜靜、痛痛快快的洗個澡……」

她關上浴室房門的時候，忍不住喃喃自語：「媽的，是那個混蛋設計出來的規矩，憑什麼女人要幫男人洗澡？爲什麼不男人替女人洗澡？」

話雖是這麼說，如果眞有個男人要幫她洗澡的話，只怕她立刻拔腿而逃。

「不，如果是死花花那傢伙的話，老娘會叫他一天幫我洗三次。」南宮雪泡在浴桶的時候，心中這樣對自己說。

＊　＊　＊

南宮雪洗完澡的時候，碰到了一個難題。她發現美娜爲她準備的衣服不能穿。

這裡不能穿的意思當然不是指衣服破爛不堪，而是那衣服是琉球人服裝，半長不短及小腿肚的外褲，以及無扣綁腰的上衣，穿上去胸前坦蕩蕩的，既通風又舒適，但南宮雪若穿上去的話，露着兩隻叫人心臟痲痺的奶子，肯定要洩露身份——即使無關身份問題，她也絕不敢如此大膽的袒胸露乳，畢竟她還沒豪放到那種地步啊。

她只好將那身軍裝洗滌乾淨，用力擰乾之後再把它穿回去。

她一面穿衣還兀自慶幸：「幸好有這套軍裝，總算解決了穿衣的難題。」

可是，她走出浴室時，却又面臨了一個更大的難題——美娜竟然睡在她的床上！

而且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睡在她的床上，僅有一張薄薄的被單披住重要部位。

「妳……」南宮雪以爲自己看花了眼，吃驚道：「美娜，妳幹什麼？」

美娜緩緩坐了起來，羞怯怯的說：「公子，讓我服侍您睡覺……」

「天，」南宮雪叫了起來：「是誰要妳這麼做的？難道這也是你們的風俗？」

「是的。」美娜的胴體充滿着强烈的青春氣息，她微微點頭時，胸前那對玉乳竟也微微震顫着，彈性奇佳無比。

南宮雪苦笑不已。

她好不容易掙脫小甜兒要跟她上床，想不到却又碰到了一個美娜，眞是艷福不淺哪，只可惜她無法消受，她苦笑道：「美娜，請妳穿上妳的衣服，我謝謝妳的好意，我只能告訴妳，我不是你們琉球人，我是唐人，從中原來的唐人，我不會接受妳的……」

「公子要趕我走？」

「不是趕，是請。」

美娜忽掩面哭泣。

南宮雪連忙問：「妳怎麼了？」

「公子嫌我醜？」美娜抽泣着，那雙美乳震得更厲害了。

「不，」南宮雪苦笑道：「妳是個溫柔美麗的女人，我喜歡妳……」

「那你爲什麼要趕我走？」美娜淚眼汪汪的望住她：「是我向爺爺爭取來服侍公子的，公子如果趕我走的話，我將無面目見島上族人……」

「妳爺爺是誰？」

「就是契夫啊。」

「原來妳是誓不低頭的孫女。」南宮雪啞然失笑，當場呆住。

美娜眼裡有祈求之色：「公子，如果您不讓我服侍您的話，族人將看我不起，笑我是沒人要的女人……公子，我會很細心的服侍您的……」

南宮雪說不出話來。

她現在終於知道，世界之大，各地風俗無奇不有，並非全天下的人都信奉「儒家思想」的。

即使在神州中原，南宮雪也聽說過有「典妻」、「租妻」、「借腹生子」、以及窮鄉僻壤的地方有「共妻」、「共夫」、甚至有交換配偶的奇風異俗等等！

她還聽說過東瀛某地方還有女人强拉過路男人「借種生子」的，只因爲那個地方男人極少而且多早死，原來琉球島也有這種情形……至少有陰盛陽衰、女人主動爭相與男人上床的情形存在。

男人眞有「福」啊。

只可惜南宮雪並非男人，無法大享艷福，可是她却又無法拒絕美娜的要求——她不想傷害她，同時也不想刺傷了「誓不低頭」的顏面。南宮雪進退兩難。

不過她還是想出了一個法子，她對美娜說：「美娜，我答應讓妳睡在這裡，但妳得依我一個條件……」

美娜見有轉機，連忙破涕爲笑：「公子，任何條件我都依您。」

「跟我上床可以，但是不准碰我，如果妳答應了我便留妳睡。」

「爲什麼？」美娜呆了一呆。

「不爲什麼，」南宮雪是個高明的撒謊專家：「我從不跟陌生女人發生關係，男女間沒有感情做那種事，我是看不起的，因此妳要等到我對妳產生感情，妳我才可以進一步，妳懂嗎？」

美娜怯怯問：「公子要多久才能對我產生感情？」

「也許一天，也許一年，也許一輩子，」南宮雪聳聳肩：「在我們唐人認爲，感情的東西是要靠雙方培養的，明白嗎？」

「公子的意思，我們之間須要先培養感情，然後才能……」

「是的，」南宮雪截口問：「妳答不答應這個條件？」

「但，」美娜說：「我如果睡着了無意碰到公子怎麼辦？」

「放心，」南宮雪胸有成竹道：「我會在我們中間用被枕隔起來，而且我這個人很醒睡，只要妳一碰到我，我立刻就會醒來的……」

一頓，續道：「現在，先快把妳的衣服穿起來吧，好嗎？」

美娜溫馴的點點頭。

南宮雪鬆了一口氣。

＊　＊　＊

竹下三枝也鬆了一口氣。

因爲「海浪」終於遠去了。

她有差點「溺死」的感覺。

當她好不容易回過神來之時，她看到了柳花花的肩上、臂上、腋下竟滿佈齒痕與抓痕，不禁羞怯怯的說：「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柳花花輕拂着她紅潮未褪的面龐，靜靜的注視着她……

「你生氣了？」

「不，我很快樂……」

「那就好，我還以爲你生氣了呢，」竹下三枝連忙抱緊他，夢囈也似的喃喃道：「我也很快樂，快樂死了，眞的，我從沒有這麼快樂過……啊，世界眞美妙，你說是不是！」

「不，世界並不美妙！」柳花花忽翻身坐起：「大禍就要臨頭了……」

「什麼大禍臨頭？」竹下三枝沒想到他會突然離開，頓感體內一陣空虛，不由自主的也跟着坐了起來，像橡皮糖的黏住他，膩聲道：「唔，怎麼了你？」

「快把衣服穿上！」柳花花把肚兜與內褲丟給她：「妳沒聽到有人來了嗎？」

「有人？」不知是竹下三枝的武功本就比柳花花差，抑或仍沉浸在那令

她戀戀不捨的高潮快感中，她居然沒有聽到遠處正有沉重而雜亂的腳步聲傳來，她轉頭回望：「沒有呀，那有人？」

「我的好小姐，準是貝族人又追來了啦，快穿好衣服吧，否則咱們又要被下鍋燉湯啦。」柳花花索性把她抱起來，七手八脚的幫她把衣褲穿上，然後撿起鋪在草地上的大袍披在身上，綁好腰帶之後，一手拿着劍，一手拉住竹下三枝：「刀拿了沒有？」

「拿了。」竹下三枝此時也聽到了脚步聲，頗爲緊張道：「可惡的貝族人，眞是陰魂不散哪！」

「當然啦！」柳花花拉住她開始往後跑：「像妳這麼美的女人，連我都想吃哪。」

竹下三枝跟着他後面跑，忍不住想道：「你不說我都不想說，方才你那副樣子眞好像要吃了我哪……」

話沒完，他們忽然停下了脚步。因爲他們聽到了隱約的呼叫聲。

「仇教頭——！」

柳花花大喜：「是唐山幫的人找來了，咱們得救啦！」

忽又一陣倭奴語傳來：「三枝小姐——」

「大和會的人也來了！」竹下三枝喜形於色，忍不住激動的抱住柳花花：「小子，我們眞的得救了，這不是夢吧！」

「奇怪！」柳花花却一楞：「唐山幫與大和會的人馬怎會在一起？」

「他們聯合起來找我們嘛。」竹下三枝十分精靈：「敵人就不能合作嗎？」

「說得是，江湖上本就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絕對的敵人。」柳花花長吐了一口氣：「咱們快上前去吧！」

「不！」竹下三枝忽然拉住他說：「我不想見到他們！」

「爲什麼？」柳花花楞住，詫異道：「妳爲什麼不想見到他們？他們是來救我們的呀！」

「我知道！」竹下三枝緊緊握住他的手，眼睛像釘子般的盯住他：「他們雖然可以救我們離開這座密林，但，他們也會因此使我們分開，不是嗎？」

「妳……」柳花花啞住。

竹下三枝句話不說，忽然拉着柳花花拔足狂奔！

她使出全力拖住柳花花，令他差點絆跌於地！柳花花連忙張聲道：「妳要去那裡？」

「去那裡都可以！」竹下三枝健步如飛，語氣十分堅定：「只要能避開他們！」

柳花花用力拉住她，阻止她再往前跑，驚異道：「妳不是在說笑吧？」

竹下三枝瞬也不瞬的盯住他：「你看我的樣子像是在說笑嗎？」

竹下三枝的確沒有任何說笑的樣子，她看來是百分之百、千分之千的認眞！

柳花花呆立着，一時間竟不知該說什麼才好，他想不到事情會變得這樣。

這絕不是他所希望的。

竹下三枝那雙美麗的眼睛像烈火般的向他燃燒而來：「你喜不喜歡我？」

柳花花想拒絕回答。

可是，不知怎麼的，他却又不由自主的點了一下頭：「喜歡……但是……」

「喜歡我就好了，別再但是可是的了，跟我走吧！」竹下三枝倏又拉着他疾奔而去。

柳花花不想跟她走，他想掙脫她的手，可是心中却泛起了一股不忍……

他竟默默的任由她拉着跑……

他的脚步有點亂。

心，更亂！

* * *

柳花花跟着竹下三枝不知跑了多久，他只知道背後的脚步聲與呼叫聲早已聽不見，但竹下三枝仍不肯停下來，她拚命的跑，彷彿在躲避可怕的瘟疫似的，一直到她香汗淋漓，上氣接不到下氣時，她才停了下來。

柳花花也在微微喘氣，他發現這裡的地勢好像比較高，地下全無積水，正想找個地方坐時，忽聽得遠處好似有潺潺水聲，大喜道：「有流水聲！」

「太好了！」竹下三枝低叫了起來：「找到溪流，順流而下，便可以找到出路啦，這溪流是流向海裡的，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哪！」

兩人興奮的順着流水聲跑去，果然發現一條清可見底的小溪流。

兩人歡欣的跳進水裡，先喝了一個痛快，然後索性泡在水裡，一陣清涼，快活賽過神仙！

原始森林裡的河流未經任何污染，水質十分乾淨，竹下三枝一時興起，乾脆脫光衣服，像條美人魚般的在水中游來游去……

柳花花也脫下大袍，洗去污漬，然後將之晾在岸邊，也陪着她一起裸泳……

好一對無憂無慮的「亞當與夏娃」！

只可惜他們並非是西方神話中的「亞當與夏娃」，他們只是一對關係「曖昧而又微妙」的普通男女，他們在非常惡劣而又可怕的環境下，情不自禁的做出了「明知不該做的事」！

——任何人的一生當中，總會身不由已的做出「明知不該做的事」！

因爲，人畢竟是人。

因爲，人是感情的動物。

——感情，當然包括了「七情六慾」。

他們因軀體的接觸而產生了「感情的火花」（感情並非愛情，前者是廣泛的，後者是特定的。）彼此間的距離無

疑更加接近——至少他們彼此不再敵視。

可是，他們如果走出了這座樹林，殘酷的現實將迫使他們再度成爲敵人！

竹下三枝不想接受那種現實，她想逃避，因此她强拉着柳花花避開唐山幫與大和會的搜救。

柳花花瞭解她的感受與心態，因此他不忍拒絕她——也或許他也不願與她爲敵吧。

畢竟，他與她共同渡過了一段終生難忘的時光啊！

因此，他們歡愉的笑聲裡，其實隱藏着可以感受到的濃濃離愁。

竹下三枝似想竭力忘却一切，她像天眞頑皮的小童，盡情的在溪中戲水。她時而向柳花花潑水，時而假裝失足溺水，害柳花花緊張不已；甚至還故意說見到了水蛇游向柳花花身邊，嚇得他面青唇白，她却笑彎了腰。

銀鈴般的笑聲使人忘却了這裡是可怕的原始叢林。

然而，現實永遠是現實，除非你死，否則誰也無法逃避現實，他們難道能例外？

當他們玩夠了，玩累了，赤裸裸的相偎於溪邊時，天邊的明月已殘，繁星已逝，東方已漸露曙光……

* * *

兩人都沒有說話，彷彿在靜聽淙淙流水聲，與滿座樹林的蟲鳴蛙叫聲。

當然，還有彼此的心跳聲。

不，還有柳花花肚子裡的咕嚕咕嚕聲。

「你肚子餓了？」竹下三枝首先開口。「我很會抓魚，我抓一條來燒給你吃好不？」

「不！」柳花花却說：「如果妳願意的話，還是挖幾條蚯蚓給我吃的好……」

「爲什麼？」竹下三枝把臉龐貼在他胸膛上，她喜歡這樣，她覺得他健美結實的肌肉能帶給她說不出的舒服：「你不是怕吃蚯蚓的嗎？」

「我是怕！」柳花花輕撫着她的細腰：「但在我們離開這座樹林以前，我如果不吃它的話，那日後我們之間的回憶便會有差異了，不是嗎？」

「好，無論是美的或醜的，讓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回憶。」竹下三枝拔出短刀，挖出了好幾條紅蚯蚓，在溪邊洗淨泥土，自己先吃了一條，然後說：「喏，眞的很好吃，閉着眼，讓我餵你……」

柳花花沒有閉眼，他既已決定要吃，再難吃也要吃，畢竟，他這生人也許永無機會再吃蚯蚓啊！

「滋味如何？」

「軟軟的，甜甜的……嗯，眞的有點像吃『殺西蜜』。」

「世上有沒有人吃蚯蚓？」

「我不知道，也許只有我們兩個呆子才吃吧。」柳花花輕笑。

「你是大呆，我是小呆。」竹下三枝也笑：「這些蚯蚓碰到我們這對呆子也眞夠倒霉的，你說是不？」

「可不是！」柳花花忽淡淡的輕歎了一口氣：「也許，以後見到了蚯蚓我便會想起妳這個小呆……」

「我也是，」竹下三枝語音傷感：「見到了樹林、溪流……甚至見到了唐人我一定就會想起你這個世上最聰明、最强壯、最討人喜歡的大呆……」

她忽然瘋狂的抱住柳花花，像啄木鳥似的疾吻着他的面龐，口裡叫道：「大呆，愛我，請再愛我一次，給我『美好的現在』，我會終生懷念你……」

當柳花花再次壓在她柔白賽雪、滑凝如脂的胴體上時，他比誰都清楚——竹下三枝將是他這生人當中永難忘懷的女人之一！

特別是她又在他肩上留下齒痕與抓痕的時候！

* * *

竹下登樹只睡了兩個時辰不到便起來了。

他掛記着竹下三枝的安危。

她是他唯一的妹妹。

他看着她長大。

特別是幾年前他心愛的妻子罹病死去之後，竹下三枝更是他唯一的親人。

他當然很寵她，因此養成了她驕縱而倔强的個性——也因爲如此她才會不自量力的與柳花花單打獨鬥，因而被脅持。

大雨歇止的時候，他憂心忡忡的走到花園去，却發現山本五十六呆立於廊簷下。

「幫主，您這麼早便起身了？」山本五十六與鶴田浩二是竹下登樹最親近也是最信任的心腹，他們兩人是大和會參加這次擂台比武招親大會的主要希望。

「你怎麼也這麼早便起來了？」竹下登樹發現他兩眼滿佈紅絲，不禁訝道：「你一整夜沒睡？」

「屬下睡不着。」山本五十六眼裡其實還有濃濃的憂慮與不安。

「擔心三枝的安全？」

「是的。」

「放心，不會有事的，」竹下登樹愛憐的拍了拍他的肩：「咱們與唐山幫聯手入林搜救，相信至遲再一天工夫便可以翻遍整座密林，一定可以救出她的。」

「屬下擔心那個仇八的唐鬼子會不會殺了她？」山本五十六憂忡的說。

「不會的，」竹下登樹其實非常焦慮妹子的安危，但做爲一幫之主的他，當然只好裝出若無其事的安慰屬下，他知道山本五十六一直深愛竹下三枝，他也有意撮合他們，只是竹下三枝很刁，她總是對山本五十六忽冷忽熱，若即若離，做爲兄長的也不便勉强她，只好順其自然。「仇八那個唐鬼

子是中原剛來的，路徑不熟，他需要三枝帶路，怎會殺了她？」

山本五十六嚅了嚅嘴：「屬下還擔心唐鬼子會欺負她……」

「欺負？」竹下登樹明白他的意思：「放心，三枝又不是三歲小孩子，她精刁得很，豈會任由唐鬼子欺負？再說唐鬼子需她帶路，怎敢對她亂來？五十六，你眞是多慮了。」

一頓，他催促道：「快去睡吧，也許明兒還要入林呢，不睡明兒那有精神？」

「是！」山本五十六稽首洪諾一聲，便轉身離開花園。

竹下登樹一個人靜靜的憑欄沉思，忽聽得遠處好似有拳脚破空聲傳來。

他立刻繞過長廊，見到鶴田浩二正一個人在櫻花林裡練功。

「幫主早！」鶴田浩二練得滿頭大汗，精神奕奕的朝竹下登樹行禮。

「早，」竹下登樹含笑道：「原來你起得比我更早，浩二，你的功夫眞是越來越精進了，看來比武大會桂冠非你莫屬。」

鶴田浩二的武功要比山本五十六稍勝一籌，人也要比他俊帥瀟洒一點，甚至連腦筋也要比他精明得多，竹下登樹很多重大事情都與他商量。

竹下登樹到花林中的一座小亭子坐下，也示意鶴田浩二在他對面坐下：「浩二，這次的比武大會全靠你一個人了。」

「屬下定當全力以赴！」

「五十六就算能順利打入前五名，他也不可能通過與小甜兒的『相處日』，因爲他根本就不想當駙馬，你知道他一直深愛三枝，」竹下登樹說：「因此他此行的任務只是『佔名額』，當駙馬就要看你了。」

「屬下深知責任重大，」鶴田浩二誠惶誠懇的說：「因此屬下才會半夜起來勤練功夫。」

「功夫不是一天兩天可練成的，我對你有信心，」竹下登樹含笑道：「其實這兩天你應該多多休息，養精蓄銳才是，明日你留守幫中，不需陪我入樹林……」

「是。」鶴田浩二忽憂慮說：「幫主，屬下實不敢偷懶休息，所謂臨陣磨槍，不快也光……」

「爲什麼？」竹下登樹道：「我閉着眼睛打包票，你絕對可以順利進入前五名，你的對手實際上只有一個天龍幫的儲客申……」

「不，還有一個仇八，」鶴田浩二接口道：「唐山幫那個仇八，咱們已見過他的武功，老實說，我毫無自信能擊敗他……」

「的確，我倒忘了他，他的確是個可怕的高手，連我都沒把握勝過他，張一斧竟能請來這麼一個好手加盟，眞有他的！」竹下登樹頓了一頓：「但過招這玩意千變萬化，比過方知，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未打先輸那才糟哪！」

「是！」鶴田浩二肅容道：「屬下一定會盡全力在擂台上擊敗那傢伙，以雪他殺了我們滿船人之恨，以洗挾持三枝小姐之辱！」

一提到竹下三枝，竹下登樹不免露出了一縷憂忡之色：「只要三枝平安無事，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總有辦法對付那傢伙……」

「三枝小姐不會有事的，那傢伙除非是笨蛋，否則他絕不敢動三枝小姐一根毫毛。」

「何以見得？」

「因爲……」鶴田浩二提出的理由正與竹下登樹方才安慰山本五十六之詞不謀而合。

英雄所見略同。

竹下登樹自是寬心不少。

他忽恨恨道：「之所以會弄到這種地步，還不是天龍幫那班狗賊子搞的鬼！媽的，他們想混水摸魚，從中取利，企圖藉我們之手殺死仇八，可惡的天龍幫，打得一手好算盤，待比武大會過後，咱們非好好的找儲老鬼算算賬，別叫他以爲咱們大和會好欺！」

「儲老頭眞是越來越精明了，」鶴田浩二道：「他眞會把握機會，不僅企圖引起咱大和會與唐山幫大火併，而且還想追殺潘猛，以討好琉球王，這個老賊頭，咱們眞是不能小看他哪。」

「可惡！」竹下登樹猶有餘恨道：「若三枝有甚麼三長兩短的話，我必發兵全力攻打天龍幫，把那個老匹夫挫骨揚灰，以消心頭之恨！」

「千萬不可！」鶴田浩二肅容道：「無論發生了甚麼事，我們都不可與天龍幫正式決裂，別忘記我們眞正的對頭是唐山幫，在沒有打垮張一斧之前，本會實不宜再樹强敵，以免自陷孤立，背腹受敵。」

頓了頓，接道：「或許我們可以一擧擊潰天龍幫，但咱們相對的也一定會付出沉重的代價，豈非更加使唐山幫坐大？即使不是這樣，咱們若逼急了天龍幫，儲老頭爲了自救，極有可能被逼與張一斧聯合，甚至完全加盟唐山幫，畢竟他們同是唐人啊，不是嗎？」

「說得是，」竹下登樹點頭道：「小不忍則亂大謀，暫且放過儲老賊。」

「爭千秋，不爭一日。」鶴田浩二年紀輕輕，但所言之物無不顯示他是個目光深遠，老謀深算的上駟良材，他深沉道：「目前的情勢，第一要務當然是奪得駙馬之位，不愁打不垮島上的唐鬼子。如果不幸失敗，駙馬若落在他們手裏，咱們便該改變政策，以圖自救，否則咱們大和會在島上只怕要被唐鬼子騎在頭上了……」

「改變政策？」竹下登樹凝眸問：「改變甚麼政策？」

鶴田浩二沉聲道：「情勢很明顯，唐山幫新聘來的仇八是條過江猛龍，對駙馬之位是勢在必得，換句話說，如果不出意外的話，駙馬花落誰家，絕不出於咱們大和會與唐山幫、天龍幫三大幫派。無論誰掌有了小甜兒，誰便將逐漸成爲島上實力漸强的地位，只要稍有腦筋的人都可以預見此點。」

竹下登樹點點頭。他身爲一幫之主當然看得出這種情勢，因此他非常注重這次的比武大會。

「如果我們不幸爭奪駙馬失敗了，」鶴田浩二接着說：「我們首先要改變的是，放棄『閉關自守』的一貫政策……」

「閉關自守？」竹下登樹迷惑道：「你的意思，與唐鬼子交好？」

「不，我們與唐山幫積怨已深，水火不容，絕無修好的可能，何況人家處於得意巔峯時，怎可能與咱們言和交好？就算他們肯，咱們無異屈服投降，只怕永無翻身之日……」

鶴田浩二停了一停，緩緩又道：「屬下認爲應該設法與雷根交好……」

「雷根？」竹下登樹瞇了下眼：「那個討人厭的老匹夫，我們爲甚麼要跟他交好？」

「他的確是個討人厭的傢伙，」鶴田浩二也瞇了瞇眼：「但咱們別忘記，他是當今在朝的首席布政司，掌握一定程度的權力，而且也是琉球王最信任的得力助手，如果我們能與他建立深厚而又利害與共的關係，那麼，即使是唐山幫或天龍幫奪得了駙馬之位，咱們依然可以在島上立足……」

竹下登樹沉默不語。

「幫主……」鶴田浩二眼中忽然浮現猶疑之色，有點欲言又止的樣子。

「說下去。」

「是！」鶴田浩二稽首應了一聲，才啓口道：「恕屬下直言，如果幫主那次答應把三枝小姐嫁給雷根的獨生子的話，也許『官窰經營權』早就落在本幫手裏，那裏輪到唐山幫……」

「放屁！」竹下登樹忽睁目道：「咱們大和民族是世上最優秀的民族，琉球人是等而下之的民族，只有他們的女人可以嫁給我們大和男人，而且還要看『成份』是否優良，要我們大和女人嫁給他們，除非那女人是長滿濃瘡毒瘤，沒有人要的爛鞋！」

一頓，他冷冷的瞪視着鶴田浩二，語音極冷，一字一句道：「你是否認爲三枝是沒人要的爛鞋？」

「屬下不敢！」鶴田浩二嚇出了一身冷汗，急忙伏身於地，顫聲道：「屬下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汚蔑三枝小姐，屬下不過是以利害得失，爲本幫的利益與前途着想，提出這個建議的構想……」

「多謝你的建議與構想，」竹下登樹冷冷道：「我就這麼一個妹妹，就算她願意嫁給雷根那個寶貝兒子，我也絕不會答應！」

鶴田浩二噤若寒蟬。

竹下登樹怒氣未消：「你這個政策完全是倒貼的『和番政策』，未免太貶低自己了！」

說罷，拂袖而起！

鶴田浩二跪伏於亭中一動也不敢動。

竹下登樹忽停住身子，回身道：「快起來練功夫吧，招親擂台大會尚未開始，你便如此洩氣，豈非太窩囊了一點？」

「不！」鶴田浩二伏身不起，誠惶誠恐道：「屬下並非洩氣窩囊，不過是與幫主順便談起，未雨綢繆；屬下向幫主保證定當全力以赴，若不幸失敗，願意切腹自殺，一死謝罪！」

竹下登樹頗爲感動的走上前去扶起他：「浩二，別說這種蠢話，切腹是笨人做的事，唐人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是對的，只要你盡力就好了……放心，若眞失敗的話，咱們再來研究這個問題不遲，或許我有比你更好的辦法也說不定呢！」

「是！」鶴田浩二垂手恭立。

竹下登樹溫和的拍了拍他的肩：「你練功吧，我對你有信心！」

鶴田浩二目送着他走出櫻花林，踏上長廊梯階時，忍不住問了一句：「幫主，你其實已經想好了辦法是不？」

「你怎麼知道？」

「因爲你的腳步特別輕快。」

「好傢伙！」

「幫主可不可以先透露一點？」

「你既如此精明，何不猜猜看？」

「是不是那個女人？」

竹下登樹忍不住停下腳步：「那個女人？」

鶴田浩二猶疑着，嚅嘴道：「屬下只是猜猜，錯了沒關係吧？」

「當然沒關係，你跟了我這麼多年，你以爲我是個小氣的人？」竹下登樹朗聲一笑，忽又負着手走開：「你還是別猜吧，我不認爲你猜得中。」

鶴田浩二終於說了：「那個女人就是張一斧的女兒張京京，對不對？」

竹下登樹忽又停住身子！

但他隨即又邁開腳步，大步離去，並未回答鶴田浩二的問題，只是傳來他爽朗的笑聲……

＊　＊　＊

儲敢當也忍不住朗聲笑了起來。

因爲他起身下床的時候，發現他心愛的兒子儲客申已在書房等着他，當然他並不是一早見到了兒子便開心笑，而是他發現兒子眞是越來越精明了——儲客申終於想出了父親昨夜所說的「大雨令人難過」那個問題。

他的答案令儲敢當非常滿意，他說：「爹，孩兒知道了，如果沒有那場大雨的話，咱們可以偷偷放火，火燒密林，那麼仇八那傢伙與竹下三枝即使不被活活燒死，也要被濃煙嗆死，對不對？」

「對，對極了！」儲敢當大笑道：

「不但可以燒死或燻死他們，如果今天竹下登樹與竹下三枝再次入林的話，說不定連他們也難逃一死哩！」

「眞是絕妙好計！」儲客申驚歎道：「當年諸葛孔明火燒赤壁，燒得曹操八十三萬大軍灰頭土臉，狼狽而逃，鎩羽而歸；如果我們也來個火燒密林，叫唐山幫與大和會折兵損將，豈非一大快事？」

一頓，十分惋惜道：「只可惜我們運氣沒諸葛亮好，老天不肯幫忙，昨夜下了一場大雨，使得我們的美夢完全泡了湯……」

「不，我們並未完全絕望，」儲敢當含笑道：「孩子，雨半夜過後便停了，不是嗎？」

「雨雖停了，有甚麼用？」儲客申疑惑道：「昨夜那場雨不但大，而且下得相當久，足足有一個時辰之多，無論如何密林裏仍是一片濕漉漉的，放火或許燒得起來，但肯定無法很快蔓延成災，造成烈焰火海，燒了等於沒燒，不是嗎？」

「的確，我們的機會已不大，但並不表示我們全無機會，」儲敢當負手望着窗外的曙色：「如果今天一早就出個太陽，一直持續到中午過後，而且他們仍在林子裏的話……」

「是呀！」儲客申忍不住擊掌道：「出個太陽曬乾了水氣，咱們設法加多一點火油，多派一些人把火頭弄得大一點、多一點，說不定眞的能燒起來哩！」

「所以啦，咱們現在是坐天觀變，待機而動，大有可爲哪！」

「那咱們是否應該先準備準備？」

「準備甚麼？」

「準備放火呀！」儲客申說：「爹，要放火燒那麼一大片密林，而且要使它在最快時間內燒成火海，絕不能靠星火燎原，那需在天乾物燥的情況下才行，且需耗時幾日才能蔓延成災。因此我們必需準備足夠的火油、乾柴、枯枝等火種，以及充份的人手，不是嗎？」

「當然是，」儲敢當捋鬚而笑：「放火燒林雖不如諸葛武侯火燒赤壁來得那般艱巨浩大，但可也不是像小孩玩家家酒來得那般容易……」

「爹，孩兒不懂你的意思……」

「你會懂的，」儲敢當淡淡道：「我想，你已經知道唐山幫與大和會爲了彼此共同的利益，首度放棄對敵，並且破天荒第一次攜手合作，共同組成了搜救隊，是不是？」

「是的。」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放火失敗，你想本幫會遭到怎樣的後果？」

儲客申不覺一愣。

他當然知道那後果——天龍幫的放火行動如果失敗，(當然是指被唐山幫與大和會查覺或發現。)勢必將遭到被聯合圍剿的惡運！

以天龍幫現在的實力而言，無論是唐山幫或大和會，他都不是對手，更難抵擋他們的聯手。

「我們既然想到放火燒林從中取利，」儲敢當沉聲道：「我們也必須設想唐山幫與大和會也會想到這一點，江湖上，絕不能養成低估敵人的習慣，否則必有自取滅亡的一天！」

儲客申肅容聆聽。

「爹就是犯了這種毛病，」儲敢當輕歎一聲：「當年本幫鷄羣鶴立，雄霸本島江湖之時，一直小看了張一斧，甚至也不把倭奴人放進眼裏，等到他們實力日漸坐大，爲時就晚，他們先後凌駕本幫之上……孩子，千萬記住，江湖上永遠是『優勝劣敗』，而自大與草率正是阻止自己邁向『優勝』的最大障礙，這是爹數十年來在江湖上打滾換來的教訓！」

儲客申垂手正容道：「孩兒定當終身不敢或忘爹的教訓！」

一頓，他迷惘的問：「這麼說，咱們的放火計劃只是一項空談？」

「也不全是，」儲敢當笑笑：「任何計劃只要肯去做，即使是失敗也都會有一點所得，至少可以得到一個經驗，只有說而不做才是空談……這個放火計劃，攸關本幫巨大利益，但無疑也關鍵着本幫的興衰。最簡單的來說，咱們派人去放火，不幸當場被唐山幫或大和會在林外的哨子發現，或是火堆放了，但却沒有燒死他們，而日後又被他們查出證據火是我們放的，結果激怒了他們對我們發動攻擊，豈不成了『玩火自焚』？因此這件放火計劃是一項絕大冒險，咱們只能抱着姑且一試的心理……」

「請問爹，」儲客申眼裏的迷惑越來越濃：「如何姑且一試？」

儲敢當一字一字道：「借刀殺人！」

「借刀殺人？」

「是的！」

「借誰的刀？」

「雷根！」

「雷根？」儲客申又是一呆。

儲敢當負手含笑。

「爹，」儲客申眨眼問：「您有把握借得到雷根的刀？他肯爲我們殺人？」

「我沒有把握，雷根是個高傲的人，」儲敢當瞇眼道：「他有『自大的種族狂』，他一直認爲『琉仙族』是琉球島上最優秀的種族，他從來都看不起島上其他種族；甚至可以說，他本人亦相當排斥我們唐人與倭奴人，只不過『唐化政策』是前任布政司潘辛所遺留下來的，而且都得到朝野的支持與擁戴，礙於情勢，雷根只好勉爲其難的蕭規曹隨，亦步亦趨……因此，除了公事上必要之外，他是盡量不與我們唐人或倭奴人打交道，我眞的毫無把握能說服他幫我們殺人……」

儲客申聽得一頭霧水：「爹既知雷根的個性與作風，爲何還要借他的刀殺人呢？而且，您是如何向他『借刀』的呢？」

「我之所以要向他借刀，最主要是因爲他有『刀』——他是當今在朝除了琉球王之外最有權勢之人。如果能說動他放火燒林，唐山幫與大和會肯定連個屁也不敢放，所以我想試試，成功了當然最好，不成咱們也不損失甚麼，至少不會有被唐山幫與大和會興師問罪之虞……」儲敢當接着說：「我和他『借刀』的理由只有一個，而且也非常簡單……孩子，你想得出來嗎？」

儲客申有些靦覥的搖了下頭，忽又心中一動，衝口說了一句：「爹，是不是潘猛？」

儲敢當撫掌朗笑：「好傢伙，你的推斷力眞是和你的劍法一樣，愈來愈犀利了！」

儲客申被父親一讚，心中不覺飄飄然，但他忽又皺眉說：「爹，孩兒明白您的意思，您是想對雷根說，潘猛逃入密林中躲藏起來，希望他能說服琉球王下令燒林，但是，雷根會相信嗎？」

「雷根本就與前任布政司潘辛不和，彼此爭權奪利，潘辛死後，雷根接其位，而潘猛又是潘辛之子，他幹上了御林軍軍長之職，雷根心中早存芥蒂，一直想逐他出宮，只可惜抓不到他的痛腳……」儲敢當緩聲道：「昨天傳出潘猛被狙殺之事時，聽說是潘猛私闖小甜兒寢宮，而且殺了一個監視他的衞兵，我的看法是，那個衞兵必是雷根派的，換句話說，雷根想置潘猛於死地，如果是這樣，我們對他說潘猛逃入密林中，並且提出斬草除根的『燒林計劃』，你不認爲他有接受的可能？」

「放火燒林是件大事，雷根雖貴爲布政司首長，但仍須得到琉球王的御准。」儲客申說：「這麼重大的事，爹以爲雷根會聽信我們片面之詞？」

「我們有證據！」

「證據在那裏？」

「焦總管！」

「焦總管？」儲客申睜大了眼：「爹的意思，是說潘猛殺了焦總管？」

「你眞聰明，」儲敢當含笑道：「我們可以揑造事實，說焦總管發現潘猛躲於密林中，不敵被殺，這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據嗎？」

「眞是妙計！」

儲客申忽又眨眼說：「但，就算我們的說詞被採信，未必能說服他們放火燒林啊，雷根大可以派兵入林搜索，不是嗎？」

「這當然是最有可能的，」儲敢當瞇眼道：「所以，我才說姑且一試呀，如果我有絕對把握說動他們放火燒林，難道還叫姑且一試嗎？」

「說的是，」儲客申點點頭：「爹這麼早起身，是否準備入布政司府見雷根呢？」

「不，先得等兩樣東西齊全之後，才能入府晋見雷根。」

「那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是太陽。」

「太陽？」儲客申隨即輕笑了起來：「不錯，這項計劃若無太陽配合，想放火都燒不起來……第二樣東西是甚麼？」

「一個人。」

「甚麼人？」

「一個與雷根之子小太保非常要好之人——大耳聾。」

「大耳聾？」

「你一定聽說過大耳聾與小太保是臭氣相投的一對傍友，而小太保又是雷根最小的老婆所生的孩子，也是他最寵、最愛的小兒子；」儲敢當徐徐道：「你也一定聽說過，要見雷根最好先見小太保，要見小太保最好先見大耳聾，不是嗎？」

「我聽說過……」儲客申點頭道：「透過這種關係，要見雷根便容易多了，而且也好說話多了，您老人家想得眞週到。」

一頓，凝眸問：「聽說小太保與大耳聾是島上最好色的人是嗎？」

「好色不是壞事，」儲敢當淡淡道：「最糟糕的是，那兩個傢伙其貌不揚，十個女人看了十個女人不喜歡，若非他們生在强勢之家，肯定只有當和尚的份；他們仗勢凌人，聽說連人家的老婆也敢聽逼輭誘，與之上床，被害人畏其權勢，不敢聲張，那兩個傢伙不是好東西，聲名狼藉，人見人憎……」

儲客申忽想起道：「爹，不僅如此，他們兩個也是有自大種族狂，平時老愛欺負其他弱小民族，對我們唐人與倭奴人當然不敢，但却也自視甚高，絕少與外來民族打交道，您想，他們會幫您說話嗎？」

「只看我們願不願意付出代價吧了，現在的世界，收買一個人比收買一條狗來得容易多了，你難道看不出這種趨勢？」

「可是，」儲客申說：「他們生長於權勢之家，有的是錢，想收買他們，只怕要花上相當多的銀子，代價太大划算嗎？」

「錢本就該花在刀口上，只要有利可圖，花再多錢有甚麼關係？羊毛出在羊身上，孩子，爹以前也犯了這個毛病，對金錢絲絲計較，至少不如張一斧懂得用錢，因此他總是消息比別人靈通，無論做甚麼都比別人快一步，所以今天的唐山幫才會凌駕於我們天龍幫之上。孩子，千萬記住，現在的江湖是『錢賺錢』的時代了，守財奴永遠做不了大事業的，懂嗎？」

「懂。」

「其實，」儲敢當又說：「你說得不錯，錢對某些人或許有用，但若對太有錢的人往往會被視爲侮辱，適得其反，因此我並不打算用錢收買大耳聾。」

「那要用甚麼？」

「女人。」

「女人?」

「投其所好呀。」

儲客申吃驚的道:「爹,你打算送我們幫裏的女人給他們?」

「你捨不得?」

「不是捨不得,」儲客申囁嚅道:「島上唐人,還有倭奴人,從來都只有與土著女人上床……爹,您首開先河,把我們的女人送給番鬼仔,不太好吧?」

「為甚麼不太好?」

「會被人笑呀,島上唐人一定會笑我們,倭奴人也一定會……」

儲敢當冷冷截口道:「笑就笑,有甚麼了不起?現在的江湖世界早已進入了『笑貧不笑娼』的境界,我們又不是把幫裏的女人送出去做娼妓,我們可以要求她們舉行婚禮,正式納為妻妾啊!」

「爹請三思……」

「我何只是三思,」儲敢當冷冷道:「我已經思好幾百次了,我已決定,姑不論放火計劃是否成功,我都要想法與雷根建立起密切的關係,這對本幫日後的發展與利益息息相關呀,不是嗎?」

「爹,」儲客申不以為然:「但現在我們有一個好機會,只要我能成為駙馬……」

「如果不能呢?」

「不,我一定能,爹,您不是對我非常有信心的嗎?您……」

「我不跟你爭論這個問題,」儲敢當淡淡道:「我是對你懷有極大的信心,只不過現在事情有變化,為了能打擊敵人,使自己獲利,犧牲幾個幫裏的丫頭侍女,有甚麼大不了?」

儲客申抿嘴不語。

「孩子,」儲敢當拍拍他的肩:「我國歷史上使用『美人計』的策略多如牛毛,數不勝數,你沒唸過史書嗎?」

「小太保與大耳聾是異族呀。」

「異族就不是人嗎?」儲敢當淡笑一聲:「漢元帝時,不也命王昭君出使匈奴和親,為呼韓邪單于之妻嗎?古有先例,我們為甚麼不可以呢?就為了面子問題?未免太小器了吧!」

儲客申似乎非常不同意父親的主張,他囁嚅着嘴似想再辯解,但又見父親態度堅決,只好沉默不語……

「孩子,」儲敢當拍了拍儲客申的胸膛:「把眼光放遠,把胸襟放大,你是爹的接班人,你有美好的前途,千萬別拘古不化,你要比爹更好,你要比爹更強,別再犯爹犯過的毛病……」

「是,爹。」儲客申是個非常孝順的孩子,他準備結束與父親的爭論,忽又想起了甚麼,張口說:「爹,您打算送幾個女人給番鬼仔?」

「賺錢是多多益善,送錢當然是越少越好,才能顯得物以稀為貴。」儲敢當說:「爹打算送小太保與大耳聾一人一個女人。」

「那兩個女人?」

儲敢當淡淡的望住他:「你其實應該知道我會把誰送出去,為甚麼不猜猜看?」

儲客申那張十分俊挺的臉龐上倏地泛起緊張之色,脫口道:「爹,您總不會把楚楚與雙雙送出去吧?」

「為甚麼不?」儲敢當却淡定從容道:「咱們幫裏數十名婢女就屬楚楚與雙雙最具姿色,小太保與大耳聾一見到她們必會垂涎三尺……」

「不!」儲客申忽大聲叫了起來:「爹!孩兒請求您不要送走她們!」

「為甚麼?」儲敢當眸光倏冷。

「爹,你知道孩兒喜歡她們,」儲客申星眸激起痛苦之色:「求您,爹,請你換過別人吧,孩兒喜歡她們,請別把她們……」

「我知道你喜歡她們,我也知道她們喜歡你。」儲敢當冷冷截口道:「我更知道她們天生尅夫命,我已不止一次告訴你,你絕不能喜歡她們,不是嗎?」

「不,爹,孩兒已遵從您的意思不娶她們為妻,」儲客申忽眼角掛淚,跪在父親膝前,大聲道:「孩兒謹向爹懇求改變主意,小太保與大耳聾獐頭鼠臉,毫無品味,楚楚與雙雙絕不會喜歡他們的……」

「只要小太保與大耳聾喜歡她們便行了,你操甚麼心?」

「不,小太保與大耳聾配不上她們,爹,請你別糟蹋她們兩人……」

「放肆!」儲敢當忽大怒道:「你竟敢用這種口氣對我說話?」

儲客申跪伏於地,噤若寒蟬!

「起來!這件事爹已經決定了,任何人也無法改變事實!」儲敢當冷峻的說。

儲客申熱淚奪眶而出:「爹若不收回成命,孩兒長跪不起……」

「你敢?」

「請恕孩兒不孝……」

儲敢當憤怒的揪住他的胸襟:「好小子,我就知道你從沒對她們忘情過,你如此庇護她們,莫非你參加比武招親大會也只是假意敷衍?你根本就不想成為駙馬,你其實一直等我這把老骨頭歸天之後,然後再與她們成婚是不?」

「爹,」儲客申淚流滿面,哽咽道:「孩兒真是盡全力赴會,一心一意爭奪駙馬,為本幫求取最大利益,若有虛假,願遭千刀斬、萬刀剁!」

「既是如此,把她們送出去有何不可?你傷那門子心?」

「爹,楚楚與雙雙自襁褓之時,便跟着她爹投靠本幫,未及及笄便遭喪父之痛,而自小她們便沒有了娘,這麼可憐的身世,再把她們送把番鬼仔做妾,爹,你於心何忍啊!」儲客申含淚道:「他父親在世時始終勤勤懇懇的與本幫做事,任勞任怨,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楚楚與雙雙也克盡己職……」

「說夠了沒有!」儲敢當暴然吼斷他的話頭:「我就跟你說過,那兩個丫頭天生命硬,八字不好,尅爹、尅娘、尅老公,把她們嫁給番鬼仔不但有利於本幫,而且還可以去尅尅番鬼仔,有甚麼不好?」

「那是迷信啊……」

「畜牲!那是我們大中原上國所流傳下來的最優良文化傳統之一,你居然敢視為迷信,簡直是背叛祖宗,數典忘祖!」

儲客申淚眼漣漣兼冷汗涔涔,再也不敢出聲,甚至連氣也不敢喘!

——「背叛祖宗」、「數典忘祖」,這麼大頂的「鐵帽子」誰頂得了啊?

就算儲客申能頂,他也不敢再堅持下去,因為儲敢當勢必會再給他一頂連齊天大聖孫老爺見了也要屁滾尿流的金箍咒——不孝!

孝字當頭,父母無理變有理,子女有理變無理,因此衍生出了「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的「偉大名言」——也因此做成了中國人不懂也不敢「獨立思考」與「盲目服從」的最大致命傷!

——子女要「愛」父母,絕不是要「孝」父母。

儲客申很愛他父親,但在沉重的「禮教包袱」的壓迫下,他終於失去了「自我」。

儘管他已是二十幾歲的大男人了,但他却沒有任何權利自主自身的感情或婚姻!

幾年前,他屈從父親之命,放棄了與楚楚和雙雙那對姊妹花結為夫妻的念頭;現在,他又默默的屈服於父親的威嚴,眼睜睜的看着自已所愛的人,即將步上「王昭君」的後塵而成為「利益下的犧牲品」!

他無力扭轉這個可悲的事實,他為自己的無能感到悲哀!

他傷心的(為了不使自己的父親傷心,只好讓自己連同所愛之人一起傷心)站了起來,悲啞道:「爹請息怒,孩兒不孝,頂撞您老人家生氣,請鞭答不孝子……」

儲敢當面色稍緩。

「算了,」他揮揮手道:「這件事你別過問,你退出去好好休息,注意整理儀容外表,明天就要進宮面試,務必要留給小甜兒一個好印象。」

「孩兒遵命。」

儲客申走到門口時,儲敢當忽又叫住他:「我雖然已決定將楚楚與雙雙嫁出去,即使今天的放火燒林計劃能順利成功,最起碼也要過幾天才能擇日舉行婚禮,你若能成為駙馬,爹便答應取消這兩門婚事……」

「真的?」儲客申驚喜的睜大了眼睛,但隨即疑惑道:「但我們如果臨時取消婚約,豈非食言反悔觸怒了雷根?他必會對我們不利的,不是嗎?」

「那時情況不一樣了,你成了當朝新貴駙馬,變成了他不敢得罪我們了,怕甚麼?」儲敢當淡淡道:「大不了我們把楚楚與雙雙掉包,換過另外兩個丫頭將就充數不就得了嗎?」

「好辦法!」儲客申幾乎高興得要跳了起來:「爹,您放心,孩兒一定會成為駙馬!」

「但願如此。」

火燒叢林　一舉三得

柳花花醒過來的時候,除了聽見吱吱喳喳的鳥鳴聲與看見了濃密的樹梢上蕩漾着令人心動的陽光之外,還見到了懷中的竹下三枝正張着那對美麗得叫人心悸的水靈靈眸子。

四目相投。

眼波交流那一刹那,悅耳的鳥鳴聲與金色的陽光盡皆黯然失色。

柳花花輕拂她的髮絲,微笑着問:「妳醒了為甚麼不叫我?」

「我喜歡看你睡着的模樣,」竹下三枝貼緊着他,紅嫣嫣的小嘴兒輕咬着他的下巴兒,夢囈般的嗯哼着:「我真希望你就這樣熟睡不醒,因為我知道你醒了之後便會離開我……」

她說着,送上了一個甜蜜蜜的熱吻。

甜蜜裡居然帶有一絲鹹澀!

柳花花驚異的推開她。

原來她流淚了。

「妳哭了?」

竹下三枝無意制止汩汩而流的淚水,她淚眼汪汪的望住柳花花,幽幽的說:「世上總有很多令人哭的事,不是嗎?」

柳花花苦澀一歎,輕拭她的淚痕:「世上也總有很多令人笑的事,不是嗎?有沒有人告訴妳,妳微笑起來的時候是世上最美麗的女人?」

「沒有,你是世上第一個告訴我的男人。」竹下三枝果然微笑起來。

但,一顆顆晶瑩剔透的淚珠兒却仍像斷了綫的珍珠,簌簌而下!

含淚的微笑。

那種笑,應該是最美的,也是最真的。

柳花花的心靈悸顫着!

這一刻,他覺得自己做錯了一件事——他不該和她發生肌膚關係!

那實在是一個錯誤的開始!

他不想再沉迷在這項錯誤裡,他必需盡快結束這個錯誤,否則日後雙方都是一個傷害——因為以後他們必有在戰場相見的一天!

走出這座樹林之後,面對他們的只有仇恨——血淋淋的仇恨!

——人類再怎麼偉大、再怎麼文明、再怎麼進步,都永遠擺脫不了「感情的動物」的枷鎖!

感情,不只包括了愛,也包括了恨。

人類仇恨起源多過於愛,其中最大的因素便是——利益!

——人類只有在能力不足的時候,才會放棄「爭奪利益」的念頭。

利益，帶給了人類旺盛的創造力與上進心，但却也帶給了人類「利益不均」與「利益爭奪」下的「敵視與仇恨世界」！

因此，釋迦牟尼的佛家思想力勸世人「看破紅塵」，杜絕利益之慾。

因此，孔夫子的儒家思想絕口不談「利益」兩字，力主「修身養性」。

他們認爲利益是「罪惡的根源」，一切仇恨紛亂皆因利益而起。

他們希望人類能有一個沒有利益之爭的「大同世界」。

世界大同，這當然是一項崇高的理想！

只可惜它只崇高却不實際。

因爲人類永無法達到「世界大同」的地步——除非這個世上每一個人的利益能「均等」。

利益有可能永遠「均等」嗎？

——退一萬步說，就算世上所有的人都依循儒家與佛家的思想，做到了不追求利益的「聖人君子」，那麼，人類活在世上所求的是甚麼？

難道只是「爲了活着而活」嗎？

那豈非和世上其他動物野獸一樣？

——事實上，即使是其他動物野獸，牠們不也都爲了自身利益(吃飽肚子)而互相仇視鬥爭，甚至自相殘殺嗎？

若說人類能達到「世界大同」的最高境界，只怕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能發生：

第一種狀況是：地球突然爆炸！

第二種狀況是：人類突然全部死光絕種！

地球會不會爆炸？人類會不會死絕？只怕誰也不知道。

至少柳花花與竹下三枝便不知道。他們只知道他們以後再見的時候，非但無法再暢快無忌的翻雲覆雨，合作製造「美好的現在」，相反的還要擧刀相對，殺個你死我活，共同演出「血淋淋的未來」！

因此他們此刻心情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特別是竹下三枝，她已難過得哭了出來。

柳花花當然也難過，畢竟他跟她同渡了一個既驚險、又浪漫的叢林之夜，他肯定他這生人絕忘不了她；但他雖難過却沒有哭，並非是他自認自己是男人而不想哭，而是他認爲如果再不趕快與她分手的話，那麼彼此受創傷的程度便要更加深入！

「我想，」柳花花强顏歡笑，輕輕推開她：「咱們應該走了，妳認爲我們是跟搜救人員會合，還是自個順着河溪走出去？」

「我們自己走出去，」竹下三枝低首收束淚痕：「這樣我們多少還可以再相處片刻。」

柳花花心中苦澀一歎，抱起了她走向溪裡：「洗淨身子，穿上衣服，咱們就走吧。」

「嗯，」竹下三枝溫柔的點點頭，忽按住柳花花的肩說：「你坐着別動，讓我幫你洗……」

「還是讓我自己來吧。」這句話柳花花本想說，但一見竹下三枝已動手爲他洗滌身子，不知怎麼的，他竟不忍拒絕她，默默的依了她。

竹下三枝不再說話，她看來是那麼全神貫注，而且極其小心溫柔的爲柳花花洗淨每一寸肌膚……

溪水其實相當冷澈，但柳花花心中却非常溫暖，他幾乎也想一輩子呆在這裡了！

竹下三枝爲他洗了一遍又一遍，洗得柳花花通體一塵不染，她還不肯停下來，直到柳花花對她說：「換我來幫妳洗吧。」

× × ×

柳花花把她抱上岸邊，幫她穿好肚兜短褲時，忽發現她一雙雪白的足踝被雜枝利草割得傷痕斑斑，於是便把自己的衣袍下襬撕裂，把她的兩隻脚丫包住，像是穿上了鞋子似的。

乾脆，柳花花又把衣袍撕下一截，圍住了自己的下腰，把大袍披到她身上。

「走出去一定會碰到人，我是男人沒關係，大不了被人笑，妳不行，妳這麼美妙的身材，被人見了肯定會天下大亂。」柳花花說。

竹下三枝穿着他半截的大袍，正好遮到小腿，袖子却長了一大截，模樣兒很滑稽，她自己忍不住先笑了起來：「你看我像甚麼？哈，手長過膝，帝王之相哪，哦，不，我看是像猩猩……」

「的確像猩猩，」柳花花也笑：「世上最醜的猩猩。」

竹下三枝嬌嗔的瞪住他：「我醜，你呢？你才像我們東瀛穿丁字褲的土番哪。」

她說着，忽發現衣袍懷裡有東西，探手拿出，原來是個小布包。

「甚麼東西來的？」竹下三枝把小布包交給他，一臉好奇。

「銀子啦，還有雜七雜八的隨身物。」柳花花把布包塞在腰邊，然後又幫她把過長的袖子摺疊好：「咱們走吧。」

「別這麼急嘛，」竹下三枝不知是否故意拖延不走，抑或眞的對他的小布包產生了興趣：「這個精緻美麗的小布包，讓我看看裡面的東西。」

柳花花只好把小布包交給她。

「嘩，眞多東西，」竹下三枝一臉興奮的打開布包：「噢，這塊玉眞漂亮！啊，還有鼻煙壺，哈，眞有意思……」

竹下三枝像小孩子般的翻弄着他每一樣東西，連銀子也不肯放過，撥弄了半天，忽拿着那塊巴掌大的古玉說：「這塊玉是不是叫做『羊脂白』？」

「看不出妳竟是行家。」柳花花那塊玉實際是買來送給獨孤美的。

「眞美，通體雪白，一定很貴吧。」竹下三枝愛不釋手的把玩着：「我從沒看過這麼美的玉，你是在中原神州買的吧？」

「是的。」

「我就知道，琉球小島那有這麼好的東西，」竹下三枝露出响往的神色：「我聽說中原是個很大很大的地方，甚麼都有，是嗎？」

「就是沒有妳這麼難看的猩猩。」

「去你的，」竹下三枝故作嬌嗔的輕撞了一下他的膀子，忽又喃喃自語道：「如果……你能帶我到中原玩一趟的話，那該多好……」

柳花花沉默不語。

竹下三枝忽痴痴的望住他：「告訴我，你會帶我去嗎？」

柳花花苦歎一聲：「我只能帶妳走出這樹林……」

「不！」竹下三枝忽然撲在他懷裡，放聲大哭了起來：「我不要走出這樹林！不要！不要！除非你能帶我去中原，否則我那裡也不想去，我寧願一輩子老死在這裡！不要！不要！大呆，我不想離開你，我們留在這裡好不好？外面的世界太醜陋了！外面的世界太可怕了！我眞的不想出去，大呆，好不好……」

她的情緒突然完全崩潰，倒在柳花花懷裡呢喃痛哭……

柳花花沒有安慰她。

因爲他知道任何安慰都是多餘而無用的，他唯一能做的便是讓她哭一個夠。

——人在痛哭過後往往便有面對現實的勇氣。

但，竹下三枝哭了一陣子之後，根本就沒起來面對現實——她竟在柳花花懷裡睡着了！

柳花花呆楞着。

望着她熟睡而猶有淚痕的臉龐兒，他委實不願叫醒她。

可是，他總不能一輩子跟她躲在這座暗無天日的密林裡啊！

是的，外面的世界雖醜陋、外面的世界雖可怕，但對柳花花來說，他却必需堅强的面對它。

——特別是唐山幫需要他參加即將來臨的擂台招親大會。

他沒有忘記這一點。

他是個言而有信之人——雖然現在的江湖越來越多人視守信之人爲傻瓜。

因此，他輕輕的抱起竹下三枝，不驚醒她而慢慢的沿着溪流走去……

× × ×

像黃金一樣美麗的陽光，把湛藍的海水照射成了會反光的七彩碎鑽。

張京京有點目眩意亂。

她和柳花花相偎在海邊。

她發現他的眼睛比陽光還溫暖，比碎鑽還迷人，特別他的手攬住自己的腰肢的時候，她已忍不住主動的獻上了一記又長又熱的蜜吻。

啊，眞迷死人！

驀然，一陣急劇的脚步聲逼得他們不得不分開來，張京京有些惱怒的擦眸望去，竟發現是二叔王雪濤帶領着一班弟兄疾奔而來。

「發生了甚麼事？」張京京詫異的問，目光及處，發現他們擔着兩具屍體。

她驚駭的走前去掀開布巾一看，第一具屍體赫然是南宮雪！

她悲痛得想哭叫出來，可是又怕被一旁的柳花花看見，只好强裝若無其事的掀開第二具屍體的面巾，這一掀，她突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怎麼了？」柳花花跑前來問。

「我爹……他死了！」

× × ×

「爹！爹！」張京京狂叫着醒過來時，發現原來只是一場惡夢。

她嚇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當她披衣下床推開窗子時，却發現有一樣東西不是夢——窗外的陽光居然比夢裡還要美。

張京京大吃一驚，立刻衝到門口，開門大叫道：「小娟！小娟！」

「來了，小姐。」一名只十五六歲的清秀丫環已急步奔前而來。

「小娟，現在是甚麼時候了？」張京京從沒有如此大聲的對她最喜歡的貼身婢女說話。

「快中午了……」

小娟話沒完，張京京已怒不可遏的給了她一耳光：「我昨夜特別叮嚀妳天一亮時便叫我起床，現在已近中午，妳居然……」

小娟捂着臉，含淚急道：「小姐您聽我說，是大總管命令婢女不要叫妳起床……」

「爲甚麼？」張京京楞住。

「婢子不明白，」小娟垂首拭淚：「大總管天剛亮的時候到後院來，婢子那時正好起身要叫醒姑娘，大總管也說有緊急事情要找姑娘，婢子叫了幾聲，小姐睡得很沉，只唔聲相應又睡了，大總管看這情形，忽改變主意命婢子別吵醒妳，讓妳睡個飽，等妳睡醒之後再去找他……小姐，婢子是奉命行事，請別怪我……」

「有這等事？」

「婢子天大膽子也不敢騙您。」

「對不起，我錯怪了妳，」張京京一面更衣梳頭，一面詫異道：「我說過一早便要去接替林裡的弟兄入林尋找仇敎頭，我竟睡到了中午，天，準備接替的弟兄也等到現在沒出發嗎？」

「不，他們一早便出發了，是大總管命帥帥少爺帶隊去的……」

「大總管這樣做是甚麼意思？」張京京大惑不解，匆匆入內盥洗。

他說妳太累了，讓妳睡足精神才會好，」小娟跟着進來問：「小姐，早餐吃甚麼？」

「不吃了！」張京京丢下毛巾，頭也不回的衝了出去。

「小姐，」小娟追了出來，大聲說：「大總管說他在幫主的書房等妳……」

「知道了。」

× × ×

張京京一見到王雪濤的時候，心中大吃了一驚！

因爲他發現王雪濤像殭屍般的站在書案旁，而且一張臉也像殭屍般蒼白得可怕！

她從沒有見過他這種難看的臉色。

她心中滑過了一絲不祥的感覺，脫口問：「二叔，發生了甚麼事？」

王雪濤看來好像一夜沒睡，深陷的眼眶佈滿着可怕的紅絲，他連聲音都與往日不一樣，生硬得像生了銹的鐵板：「京京，妳睡飽了？」

張京京一楞，她想不到二叔會問這種問題，不過她還是點了點頭，她尊敬他就像尊敬她的父親一樣，因爲她知道他是父親「最親密的戰友」。

「那，妳有精神了？」王雪濤居然又問出了這種問題。

「二叔，」張京京再也忍耐不住，急聲道：「我睡飽了，也非常有精神了，您快告訴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好！那妳就要挺住！」王雪濤目光冷冷的盯住她：「無論發生了甚麼事，妳都不能哭，妳答應了二叔，我才告訴妳！」

張京京手脚倏然冰冷，不覺脫口道：「是不是柳大少他……」

「跟我來！」王雪濤忽然轉身朝書房的卧室走進去。

張京京走進卧房的時候，看見父親正靜靜的睡在床上，正疑惑王雪濤帶她進來幹甚麼，忽見王雪濤咚的一聲跪了下去，木然說了一句：「京京，妳爹丟下我們走了……」

「甚麼？」張京京腦門轟然一响，只覺天昏地暗，差點沒昏死了過去，她僵硬的呆立着，眼睛睜得比牛眼還大，她顫聲問：「二叔，您說……爹，他老人家……死了？」

「是的。」

「爹——」張京京再也忍不住，整個人瘋狂的撲了上去，口中大聲呼叫着：「爹！那不是眞的，您這麼年輕，怎麼就可以這樣丟下京京不管了……」

「京京！」王雪濤忽然起身探手抓住了她，冷叱道：「不准哭！」

張京京那肯依他，她掙扎着要撲向父親的屍體，王雪濤忽然狠狠的給了她一巴掌！

啪的一聲，張京京被打得跟蹌仰跌於地，悲痛的哭叫道：「二叔，爹死了，我怎麼不能哭……」

「因爲現在不是哭的時候！」王雪濤面無表情的打斷她的話：「人死不能復生，哭瞎了眼也沒用！最重要的是，妳若再大聲的哭不停的話，那麼妳爹的死便瞞不下來了！」

張京京震住！

「京京，」王雪濤板着臉蹲下了身子，一手按在張京京的肩上，語音奇冷無比：「我很嚴肅的告訴妳，此時此刻妳的哭，不僅不能代表妳對妳爹的孝順，相反的只有說明妳的蠢……」

「爲甚麼？」

「因爲妳這一哭，會哭死了整個唐山幫八百多名的弟兄，」王雪濤冷聲道：「憑妳的腦筋，只要妳肯冷靜下來，那麼妳便會想通，在這個骨節眼上，妳爹的死訊絕對要保密，一直等到柳大少成了駙馬，才能公開，妳，懂我的意思嗎？」

張京京望住他半晌，終於用力點了一下頭說：「懂！」

「好！」王雪濤用力搖了一下她的肩：「妳是個好孩子，怪不得妳爹生前一直誇讚妳，以妳這個女兒爲榮。現在，擦乾妳的眼淚，向妳爹的遺體磕三個頭，然後若無其事的跟我到書房中去，懂嗎？」

「是，二叔……」

× × ×

書房中，王雪濤坐在張一斧平時坐的地方，張京京則端坐他面前。

「從現在起，我暫時代替你爹掌理幫中一切事務，一直到帥帥接任幫主爲止，」王雪濤目注張京京：「現在的情勢很明顯，除了柳大少成爲駙馬之外，任何情況都挽救不了本幫覆潰的命運。柳大少若失敗的話，本幫將逐漸失勢，再加上妳爹驟然離去，勢必引起大和會，甚至是天龍幫的正面攻擊，因爲長久以來，他們一直懼怕的就是妳爹的那一把斧頭，因此在柳大少的成敗未定前，我們必需掩蓋妳爹的死訊……」

「我知道。」張京京强抑着心中的悲痛，她忍不住插上一句：「二叔，我只問一句，爹究竟是得了甚麼病才死去的？」

王雪濤冷漠的眼神中忽泛起一縷深切的痛苦：「是『逆血攻心症』！」

張京京掩嘴哽咽道：「原來爹得的是絕症，怪不得……我其實早就應該知道你們瞞着我……」

淚水，又像黃河缺堤般的狂湧而出，張京京吞聲問：「爹是昨夜裡死的？」

「天剛亮的時候，」王雪濤却始終沒有掉下一滴眼淚，他看來堅强無比：「當時我想立刻通知妳，但小娟叫了妳幾次都沒醒過來，我知道妳太累了，所以囑咐小娟不要叫醒妳，讓妳睡足了才有精神承受這個打擊，因此我便命帥帥先帶隊入林……」

「帥帥知道嗎？」

「不知道，到現在爲止，只有妳我兩個人知道，即連妳母親我都沒告訴她……」頓了一頓，王雪濤接口說：「現在，妳要暫時完全忘掉妳爹之死，妳就當他還活着，他的事我會接手處理，妳絕不能向任何人提起，包括妳母親與帥帥！妳只能全心全意的進行

妳的任務——入林找到柳大少，並設法隱瞞南宮雪之死，穩定他的情緒，幫助他成爲琉球駙馬！」

一頓，倏又一字一句道：「這是本幫唯一的生機，妳明白了吧？」

「明白了！」張京京咬牙道：「二叔，京京願意犧牲任何代價完成任務！」

「我知道妳會的，」王雪濤起身道：「妳現在就去吧！」

「是！」

張京京擦乾眼淚，理理髮絲之後，便徐徐退出書房，當她返身關上房門之時，忽瞥見王雪濤正將拳頭塞進嘴巴裡！

淚水，流滿了他死灰的臉頰，但他却拚命的咬住自己的拳頭避免哭出聲來！

「二叔！」張京京忍不住又衝入房裡，哭着撲向他懷裡！

「別管我！」王雪濤却用力推開她，顫聲道：「我們現在沒有權利哭！」

張京京吸了一口氣，咬咬牙，再度擦去淚水，居然含笑道：「二叔，京京找回柳大少時，再與您老人家喝兩杯如何？」

說畢，邁着堅定的脚步走了出去！

× × ×

張一斧死了。

但從張京京的臉上表情，誰也看不出她剛死了父親——至少連精明如鬼的竹下登樹也看不出。

張京京帶領着一小隊的弟兄，快馬加鞭的趕到密林外面時，居然發現竹下登樹夥同幾名部下在林外的一塊大石上坐着休息。

「竹下幫主，」張京京翻身下馬，頗感驚異道：「你怎麼沒入林？」

「京京姑娘，」竹下登樹立身而起，朗聲一笑道：「我本想入林的，可是今早見妳沒來，我以爲妳在耍甚麼手段，譬如暗調兵馬，從其他地方入林，所以我便在林子附近增派守哨，並且親自監督……」

「小人之心！」張京京瞪了他一眼。

「沒辦法，」竹下登樹聳聳肩：「現在的世界，小人越來越多了，不是嗎？」

張京京沒理他，轉首對手下揮手道：「大家準備入林！」

「等等！」竹下登樹忽揚聲道：「咱們已約法三章，雙方人數一樣多入林搜救，現在你們多了十幾個人，我也要多派相等人數跟妳一起入林。」

「那就快走吧。」聯合入林搜救是張京京首先提出來的，她當然不能反對，也沒有必要反對，反正此行純粹是救人，又不是火併，犯不着在人數上佔便宜。

張京京帶了十個人隨行，竹下登樹也挑了十個手下，並按照約定大家排成橫列，中間隔跳，一名唐人接一名倭奴人，保持均勢。

竹下登樹當然與張京京排在一起，他頗有風度的朝她擺手道：「好啦，可以入林啦，請。」

話聲剛落，忽聽一陣驚天動地的馬蹄聲驀然急劇傳來！

竹下登樹面色一變：「好丫頭，妳果然耍手段增派人馬！」

「去你的！」張京京怒聲道：「我唐山幫才不會像你們倭奴人不守信義，我看是你這個老狐狸耍手段才眞！」

「我沒有！」竹下登樹大聲否認：「我是來救人的，犯不着跟你們唐山幫死拚活殺，我發誓！」

「那，」張京京瞇眼眺去：「那是誰的大隊人馬？」

「我怎麼知道？」竹下登樹以手遮陽，瞇眼道：「會不會是天龍幫那個儲老頭想淌這趟渾水？」

「不！」張京京的目力特別好，她忽低叫了起來：「那旗幟是御林軍的！」

「御林軍？」竹下登樹頗感詫異：「他們來幹甚麼？」

「一定是在繼續搜索潘猛，」張京京隨口應了一句，緊接着道：「別管他，他們找他們的人，我們找我們的人，入林吧！」

「說得是。」

話聲中，那滾滾如雷的大隊人馬已像風一般的奔了到來，果然是大內御林軍。

他們忽然在這裡停了下來！

張京京與竹下登樹不免一怔。

× × ×

御軍林竟多達五六百人之多，塞滿了整條道路，見頭不見尾，聲勢好不嚇人。

令張京京與竹下登樹吃驚的是，他們想不到領軍之人竟然是平素絕少出門的布政司雷根。

雷根年紀相當老了，至少他看上去一臉皺紋，不過他的精神極佳，紅光滿面，說話的聲音也相當洪亮，他帶着幾分傲慢的神色，掠了張京京與竹下登樹一眼，淡淡道：「原來是竹下幫主與張大小姐，兩位好。」

「見過布政司大人。」見官矮三分，竹下登樹與張京京在島上江湖雖是响叮噹，無論如何民不與官鬥，當然行禮如儀。

雷根高坐馬鞍上，身披軍裝，倒有幾分模樣：「兩位可找到了人？」

「沒有。」竹下登樹微楞道：「多謝布政司大人關注，我想日落以前必有一個結果吧，因爲我們已找了一天一夜。」

「辛苦了，」雷根淡笑道：「這麼一大片的密林，要從頭找遍也不容易，何況昨夜還下了一場大雨，眞難爲你們了，老夫謹代表皇上向你們致謝。」

張京京與竹下登樹聽得有點茫然，不禁面面相覷，他們不明白雷根在謝甚麼？

雷根輕咳一聲，續道：「潘猛那個

橫逆小子，干犯禁令，私闖小公主寢宮，人人得而誅之，唐山幫與大和會滿腔熱忱，花了這麼大的人力與物力，協助皇室追殺那個賊人……」

竹下登樹連忙張口道：「布政司大人誤會了，敝幫與唐山幫並非是在追捕潘猛，令妹與唐山幫的仇教頭因故迷失林中，我們是搜救他們的……」

「胡說！」雷根忽沉下臉道：「你們明明是搜捕潘猛，別想瞞騙老夫了……」

「我們眞的不是搜緝潘猛，」張京京也忍不住開口了：「布政司大人，我們的的確確是在搜找自己的人，您誤會了……」

「算了，光棍眼裡不揉砂，大家打開天窗說亮話吧，」雷根冷笑道：「老夫知道你們無非是想搶功勞，故意掩蓋事實，你以爲老夫會上你們的當？」

一頓，冷冷又道：「告訴你們，潘猛這件事是我們琉球人自家的事，不想勞煩你們外人插手，請你們即刻將人馬撤走！」

張京京與竹下登樹正想張口申辯時，雷根忽又寒聲道：「再告訴你們，皇上得知潘猛躲入密林中，異常震怒，爲免日後作奸犯科之人有樣學樣，做了壞事而隱藏密林裡，增加官府追緝的困難，因此特地命老夫前來放火燒林，以絕後患……」

「放火燒林？」張京京花容失色的叫了起來：「千萬不可，林子裡有唐山幫與大和會各兩百名弟兄，總共四百名弟兄正在進行搜救工作……」

竹下登樹也變色道：「四百條人命可不是說笑的，布政司大人請千萬三思……」

「我知道，」雷根淡淡道：「先聽老夫把話說完，放火燒林不但可以燒死潘猛那個逆賊，而且還使後效者無藏身之處，最重要的是，燒了這座密林，還可以將這一大片土地變成肥沃的可耕地，一舉三得，所以皇上特別批准放火燒林，任何人都不得抗命，否則以叛國論，當場格殺，並追誅九族！」

張京京與竹下登樹差點沒昏過去！

雷根哼了哼，冷冷又道：「老夫知道林子裡有你們大批的搜捕人員，當然不會連同他們一起燒死，從現在起，老人給你們一個時辰的工夫，若在這段時間內無法撤出人馬，老人爲了執行皇上聖諭，也只好放火燒林，休得怨怪！」

張京京急得快哭了出來：「一個時辰，只怕不夠吧……」

「夠不夠是你們的事，」雷根冷聲道：「你們別再跟老夫嚼舌，否則浪費的是你們的時間！」

說罷，單手一揚，便見隊裡走出一名軍士，把一支標竿往地上一插，大聲道：「當太陽把標竿的影子拉長到路邊的大石時，我們便放火，計時開始！」

張京京瞠目結舌！

竹下登樹呆立如山！

雷根眼裡泛起一絲陰沉的冷笑：「竹下幫主，張大姑娘，你們還站在那裡幹甚麼？難道你們不想救出你們的弟兄！」

張京京如夢初醒，連忙對身後的弟兄揮手道：「快！大家快入林！」

竹下登樹也大聲道：「弟兄們，跟上去！」

話聲中，張京京與竹下登樹一干人已如激星般的射進林裡，連同在林外看守馬匹與放哨的人員也跟着衝進林中！

雷根忽仰天得意的笑了起來！

× × ×

張京京與竹下登樹一馬當先的領在前頭，他們誰也都沒有說話，緊循着搜救人員在樹幹上留下來的記號疾摸而進！

救人如救火，張京京與竹下登樹當然把輕功放到最盡，漸漸的，只剩下他們兩個搶在前頭，餘下的人都跟不上了……

跑着、跑着……

當他們滿頭大汗時，忽聞得一陣濃烈的燒焦味傳來，駭然回頭一看，竟見後面一陣陣黑煙冒起，隱約還聽到畢剝畢剝的燃燒聲！

張京京憤怒的叫了起來：「媽的，那個老鬼居然放起火來了，原來他想燒死我們！」

竹下登樹咬牙道：「我就知道，那個老鬼公報私仇，他想燒死的是我！」

話聲中，已可以看見烈焰火舌高高竄起，像在半空中跳舞的魔鬼！

究竟，這場大火將要燒死多少人？

林中還有柳花花、竹下三枝、張京京、竹下登樹、張帥帥、山本五十六，以及四百多名的唐山幫與大和會兒郎，他們誰能逃過這場大災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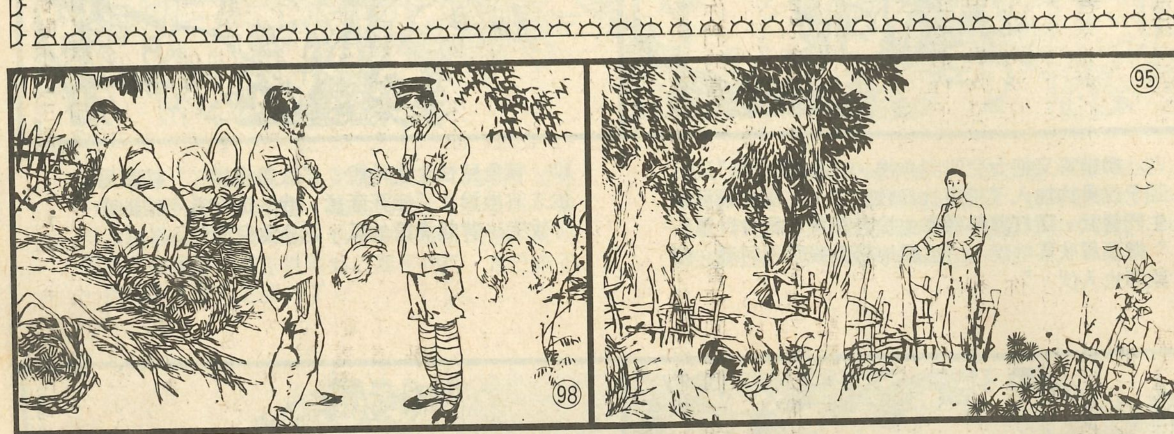
——請留意南宮雪傳奇故事集之「火併」！

（本篇完）

武林英雄軼事

武林奇女（下）

劉世慶・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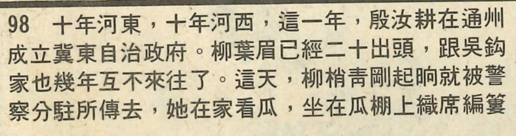
95　瓜園一片沉寂，柳梢一彎慘月。柳家父女吃不下晚飯，早早歇息。此時，吳鈞聞訊趕來，站在水柳籬牆外，氣喘吁吁地叫道："柳大叔，眉子二弟！賤婦惡語傷人，我來領罪。"



96　過了很久，吳鈞才看見柳葉眉掀開瓜棚後窗的柳帘，露出半個身子，她手握一把瓜刀，割下衣襟的一角兒，投到窗下："吳鈞！從今天起，我跟你割袍斷義了。"



97　吳鈞撲通一聲跪下，高聲呼喊："柳大叔！眉子二弟……"但是，任憑他萬喚千呼，沉寂的瓜棚再也沒有回聲。



98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這一年，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東自治政府。柳葉眉已經二十出頭，跟吳鈞家也幾年互不來往了。這天，柳梢青剛起晌就被警察分駐所傳去，她在家看瓜，坐在瓜棚上織席編簍。



99　她來到瓜壠裏，看到摸魚兒躺在瓜葉下偷瓜吃，便問道："摸魚兒，家裏沒做飯嗎？"摸魚兒搖搖頭說："好幾天不做飯了，奶奶打發我來找柳姑討吃的，我怕你不給，就鑽進了瓜壠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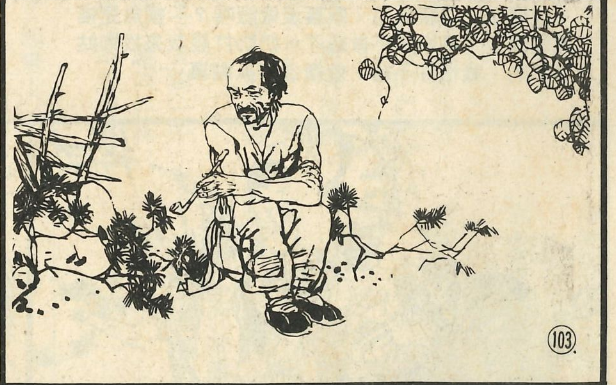
100　柳葉眉把摸魚兒拉起來，問："你爹呢？""警狗子抓他，他跑了。"柳葉眉又問："你娘呢？""娘撞牆哭，要尋死！"柳葉眉拿了一個柳條筐，摘了滿滿一筐子瓜說："摸魚兒，這瓜給你奶奶和幾個弟弟吃。"



101 摸魚兒怯生生地說："我娘也餓。"柳葉眉餘恨未消地說："餓死活該，我的瓜就是不給她吃！"說完，背起滿筐的瓜，送摸魚兒回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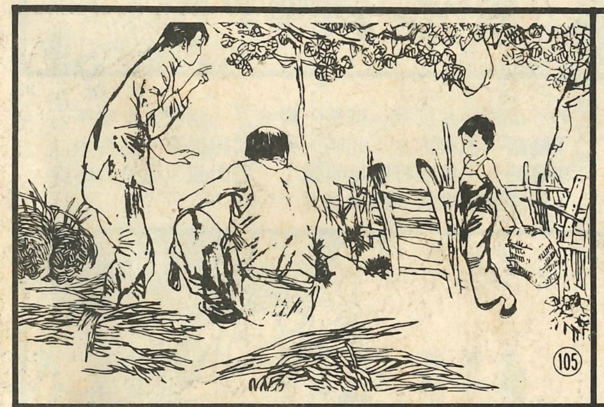
102 柳葉眉回到瓜園，柳梢青剛被警察分駐所放回來，坐在瓜棚上悶頭抽烟。他見了女兒，就說："吳鈎跑了。"柳葉眉愁悶地說："我聽摸魚兒說了，剛才給他家送一筐子面瓜去，不知警狗子爲什麼抓他？"



103 柳梢青敲敲烟筒說："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呀！你猜那個警長是誰？就是咱們趕跑的那個湯三圓子。他找我去逼問吳鈎的下落，我怎知道？"柳梢青哼了一聲，接着說："就是知道，也不告訴他呀！"



104 柳梢青又把女兒叫到身邊，輕身地說："湯三圓子說吳鈎加入了京東抗日救國會，在學校裏教學生們習武，還打算帶領學生投奔京東人民自衛軍。"柳葉眉欣喜地說："但願他帶兵殺回運河灘，咱爺倆也入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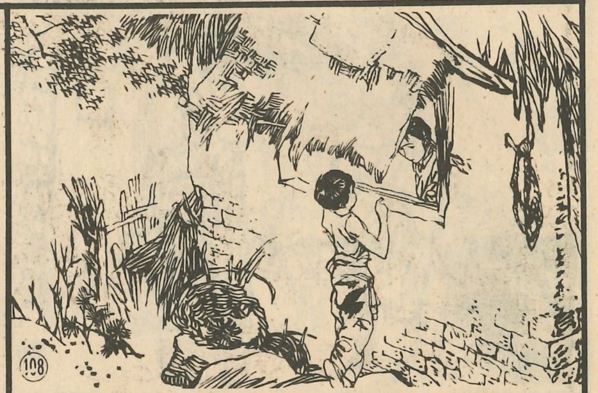
105 柳梢青剛要開口，摸魚兒把柳條筐送回來了。摸魚兒說："我奶奶叫我謝謝你。"柳葉眉滿面笑容地說："回去告訴奶奶，吃完了再來摘。"摸魚兒又說"我娘也叫我謝謝您。"柳葉眉把臉一沉："我的瓜又不給她吃，不受她的謝。"



106 摸魚兒淚汪汪地說："她沒吃，她說她今生對不起您，下輩子變牛變馬報答您。"柳葉眉心頭一熱，摘來兩個大面瓜給摸魚兒說："這是特意給你娘吃的，你們不許爭她的嘴。"摸魚兒跪下來給柳葉眉叩了個响頭，說："是。"



107 柳葉眉把他抱起來說："沒出息，你怎麼學小叫化子模樣兒？"摸魚兒低着頭，搓弄着兩只小手說："臨來之時我娘囑咐我，替她給你叩個頭，求您饒恕她，多疼我們小哥幾個。"



108 半夜裏，摸魚兒又來了。他站在瓜棚後窗他柳帘下，大聲哭叫着："柳姑，柳姑……我娘丢了，奶奶打發我來，求您跟柳爺爺找一找。"



109 柳梢青和柳葉眉兵分兩路，撲進月色迷茫的河灘，尋找花三春。天快亮時，他們在一片水池中的柳棵子地裏，看見了兩具屍體。一個是花三春，一個正是那個賈二哈吧！



110 原來，花三春在摸魚兒出門以後，聽到了牆外一陣緊似一陣的口哨聲。她是個傲性子的女人，覺得沒臉再見柳葉眉的面，也不想再情上欠情，就叫摸魚兒去還筐，捎去幾句掏心窩子的話，自己帶了一把剪刀，單刀赴會去了。



111 花三春沿着河岸走出不遠，碰到了賈二哈吧。賈二哈吧擠眉弄眼地說："三春，龍頭少爺當上了警長，奉自治政府大令，抓住你那個男人，就地正法，恭喜你就要當上寡婦啦！"



112 花三春兩目發出仇恨的火花，說："吳鈎 吉星高照，湯三圓子休想抓住他。就是抓住了他開刀問斬，我也跟他同年同月同日死。"賈二哈吧露出兇相說："龍頭少爺把你賞給了我，跟我走吧！"



113 花三春雙脚一踏兩個脚印，說："生有處死有地，我就在這兒下葬了。"賈二哈吧捋起袖子說："好！我先殺了你，再殺你那一窩崽子，來個滿門抄斬，不留後患。"



114 花三春變過臉來，噗哧一笑說："好！那我就嫁給你，跟你走！"兩人走到一片柳棵子地裏，賈二哈吧伸出胳臂摟住花三春。花三春一頭撲到他懷裏，剪子已扎進賈二哈吧的肚皮。賈二哈吧掙扎了一會，一命嗚呼。



115 花三春正想離開，湯三圓子出現在她面前。花三春赤手空拳地撲上去拚命，抓爛了湯三圓子的一張臉，却死在湯三圓子的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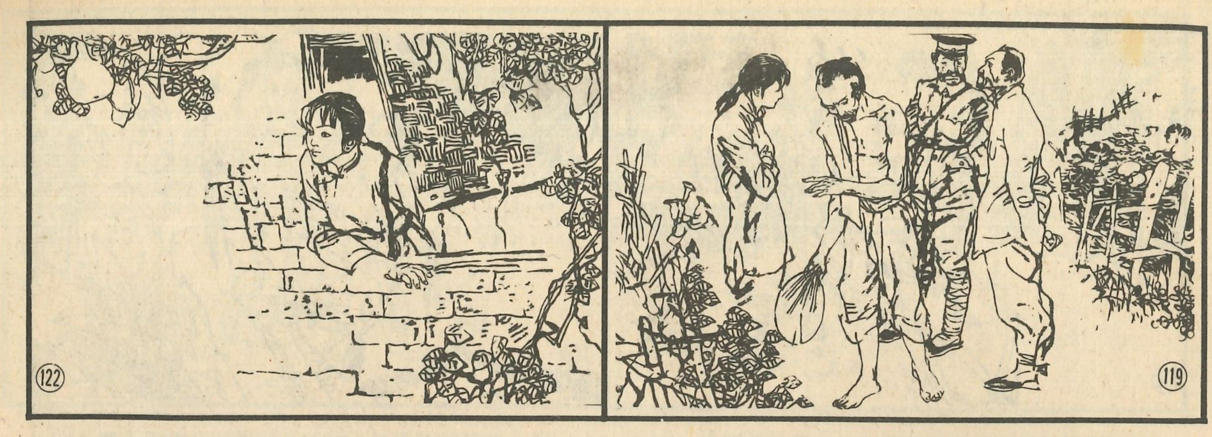
116 柳葉眉俯在花三春身上號啕大哭："三春嫂子！你叫摸魚兒捎給我的話，我好糊塗呀！"柳梢靑說："眉子，別哭了，快回去給吳家送信。"



117 當天，吳大娘手拉着，懷抱着，身背着幾個哭成一團的小孫兒，到警察分駐所喊冤。這個小衙門是湯三圓子執政，他下令將吳大娘和幾個孩子關在配殿裏，自己裝模作樣，準備親赴現場驗屍，立案偵破。



118 起晌，湯三圓子帶着一個背槍的鄉警，來到柳家瓜園，對柳家父女說："這樁人命案，一時還沒找到兇手，你們父女乃親眼所見，有勞一家之主柳梢靑跟我走一趟，打個見証具個結。"



119 柳梢靑知道湯三圓子不懷好意，不慌不忙對女兒說："眉子，把那個西瓜王給我換一斤酒，等我回來喝。"說完，就光着膀子赤着脚，頭頂一張晒蔫的荷葉，跟着湯三圓子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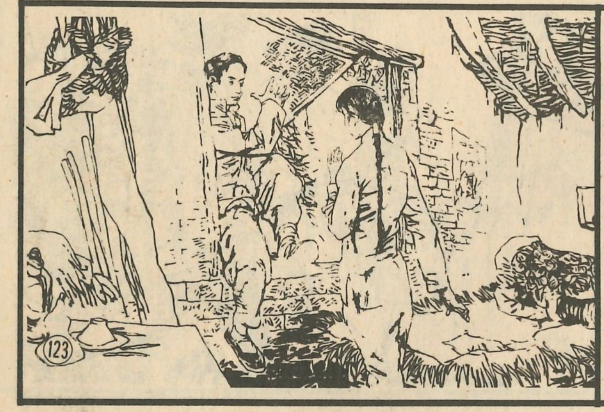


120 柳葉眉從牆上摘下滿是灰塵的酒胡蘆，又到瓜壠裏摘了個西瓜王，到河邊的柳蔭下，，找到了一個常來換酒的小販，換了一斤酒，另外找了一包雜碎，給老爹下酒。



121 柳葉眉等到晚上，還不見老爹回來，她心急如焚，撩開柳帘，從後窗探出身子張望。"哎呀，不好！"她失聲叫了出來，驚出一身冷汗：老爹一定是中了圈套，被三湯圓子扣押在分駐所了。

122 柳葉眉從葦席下抽出防身的雁翎刀，準備前去搭救他爹。突然，水柳籬牆外有人輕輕呼喚："柳大叔，眉子二弟！"聲音是那麼耳熟、柔和，呵，是吳鈎！



123 吳鈎雙手扯住柳帘，蕩進後窗口，柳葉眉泣不成聲地說："大哥！我三春嫂子死得慘……"吳鈎忍下一腔淚水說："傍晚我才知道，湯三圓子打發他的鄉警，到各村鳴鑼傳令，只要我投案，就放出我娘和那幾個孩子。"



124 柳葉眉擦乾眼淚問："這兩天，你躲在哪兒？""住在我的朋友家裏。""是什麼朋友？""加入了抗日知國會，生死同心的兄弟姐妹們。"

125 柳葉眉一把抓住吳鈎的手，說："我也想加入，你肯收下我嗎？"吳鈎回答說："要是你跟柳大叔參加進來，我們這支京東自衞隊，就更壯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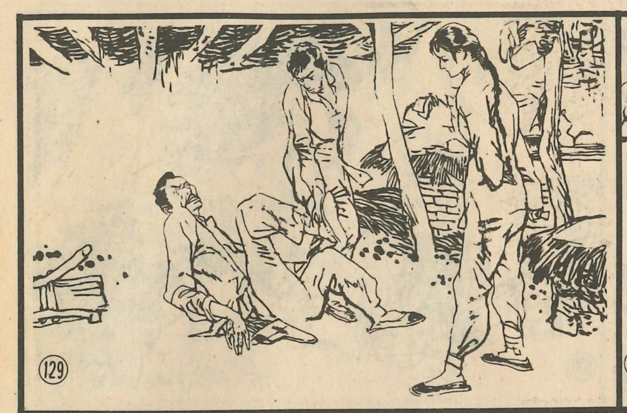
126 柳葉眉又哭着說："大哥，你要替三春嫂子報仇雪恨呀！"吳鈎從腰間拔出手槍說："我帶來十幾位朋友，準備半夜打進分駐所，幹掉湯三圓子，把我娘和那幾個孩子搭救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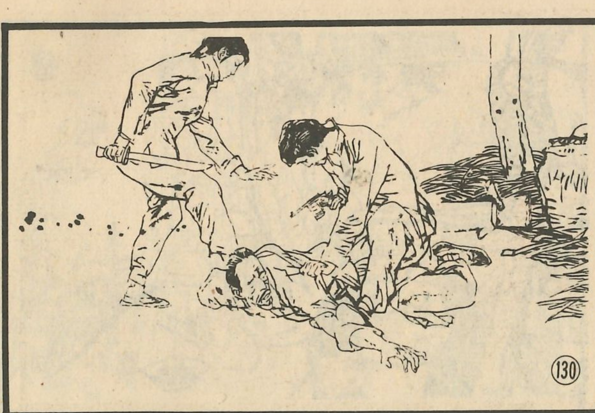
127 吳鈎正要雙手扯住柳窗，再從後窗蕩出去，大路上一個醉鬼唱着淫穢的小曲，提提悠悠向瓜園走來。柳葉眉和吳鈎都看清了是湯三圓子。吳鈎對柳葉眉說："別慌，咱倆收拾了他。"



128 湯三圓子到了瓜棚前，一頭撞在柴門上說："柳家小妞兒，開門！你爹……今晚上不回來了，央求我……帶一支盒子炮給你作伴。"吳鈎低聲對柳葉眉說："別慌，把他誆上瓜棚！"



129 柳葉眉故作睡意朦朧地說："湯警長，別……別上瓜棚來，我還沒穿好衣服哩！"湯三圓子抱着瓜棚的立柱，爬了上來，一頭撞進柳葉眉的暗間。吳鈎一個倒絆，湯三圓子跌倒在地。



130 吳鈎騎到他的身上，奪下他的武器。湯三圓子嚇醒了酒，問："哎呀，你是誰？"吳鈎喝道："我是吳鈎！你爲什麼扣押柳梢靑大叔？"湯三圓子說："我想打他個人殺人犯，再霸佔他的女兒，玩夠了……放鷹。"



131 柳葉眉啐了一口，把雁翎刀擱在湯三圓子的脖子上問："是誰殺了花三春？"湯三圓子殺猪一般痛叫："是花三春先殺死賈二哈吧，我又殺了她……"柳葉眉氣得全身抖索，手起刀落，將湯三圓子斬了。

132 吳鈎對柳葉眉說："我去招呼朋友們上岸！"柳葉眉目送着吳鈎向不遠處的蘆葦蕩走去，只見他一邊拍着手掌。河邊不遠處的蘆葦蕩中傳來了回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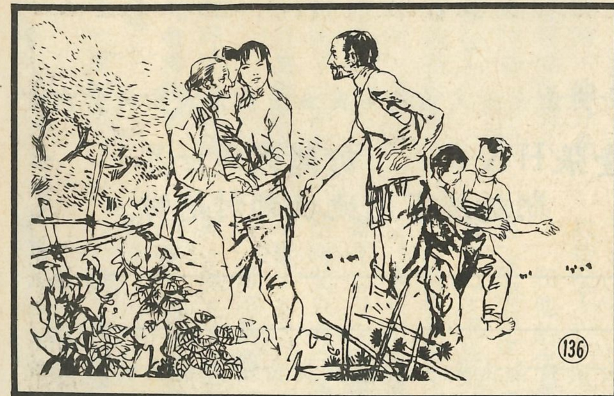
133 柳葉眉轉身返回瓜園，只見柳蔭夾道的大路上人影憧憧，脚步雜亂；她閃到一簇水柳叢中，蹲下身來細看，却是她爹柳梢靑扶老携幼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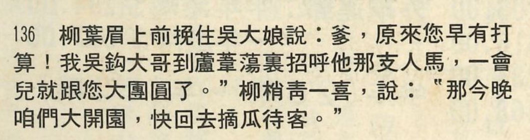


134 柳葉眉帶着哭聲迎上前去，只見他爹背着一個，抱着一個；吳大娘一手拉着一個急走走來。柳梢靑看到了女兒，興冲冲地大喊："眉子，換到酒了嗎？"



135 柳葉眉眼含着淚花笑問道："爹，你帶着吳大娘一家逃出來了？"柳梢靑說："好扎耳朵的字眼！你爹連殺兩個鄉警，搭救了你吳大娘滿門老小，得勝還朝，還要喝一葫蘆慶功酒，怎麼是逃出來呢？"





136 柳葉眉上前挽住吳大娘說：爹，原來您早有打算！我吳鈎大哥到蘆葦蕩裏招呼他那支人馬，一會兒就跟您大團圓了。"柳梢靑一喜，說："那今晚咱們大開園，快回去摘瓜待客。"



迷離境界故事／吳中龍・文

可飛・圖

寶鏡

發財美夢　因貪成空

跑了一整天，李子文終於能坐下來，休息片刻。

攝氏三十度的氣溫，實在難受。更難受的是必須穿着整齊西服，還要結着那令人透不過氣的領呔。

沒辦法，誰叫他選了這一行？別的人是大老闆，大經理，出入是冷氣房車，便是穿棉襖也沒問題。

但他呢，只是個人壽保險經紀，入行不久的保險從業員。

每天，只有這個時間——收工回家的時間，他才捨得多花三數元，享受片刻冷氣，擠在地下鐵路車廂裏享受冷氣。

當然，在其他的時間裏，李子文經常坐在地鐵車廂環境好上不知多少倍的冷氣辦公室內，但那時，他只是工作着，鼓其三寸不爛之舌游說別人參加他所建議的所謂保險計劃，亦即是光顧他購買人壽或意外保險。

在那個時間，冷氣是甚麼味道，李子文實在沒空欣賞。何況，這只不過是他每日之三溫暖生涯其中一部份，數分鐘後，他便要面對餘下之兩部份，那便是烈日當空，以及熾熱巴士車廂之滋味。

他對亞波羅絲毫沒有好感，實在不明白那些歐美蠢鬼爲何會駕駛數小時，跑到老遠的海灘晒太陽。

至於巴士，不要提了，提起來只會……

今天，他的運氣似乎特別好，只站了一會，便看見不遠有人站起來。

李子文時常都對自己目光銳利，身手敏捷非常欣賞，一個箭步便衝上前，毫不遲疑的在那猶是熾熱的座位一屁股坐下。

老媽子生前，經常教導他不要這麼快便坐在別人坐熱的椅上，說會生痔瘡的。

見他的大頭鬼，李子文只知道站得久了，便會雙腿痲痺。

剛坐下，他便看見不遠處正有一婦人，懷裏抱着一個嬰孩，手裏又拖着一個只有兩三歲的女孩，東歪西倒，狼狽不堪。

李子文把頭轉往別處，想着：「帶着兩個孩子，便不要到處跑，眞是自討苦吃！」

在他的字典裏，永遠找不着「讓座」這兩個字，只有一經典名句：「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從車站出來時，已是六時多。

李子文提着公事包，連奔帶跑的衝往附近之投注站，離六合彩截止投注時間只有分多鐘，若趕不着便可能走寶了！

可不是嗎！金多寶已累積至八百萬，加上這期之獎金，派彩肯定超過千萬，若是他李子文一票猜中，那多好？

錢，是那麼的好。

有了錢，何須終日勞碌奔波，笑臉迎人？

137　回到瓜棚，父女倆把吳大娘一家安頓在瓜棚上，急忙走進瓜壠摘瓜。柳葉眉直起腰來，望着滿園的瓜秧遍地的瓜，想起今晚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返家園，耐不住哽咽起來。



138　柳葉眉跑到柳梢青身邊說："爹，等打跑了鬼子，趕走了殷汝耕，太平年月咱們還回家種瓜。"柳梢青抬頭望月，心有所感地說："但願我能活到那一天……"

139　柳梢青沉思一下說："眉子，人死藝不絕。大亂之年不能只靠你這個兩姓的孤女，我得把你爺爺的種瓜訣竅，你姥姥的全套武藝，多傳授幾個外姓人。"柳葉眉嚇了一跳，說："你生吞了豹子胆，竟敢不守鐵打的家規？"

140　柳梢青說："眉子，爺爺和姥姥都疼你，你先擺一桌瓜供再加上一葫蘆酒，祭告二位老人家，替你爹求個情吧！"這天晚上，柳家父女跟着吳鈞走了。從此，京東人民自衛軍裏多了武藝高強的一老一少，柳家父女的英名傳遍北遠河兩岸。（完）

有了錢，更不用回家受老婆氣。

幸好，還來得及，他上氣不接下氣的，把一張十元紙幣伸進小窗：「一張電腦票。

他把千多萬元小心翼翼的袋好——於這個時間，在李子文心目中，那彩票不啻便是等於千多萬。

把彩票袋好後，他施施然的跑到附近售買舊貨什物之地攤瀏覽。

照說，經過一日之東奔西跑，李子文早該回家，與嬌妻享受二人世界之樂。

李子文當然有他的苦衷，誰不想早點回家休息，尤其是家裏有個年輕貌美的妻子？

想起家裏的妻子，李子文便恨不得把向他提議回鄉娶妻的陳明扼死。

鄉間的女子，刻苦節儉，任勞任怨，爲什麼他的妻子好吃懶做，貪慕虛榮，來港不足一年，別的學不會，香港女人所有的缺點、壞處卻通通學曉。

無可否認，他的妻子的確是個美人胚子，見過她的親朋戚友都會如此表示。只是，呸，美有甚麼用，躺在床上便像死屍般，只有他出佣金那一天例外。

最要命的是，本是沉默寡言，文文靜靜的她，來港後變成「嫦娥」，整天嚕嚕嗦嗦的，只懂得要錢，買這買那的。

所以，李子文實在視歸如死，每天不在街上逛到七點八點，不願回家。

他最喜歡逛的，便是那些「小攤販」舖在地上販賣的小攤，他喚之爲尋寶，因爲他聽說過有很多人在這些地攤以低價買進一些價值不菲之奇珍，發了大筆橫財。

他也曾買過不少他以爲是古董之字畫、花瓶等，可惜經估價後，只不過是一些垃圾。

這天，他看中了一面古色古香，框上刻有奇怪花紋之小鏡。他看上這面鏡，絕不是因爲這小鏡可能是價值不菲之古董，而是這小鏡對他有實際用處。

幹他這行的，儀表最爲重要。所以，李子文都隨身帶備一面小鏡，整理頭髮及領呔。自從數日前把常用的那面小鏡不小心打破後，便非常不方便，早想另購一面，只是忘記了。

他拿起小鏡照了照，覺得非常清晰，便問：「多少錢？」

那像是白粉道友的檔主望了他一眼：「五元。」

「一元，賣不賣？」李子文深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之道。

那檔主一把便搶回李子文手中小鏡：「黐綫，混吉行遠點。」

「兩塊錢，不賣便算！」

終於以兩塊半成交。

袋好小鏡，李子文一瞥腕錶，已是七時多，便急忙回家。六合彩已搞了珠，他必須趕回去打電話聽聽結果。

照說，他不應該這麼快便查問結果，因爲一旦連安慰獎也不能中上一個的話，這十塊錢所買回來的希望實在太短暫，事實上他連幻想中獎後如何運用那筆錢的時間也不曾有。

在等候升降機時，李子文下意識地掏出袋裏那面小鏡，細看自己之氣色如何，是否紅光滿臉，財星高照。

很奇怪地，鏡中的李子文，竟是一臉失望之色。他頓即爲之一愕，難道自己現時之模樣便是如此？

升降機已到，他無暇細想，把鏡子收回衣袋裏便踏進升降機，先按十三字，再按關門掣。

人說十三不祥，李子文却毫不介意。這並非說他不迷信，相反，他迷信到極點，可說信奉滿天神佛；舉凡車公、黃大仙、甚至濟公、天后娘娘、耶穌基督，他都信到十足，每年最少前往參拜一次。

他說十三不祥只是對外國人有效，他是廣東人，十三這數字用粵語來說，諧音「實生」，有甚麼不好？

甫進門，李子文連鞋也不脫便跑到電話几旁，拿起聽筒便撥一八八八，邊從公事包裏拿出紙筆，記下那七個令人心跳的號碼。

咦，這些號碼爲甚麼這樣熟悉，好像都在剛才所購那電腦票上打着的？

他的心差點兒從口中跳了出來，連忙從口袋裏掏出電腦票一對。

李子文的記憶力可不太差，電話裏聽回來的七個中獎號碼，一個不漏的呈現眼前，分別打在電腦票上。

可惜的是，他們並非打在同一注上，而是分成兩注，其中一注三個，另外一注則三個中獎號碼另加一個特別號碼。換言之，安慰獎也沒有份兒。

「他媽的，死電腦，臭電腦……」他不停地駡着。

「你也不照照鏡子，看看你的模樣是否發達之人？再不過來吃飯的話，我可要把餸菜都吃光了！」李子文的美麗動人妻子，原來早已不等他便自顧自的吃着晚飯。

「哼，我的樣子很失禮嗎？周潤發當年也不是和我差不多？」邊說邊拿出小鏡來照。

一照之下，他登時嚇得差點把鏡子摔在地上。因爲鏡中之影像，竟然不是他的樣子，而是一個時鐘——他家裏的大鐘。

李子文呆了一呆，抬頭望向大鐘。

一點也沒錯，鏡中出現的正是自己家裏的大鐘。但……這不可能啊，大鐘在鏡背後，絕對不可能照得到，而自己身後亦沒有甚麼鏡，使影像折射在小鏡上。

何況，自己正正的對着它，距離

不足一尺，怎會照不着。

「我眞是服了你，難道你以爲照了鏡便可以變成富翁相，省點吧！」他的妻子邊吃邊嘲笑着。

李子文心中一動，轉過身，把小鏡對正大鐘，再觀看鏡中情境！一點兒也沒有變，仍是那大鐘的影像。

驀地，他察覺一件事，鏡子裏的大鐘已是八時多，而眞正的大鐘卻顯示着七點五十分，而兩個鐘的秒針卻都在同一位置，亦同時移動着。

李子文不停地觀察兩個鐘之分別，弄得頸也累了，便把牆上的鐘拆了下來，挨在沙發背上，另外找來一張椅子，把手中小鏡挨放在椅背，使之與大鐘相對，細心觀察。

鏡子裏的大鐘，比眞正的大鐘，快了十三分鐘。

李子文大惑不解，靜坐沙發中，思考着爲何有此現象。

他的妻子不停地囉嗦着，但李子文絲毫沒留意她說的是甚麼，他根本連肚餓也忘記了。

驀地，他大喝一聲：「是了，這小鏡有邪，鏡中的影像是十三分鐘後的影像，而不是目前的影像！」

李子文空閒時，經常閱讀科幻小說，對不同空間之理論亦一知半解。可是，他沒有詳細研究爲何有此情形發生，因爲他的腦海裏已想到另一更重要的東西！那便是發達！錢！錢！錢！

他大嚷着：「發達了，[illegible]發達了，這小寶貝能預知未來，我李子文還愁窮？」

他的妻子聽了，也跑過來看個究竟，見了這奇怪現象，不禁目瞪口呆，隨即也大喜若狂，擁着李子文狂吻。

說實在的，李子文外表，並不太差，差的只是窮，其實也不可以說窮，只不過他妻子要求太高罷了。

「老婆，我看妳今後也不會每晚都像死屍般躺着了吧？」

「我那裏是像死屍呢，只不過沒心情罷了。有了錢，我幹甚麼都特別起勁的，何況那件事，我也有享受啊。快點說，我們怎可以憑這寶貝發達？」

「不要吵，我現在正想着。」李子文很久不曾試過如此有丈夫氣概。

「可以買股票啊，只要找着那些在十三分鐘後便升的股票來買，那便包賺沒賠。」

「以現在市況，十多分鐘頂多只能升一個半個價位，連手續費也不夠付，若在第十四分鐘便回跌，那便血本無歸，何況我們那來本錢？」

「六合彩？」

「不可以，時間上來不及，截止投注十三分鐘後，電視還不會播攪珠情況！」李子文搖搖頭。

他的妻子登時大爲洩氣：「那麼這東西有什麼用？還說發達！拿來擺攤子看相，替人預測十三分鐘後之命運還差不多。

李子文突然靈光一閃，大嚷：「有了，有辦法了，不但發達快，而且本錢不用多！」

聽見有了辦法，他的妻子之語氣登時改變：「子文，是甚麼辦法？」

李子文不答反問：「玉珍，妳銀行戶口有多少錢？」

「我的銀行戶口有多少錢？你可問得有趣！你每個月給我多少錢作家用？又是吃，又是水，電，我每個月還得補貼出來！我的戶口那裏有錢？」他的妻子玉珍大叫。

「玉珍，聽我說，我的辦法是包賺的，只是我只有兩仟多元，本錢有點不夠，若能有一萬八仟，包管一天之內變成數千萬！」

「眞的嗎？究竟是甚麼辦法，說來聽聽！」玉珍半信半疑。

「馬場！」

「賭馬？」

「是的，我想過了，十三分鐘時間，勉强足夠。我們帶着寶鏡進入馬場，在將近截止投注時，便從鏡裏觀看電算機之情況，那時，鏡中顯示的便是十三分鐘後之事，換言之，頭馬、亞軍、季軍是那三匹馬，亦已顯示在電算機上。我們只要根據這三個號碼來投注，肯定會發達。」

「啊，是啊！子文，你眞聰明，竟想到這辦法！」玉珍大喜若狂。

「用這個方法，最好是投注連贏位，不要說跑出冷門了，即使是十倍派彩的熱門，我們投注五千元，便會變成五萬元，跟着便投注五萬……五十萬……五佰萬……五仟萬……玉珍，妳說罷，九場賽馬完畢，我們會有多少錢？」李子文歡喜若狂之餘，絲毫沒想到連贏彩池被他投注五百萬，甚至五仟萬後會變成怎樣。

「那……那豈不變成天文數字？」

「噢，不可以，我們不能這樣。」

「爲甚麼，你嫌錢多？」

「錢那會嫌多的，只是我不想太令人觸目，惹來懷疑。當有了五仟萬後，我們便暫時收手，留待下一次賽馬日，再贏他五仟萬！」

「對，每次五仟萬，那麼一星期便有一億元進賬了！」

李子文大笑：「玉珍，妳還是想想，如何能夠在一星期內花掉五仟萬元吧。」

「五仟萬元，怎麼不是一億嗎？」

李子文瞪了她一眼：「光是妳花？難道我不用花嗎？」

玉珍嬌聲道：「我們一起花嘛！」

李子文心裏想着：「有了錢，我和妳一起花才怪！難道我不懂得找個明星，藝員來玩玩？聽說玩足一個月也不過一百萬！」

「子文，你還沒吃東西呢！」玉珍登時變得溫柔體貼。

李子文這才想起自己不曾吃晚飯，連忙把放在椅背的小鏡拿進睡房，

謹慎收藏後，才跑到餐桌吃飯。

這時的李子文，腦海裏想着的，盡是如何花錢：買勞斯萊斯，不，這麼年輕坐勞斯萊斯不像樣，還是林寶堅尼比較有形；噢，還有，必須在半山區找幢花園別墅……那有吃飯的興趣？

象徵式的吃了些少東西，李子文便放下碗筷：「玉珍，後天便是賽馬日，妳可要在明日便往銀行拿錢回來！」

「知道了，但我只有兩仟多元，夠不夠？」玉珍這時，的確可算千依百順。

「兩仟多加兩仟多，差不多有伍仟元了！勉强足夠。」

「子文，你應該很累的了，快點洗個澡，早些休息吧，明天還要上班呢！」

「明天我去上班才怪，由現在開始，直至星期六，絕對不會離家半步，否則跑個小偷進來，把寶鏡偷掉便見財化水。」

玉珍把桌上碗筷收拾好後，從卧室拿了李子文之內衣，放在浴室，向他拋了個媚眼：「既然你明天不上班，那便早點洗澡，我們……」

這晚，李子文獲得結婚以來，最高度的享受，他實在懷疑懷中的女人，是否便是他的妻子，更不明白她從何處學來如斯高明的床上功夫。

只可惜，他已疲倦得要命，沒空去想。

他更不知道身邊的妻子，在他熟睡後，靜悄悄的跑到廳中，打了一個電話。

「尊尼，明日下午在老地方等我！」

「甚麼事？」

「不要問。記着了，三時正！」

「好吧！」

×　×　×

翌日，玉珍在吃過中飯後，便往銀行提取款項，作爲賭本，差不多六時才回來。

李子文見她一臉疲態，大爲詫異：「去銀行提款，怎麼要這樣久？」

「銀行人多嘛！」

「人再多也不用三個鐘頭！看妳的樣子，倒像和奸夫幽會似的！」

「胡說！你作晚那般神勇，把我弄得死去活來，即使和奸夫幽會，也不在今天啊。我只是跑去看鑽石項鍊吧了，跑了數間仍沒找着一條合心意的！」

十個男人，佔了十個喜歡女人稱讚神勇。

李子文當然並不例外，回味着宵來之樂趣：「玉珍，快點洗澡，我們再……」

×　×　×

好不容易才擠進公衆席，李子文與玉珍兩人找了個僻靜角落，拿出小鏡，較正方向，使之對着電算機。

距離截止投注只有三分鐘，李子文連忙往寶鏡一瞧，卻爲了一呆。

倒不是出了甚麼意外，鏡子裏的電算機的而且確顯示出頭三匹馬的名次。

可惜，他們所在位置與電算機相距甚遠，小鏡顯出來的馬匹號數不大清楚，李子文唯一可以肯定的頭馬是一號，亞軍則不知是八號還是九號，季軍亦是一樣。

換言之，這場馬的頭三名可能是一——八——九，亦可能是一——九——八。

李子文當機立斷，拿了五仟元——他倆的全副身家，投注一拖八、九連贏位。

當馬匹從閘中彈出時，李子文的一顆心也差點兒緊張得跳了出來。

老實說，李子文並非首次進入馬場投注，只是婚後沒有餘錢賭罷了。但縱使在結婚前，他每次的投注額只不過是一百數十元，那會試過如此大手筆，把五仟元投注在三隻畜牲身上？

領先的馬匹有兩隻，分別是八號和九號，但是一號呢？

李子文到處找尋一號馬的踪影，當他找着時，登時心裏一沈，只因這該是頭馬的一號，竟然遠遠落後，倒數第一，而賽程卻已過了三分之二。

馬匹已轉入直路，差不多已是最後衝刺，而那一號卻不知跑到那裏去。

李子文實在不敢再看，心裏卻咒罵着，爲甚麼要投注這首席大熱門的一號，大熱倒灶，是經常有的事啊。

這個時刻，他已忘記自己是預先看過賽果才投注的。

驀地，身邊的玉珍卻猛握他之手臂，大嚷着：「一號，一號……」

李子文急忙睜開眼睛，只見馬叢中彈出一匹灰馬，如一支箭般直追領先的三匹馬，更在終點前超越。

名次終於在電算機顯示出來，出乎意料地，竟然不是一——八——九，亦不是一——九——八，而是一——八——三。

李子文登時捏了一把冷汗，他竟然把其中一個號碼看錯，幸好看錯的只是季軍的三號馬，而不是亞軍。

這也難怪，電腦數字的三、八、九，遠看實在差不多。

連贏位一搭八，派彩九十多元。

李子文的五仟元，變成了兩萬多。

到第二場時，小寶鏡告訴李子文這場之名次乃是四——十一——十二。

李子文投注兩萬元四搭十一的連贏位。

有了第一場的經驗，李子文安心得多了，他知道寶鏡的確能顯示十三分鐘後之事，他何須擔心？

他根本不去理會馬匹的出閘情況，更不看沿途走勢，他正計算着這場之派彩。

四搭十一，約十一倍。兩萬元投注，收回二十二萬。

果然，第二場跑出的名次是四——十一——十二。

李子文滿意萬分的緊抱着攜來的旅行袋，那裝有廿多萬現款的旅行袋。

他身側的一個馬迷已留意到他在開賽前之古怪行動，「你這一招可眞靈，下次我也要帶一面鏡來邪一邪它！」

李子文回答：「各師各法，有很多人更帶備三叉、八卦呢！告訴你吧，去葡京，最好戴帽，擋一擋頭頂之煞氣！」

他當然是胡說八道，藉此掩飾自己之古怪擧止。

第三場他沒有下注，因爲他看不清楚頭馬是五還是六，更看不清楚亞軍是三還是八還是九。

第四、五、六場都是如此。

李子文不禁開始咒駡起來。

幸好，第七場非常清楚，是七搭十四，季軍則看不清楚，但李子文毫不在乎，因他投注的只是連贏位，那一匹馬跑第三、根本毫無影响。

廿二萬元變成四百多萬。

只要贏多一場，便會有五仟萬，當然，若跑出半冷門，更不只這數目，他沒想到四百萬元下注一瓣連贏位，冷門也會變成熱門。

第八場根本便沒有馬匹號碼顯示出來，電算機出現了「影相」兩個字，直到馬匹出閘後，李子文才看見名次。

驀地，他想起了一件事，四佰多萬元現款，數也數上不少時間，那能來得及，和玉珍耳語片刻，便拿着旅行袋找馬會職員。

「這裏有四佰多萬元，勞煩你們先點一點，我可能悉數在第九場下注，亦可能帶走，可以嗎？」

「當然可以，我們先給你一張收據，稍後你有決定時才通知我們吧！這位先生，可否讓我們看看你的身份証？」

「爲甚麼？」

「噢，我們只是保障你吧了，萬一你把收據遺失，豈不是麻煩？」

不久，李子文袋着收據，匆匆的回到玉珍身旁。

「辦妥了？」

「當然，全部都給了他們。」

「爲甚麼不留下數仟元，我們身上只有十多塊錢呢！」

「留下數千元幹甚麼，妳可知數仟元會變成多少嗎？」他急不及待的往寶鏡瞧。

一看之下，可把他樂透了，清晰玲瓏，三個一字，冠軍十一號，亞軍一號，那還有比這更清楚的？

李子文連忙跑去通知：「四百多萬元，全數下注一——十一連贏位！」

「全數？一——十一連贏？」四百多萬元一注連贏，那職員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回到座位時，馬匹已全部入閘，隨時開始！但見砰然一聲，十四匹馬齊齊彈出。

雖然有過多場經驗，証實了寶鏡靈驗萬分，但李子文也不禁手心冒汗，四百多萬元投注一條連贏位，他實在做夢也不敢如此想。

雖然在轉入直路時有點混亂，一號和十一號兩匹馬終能雙雙帶出，直衝終點，冠軍十一號，亞軍一號。

李子文得意洋洋的望向電算機，與他在一三分鐘前所看的一模一樣，十一倍派彩，亦即是五仟多萬元！

電算機上亮出紅燈——抗議。

李子文整個人都呆住了！那轉入直路時之一陣混亂！媽的，但願抗議無效！

「子文，究竟是甚麼一回事，爲甚麼還不會公佈派彩的？」玉珍只是首次來馬場，更不懂英文，當然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

「閉嘴，妳難道看不出我正在煩着嗎？」

「是誰踩着你啊？心煩便可以這樣態度和我說話了嗎？」玉珍毫不示弱，但隨即改變語氣，「子文，何不瞧瞧寶鏡，看究竟發生甚麼事呢？」

一言驚醒夢中人，李子文急忙細看玉珍拿着之小鏡！

只是，鏡中卻是一片黑漆，甚麼也見不着，他登時呆了一呆，不明所以。

嘩然之聲又响了起來。

李子文立即望向電算機，一看之下，頓時眼前一黑，差點兒便暈倒。

玉珍亦已留意到電算機上之變化，大嚷道：「子文，你看，爲甚麼會變成十一搭八的？剛才明明是十一號和一號的啊！」

這當然是剛才馬匹轉入直路時，一號馬犯了規，被取消亞軍資格！

李子文長嘆一聲，從玉珍手裏取回小鏡，放在口袋裏：「走吧！」

×　×　×

李子文隨手把小鏡放進床頭小柜，喃喃道：「五仟多萬，竟這樣化爲烏有，我難道眞的是這麼黑？」呆呆地躺在床上，衣服也不會換。

他的妻子玉珍已脫去外衣，身上只有那半透明的乳罩和一條根本不能遮掩甚麼的迷你內褲，爬上床跪在他身側：「子文，何必這樣沒精打采，我們可以從頭再來。下星期三便有夜馬賽事，只要有寶鏡，何愁不能發達？」

李子文搖頭嘆息：「玉珍，妳倒說得輕鬆，我們的錢，連買馬牌入場也不足夠，遑論賭本了！今季賽事只餘下兩天，到我出佣金時，那些畜生早已歇暑了！」

他的妻子笑了起來：「原來是擔心這個！放心吧，我還有數佰元在銀行，下星期也一併提出來作賭本吧！」

「數佰元有個屁用？夜馬賽事只有

六場，又不能每場都看清楚賽果，數佰元賭本能贏多少？」

「我還有一些戒指和金鍊，若賭本不多，便把它們押掉吧，應可以押到三、五仟元的，這可夠了吧？」

李子文聞言大喜：「是眞的嗎？那便太好了，有了數仟元賭本，下星期三應可贏它數千萬，再在星期六贏數仟萬元，那應足夠我們享受一段時間，然後下季捲土重來！」

「我這樣支持你，連首飾也全部拿出來給你做賭本，你怎樣多謝我？」

「玉珍，妳放心，我絕對不會吃掉妳那份的，贏了錢，二一添作五。」

「那已是下星期的事了，我要你現在便報答我！」玉珍不依地扭動着，那近乎赤裸的胴體發出無比之誘惑。

李子文一瞟玉珍臉上表情，便是白痴也明白她要的是甚麼，片刻，便把身上衣服脫光，跟着便向玉珍揮軍進攻。

不久，玉珍滿意地跑往浴室，臨出房門時瞟了疲不能起的李子文一眼：「你先小睡片刻，我弄好晚飯才喚醒你吧！」

李子文點點頭。慢慢地合上眼。

朦朧中，他發覺自己處身馬場裏，旅行袋中塞滿了錢，花花綠綠的錢。驀地，數名保安人員迎面而來，其中一個不由分說的抓着他：「先生，我們懷疑你以不誠實手法行騙，所以不但要充公你袋裏的錢，連你那面鏡子也要沒收！」

李子文一驚而醒，原來只是一個夢。

突然，他想起剛才只隨手把寶鏡放在床頭柜裏，並沒有好好收藏。於是連忙從柜中拿了出來，打算藏在隱蔽處。

拿着小鏡，他不經意地瞟了一眼，鏡中影像使他爲之失笑，只見玉珍身上只披着一件睡袍，躺在沙發上。那臥姿實在惹人遐思，不但衣襟敞開，更妙處畢呈。

剛經過一場肉搏，李子文這時卻沒有被引誘着，只忖道：「怎麼竟然睡着了？剛才不是說弄晚飯的嗎？」

拿着小鏡，赤條條的跑出大廳，便要把玉珍弄醒。一時間，他忘記了小鏡的影像並不是現在的情形，而是十三分鐘後的狀況。

他的妻子玉珍，這時的確是披着一件睡袍，但卻不是躺在沙發上。

她身上的睡袍也的確是衣襟盡敞，只是卻有一對怪手在那玲瓏浮凸的軀體上恣意遊走着，而這對怪手，卻是屬於一個陌生人的，一個比他李子文英俊及强壯數倍的年輕人。

玉珍的話更使他怒火中燒：「尊尼，不要手多了，來日方長呢，幹掉那討厭東西後，你要怎樣都可以。快下手吧，否則他醒來便痲煩！」

一對狗男女意亂情迷中，竟不曾發覺李子文已在廳裏。

李子文被怒火掩蓋了理智，大聲咆哮：「賤人，妳幹的好事！」順手拿起身旁的一個花瓶，便連瓶帶花的扔了過去。

「砰」的一聲，花瓶不偏不倚的擊在玉珍後腦上，整個破碎。

那名叫尊尼的青年大吃一驚，搖那軟軟倒在他身上的玉珍：「玉珍，妳怎麼了？」

李子文這時已理智盡失，不由分說地便衝進厨房，找了一柄菜刀出來。

這時，他若一望另外那隻手所拿着的小鏡，定會嚇得一跳。因爲，鏡子正顯示出一個滿身鮮血的人，倒臥地上，但瞬即消失，變成漆黑一片。

而這個倒臥血泊的人，看不見樣貌，只看到身上寸縷不掛。

尊尼見狀，連忙把懷裏不知死活的玉珍放在沙發上，拿起一張椅子，對着李子文，獰笑着：「識相的便放下刀，乖乖地把寶鏡遞過來，否則我對你不客氣！」

李子文狂笑：「客氣！偷我的老婆，還要搶我的寶鏡，這叫做客氣！你以爲我剛才沒聽見嗎，竟打算趁我睡着時把我幹掉，你們這兩個賤人可算好事多爲，今日定要把你們斬開九截，拿來餵狗！」

邊說邊衝前，揮舞手中菜刀向尊尼猛砍。

可是，那尊尼年輕力壯，且身手敏捷，不但用椅子格開菜刀，更利用四隻椅腳，把李子文赤條條的身軀叉着，逼往牆邊。

「照照鏡吧，你若比我强，你的老婆又怎會和我上床，又怎麼會拿錢倒貼我，要我幹她？哈！哈！哈！」尊尼的話，如一支箭般射進李子文心裏。

只見他不顧一切的，把手中菜刀向着尊尼飛扔過去。

尊尼一時得意忘形，不虞李子文有此一着，胸口登時被菜刀擊中，鮮血直冒。

他大爲光火之下，鬆掉椅脚便拾起菜刀，狂斬李子文。

片刻後，李子文已身中多刀，大嚷：「救命啊，殺人啊！救命……」軟軟的倒在地上。

尊尼獰笑：「早要你交出鏡子的啦，現在這寶貝還不是我的。」

李子文掙扎地抬起頭：「你要得到寶鏡，休想！」用盡最後一分力，把寶鏡飛扔出窗外。

尊尼大吃一驚，急忙飛身撲前，可是，那裏能夠攔截。

屋外響起嘈雜之人聲，跟着門鐘便响了起來，定是適才李子文的呼救聲驚動了鄰居。

尊尼登時驚惶萬分，匆忙跑進厨房，打開窗花，便往外爬。他忘記了自己有畏高症，也忘記了這裏是十三樓。一陣暈眩之下，他的手一鬆……

（全文完）

新派湖海恩仇錄／龍乘風・文　可飛・圖

雪豹（上）

殺手殺人　也被追殺

風雪連續下了三天，卜老爹的鼻子越來越紅，但這並不是因爲天氣嚴寒，而是因爲他喝足三天悶酒。

這是趕狗不出門的天氣，卜老爹的小酒鋪整整三天沒有人進來。

這一天，風雪更大，卜老爹索性關上店門，又在獨自喝酒。

酒並不太好，但總還算是酒，只要有酒喝，對卜老爹來說就是最大的享受。

連喝悶酒都是他的享受。

風雪在店外怒號，卜老爹在店內一面喝酒，一面唱曲，他唱的是「霸王別姬」。

卜老爹喝的酒不太好，唱曲的本領也不太好，但他已很滿足。

最少，他還可以喝，還可以唱。

就在他唱得最起勁的時候，店門被敲響。

卜老爹不理，仍在喝酒唱曲，不久，店門就給一個人撞開了。

只見這人高大魁梧，但眼神卻充滿着倦意，卜老爹瞪着他，叫道：「快把門關上。」

大漢隨手把木門關上，然後坐了下來，道：「有沒有好酒？」

卜老爹翻了翻眼，道：「這裏什麼都沒有，就只有酒。」

大漢道：「我要的是好酒。」

卜老爹道：「我喝的酒就已很不錯，你要不要嚐嚐？」

大漢搖搖頭，道：「你喝的酒，只可以用來洗脚。」

卜老爹呆了很久，忽然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接着把半罎喝剩的酒潑向大漢的脚上。

大漢沒有閃避，而且還笑了起來，道：「你是一個糊塗的老闆，我只是隨便說說，你就眞的把酒糟蹋掉。」

卜老爹道：「我只是喝了幾斤酒，還沒有糊塗到什麼地方去，倒是閣下，明知道這裏是個陷阱，何以還要跳進來？」

大漢淺笑一聲，道：「江湖中處處都是陷阱，而且別的陷阱不一定有酒喝，算來算去，還是這裏最好。」

卜老爹道：「你若立刻改變主意，也許還可以離開這裏。」

大漢一拍桌子，道：「喬某既已來了，就不會挾着尾巴逃之夭夭，老闆，你還是把好酒拿來吧。」

卜老爹凝視着大漢，看了很久很久，才懶洋洋地站了起來，在一個殘舊得發霉的櫃子裏捧出一罎灰塵滿佈的酒。

大漢道：「這酒要賣多少錢？」

卜老爹道：「千金不賣。」

大漢道：「既然千金不賣，我憑什麼喝這一罎酒？」

卜老爹道：「不憑什麼，就憑你的膽色，已很配喝這罎酒。」

大漢陡地大笑，隨即伸手拍開泥封，捧着整酒喝個痛快淋漓。

卜老爹一面看着他喝酒，一面喃

喃自語地說道：「你千萬別用這罈酒來洗腳。」

喝掉半罈酒之後，大漢的臉色開始紅潤起來，連眼神也顯得精神奕奕，就像是一條從森林裏竄出來的豹子。

就在這時候，木門又被一個人輕輕推開。

這人一身黑衣，神情很冷漠。

「喬沖，你果然來了。」黑衣人盯着大漢的臉。

大漢也盯着這黑衣人，看了半晌才道：「你就是司馬玉？」

「不錯，我就是殺手司馬玉。」

「但江湖中人，卻還得在殺手這兩個字的前面，加上兩個字。」

「別人怎樣說，我從不理會。」

「但我卻不能不留神一點，」喬沖又喝了一口酒，才緩緩地說道：「江湖上有不少以殺人爲業的殺手，但能夠被人譽爲『至尊殺手』的，卻只有你一個。」

司馬玉道：「江湖上以『豹』字爲外號的人不知凡幾，但最厲害的一條豹子，就是閣下。」

喬沖的外號是『雪豹』，人人都知道，這條豹子雖然身材魁梧高大，但腳步卻是很輕盈很輕盈的。

否則，喬沖就不配被稱爲『雪豹』，也許該稱爲『雪象』才對。

司馬玉看着喬沖喝酒，喬沖卻道：「你用不着等，一個出色的殺手，任何時候都可以殺人。」

司馬玉道：「殺別的人，可以隨便施爲，但要殺你，卻不能稍有半點差池。」

喬沖道：「你太看得起喬某了。」

司馬玉道：「江湖中沒有人敢看不起『雪豹』喬沖。」

喬沖道：「同樣地，江湖中也沒什麼人能夠逃得過『至尊殺手』的追殺。」

司馬玉忽然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我若告訴你，說我根本不敢和你交手，你相信不相信？」

喬沖道：「你若眞的這樣對我說，我當然會相信，但我知道，就算你眞的不敢和我交手，也決不是因爲我的武功，而是必定另有原因。」

司馬玉默然良久，道：「你是個豪邁的漢子，但卻精明銳利，絕不是個莽夫。」

喬沖道：「是莽夫也好，不是莽夫也好，你終究還是要動手的。」

司馬玉道：「這個當然。」

他拔出了一把劍，劍鋒寒氣逼人，那是武林中著名的「寒玉劍」。

喬沖道：「這是當今武林十大名劍之一，而你的劍法在武林中也可以名列前十名之內，唉，喬某又算是老幾了？」

司馬玉目光閃動，道：「你想知道，是誰要殺你嗎？」

喬沖搖搖頭，道：「不想。」

司馬玉道：「這是眞話？」

喬沖道：「是的，江湖上要取掉喬某這顆腦袋的人，沒一千也有八九百，正是虱多不癢，債多不愁，又何必苦苦追究，徒招更多煩惱？」

司馬玉道：「好，果然不愧是雪豹喬沖，看劍！」

「劍」字甫出口，劍招已動。

轉眼間，店中劍氣縱橫，只見司馬玉身形迴旋飛舞，姿態靈巧之極。

喬沖微微一笑。他當下並未還擊，只是身形急晃，有如輕烟般在劍鋒之下飄忽地閃躲，一時之間，司馬玉未能佔到絲毫優勢。

喬沖連閃十五劍，隨即叫道：「這裏地方狹小，咱們到外面再決勝負。」

司馬玉道：「你是雪中之豹，在風雪下過招最適合不過。」

喬沖大笑：「難道你怕冷不成？」

司馬玉道：「我不怕冷，只怕找不到厲害的對手！」

對答之間，兩人已衝出酒鋪，在冰天雪地之下展開了一場激戰。

喬沖一出酒鋪，就亮出了他的兵刃——豹王刀。

豹王刀刀長兩尺六寸，刀鋒和刀柄幾乎同樣長短，形狀看來頗是奇特。

喬沖本來就是個很奇特的人，他的刀和刀法自然同樣奇特。

司馬玉忍不住脫口讚道：「果然是好刀！好刀法！」

喬沖卻輕輕嘆了口氣，道：「你是個殺手，但卻不夠冷酷，這也難怪，你本來就不是個狠絕無情的人。」

司馬玉道：「殺手也是人，人是有很多種的，殺手又焉能例外？」

喬沖道：「殺人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你偏要選擇殺人爲業，原因何在？」

司馬玉道：「不爲什麼，只因爲我喜歡花錢，揮金如土，是爲我之所好。」

兩人一面談話，一面決戰，刀劍鋒芒映照在冰雪之上，更覺耀眼。

喬沖的臉色卻突然變得異常蒼白。

＊　＊　＊

白雪皚皚，小道上出現了三個青袍人。

這三個青袍人都携帶着相同的兵刃——鐵槍！

三桿鐵槍，三張冰冷的臉孔。

這才是眞眞正正冰冷的臉孔，司馬玉的冰冷神態，只是裝出來的。

喬沖沒有看錯人，司馬玉的確不夠冷酷，他並不是個狠絕無情的人。

雖然，司馬玉是名震武林的「至尊殺手」，但這人的心腸並不是冰冷鋼鐵，而是一個熱血沸騰的漢子。

喬沖已看出了這一點，但司馬玉仍然還是要殺他。

如今，又來了三個神秘的青袍人，他們莫非是另一批殺手？

這絕非奇事，能夠僱請司馬玉殺喬沖的人，極可能再派另一批殺手來對付喬沖。

喬沖並沒有感到詫異，他在江湖上什麼風浪沒見識過？

但司馬玉卻在這時候回劍入鞘，停止了激戰。

喬沖道：「爲什麼不打了？」

司馬玉道：「因爲我看見了三個不應該在這裏出現的人。」

喬沖道：「這三個人是誰？」

司馬玉道：「是『南海三槍』的翁天保、賀天行和趙天滄。」

喬沖道：「這三個人有什麼不妥？」

司馬玉道：「這三個人最不妥的地方，就是他們都是殺手。」

喬沖道：「殺手有很多種，他們是第幾流的？」

司馬玉道：「有人說『南海三槍』是第一流的殺手。」

喬沖道：「但照我看，這三個不倫不類的混蛋，他們的本領高明有限，我可以在十招之內將他們一一解決。」

司馬玉說：「也許是的，但卻輪不到你來出手。」

喬沖道：「這三個混蛋分明是要來對付我的，我若不出手，難道還該由你出手對付不成？」

司馬玉道：「正是這樣。」他說完之後，寒玉劍又再出鞘。

「南海三槍」的翁天保立時大叫道：「司馬玉，咱們都是自己人，怎可以內閧起來？」

司馬玉冷冷一笑，道：「喬沖這條命是我的，爾等根本不配站在這裏。」

翁天保道：「咱們都是爲主人做事，何必要分彼此？」

司馬玉道：「別人怎樣想，我不得而知，但我要殺喬沖，誰都不能插上一手，不然的話，就是瞧不起我！」

翁天保臉色一沉，道：「既然如此，咱們退下便是。」

司馬玉冷冷道：「如今才想退下，已經太遲了！」

寒玉劍隨即出手，一劍三招，每一招都攻向「南海三槍」三人的要害。

司馬玉雖然以一敵三，但這一陣劍勢，卻有如排山倒海般直壓而來，「南海三槍」根本無從閃避。

既無從閃避，只好奮力招架。

但司馬玉的劍法，這三人根本無法可以抵擋得住。

翁天保首先倒下，賀天行和趙天滄接着相繼遭遇到同一命運。

三人都是咽喉中劍，連悶哼也沒有發出便倒了下去。

＊　＊　＊

司馬玉的劍招並不好看，全無半點巧妙花式，但卻是天下間最快最絕的一種劍法。

喬沖朗聲一笑，道：「好一着『蜻蜓三點水』，用來對付這三個自以爲是的殺手，最是適合不過。」

「蜻蜓三點水」本來是一種輕功，但在司馬玉的手底下，卻變成了厲害之極的劍法。

司馬玉冷冷一笑，對喬沖道：「你走罷。」

喬沖一挺胸膛，道：「爲什麼要我走？」

司馬玉說：「因爲今天我已不想再殺人。」

喬沖道：「你要殺的本來是喬某，但如今却只是殺了三個無關痛癢的人。」

司馬玉道：「這已足使我感到厭倦。」

喬沖道：「但你怎樣向你的僱主交待？」

司馬玉道：「最容易解決的辦法，就是乾脆殺掉僱主，以後再也不會有半點痲煩。」

喬沖道：「但這並不合乎殺手的行規。」

司馬玉道：「但我這個殺手是與衆不同的，你用不着爲我擔心。」

喬沖不由撫掌大笑，道：「很好，喬某今天總算認識了一個如此與衆不同的朋友。」

司馬玉道：「我不是你的朋友，從前不是，現在不是，將來也決不會成爲朋友。」

喬沖悠然一笑，不再說話。

司馬玉走了，他來的時候殺氣騰騰，走的時候卻像是一陣輕烟。

＊　＊　＊

夜已深，卜老爹的鼻子更紅，因爲他又喝了一罈酒。

他喝的仍然不是好酒。

他把好的酒讓給別人喝，無論別人會不會付酒帳，他的做法還是不會改變的。

這就是卜老爹。

喬沖躺在卜老爹的櫃枱上，好像渾身都已酸軟無力。

卜老爹雖然早已醉眼惺忪，但他並沒有忘記店鋪裏還有喬沖這麼一個客人。

他對喬沖道：「有人說，錢是男人的膽，但照我這糟老頭看，有錢的男人不一定有膽，而且往往比貧窮的傢伙更加膽怯，你說我這個老頭說得對不對？」

喬沖道：「我不知道你說得對不對，我只知道外面又有人來了。」

卜老爹「喔」的一聲，道：「你聽見門外有腳步聲嗎？」

喬沖說：「不，我的耳朵什麼都沒聽見，但卻嗅到了一種連酒都掩蓋不掉的秀氣。」

卜老爹道：「那是什麼秀氣？」

喬沖道：「一種醉人的秀氣，而且比酒更能醉倒男人。」

卜老爹道：「來的是個女人？」

喬沖道：「不錯，而且還是一個很動人的女郎。」

卜老爹大奇，道：「你怎會猜到的？」

喬冲哂然一笑，道：「我不是猜到，而是已經看見了這個女郎。」

卜老爹揉了揉眼睛，直到這時候，他才看見酒鋪裏已站着了一個紅衣女郎。

紅衣女郎的臉又紅又潤，笑容很嬌俏，難怪喬冲說她是個動人的女郎。

卜老爹目不轉睛地望着這個紅衣女郎，道：「你是什麼人？」

紅衣女郎「啃」的一聲，叫道：「老闆，難道你這裏不是賣酒的地方？」

卜老爹道：「這裏當然是賣酒的地方，但你卻不像是一個要買酒的人。」

紅衣女郎道：「誰說我不是來買酒的，我不但要買酒，而且還要買下這間酒鋪。」

「買下這間酒鋪？」卜老爹連眼都直了，「我不是聽錯了罷？」

紅衣女郎微微一笑：「你怎會聽錯，你還很清醒，我們何妨談談這一樁交易？」

卜老爹搖搖頭，道：「你若眞的想買下這間酒鋪，現在還不是時候。」

紅衣女郎道：「你認爲我要等多久？」

卜老爹道：「最少要等六十年。」

紅衣女郎眨着眼，道：「爲什麼不多不少，偏要等六十年才能談這樁交易？」

卜老爹道：「因爲我還打算在這裏再喝六十年的酒，在這六十年之內，就算你肯用一萬兩金子來買這間酒鋪，結果還是沒法子可以談得攏的。」

紅衣女郎面露失望之色，道：「這豈不是白來一趟嗎？」

卜老爹道：「買是買不成的了，但你可以搶呀？」

「搶？」紅衣女郎詫異地望着卜老爹，道：「這是你的酒鋪，你怎麼叫別人來搶掉它？」

卜老爹道：「武林之中，誰不在搶？我這個糟老頭雖然不肯割愛，你大可以動手對付我這個糟老頭，只要糟老頭一倒下去，這間酒鋪你不是可以手到拿來了？」

紅衣女郎嫣然一笑，道：「你說得好像很有道理，但我現在又不想要這間酒鋪了。」

卜老爹道：「是不是你認爲這間酒鋪很臭？」

紅衣女郎道：「其實我只是想要一個人，而這人就在這酒鋪之內。」

卜老爹道：「你要的這個人當然不會是我這個糟老頭子。」

紅衣女郎道：「你總算還有點自知之明。」她說着這句話的時候，一雙水靈靈的眼睛望向喬冲臉上，之後，她便轉身走了。

喬冲卻擰開臉，沒有看她。

卜老爹忽然笑吟吟上前，對喬冲說道：「你好像交上了好運氣。」

喬冲搖搖頭：「這並不是什麼飛來豔福，而是天大的麻煩。」

卜老爹又是怪聲一笑，道：「這種麻煩，別的男人想惹上也很難。」

喬冲道：「別說風涼話了，這間酒鋪雖然看來半點也不起眼，但卻有很不錯的酒，遺憾的是你自己永遠不喝。」

卜老爹道：「各人有各人的福份，我這個糟老頭子只要有酒可喝，已經很滿足很滿足。」

喬冲默然半晌，才道：「老闆，我要走了，以後有好酒不妨自己品嚐品嚐。」

卜老爹打個哈哈，沒有再說什麼。

不久，喬冲就跟着那個神秘的紅衣女郎走了。

外面的風雪還是很大。

＊　＊　＊

雖然風雪很大，但喬冲並沒有感到寒冷。

在小酒鋪門外不遠處，早已停放着一頂很大很大的轎子，這頂轎子最少要用十六個人才能抬得動。

但如今抬着這頂大轎子的，卻只有四個人。

這四個人看來並不怎樣魁梧粗壯，但氣力卻大得令人感到詫異。

這頂大轎子就由這四個人抬着，而且他們看來完全不覺得怎樣吃力。

喬冲從來沒有坐過這麼大的一頂轎子，但他坐在這轎子裏的時候，卻是神態自若，完全沒有半點大驚小怪的樣子。

這轎子是可以坐兩個人的，而且還可以面對面傾談。

在兩個人的中間，還有一張細小的几子，上面擺放着一個錫壺，和兩個精緻小巧的玉杯。

紅衣女郎就坐在喬冲的對面，她斟了兩杯酒，而且都是斟得滿滿的。

轎子在動，但卻還是很穩定，斟滿了的酒居然沒有淌瀉出來。

她把一杯遞給喬冲，柔聲道：「這是天山雲姥姥珍藏了五十年的『雪蓮清香露』，喬大哥是識貨的行家，不妨一試。」

喬冲呷了一口酒，道：「雲姥姥的珍藏佳釀，怎會落在你手裏的？」

紅衣女郎抿嘴一笑：「喬大哥，你以爲這些酒是偷回來的？」

喬冲道：「雲蓮清香露雖然是難得的佳釀，但似乎並不值得去盜取，尤其是像你這種人，更不會爲了酒而多費手腳。」

紅衣女郎又笑了，她也呷了一口酒。

喬冲盯住她，欲言又止。

紅衣女郎的笑容忽然變得有點苦澀。

喬冲的臉色陡地變了：「紫貝，什麼事？」

這女郎叫紫貝，喬冲肯跟着她來到這頂轎子，是因爲他早就知道她是什麼人。

紫貝輕輕地咬了咬朱唇，說道：「有人說，你是個江湖浪子，也有人說，你是個武林豪客，也有人說，你是個賭徒，甚至是個瘋子。」

喬冲道：「別人說什麼，喬某從來沒有放在心上。」

紫貝道：「但我表姊說的話，你想聽聽嗎？」

喬冲的臉色又變了，變得很複雜，變得很矛盾。

他默然片刻，卻問：「雲姥姥的酒，怎會流落到這裏的？」

紫貝似是一呆，良久輕嘆一聲，道：「難道你關心這一壺酒，比關心我表姊更多嗎？」

喬冲也嘆了一口氣，道：「你們大概比我更明白，雲姥姥是個怎樣的人，曾經有人只是在五雲軒裏摘了一朵小花，結果就給雲姥姥宰掉拿去餵狗。」

紫貝道：「雲姥姥可以欺負那些無名小卒，但她老人家只要聽見月影谷這三個字，她就再也兇不起來了。」

喬冲冷冷一笑，道：「只怕未必。」

紫貝道：「不管怎樣，我們月影谷的事，你是用不着費心的。」

喬冲道：「月影谷雖然基業雄厚，但卻似乎犯不着與五雲軒爲敵。」

紫貝道：「五雲軒中人囂張跋扈，難道不該好好教訓教訓嗎？」

喬冲道：「五雲軒中人固然囂張跋扈，月影教中人也不見得謙虛有禮到什麼地方去。」

紫貝杏眼圓睜：「你這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喬冲道：「這句話，該由我來說才對。」

紫貝「哼」一聲，道：「咱們月影谷的事，不必你來操心，聽說你近來又惹上了不少仇家，要殺你的人越來越多。」

喬冲嘆道：「人在江湖，想和和氣氣過日子，本來就是一件難事，更何況是喬某這種人？」

紫貝道：「難得你有自知之明，你這副脾氣早就該改一改。」

喬冲又嘆了一口氣：「江山易改，品性難移，我若脾氣大改，也就不是雪豹喬冲了。」

紫貝道：「你若想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首先就該樹立自己的勢力，憑喬大哥的聲望，只要登高一呼，又何愁沒有志同道合之輩相助相扶？」

喬冲呷了一口酒，道：「我自己一個人倒霉已經很夠了，何苦連累朋友？」

紫貝說：「你這樣說，對江湖上的朋友來說，未免是太不夠朋友了，難道你可以幫助朋友，朋友就不可以幫助你嗎？」

喬冲道：「我沒有什麼需要別人幫忙的。」

紫貝道：「這是自欺欺人的話。」

喬冲凝視着她，良久才緩緩地道：「我知道，你是很關心我這喬大哥的，但喬大哥在江湖上已翻滾了二十年，什麼風浪沒見過，就算是再大的陣仗，也難不倒我雪豹喬冲。」

紫貝深深的吸一口氣，道：「我知道喬大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但有一個人——」

喬冲的臉色陡地一變：「紫貝，你別說了！」

但紫貝卻沒有停下來，仍然繼續說道：「喬大哥，你敢說自己對這個人毫不忌憚嗎？」

喬冲呆住了，他沒想到紫貝會這樣對付自己。

他心中的確忌憚着一個人，這人是他最大的一個勁敵。

喬冲呆了很久，才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這個人的確很可怕，但他也和武林中所有頂尖高手一樣，絕對不是天下無敵的。」

紫貝立刻點了點頭，道：「喬大哥說得很對，武林中根本就沒有眞眞正正天下無敵的人，武功之道，本來就是相生相尅的，八十年前點蒼派出了一位劍客，他在武林中並沒有什麼響亮的名氣，但卻在泰山南天門一役裏，把當時武林中人譽爲『無敵第一刀』的韓鐵手擊敗，成爲當年武林中最奇怪的一樁怪事。」

喬冲道：「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怪事，韓鐵手當年雖然叱咤風雲，曾經在一年之內連續擊敗江湖八大門派的五位掌門，但他卻也因此而受了內傷，因此原來武功遠不如他的點蒼派劍客，也能夠將他擊敗。」

紫貝道：「雖然，這可說是勝之不武，但畢竟也還是勝了，誰也不能說韓鐵手並非敗在點蒼派的手下。」

喬冲道：「算來算去，天下間還是沒有人能夠眞正無敵，即使一時無敵，遲早也會有人可以把這個人擊敗的。」

紫貝道：「喬大哥，你是個英雄人物，和表姊可說是天生一對。」

喬冲道：「喬某只是個草莽之夫，跟你表姊相隔千千萬萬里，你別胡言亂語，惹人笑話。」

紫貝眉毛一揚：「人家怎樣看，我可不管，總之，表姊是大美人，你是大英雄，這一點，我是絕對不會看錯的。」

喬冲道：「你太任性了，這頂轎子是從那裏弄回來的？」

紫貝嘻嘻一笑：「這是楊萬海的太歲轎。」

「楊萬海？」喬冲一怔，「這位『太原太歲』是個著名的吝嗇鬼，他的轎子你又是怎樣弄回來的？」

紫貝道：「你錯了，楊萬海對別人也許會很吝嗇，但對我卻是截然不同的。」

喬冲道：「楊萬海把這頂轎子借給你使用？」

紫貝搖搖頭，道：「不是借，而是送。」

喬冲道：「他為什麼肯把這頂轎子送給你？」

紫貝又搖了搖頭，道：「連我也不知道。」

喬冲道：「他遇見你的時候，是不是十分害怕？」

紫貝道：「也許是的。」

喬冲道：「有季常之癖的丈夫，當然很怕老婆。」

紫貝「嗄」的一聲，道：「我又不是這個吝嗇鬼的妻子！」

喬冲道：「目前雖然還不是，但將來的事情又有誰能預料？」

紫貝道：「我什麼人都可以嫁，但決不可以嫁給楊萬海。」

喬冲微微一笑，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紫貝道：「楊萬海是個吝嗇鬼，無論是誰嫁給他，將來的日子肯定不會好過，我又不是個白痴，又何必這樣折磨自己？」

喬冲又笑了：「你不是說過，他對你絕不吝嗇嗎？」

紫貝道：「那是因為我還沒有嫁給這個吝嗇鬼，要是我成為了他楊家的人，哼哼！」

喬冲道：「你又沒嫁給她，怎知道他若娶了你，就一定會原形畢露？」

紫貝道：「這並不是原形畢露，他這個人的『原形』，我是早已看得透透徹徹的，正因為這樣，我決不可以明知故犯，送羊入虎口。」

喬冲笑了笑，說：「你若是一條羊，我就是一個豬。」

紫貝鼻子一皺，道：「你不是個豬，你是一個豬母生下來的豬蛋！」

喬冲笑得更響亮，他斟滿了一杯酒，但才喝了一半就把酒杯放下，同時拔刀！

豹王刀一出，殺氣倏現。

紫貝的臉色變了，她沒想到喬大哥會在這時候有此一着。

但她沒有說話，也沒有問一句話，因為她知道，喬冲拔刀，決不會是用來付自己的。

但喬冲到底要對付誰？

* * *

抬轎的四個漢子仍然在抬轎，這四個人雖然只是「轎伕」，但四張臉都像是鋼鐵鑄成的。

只要是這四個人在抬轎，就算前面有千軍萬馬，也攔阻不住這頂大轎。

除非有人把這四個人殺掉！

如今，要殺人的人已出現，而且已攔阻了這頂大轎。

大轎繼續移動，前面抬轎的兩個漢子突然揚起了手。

左邊的漢子揚起了左手，右邊的漢子揚起了右手。

這兩隻手一揚起，立刻就射出了漫天暗器。

這些暗器，有長有短，有三角的也有圓的，每一種暗器都餵上了劇毒。

遇上了這種暗器的人，只好算是倒足了三輩子的楣。

攔阻這頂轎子的，是一個灰袍和尚。

這灰袍和尚臉色很不錯，手裏提着一根禪杖，只見這根禪杖黃澄澄的，居然是用黃金所鑄成。

在前面抬轎的兩個漢子，一遇上這灰袍和尚，就用上了最厲害的暗器手法。

但是這些暗器並不是向前射，而是向後面倒射過去的！

這兩個抬轎漢子要殺的人，居然是喬冲和紫貝！

就在前面兩個抬轎漢子驟施暗器之際，後面兩個抬轎漢子也展開了極兇狠的狙擊。

後面抬轎的兩個漢子，一個以內家重掌全力推前，另一個則用極剛勁的重拳直撞。

大轎的後面，在剎那間被兩人擊至粉碎。

只要轎中有人，必死無疑！

但轎子裏居然空無一人！

原本在轎子裏的喬冲和紫貝往哪裏去了？

其中一個抬轎的漢子突然叫道：「點子在轎頂！」

他說的不錯，喬冲已帶着紫貝破轎一飛沖出，兩人在最危急的剎那間衝破轎頂，雙雙站在轎頂之上。

這只是剎那間的事，正是說時遲，那時快，其間間不容髮。

四個抬轎的轎伕，突然變成了四個兇狠絕倫的殺手，而且這四人要殺的，還是轎中的人。

一時之間，喬冲也來不及向紫貝追問，還是先對付了這四個殺手再說。

使暗器的兩名殺手沒有再使用暗器，兩人都從靴間摸出一把鋒利之極的匕首，向轎頂上的喬冲和紫貝襲擊。

這些殺手既要殺喬冲，也要殺紫貝，而且出手絕不留情。

紫貝又驚又怒，纏在腰間的一柄軟刀倏地揮出。

她是月影教中刀法最快的女子，若單以刀法而論，就連她的表姊也比不上。

喬冲則以豹王刀對付大轎後面的兩名殺手。

豹王刀鋒利無匹，喬冲的刀法也是凌厲無匹。

「颯颯」連聲，大轎後面的兩名殺手，給喬冲逼得倒退丈二，不敢再貿然攻上。

但紫貝這一邊的情況卻不怎麼妙。

雖然她也和喬冲一樣，都是以一對二，但這兩個使匕首的殺手，武功

卻是高得出奇。

紫貝應付得頗為吃力。

喬冲很想抽身協助她一臂之力，但那兩個抬轎漢子仍然把他纏得很緊。

他們用的是死纏爛打的打法。

這兩人分明已倒退開丈二，但不旋踵又再追逼上來。

而且這兩人追上來的時候，又使用了另一種打法，那是另外的一種武功，招式十分詭異，忽然用腳，忽然用拳頭，忽然又會用某種令人意想不到的怪招，總之令人防不勝防，的確是難纏的腳色。

喬冲並不怕這兩個殺手，但卻還是難免被這兩人所纏住。

他很想助紫貝一臂之力，但卻一時之間無法可以抽身。

紫貝很快就陷入險境，喬冲雖然着急，但卻也無可奈何。

正當紫貝形勢十分危急之際，突然一道灰影飄掠而來，隨即金光驟閃，一根金禪杖有如排山倒海般壓向轎前的兩個殺手。

這道金光一閃，紫貝陡地嚇了一跳，她還以為那個灰袍和尚正在出手對付自己。

但她的擔心是多餘的，灰袍和尚並不是出手對付她，而是對付那兩個殺手。

這一着，使紫貝感到大為詫異。

灰袍和尚出手極快，也極重，不到十招八招，就把那兩個殺手砸得腦漿四濺，橫屍雪地之上。

有了這麼一個強援，喬冲自然大大吐一口氣。

餘下兩名殺手，再也無心戀戰，雙雙逃竄而去。

灰袍和尚哈哈大笑，撫掌稱妙。

紫貝奇怪地望住這個出家人，良久問道：「大師何許人也？」

灰袍和尚嘻嘻一笑，道：「洒家從不吃狗肉，也不吃豬肉，但卻吃過人肉。」

紫貝嚇了一跳：「人肉也吃，這還算是甚麼和尚？」

灰袍和尚又是嘻嘻一笑，道：「洒家就是吃人和尚。」

「吃人和尚？」紫貝又跳了一跳：「江湖上最出神入化，連武當九珠眞人也甘拜下風的『宇內第一奇僧』吃人和尚，就是大師閣下？」

灰袍和尚咧嘴一笑，道：「大師就是大師，閣下就是閣下，甚麼大師閣下，洒家還是他媽的第一次聽見。」

紫貝一愕，喬冲卻笑了起來，道：「凡事都有第一次，大師又何必他媽的大驚小怪哉？」

吃人和尚哈哈一笑，合什道：「善哉善哉，洒家有你這麼一個朋友，倒算是他媽的得很。」

紫貝臉上一紅，把臉側開去。

喬冲笑道：「紫貝，你別放在心上，吃人和尚雖然吃人，但卻不會胡亂地吃，凡是給他吃進肚子裏的，都是罪惡貫盈，殺之不枉的死賊，這種武林敗類就算煮成人肉羹，你我也是不妨分一杯羹大快朵頤的。」

紫貝笑了：「你們都是武林中的怪人。」

喬冲道：「人在江湖，太正經是不行的。」

吃人和尚忽然「哼」的一聲，對喬冲說道：「洒家越來越佩服你這條雪豹了。」

喬冲一呆，道：「我有甚麼值得大師佩服之處？」

吃人和尚道：「無論你去到甚麼地方，都會遇上仇家，也會遇上朋友，江湖上像你這樣的人，恐怕不會超過十人。」

喬冲嘆了口氣，道：「這是不值得羨慕的，因為像喬某這種人，往往都會遇上許多痲煩。」

吃人和尚兩眼一瞪，道：「人在江湖，誰個沒有痲煩？但只要有朋友，任何痲煩都可以他奶奶的迎刃而解。」

喬冲又嘆一口氣，道：「自己痲煩已經是痲煩的事，要是連累朋友，這豈不是煩上加煩嗎？」

吃人和尚「呸」一聲，大聲道：「廢話，朋友就是朋友，要是不能為朋友分憂，不能為朋友出力，這算是他奶奶的甚麼朋友？」

喬冲望着他，道：「你好像不是我的朋友？」

吃人和尚道：「洒家是不是你的朋友，這一點是毫不重要的，但總而言之，從這一刻起，洒家跟定了你，無論你往那裏跑，洒家都一定跟隨着。」

紫貝鼓起了腮，道：「這不是變成了喬大哥的跟班嗎？」

吃人和尚呵呵一笑，道：「小妮子，隨便你怎樣說也沒關係，洒家向來都是我行我素的，你就用甚麼法子，也不可能改變洒家的決定，除非你把洒家宰了，那才自當別論。」

紫貝「哼」一聲，對喬冲道：「這和尚好生無禮。」

喬冲悠然一笑，道：「也只有這種和尚，才能把妳這種巾幗英雄弄得貼貼服服！」

紫貝噘了噘嘴，道：「我才不會怕他，咱們不妨走着瞧好了。」

喬冲輕輕嘆一口氣，道：「這就是妳的不是了。」

紫貝跳了起來，道：「為甚麼這樣說？」

喬冲道：「若不是這個無禮的和尚出手相助，你現在說不定已經給那些轎伕宰掉，因此，這個好生無禮的和尚根本就是你的恩人，如今妳卻這樣說，當然是大大的不對。」

紫貝「啊」聲大叫：「我不來了，這算是甚麼，挾恩自重嗎？我可不比別的姑娘，要我對這和尚屈服，那是休想。」

喬冲眉頭一皺，吃人和尚卻「呵

呵」一笑，道：「果然是別具一格的江湖兒女，洒家也不是婆婆媽媽的人，更不會挾恩自重，人在江湖，誰也不能保証以後會遇上甚麼事，今天洒家雖然助了這位姑娘一臂之力，但難保他朝不會遇上劫難，那時候，說不定可以把洒家救出生天的人，就是眼前這位俏姑娘。」

紫貝神氣地一笑：「還是這個好生無禮的和尚識得大體。」

喬冲啼笑皆非，對吃人和尚道：「看來，你的法號要改一改了。」

吃人和尚道：「該怎樣改法？」

喬冲道：「應該改為『識得大體好生無禮和尚』。」

吃人和尚聽得眉頭大皺，但不久卻怪聲大笑起來，道：「說得好！說得妙！好一個『識得大體好生無禮和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 *

雪已停，風卻還是吹得異常急勁。

在一間破廟裏，一個人神情木然地坐在神案下。

神案早已殘缺不全，四周除了塵積滿佈之外，到處都是一片頹垣敗瓦的景象。

這人坐在神案下，足足一個時辰了，他連眼眉毛也沒有掀動一下。

忽然間，破廟東南角那邊「嘩啦」之聲倏响，十個青衣漢子同時破墻而來。

原本已殘破的廟子，此刻看來更是隨時都有坍塌下來的危險。

但坐在神案下那人仍然原封不動，好像甚麼事情也沒發生過。

十個青衣漢子一進入破廟，很快就把神案下那人團團圍困着，而且都同時亮出了明晃晃的兵刃。

殺氣立刻籠罩着這破廟。

但這十個青衣人雖然包圍着那人，但卻沒有發動攻擊，似乎是留以有待。

神案下那人依然故我，連眼皮也沒有抬起。

也不知過了多久，破廟裏又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看來很規矩，很老實的讀書人。

這人的年紀並不大，但也不算小，但到底是二十五歲還是四十五歲，卻難以看得出來。

世間上的確有這麼一種人，不足為異。

神案下那人終於發出了一絲冷笑，他一笑，破廟內的形勢似乎立刻就起了急劇的變化。

最少，那十個青衣人的臉色都同時變了，原本握着兵刃的手握得更緊，有一個手持雙刀的青衣漢子甚至「嗆」的一聲，右手握着的那一柄雁翎刀跌落在地上。

那個看來很規矩，很老實的讀書人立刻盯住他：「心裏害怕了？」

那青衣漢子的臉色驟然地變得雪白：「不，屬下視死如歸，決不會臨陣退縮，在……在强敵面前示弱……」

讀書人輕輕嘆了一口氣，道：「你心裏本已害怕得要命，但嘴裏卻還在硬充好漢，這又是何苦呢？」

那青衣漢子本已雪白的臉孔，給他這麼一說，登時又漲紅起來。

他張大嘴巴，似乎想說些甚麼，但結果卻連半個字也說不出口。

讀書人向他揮了揮手：「你走罷，我們這裡用不着你這種膽怯的人。」

那青衣漢子立刻「噗」的一聲跪了下來：「鐵使開恩！鐵使開恩！屬下知錯了，屬下這就跟敵人拚命！」

他說完之後，就抓起跌落在地上的雁翎刀，隨即撲前攻擊一直坐在神案下的那個人

神案下那人倏地喝道：「這還不是自尋死路嗎？」

那青衣漢子仍然不顧一切，繼續揮刀襲擊。

神案下那人終於還手，他把利劍刺入那青衣人的心臟裏。

青衣人立刻倒地，他倒卧在血泊裏的時候，居然嘴角露出了微笑。

「死在敵人的劍下，總比死在鐵使的酷刑下痛快得多……」才說到這裡，已氣絕畢命。

一直坐在神案下那人已緩緩地站起，他手裏握着的利器是寒玉劍。

坐在神案下的人，赫然正是「至尊殺手」司馬玉……

* * *

讀書人並沒有讀書，他看着的是一把扇。

這是一把內藏暗器，可以在舉手投足之間殺人於無形的武器。

司馬玉冷冷的望着這個讀書人，良久才道：「你是從那裏來的？」

讀書人道：「這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無論我從那裏來，你今天都只有一條路可走。」

司馬玉冷笑道：「是死路一條？」

讀書人道：「果然是個聰明的『至尊殺手』，但在我看來，你其實半點也不聰明。」

司馬玉道：「何以見得？」

讀書人道：「你若眞的聰明，就不該放過喬冲。」

司馬玉眨動着眼睛：「你怎知道是我放過喬冲？為甚麼不說喬冲放過了我？」

讀書人道：「你是殺手，他不是。他只是一個給殺手追殺的獵物。」

司馬玉道：「喬冲不是一般人，要殺掉他談何容易？」

讀書人道：「正因為殺此人不易，所以才會用上你這個『至尊殺手』，咱們的主人，從來不會殺雞用牛刀。」

司馬玉道：「但我還是殺不了喬冲。」

讀書人道：「你並不是殺不了他，只是不想下手。」

司馬玉冷冷一笑，道：「你也是一個老江湖了，我為甚麼不想下手，你是知道原因的。」

讀書人道：「你以為自己是個江湖俠客，而喬冲看來也的確是一條硬漢子，所以，你起了惺惺相惜之念，下不了手殺他！」

司馬玉陡地仰天大笑，道：「你把司馬玉瞧得太高了，我不殺喬冲的理由，只有一個。」

讀書人道：「請說。」

司馬玉道：「要我去殺喬冲的人，早就知道，我即使能夠殺得了這一條雪豹，恐怕也無法可以全身而退！」

讀書人冷冷一笑，道：「你是說，你貪生怕死，不敢跟喬冲拚個同歸於盡？」

司馬玉道：「明知道結果是如此，又何苦燈蛾撲火，弄得玉石俱焚？此乃人之常情，在下亦不例外。」

讀書人道：「但我家主人對你這種做法，十分不滿意。」

司馬玉道：「此亦意料中事。」

讀書人道：「你殺不了喬冲，我家主人意下如何，倒還是其次的事，你如何向禤老大交待？」

司馬玉道：「司馬玉如何向禤老大交待，那是司馬玉之事，不勞尊駕費心。」

讀書人轟然道：「你是說在下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來着？」

司馬玉道：「事實本來如此，難道不是嗎？」

讀書人冷冷一笑：「司馬玉，久聞至尊劍法獨步武林，在下早就想領教領教，看來，今天也該是適當時候！」

司馬玉雙眉軒動：「你若有此意，司馬玉自當奉陪！」

讀書人向前踏出一步，手中摺扇虛晃三招。

司馬玉神情自若，絲毫不懼。

讀書人嘿嘿一笑：「司馬兄，看招！」

但就在這時候，一人沉聲叱道：「楊萬海，這是殺手門的事，不必你這位聚賢鐵使來插上一手！」

這是一個女子的聲音。

雖然是來的是個女子，但卻有着一種說不出的威嚴。

她的聲音如是，臉色神態亦如是。

她並不老，只是三十出頭，而且還是一個相當美艷的女子。

她就是殺手門的禤老大！

* * *

禤老大在破廟中帶走了司馬玉。

司馬玉跟着她走，過了很久很久還是沒有說半句話。

禤老大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對司馬玉說道：「阿玉，你令我太失望了。」

司馬玉搖搖頭：「別再說下去，你動手好了。」

禤老大瞪視着他：「動手？動甚麼手？你以為我會把你怎樣？」

司馬玉道：「當然是執行門規！」

禤老大道：「你相信我會這樣做？」

司馬玉道：「為甚麼不相信？兩年前小郭不肯動手殺他的岳丈，結果不是給你用毒針殺了？」

禤老大道：「小郭是小郭，你卻和他不同。」

司馬玉道：「我們都是殺手門的人，又有甚麼分別？」

禤老大道：「怎會沒有分別？小郭武功不如你，機智更不如你。」

司馬玉冷冷一笑：「照這麼說，凡是武功和機智都不出色的人，都是死不足惜的了？」

禤老大道：「這當然並不是唯一的理由。」

司馬玉道：「你還有甚麼理由可以不殺我。」

禤老大道：「當然還有，因為你並不是別人，而是『至尊殺手』司馬玉。」

司馬玉道：「這算是甚麼理由了？」

禤老大道：「因為殺手門下所有殺手之中，只有司馬玉才是一個眞眞正正的殺手，所以，別的殺手犯了過錯可以殺，但你卻例外。」

司馬玉冷冷一笑，道：「你是殺手門的老大，如此行事作風，又怎能服衆？」

禤老大笑了，她的笑容很動人，連聲音也是一樣。

她此刻的樣子，和剛才在破廟的時候，可以說是判若兩人。

司馬玉卻無動於衷，他的神情還是和在破廟裏的時候一模一樣。

禤老大忽然坐在路旁一塊大石上。

大石上是有積雪的，但她不在乎。

她一向都是這樣的，只要自己高興，甚麼事情都會做得出來。

司馬玉卻沒有看她，只是冷冷的說道：「老大，你還是公平一點的好。」

禤老大搖搖頭：「我不會做不公平的事，更尤其是對自己不公平的事，永遠不幹。」

司馬玉道：「小郭臨死的時候，他曾說過一句話。」

禤老大道：「他說我是武林中最狠毒的女人。」

司馬玉道：「難道你敢說小郭說錯了？」

禤老大道：「小郭沒有說錯，因為在他的眼睛裏，武林中最狠毒的女人，除了禤翠紅之外還會是誰？」

司馬玉道：「但這只是他的看法？你的看法又是怎樣的？」

禤老大嫣然一笑：「看別人怎樣怎樣，那是很容易的，但要看清楚自己到底怎樣怎樣，卻是大不容易。」

司馬玉道：「連你也是一樣？」

褟老大道：「你以為我是甚麼人？」

司馬玉道：「這二十年來，我只知道一件事。」

褟老大道：「甚麼事？」

司馬玉道：「在二十年前，若不是你把一個又乾又硬的饅頭塞進我的嘴巴裏，我早已餓死在一條又臭又冷的暗巷裏。」

褟老大的眸子閃動着奇特的光芒：「這麼久的事情，你還沒有忘記？」

司馬玉道：「對於那些幸福的小孩來說，五六歲時所發生的事，早已一忘記得乾乾淨淨，但我並不屬於那一羣人。」

褟老大道：「其實你的出身也不差，父親是個翰林學士，母親更是名門淑女。」

司馬玉咬了咬牙，道：「但那又怎樣，一場大火，一次絕不留情的劫殺，我們甚麼都沒有了。」

褟老大道：「最少還剩下你！」

司馬玉道：「我當然不會忘記，我是如何能夠繼續活下去的，還有我的劍法……」

褟老大的眸子忽然黯淡下來，她搖搖頭：「別再說了，這些一切一切，都已成為過去，往事何苦再提？」

司馬玉道：「不，有些事永遠不會成為過去，你怎樣把『至尊劍譜』從『至尊老人』手裏取過來，那些情景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褟老大臉上的表情，彷彿就在這一刻間突然完全凝結了。

——那一年，司馬玉才十二歲，他一直跟隨着褟老大，在江湖上過着流浪天涯的歲月。

——正是合該有事，褟老大在一間青樓門外，不知如何居然和一個老魔頭「邂逅」起來。

——如此「邂逅」，到底是誰個首先別有居心，還是上天的安排，這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怎樣，從那一天開始，褟老大和司馬玉就跟着這個老魔頭，在江湖上展開了另一種生涯。

——這個老人，自稱是『至尊老人』，但江湖上卻沒有甚麼人聽說過他的名號，然而，這是無關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這個至尊老人的武功，極其厲害！

——至尊老人對褟老大很好，無論褟老大要甚麼，至尊老人都會滿足她的要求。

——但至尊老人想要甚麼？說穿了很簡單，但要滿足他卻是大不容易。

——但褟老大沒有讓他失望，那時候，她才十九歲，正是花樣年華，而且還是個黃花閨女。

——至尊老人完全信任褟老大。當年，褟老大還不是褟老大，她只是一個看來很純樸的鄉村姑娘。

——但半年後，褟老大殺死了至尊老人。

（未完・一二）

上文提要： 鍾坤被三個彪形大漢毆打，並割掉他半粒耳珠，鍾坤自己心裡明白，唯有啞忍；旋即接到魯春齡的約晤，若他要得到豐捷的貸款，就必須與魯春齡合作，提供豐隆銀行的秘密資料……一項謠言即令豐隆銀行分行及總行發生擠提現象，一大羣人爭先恐後提取現金，羣情洶湧，現金亦不敷應用，董事長余森牟獲知後暴跳如雷，並召開記者招待會澄清……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蕭萬貫・文　可飛・圖

錢莊風雲

安排香餌釣金龜　最難消受美人恩

余森牟道：「造謠者若是本行高層職員，他通常會向他的至親好友首先透露，然後打這些口中再擴散出去，而這些人由於與造謠者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他們的存款也大都會存在造謠者那間分行！因此首先發生擠提的就可能是這間分行！然後再擴散蔓延開去，造成這場該死的擠提風暴！」

「既然這樣，你這好像頗有道理的！森牟，那我們就從這三家分行首先查起！」

雷平康的精神也因痛恨而被激發起來了！

「急什麼！我已吩咐保安部密切監視這三間分行主任以上的負責人！這造謠者絕難逃脫出我的五指山！」

余森牟拿手掌狠狠的一捏，就像這造謠者已被他握在手掌心裏狠狠的捏碎！

第二天一早，余森牟在家裏就接到保安部主任老鄭的緊急電話，除非有特別要緊的事情，否則豐隆的職員是絕不敢輕易打電話到余公館來的！

「……嘿！不要報警！送他上法庭頂多是一條造謠誹謗罪！這太便宜他了！這事由我們悄悄的料理，你派人跟踪他，然後請泰國那邊的殺手把他一隻眼睛挖了！我要他慢慢咀嚼這作孽的滋味！」余森牟獰笑着最後向老鄭下令說。這時還是晨早七點鐘，余森牟是在床上接這電話的，因這幾天的心緒暴燥，他就破例的讓朱莉晚上留在他的睡房，因為他不時强烈的需要發洩！這時朱莉也被這個嚇人的電話驚醒了，半裸的從床上探起起身來，怔怔的望着余森牟發呆，她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瞧見風度翩翩的他這時的猙獰恐怖的模樣！

下了這道狠毒的指令，余森牟就從床上霍的跳了下來，他的雙眼閃着光，像狐狸又像豺狼般霍霍的搜索着，就像餓急了似的，他要找什麼東西狠狠的咬一口！但一切都似乎不合他的胃口，終於，他的目光落在半裸的朱莉身上，在下意識中，這似乎不是朱莉，而是一塊肥肉，一塊塗上鮮豔顏色而內裏藏毒的肥肉！

「啊呀！你這樣瞧着我幹麼？」這可怕的目光把朱莉嚇得尖叫一聲，在床上直跳起來，瞪着余森牟意外地，余森牟倒似乎因此而平靜下來了！他凝望着朱莉豐滿的胸部神情古怪的微笑了一下，突地就沒頭沒腦的說：「你說！朱莉，曼敏施漂亮還是你漂亮……」

「你是說MISS曼？嘻，她比我年輕，又好打扮，在你們男人眼裏，當然是她比我漂亮迷人啦……但你問這個幹麼？你不是想打她的主意吧！你……」朱莉說，一股酸氣冒了上來，她方才的恐慌因而就被冲淡了，說罷，她就半恨半怨的盯着余森牟，後面的話就截住沒再說下去。

余森牟連忙把手一擺，表示他絕

無此念，在這時他無論如何也不可惹起她這女人最難纏的醋勁！他沉吟一下，覺得要朱莉衷心合作，而且非要她合作不可，所以就不得不向她透露一點眞相了。「你先穿上衣服吧，莫着了涼，我慢慢對你說。」余森牟對朱莉說，盡量的把聲調放得柔和。

「銀行擠提這事你知道了吧？朱莉！」

在朱莉穿衣梳妝打扮的時候，余森牟跟在她身邊，對她說，順手又把一枝唇膏遞給她。這少有的溫柔體貼，倒又把朱莉弄得驚訝起來，她小心翼翼的在梳妝鏡上向他笑一下，才說：「知道啦！這可把你害慘了！這該死的跟風存戶！」

「不！不是那些存戶該死，而是扯着他們進攻銀行的那些幕後人該死！」

「你是說，背後有人故意害你麼？」

「對啦，例如剛才鄭主任在電話說的那個已逃去泰國的鍾坤，這混蛋就是其中一個！但這王八蛋只是別人的一隻走卒！」

「啊！誰跟你這麼大仇怨哩？鍾坤當分行經理不是挺寫意麼，他怎會被那些人利用？」

「嘿！鍾坤這王八蛋怕死又貪財，我早瞧出他不妥，本想先穩住他一段時間，就把他狠狠踢開！不想這一念之差就被人搶先搶佔了這空檔！」

「這人很厲害呀！但這人到底是誰？」

「嘿嘿嘿！這還用問麼！他恨我一聲不響就獨斷獨行退出南託！才來這陰毒的一手！」余森牟咬牙切齒的說，說到這裏，他的心火又壓止不住的冒上來！

聽余森牟這一番話，朱莉就明白八九分了，她不禁呆呆地張大了嘴巴，就連捏在手上的唇膏也忘了塗上去了。憑她的經驗和見識，她是做夢也想不到在商場的激鬥竟是如此的不擇手段、如此的殘酷！

「他以爲他這一招神不知鬼不覺！他料不着姓鍾的這王八蛋把什麼事都爆出來！你說，這口氣教我如何咽得下！朱莉！」

「那你打算怎樣？人家可是財雄勢大喲……」朱莉恐怖的嚷了一聲。

余森牟却立刻就把她的話截斷了！「我余某人也不是吃齋的善男信女！他來暗的，我就叫他也嘗嘗暗的滋味……但這事就得請你幫忙！朱莉！」

「我能夠幫你什麼喲？我的——表叔！」

「嘿嘿！我告訴你一個消息，姓章的打算近日去大馬渡假！這是天賜良機！你在大馬的密友曼敏施不是很能令男人着迷麼？姓章的也不會例外！他的心臟還有毛病！我就叫他臨老入花叢，能進不能出！」余森牟獰笑着說，然後，他又貼着朱莉的耳朵，沉聲說了幾句什麼。

朱莉一聽，臉色嚇得白了！「這可就要他的命了……就算我肯出面，MISS曼肯不肯點頭我也說不準哪！」

「怕什麼？嘿嘿！出了什麼事也是這世上老鬼尋歡的自然現象！再高明的法官到時也是一句死因無可疑了事！況且他這人家族觀念極重，出了這事也是家醜不敢外傳、啞巴吃黃蓮吧了！你放心好了，朱莉！事成之後，我答應絕對不會少了你和你那位MISS曼的好處……就跟眼下這情況一樣嘿，嘻朱莉……」

余森牟又在朱莉的耳邊說了一句什麼，朱莉臉上一紅，然後就作狀的嘻嘻的浪笑！

× × ×

三天後的早上八點，一串車隊就透迤的長蛇陣般的駛出章家公館。陽光打從東面斜照下來，在領先的一部平治房車的銀灰色車蓋上跳蕩。

在司機雄叔駕駛的這部銀灰色平治房車裏，南託銀行董事長章洋龍和黃伯祥並排坐在車廂後座，章洋龍特地把黃伯祥扯上他這部車子。跟在後面的一部是方玉嬋、章仙綺和章承業坐着。魯春齡自己駕了一部新購的豐田紅色跑車。打後的是一部顯得有點過時的「保時捷」房車，南亞銀行副董事長朱汝年聽說章洋龍要返回他的發祥地渡假，特地趕來送行，但這時他却就在車廂裏津津有味的讀着一份早報的股市行情。

車隊駛出海底隧道，就打康莊道轉上漆咸道、馬頭圍道，再轉入太子道中段，香港啓德機場就遙遙在望。章洋龍瞥一眼遠處的機場大樓，忽爾就有點感觸，整整廿年光陰，他沒去瞧過大馬這發祥地了，這段日子着實把他弄得身心交瘁，才興起偷空一會的念頭，這第一個目標，自然就是大馬的檳城啦！因爲三十多年前，他就是在那兒靠一間小小的士多店起家的！廿年後的舊地重遊，雖然偌大一把年紀了，他竟情不自禁的突然湧出一股青年得志衣錦還鄉的悠然自得的心緒！因爲他離開大馬來香港求發展時，他親手挽着的還只是一隻灰舊的皮箱，但眼下跟在他身邊的，却是整整一串令人矚目的車隊！

「嘿！伯祥，我眞倒有點小少離家老大回的感覺呢！」章洋龍突地扭頭對黃伯祥說。

黃伯祥笑笑，體諒似的拍拍他的膝頭，點頭道：「是呀，到底是二十年的歲月啦！但我倒想起我十七歲那年，被你鼓動着離開上海，連夜潛上一隻貨船去大馬的那個晚上，我倆悶在機房裏幾乎被那些油烟氣焗死了！因爲我倆連一塊買票的銀洋也沒有哩！不想眨眨眼就離開上海幾十年了！有機會我倒想回去仔細看看！」

「哈，什麼時候我的老搭檔動了思鄉情懷來啦！前幾年那邊折騰得太不

像樣，但聽說近年有大改變了！好吧，伯祥，等我從大馬回來，就抽個時間和你一道回去瞧瞧！要不，你眼下就和我一道去大馬吧！伯祥，等下在機場補張票就行了！」

不知爲什麼，也許是往事的回憶，也許是被人反叛的痛苦在心頭纏繞，章洋龍對身邊這位幾十年的老朋友竟有點小別也依依不捨的可笑的青年人心境。黃伯祥感觸着這友情的熱力，有點動情，但却緩緩的搖搖頭。

「不啦，洋龍，我也走開，南託這面就顯得有點單薄了，耀光又去了印尼！以後吧，反正再幹幾年，我也該退休啦！」

「對了，伯祥！這一頭半月，南託就得靠你仔細瞧着！其實你怎能走開？玉嬋他們雖然能夠理事了，但還是欠缺了一點經驗，女人家有時還有點偏激，這得靠你提點啦！」章洋龍說，這時車又已駛入啓德機場，他就把話頓住了。一會後，章洋龍在家人和朋友、下屬的簇擁下，上了二樓的候機大堂，這時候機大堂已響起馬航班機登機傳呼，他們就逕直的向登機禁區那面走去，在禁區前，衆人都停住脚步。

「洋龍！我已經打了電話去張老板，他會在機場接你！他還說，已替你選好下榻的地方啦！到了那邊，就馬上打個電話回來！你一個人去，我眞有點不放心！」方玉嬋趨前一步說。

章洋龍點點頭，轉身就向禁區通道走去，這時他突然打個趔趄，右手不禁按在胸口上。「你怎麼啦？洋龍！」方玉嬋尖叫一聲，連忙衝上前去，章仙綺和魯春齡離他近一點，跑上前一左一右的把他扶住了。「爸爸！我陪你去吧！」章仙綺嚷道。

僅一會，章洋龍就鬆開按着胸口的右手，有點勉强的笑笑，說：「大驚小怪！倒像爸爸死了似的！放心吧，爸爸身子還挺紥實嘿！」說罷，他面向着衆人，使勁的拍了拍胸口，就轉身向禁區通道走去，在衆人的送行聲中，很快的走了進去。

在馬航線班機機艙內，飛機起後不久，章洋龍就拒絕空中小姐的殷勤服務，自己解開飛機起飛時繫上的安全帶。

這時還是早上八點稍過，航機在八千公尺的上空平穩的向南飛行。窗外的白雲，如山般的湧來，又如奔馬般向後飄去，偶爾透過雲層的間隙，浩瀚的南海便撲入眼中，那浮在海面的東沙、中沙、南沙羣島，像一個個綠色的饅頭在藍色的綢布上跳動、跳動……突然航機緩緩的兜轉來，向西南方向飛去，一會後，海面便浮出一個豬腰形的半島，這就是馬來亞啦！吉隆坡雖然還隱沒在雲海中，但馬來西亞最高的塔漢山却露出一截，峯頂反射着早陽的七彩光華，白雲繞着峯腰，在章洋龍的眼中，這倒像一位頭戴彩冠、身穿羽衣霓裳的仙女，在雲海中翩翩起舞。不一會航機就開始向下滑落了，繫上安全帶的章洋龍不禁動情的把臉緊貼機窗，逼不及待的向下望。

走出吉隆坡關檢大樓，馬上就有一位年約五、六十歲，紅光滿面的男子哈哈的大笑着，迎面向章洋龍走過來。

「哈！洋龍！我聽玉嬋說，你一個人來大馬，我還不信，但你却眞的來了！玉嬋她在電話中抱怨哩，都一把年紀了，還是這樣執着哪！」

「嘿，永漢！有你這位張老板陪着，我怕什麼？在大馬要找導遊，你可是首屈一指的人選哩！」

章洋龍對馬尼拉檳城七洲酒店的老板張永漢說，他的身邊，還帶了二名隨從。兩人寒暄了幾句，就一道向張永漢停在不遠的車子走去。

「怎麼樣，洋龍，先在吉隆坡歇歇脚，還是直接去檳城？玉嬋說你的心臟有點小毛病哩！」上車子時，張永漢問章洋龍說。

「不啦，直接上檳城去吧！一別二十年啦，我倒有點心急去瞧瞧！老毛病啦，其實只是小事一樁！」章洋龍搖搖頭，不以爲然的說。

然後車子就駛出吉隆坡的郊外，向西北面飛馳而去。

× × ×

與章洋龍的車子隔了十幾丈遠處，有一部車子遙遙的跟在後面。車上居然是余森牟的「表侄女」朱莉！開車的是一位年約二十的精明男子，他對這一帶的環境非常熟悉，顯然是當地人士。兩人瞧着前面那車子一陣低語。

「你瞧淸楚那輛車的車牌了吧？老闆！車上那個穿唐裝衫的老男士，你別小看他這土里土氣的，他可是在香港排名第三位的銀行董洋龍先生！」

「錯不了啦！你放心吧，朱小姐！怎麼？你們是非釣到這大金魚不可麼？」

「當然啦，但得看你的本事囉！」

「哈哈！放心！我還知道這車子的主人是七洲酒店大名鼎鼎的張老板，在檳城誰沒聽過七洲酒店的大名？我的一位表弟就是在七洲酒店當管房部頭的！我擔保不會失了他的踪跡就是！」

「這你得隨時跟我聯絡！電話是怡保——記住了麼？還有，你那位表弟不知在這方面有沒有門路替我們向姓張的引見？只要認識姓張的，就容易接近他了！」朱莉挺認眞的望着老闆說，瞧得出，她與老闆的關係也是挺不尋常的。老闆一聽，就哈哈一笑，希冀地向朱莉一側頭。

「嘻！我那位表弟別的不行，但扯皮條這道可是一流高手！但怎麼啦？不是聽說你在香港跟了一位銀行大班麼？怎的又想換畫啦？嘻，朱莉！」

「狗口長不出象牙！啐，不是我哩，實說吧，是我一位姐妹！她等錢用！這你明了吧？」

「好好！算我服了你們這些俏嬌娃啦！小手指這麼的一勾，就把那大金魚的十萬八塊掏出來啦！但不知我關某人有沒有這份豔福？」

「你就想啦，莫想壞你的心肝！告訴你，等閑之輩她也瞧不上眼哩！更何況你一個窮私家偵探！」

「嘿嘿，說笑吧，豔福就免了，我要的是財路！哈哈！俗語有說，相金先惠格外留神嘛！」老關說，咧了咧嘴，露出他那口被薰黃的烟牙。朱莉沒作聲，望着老關，好一會，終於掏出一疊現鈔，啪的就拍在老關的駕駛座上。

「這裏是二千塊美金！事成之後，再付二千！好啦，你停一停、我在這裏下車，然後我去怡保等你的電話！小心啦，可別讓人把你當做意圖綁票犯給抓去了！」

「知道，知道，你放心好了！」老關咧着烟牙說，然後把車停下。待朱莉跳落車後，便又盯着前面那輛車又飛去，一面却在肚裏狠狠的罵道：「臭黃毛丫頭！對付男人你有一手，但若論跟踪盯梢，你連替我提鞋也不及格哩！」

這兩輛車子，相距了十幾丈遠，中間又有另一部不相干的車子隔着，一前一後的，直向西北面的檳城方向飛馳而去。

× × ×

直到傍晚六點時份，張老板的車子才駛到與檳城一水之隔的北海城。在這兒渡了海，就是有「翡翠島」稱號的檳城，四周被印度洋包圍，到處是蔚藍色的海水、美麗的海灘、隨風搖曳的檳榔樹。

「我來這裏的時候已經叫檳榔嶼，不想這時還是這麼多的檳榔樹！」當車子繞着海濱公路飛馳時，章洋龍感慨的說。

「我那時初到，還跟這裏的土人打賭，是檳榔硬，還是我的頭硬哩……嘿嘿！」

「結果呢？你贏了麼？」張永漢在章洋龍身邊含笑問。

「嘿，我自以為在上海學了一點神打功，才敢誇口，結果我輸得一敗塗地，頭破了，檳榔却還是堅硬如故的！就連身上的十八塊馬幣也給那些土人掏光了！後來我就乾脆開了家士多店兼賣檳榔！我想，你檳榔硬，但我的腦袋到底還是比你硬……年輕時就這般荒唐可笑！」章洋龍說着，右手就抬上去撫一下頭，那上面已經斑白一片了。他歎了口氣，就閉上眼睛，養起神來。

張永漢一見，連忙吩咐司機說：

「抄近路！直接駛去七洲酒店！」張老板瞧得出，經過這一整天的旅程，他這位老朋友已有點支持不住了，不然憑他的性子是絕不肯認輸露出疲態的！而在心內，張永漢又着實感激這位算得上救命恩人的老朋友，因為假如缺乏他從南託貸給他的無任何抵押的那二千五百萬，他這七洲酒店早就宣佈結束了！因此他在接了方玉嬋的長途電話後就開始盤算，他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也得討這位大債主兼老朋友的歡心！而且但得他盡歡而去，那麼日後是可以托這座金山銀礦的福蔭！這麼盤算的結果，張永漢就更小心翼翼的留意着章洋龍的一舉一動的些微變化，他甚至強逼自己把耳朵也豎起來了！

終於，車子駛到七洲酒店的停車場，車未停下，張老板連忙就對司機下令：「不！破例一次，直接駛進酒店去！」然後車子便逕直的打從七洲酒店拱形的雲石正門駛到一部專用的豪華電梯前面才停了下來。張老板親自攙扶着章洋龍，兩名隨從一前一後，走入電梯，逕直的升上酒店的八樓頂層上去。

走出電梯，迎面便是一排三間的超大型套房間，二名隨從早就搶先一步，走去打開正中的一間，然後垂手站在門口，恭迎客人進去，他們單憑張老板的面色便知道這位客人的份量。

章洋龍乍然踏進，便不禁精神一振，迎面的便是一張雕龍嵌鳳的古色古香的大床，陳設在闊大的房中，整間客房按中國古代皇宮的格調裝飾，地上鋪的是尊貴的紫紅色地氈，通向浴室的通道豎了兩條圓形盤龍金柱，床頭一左一右各一盞蓮花形的座地燈，上吊盞雙龍吐珠大型宮燈，就連現代的電話座，也雕成龍架。

「還滿意吧？洋龍！」張老板滿臉含笑的望着章洋龍說，他為了迎合他的心思，特意設計了這間他自己也感到挺滿意的房間！

「太難為你啦！永漢！看來古代的皇帝也不過如此罷了！住一頭半月，何必花這心思！」章洋龍疲倦的臉上亦不禁綻出笑容。

聽到章洋龍這句話，張老板就笑得更甜，他走到床邊，伸手按一按那極富彈性的特地從英國進口的床墊，滿臉熱誠的道：「洋龍！滿意就多住些日子！今天晚上你先歇歇，什麼酒宴的，我知道你的脾性，就不敢勞動你去應酬啦，明天一早我再來陪你到處走走！有什麼需要儘管對我吩咐！他倆就留下在外頭，你只要按一下傳呼鈴，吩咐一聲就成了！」

張老板這過度的熱情倒使章洋龍感不安了。他伸手一拍他的肩膊，說：「好啦，好啦，永漢，老朋友啦，客氣什麼？我這個土里土氣的老頭，住上這皇宮寢室，是眞有點不配襯哩！哈哈。」

陪章洋龍用過晚飯，又親自打樓下的酒吧間送他進房，張老板就告辭了。花了一整天工夫陪客，張老板也着實有點酒店的事務要他親自料理一下。他走入他的總經理室，首先就撥了一個電話去會計部，「怎麼樣？今天的生意……」這是他照例的第一句話。

會計部的回答似乎令他不甚滿意，一片陰影迅速的掠上他那滿面的紅光，他的眉頭亦因此而緊皺了。「按眼下這生意額，那二千五百萬的貸款是不夠墊底哩！」那陰影又迅速凝聚成一個念頭鑽入他腦裏，他的眉頭就因此而攢得更緊。他越想越心煩，他在經理室呆不下去了，便帶着滿肚子的思慮走了出來。

「總經理！我正有事找你哩。」

當張老板走過管房部時，管房部部長把他叫住了，他臉上露出古怪的笑容。張老板微一愕，眼下是他離店返家的時刻，除了有特別重大的事，否則下屬是絕對不敢驚動他的，但這管房部長、一位被他剛提拔上來的青年，却好像有意在這兒守候着他似的！

「什麼事？公事麼？」

「不，呵呵，總經理，是一點私人的事情！如果你有空，到酒吧間談談好麼？」管房部部長畢恭畢敬的說，但在恭敬中又隱隱帶點神秘古怪的味道。

張老板心頭一陣疑惑：我倒要瞧瞧你弄什麼玄虛！

第二天一早，張老板就興高彩烈的上去八樓找章洋龍。這時章洋龍像在香港時一樣，也早就起床了，在外面的涼台上打他自創的那套太極拳。

「佩服！佩服呵，洋龍！一早就又練功啦！」張老板向章洋龍招呼說。

章洋龍把他那招「白鶴亮翅落仙山」緩緩的收了回來，向張老板一笑。「早晨！永漢，老了，身體再不活動活動，看來就硬僵了！怎麼，你也習慣起早麼？你可別管我，有事你就忙你的好啦，許久我都沒像眼下這般無牽無掛啦！」

「呵呵，你二十年重遊舊地，如果不抽空陪着你，這像話麼？回頭玉嬋又會呱呱叫說我沒心肝啦……走，洋龍，先吃早點去，等會我替你介紹一位人客！呵呵，她對導遊這事情可是一流高手哩，有她陪着你，我就走開也放心啦！」

張老板說着，這時倒是他臉上帶點神秘古怪的笑容了。

章洋龍由張老板陪着下了專用電梯，走去酒吧間。張老板領着章洋龍，走到一張早有一位女郎坐着的餐枱前停下。「洋龍！我替你介紹，這位是曼敏施小姐，是檳城最出色的女導遊……呵，MISS曼，這位就是我對你提起的張老先生！既然彼此認識了，就像自家人一樣啦，哈哈。」

「章先生！你請坐喲！早陣子我聽張老板說起章先生的大名，想不到章先生身子還這樣壯健！倒好像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似的！」曼敏施小姐大方的笑着站起來，用一種帶點磁性的腔調說着。她唇上只薄薄的抹了一點淡紅唇膏，臉上就純粹是白中透紅的天然美色彩。

她這第一眼就給了章洋龍一個極好的印象，他對樸素美的女性有一種特別的偏好。「請坐，曼小姐！其實永漢也不必找導遊啦，太麻煩曼小姐啦！」

「章先生不是嫌我這導遊不及格吧？我能夠陪着章先生，這可是我的福氣哩！」曼敏施微笑着說。她殷勤的替章洋龍和張老板調好咖啡奶茶，非常得體的送到他們面前，自己才坐了下來。章洋龍的心跳蕩了一下，不知怎地，在這位曼敏施小姐面前，瞧着她的輕柔的動作，章洋龍就情不自禁的想起他章家的那位女管家——黃玉香！「嘿！這是怎麼啦？倒好像返老還童似的！盡想這些年輕人的念頭……但她跟年輕時的玉香太像了！」章洋龍神思不定的想，但他似乎又在找尋與這位曼小姐接近的借口。因此當張老板推說自己有事，借故走開時，章洋龍居然笑笑就默然的同意了。

吃早餐的半小時內，曼敏施憑着她的「專業」技能，居然就把她與章洋龍的關係拉近許多了。

「章先生！等會我先領着你去瞧瞧這兒最有特色的兩樣東西！我想章先生你一定會喜歡！」曼敏施說着有意無意的，極嫵媚的瞟了章洋龍一眼。章洋龍的心又不禁一蕩！

然後他們就上了張老板特地安排的一輛舒適的房車，由張老板的司機駛着，出了七洲酒店，駛去檳城著名的華蓋街。那兒是當年章洋龍開第一間士多水果店的地方，章洋龍特意吩咐司機先去那兒瞧瞧。但章洋龍很快便有點失落的感覺，因為華蓋街眼下已成了檳城最熱鬧的市中心地，他所能記憶的幾乎全消失得無影無踪了。當年這兒是前來南洋謀生的華人聚居的地方，但眼下却變成世界民族的大雜匯，在街上碰到的是全世界不同國籍的人士，街上的建築物也千奇百怪的各民族建築之精華，這一面是埃及尖塔形，那一面是印度的雙尖塔形，另一面在萬綠叢中却又露出典型的英國式尖高塔大理石白色圓柱的聖喬治教堂。

「嘿嘿！十年往事幾番新，一切都了無痕跡了！」章洋龍在心頭感慨的想，曼敏施在身邊的溫柔語音却又把他從往事的浸沉中挽回。

「章先生！先帶你去瞧第一樣有趣的東西好麼？」曼敏施說。

然後車子就駛去一座傳統的中國式廟宇前。曼敏施扶着章洋龍下車，不知什麼時候起，她的手臂就勾在章洋龍的手臂彎內了。他們走近這座中國式廟宇，這時章洋龍才猛地發覺這平凡的廟宇的獨特之處！原來在廟宇

的四周，在樹上、神龕上、香爐上、雕刻品上，甚至地上，全部蜷伏着無數腹蛇！

「章先生，這就是檳城獨一無二的著名的蛇廟哩！你們華人老愛把女人比作蛇，但我們馬來人却覺得蛇是最可愛的！」

「是麼？蛇如果是像曼小姐一樣可愛，這話倒是你們馬來人說對了！哈哈！」

章洋龍忽然也變得幽默了，不知為什麼，在曼敏施這位出色的女導遊身邊，章洋龍感到自己好像年輕了十多廿年，而這種心境是他自認永不再回的極珍貴的東西，這時他好像在曼敏施身上尋着了！

然後他們又去瞧了一會檳城最奇特的「鬥鷄」的玩意。那是在一塊大空地上，用鐵杆圍成一個白色的圓圈，大約直徑有二十平方米，放着兩隻雄雞，不知用什麼方法把牠們激怒了，便瘋狂的斷殺起來，橫衝直撞，鬥到頭破血流，旁邊的觀衆隨着雞的斷殺而狂呼大叫，就好像他們也在裏面搏鬥一般，兩隻雞一直要鬥到分出勝負，因為，牠們的身上押着頗大的賭注！

由鬥雞場上轉出來，已是傍晚時份。章洋龍感到有點倦意，善解人意曼敏施就的吩咐司機開車回七洲酒店。在酒吧間用過晚飯後，曼敏施甜甜的笑着，堅持着要送章洋龍上他的住房。

踏進章洋龍那間客房，曼敏施不禁驚奇的瞪大了眼睛，她好半晌才把手輕輕的一按胸口，說：「乖乖！我還以為我已進了皇宮哩！」說着，就坐上那張龍床，格格的嬌笑着。章洋龍見她這副嬌態，不禁微笑一下，一句留她多陪自己一陣子的話幾乎就要衝口而出了，但他强烈的自尊心又把這話壓了回去。

「你有事就先走吧，明天用得着的話，我再找你好麼？」終於，章洋龍就說出另一句略顯猶豫不定的話來。

曼敏施微一怔，但隨即就又格格的一陣嬌笑把這掩飾過去。

「怎麼啦？章先生，我不是令你討厭吧？」

「嘻，怎會呢？你有空，就多欣賞一下這皇宮吧……失陪一會！」章洋龍咧咧嘴說，這時，他感到自己的心緒的衝動，這軟弱使他有點生氣了，咄！魔障！怎能在老朋友這地方發生這些不體面的事情！他在心頭怒喝一聲，就走入洗手間去，他感到自己非要趁這段時間冷靜下來不可！

望着章洋龍那略拱的背影，曼敏施甜甜的笑着，但當那背影終於消失時，這甜笑立刻就被一種恐怖的陰影遮蓋了！她咬了咬牙，霍的跳落龍床，走到酒櫃前面，猶豫了一下，終於從身上迅速的摸出一包印有日本文字的葯粉，倒在一隻杯子裏，把杯子放回原處。然後就悄悄的退回龍床這邊。

好一會，章洋龍才走了出來，他這時的神態顯得平靜了點。「你還未走？曼小姐！」他凝視着曼敏施說，好像研究一件藝術精品似的，雖然喜歡，但不敢褻瀆。

但這件藝術精品却是活生生的！曼敏施甜甜的一笑，說：「我替你調一杯酒！今天走了一整天累了，喝了它，明天會生龍活虎的！」她說着，也不待章洋龍的同意，就走過去酒櫃那面，在杯盤中取出兩隻杯子，其中一隻杯就盛着剛才她偷偷倒下的葯粉，她取出二枝酒，分別倒了大半杯，搖勻了，就捧着向章洋龍走過來。

「章先生，我陪你喝上一杯！預祝明天的旅程更愉快！好麼？」曼敏施甜笑着輕聲說，這時，她的眼波是極嫵媚的！碰上這眼神，出自這位美人兒口的話，章洋龍感到自己實在難以抗拒！終於，他接過杯子，一仰頭就喝了一大半！

「你也喝吧！曼小姐……喝！喝！喝下去呀……你不是說這很舒服麼？」

章洋龍說，漸漸地，他的口齒便變得不清了，不知是心緒的浮蕩還是酒氣作怪還是別的，他的心情變得興奮而又煩燥，前塵舊事閃電般的一一在他眼前掠過，那年輕時的奮鬥，成年時的掙扎，中年時的進取，老年時的威嚴，這一切一切化作一股熱流，一撥一撥的把他衝向火熱的彼岸！這岸上的一切都熱得燙腳，岩石、鮮花也冒着熱氣，地上爬滿了一條條渾身發紅的火蛇！突然，有人拿剛燒紅的刀子猛的戳入他的背後，他還沒來得及痛叫，立刻又陷身進一羣爭着向他邀寵獻媚的男女中，他們的眼睛像妖魔般的噴着火，齜着餓狼般白森的利牙，繞着他飛旋着向他撲噬！他戰慄了，他要尋求一處稍稍清涼的藏身之所，這藏身之所就在眼前了，那兒閃動着的是黃玉香的溫柔的臉孔！漸漸的，這臉孔就把眼前的所有一切都遮蓋了！「玉香！玉香！玉香……」章洋龍在心裏狂叫一聲，就把眼前的忸怩而又恐怖的瞪着他的曼敏施一把抱住了……終於，在一陣超乎尋常的劇烈動作的高峯中，「崩」的一聲，章洋龍感到自己身上某處有崩斷了似的感覺，在昏眩中，一座龐大的黑壓壓的石山迎頭蓋腦的向他砸壓下來！他絕望的呻吟了一聲，就失去了知覺！

第二天凌晨四點鐘，被驚恐、後悔、自責塞滿心胸的七洲酒店老板張永漢，就發狂的向香港方面撥長途電話，但電話見鬼的偏偏接不通，無奈之下，他只好拍了一份緊急電報，電報中說：章洋龍心臟病突發，已送醫院搶救，仍未渡過危險期，速派人來檳城料理！

就在張老板的告急電波飛向香港的同一時間內，在章公館二樓主人睡

房裏獨睡的方玉嬋，突感一陣心潮浮蕩，她的眼睛霍的睜大了，睡房的落地長窗外，夜風輕拂，辰星寥落，梧桐搖曳，啪啪作响。

也許是多年來習慣有人在身伴的緣故吧，方玉嬋這突然的醒來便再難入睡。她側耳傾聽一下，除了客廳有點聲响外，其餘的都是一片的沉寂。

「嗯，準是她……是早上五點了，她倒是挺準時！」

方玉嬋知道，這時在客廳中打點着的必定是女管家黃玉香，在平日，她打點妥當後，便是章洋龍下樓的時間了。眼下雖然章洋龍不在家，她亦依了習慣一早便在客廳中出現。這習慣她是幾十年如一日，風雨不改！

客廳的聲响雖然極輕微，但却把方玉嬋的心緒弄得更煩燥。不知怎地，許多她平日故意迴避的事兒，此刻就都湧上心頭，一幕接一幕的，像八爪魚般的把她的心房狠狠的纏住……

就在這時，睡房外面有人輕輕的拍門，方玉嬋一聽便知這是誰了！

「仙綺！你搗什麼鬼？這大早起來幹麼？」

「媽媽！我睡不着！跑過來看你醒了沒有……」章仙綺在外面悄聲的笑着說，說着，她已經把門推開，只穿了一套絲質睡衣，就走進來，格格的笑着，一步就跳上母親的床上來，這彈簧床就蕩了幾下。方玉嬋憐愛的拍拍女兒的肩膊。

「看你！都廿三歲女啦，還這樣沒正經的！爸爸在這兒，我看你怎麼算！」

「若他在家，我吃了豹子膽也不敢啦！」章仙綺吐吐舌頭說，伸手又撫摸一下自己的臉頰，「這是怎麼啦？媽咪！近來我老是失眠！一閉上眼就看見他那橄欖眼！我眞有點害怕，我是不是中了他的魔法！你說呀，媽咪！」

方玉嬋拿手指頭一點女兒通紅的面頰，意味深長的笑笑，擺出一副過來人的神氣說：「怎麼啦，怎麼啦！寶貝女動了情嘛！但我得提醒你，你年紀不少了，不要像那些小丫頭被人欺負了還痴痴迷迷！別忘記你還是章家大企業的董事哩！」

「嘿！他敢？他對我可是貼貼服服！不然，我才不理睬他呢！但是啦，媽媽！我想問你許久啦！你怎能容忍爸爸跟下面的那個……換了是我，早就趕她走啦！」

這時樓下客廳傳來女管家吩咐下人預備早餐的輕語聲，章仙綺就虎的爬起來，俯視着方玉嬋的臉孔，嚷出一句她早就潛於心底的話。

章仙綺這句不合時宜的話，就像烙鐵緩緩的印在方玉嬋的胸口，她的臉色緩緩的變了，方才翻湧的心事此刻就都聚成一個焦點！

「這話在你爸爸面前提也休提！她可是他的心肝寶貝……你以為我眞的就甘心瞧着他們鬼混麼？嘿嘿，我是為了你！如果我不是閉着一隻眼做人，早跟他鬧翻了，這對我母女倆有什麼好處？你別瞧她柔聲細氣的，但其實她的心眼比狐狸還狡猾！她就拿這來迷住老頭子！隨時隨地等着瞧熱鬧！還有承業這小子，看來也沒安好心！除了這，還有一個你爸爸的寶貝蛋承志！這家庭乍看挺平靜，但內幕却步步隱藏風險！眼下老頭子眼睜睜的瞧着還可以保住這副面孔，但過了幾年他一閉眼，嘿，好戲就會馬上上演！你年紀也不少了，這些事你該小心了！莫要給人家日後把我母女倆當垃圾般一腳踢開！」方玉嬋說，她久積的心事此刻突然爆了開來，就像火花般的四處飛濺。她再難在床上靜靜的躺着了，就虎的跳下床去，衝到落地長窗前，對着外面那寥落的晨星默默的站了好一會。

章仙綺這時亦走到她身邊，不以為然的把腰一叉，說：「這辦不到！說什麼我也是他親生女兒！況且他對我的印象也不錯嘛！你又是眼下名正言順的章太！聽陳律師說，爸爸的遺囑早半年前就立下了，怎麼說我們也不會輸了給人家！」

「嘿，太天眞了！我問你，你知道他遺囑的內容麼？老頭子對這事神秘極了！所有人都被他蒙在鼓裏！這些事我見得多了，未到最後一刻，也不能斷定誰輸誰贏！倒是那狐狸精，經常在他的書房出入，可能知道一點點！」

「那我們可以想辦法向她打探！」

「你千萬別輕舉妄動！這狐狸精心眼太精了！那裏是她的對手？萬一給她瞧出破綻，向你爸爸告密，嘿，那你就夠瞧的啦！這事瞧準機會再算吧！知道麼！」方玉嬋望着女兒在黑暗中閃爍不定的眼睛，緊張的叮囑她，然後又倏地面向窗台，抱着手臂久久的佇立，她的胸口在急劇的起伏，平日那輕搖羽扇的安閑的觀音神氣此刻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代之而起的是一副決戰前的女戰神般的陰森、好鬥、狠毒的神情！

就這時一睡房外又响起叩門聲，隨即是女管家黃玉香那輕柔而又帶點慌張的聲音：「太太！有急事！」

「什麼事？黃姑娘！」

「電訊局有電話來！說有份檳城拍來的急電！是指定太太你接收的……電文他們馬上送來！」

「知道啦！我馬上下來……八成是你爸爸的，但奇怪為什麼他不打長途電話！」

方玉嬋答應着，連忙穿衣梳洗，一面扭頭對女兒嚷了一句。然後她們就匆匆的走下樓來。

「太太！我已差人去外面門口接着了！」女管家迎着方玉嬋母女說。

方玉嬋點點頭，想了想，就突地轉身走去電話間。「電訊局麼？我是那份電文的接收人方玉嬋！請說說電文

的內容……」方玉嬋在電話說，突然，她的臉色霍的變了，接着她手裏的電話就失手摔了下來！

「怎麼啦！媽媽，那份電報……」

「你爸爸在檳城出了事……仙綺，你馬上叫你大哥下來！黃姑娘，打個電話去伯祥家，請他馬上趕來。」方玉嬋臉色蒼白的嚷了一句，就連聲吩咐道。當章承業打樓上跑下來時，信差的電文也送到了。方玉嬋抽出封函的電文，匆匆瞥了眼，就遞給正欲開口詢問的章承業，章仙綺也連忙往大哥身邊湊近一看。電文不過是再次證實了方玉嬋在電話中獲得的訊息：章洋龍心臟病突發……仍未渡過危險期。

叭叭的汽車響號從花園外面傳了進來，一忽兒就在客廳外面停住，黃伯祥很快就從家中趕來了。

「玉嬋！什麼事啦？洋龍他……」黃伯祥向近着他的方玉嬋焦急的問道。

「他在檳城出事了！伯祥！承業，把電文給伯祥叔看看！」

「伯祥！銀行方面就靠你操心啦！我得馬上趕去檳城……張老板不知在那邊急成什麼樣子啦！」在黃伯祥讀着電文時，方玉嬋急急的說。

「好的，那你馬上趕去吧！依我看，盡可能把洋龍送返香港來，這樣比較容易照顧！」

「媽媽！我也去！多一個人照應會好些！」

「我跟你一道去吧！亞姨！我馬上打電話去航空公司訂位！」

「不！承業，你留在香港！伯祥這面需要人協助！檳城方面，我跟仙綺去就成了！永漢在那邊，一切有他照應，不成問題……你就替我訂二張機票！」

突地，方玉嬋把走去電話間的章承業叫住了，又吩咐說。這時，她的說話彷彿就是不容反抗的命令！

×　×　×

五天後，在香港啓德機場，一位戴眼鏡的略胖的青年男子，在抵港入口通道走出來，向大堂接機的擠擁的人羣望了一眼，神色略顯迷茫的向大堂這面走過來。

「二少爺！」

突然，有人在身邊招呼。戴眼鏡青年晃了晃腦袋，似乎要把塞在裏面的混亂和迷茫甩掉似的，他扭頭一望，就驚喜參半的叫道：「雄叔……是你？爸爸怎麼啦？你身子硬朗麼？快三年啦，我幾乎對這兒有點陌生了！你叫我承志就成啦，雄叔！」

雄叔看了這位戴眼鏡青年承志——章承志一眼，怪喜歡的咧咧嘴，就接過他手挽的皮箱。「好！好！托你家的福，幾兄妹就數你最有我心！上次你放假回來買給我的那件美國皮背心可管用哩，穿着它，傷風感冒也少了……但不說這些啦，快回家去吧，老爺等着你回去呢，是老爺親自派我來這接你的！」

「爸爸的身子到底怎麼樣？亞姨在長途電話中沒說清楚！」坐上雄叔開來機場的章洋龍專用的那部銀灰色平治房車，章承志立刻又有點驚恐的問道。

雄叔把車子駛出機場，向海底隧道方向平穩的駛去，一面輕輕的搖了搖頭。

「不太好哩！從檳城接回來後，就一直躺在書房裏！什麼人也不肯見，有什麼話也是黃管家傳話出來的！聽說身子不能動，但神智還清醒着！」

「是什麼病哪？還能治好麼？」

「聽說是心臟的老毛病……」

「不！不可能！我上次回來醫生親口對我說他的心臟是有點毛病，但三五年不致有大礙！爲什麼會突然惡化呢？不，不，不可能！」

章承志霍地從車座上跳起來，他本來生得高大，頭因而就差點撞上車頂。雄叔搖頭苦笑，在他的印象中，在章家的後輩，就數這位二少爺心地最厚道，雖然他不善於交際，在人前有點靦覥，而且衣着打扮很隨便，就跟眼下從美國回來，他也是恤衫西褲就穿洋過海了，連領帶也沒結上。他知道他心裏的難受，但又不知如何安慰他，苦笑一下就沒再作聲。

「快一點好麼，雄叔？」章承志此刻恨不得一步就跨進家裏去！

雄叔點點頭，然後車速就加快了。這輛名貴房車在這時比較稀疏的道上飛馳起來，但却極平穩，一會後，房車就穿出海底隧道。

房車駛進章公館花園時喇叭輕響了一下，然後便逕直駛到客廳的門口停下。

「是二哥回來了！」

「承志！」

「二弟！怎麼現在才到？」

章承志急衝衝的走進客廳時，有男女的聲音七嘴八舌的響了起來。章承志却拿眼睛四周搜索着什麼，但他到底失望了，一家人全都聚在客廳，連他的叔伯輩黃伯祥、朱耀光、朱汝年等全都在場，甚至是他在美國曾有一面之緣的大哥的同學林尚輝、以及他在銀行見過一次的南託保安部主任邱雨强等南託高級職員也都在客廳的一角坐着，見他走進，禮貌的站起來打招呼，但是，偏偏他最牽掛的、自生母去世後在他心中唯一最親愛的人却不見踪影！他有點突兀向坐在其父的私人法律顧問陳律師身邊正說着什麼的方玉嬋走過去，就唐突的問了一句：「亞姨！怎麼不送爸爸進醫院？這樣呆在家裏，會加重病情的！」

章承志這句不得體的話，立刻令方玉嬋的臉色虎的一變！她惱怒的瞪了他一眼，便對他說：「你這話就太幼稚了！你以爲我不緊張他的病麼？但他三番數次就是不肯進醫院！你叫我有什麼辦法！」

方玉嬋又道：「醫生說，他這時的情形，進不進醫院都是一樣！這些陳律師一直在場瞧着的！」

這時，章承志也認識的陳律師亦點點頭，向章承志點頭微笑一下，這笑容似乎饒有深意。

「但你就不再勸勸他麼？亞姨！」

「嘿！你有本事你去試試看！現在他不知怎麼搞的，回來後一句話也不說！就連我也不大准進他的書房去！這樣子我還有什麼法子！這個時候你還是沒腦袋似的，一回來不問清楚就亂說話！」章承志的不合時宜的執着，把方玉嬋激怒了，虎起面孔訓斥道。

章承志却毫不以爲意，他有點傻氣的晃晃腦袋，似乎還要再說什麼，但這時章承業却急忙走過來，把他扯了開來，一面低聲說：「二弟！你怎可以這樣對亞姨！她已經夠難受的啦……」

章承志苦笑一下，也就沒說什麼，却轉身向書房那面走去。章承業一見，連忙叫了一聲：「你去那？承志！」

「去爸爸書房瞧瞧他囉……」

「嘿！你眞不知天高地厚！爸爸眼下什麼人也不肯見！連亞姨也不例外！你這樣貿然進去，準惹他撞火！這對爸爸的病有什麼好處！」

「我進去瞧瞧就出來！這樣總可以吧？」章承志說着，依然決然的向房那面走去！章承業跑前兩步，生氣的把他扯住了，兄弟倆正糾纏間，書房的門却輕輕的打開了，不知什麼時候留在裏面的女管家黃玉香走了出來，她走到章承志面前，輕聲說：「老爺知道你回來了，他叫你進去哩！」

黃玉香這一說，章承業的臉色就霍的漲紅了，他又羡又怒的狠狠瞪了弟弟一眼，無可奈何的轉身走了開去。

對爸爸這破例的接見，章承志却壓根兒就沒想到這裏面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因此也沒有什麼驚與喜的感覺，爸爸是他心目中最親最敬的人，他眼下得了重病，他就非要親眼瞧瞧不可！他是這麼想的，他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因此他甚至連黃玉香的說話也未聽眞，見阻攔他的大哥走開，就逕直的向書房走去。

走到書房的門邊，他的心情却又有點忐忑不安，並非其他，他只怕瞧見平日生龍活虎的父親突然間變成奄奄一息的垂危病人！但跟在他後面的黃玉香却已輕輕的叩門，只聽裏面噠的一聲，書房門就自動彈開了，一個依然是緩緩的略顯嘶啞的熟悉的聲音就向章承志傳了出來：

「是承志麼，你進來。」

章承志走進去，書房門又自動關上了。章承志瞥一眼書房，心裏就不禁一陣心酸，這個以前父親處理最機密大事的重地，此刻却已變成一個病房的模樣，那辦公桌、那大班椅、那蒲葵盆栽，此刻都不見了，却安放了一張寬大的睡床，以前的唯一標記，就只剩下那睡床上面烏光閃閃的保險櫃鋼鐵門，以前虎虎有威的主人家此刻却躺在床上寸步難移！只側過頭來，用異常凝重的眼神瞪着他！章承志心裏不禁一陣酸苦，在心裏嗚咽了一聲，雙腳像被釘住了，呆呆的站住，不知說什麼也不知如何是好。

「傻仔！呆站着幹麼？過來呀！你怕了你爸爸了麼？

「爸爸……這是怎麼啦？上次見你還好好的，怎麼突然就會這樣哪？」章承志突然撲過去，抓着父親的手臂惶急的說，他再難控制自己的情緒，竟像娃娃般的嗚嗚的哭出聲來！

章洋龍的手臂被兒子的淚水沾濕了，却沒有抽開，反而抬上去，像慈母乍見遊子終於回歸似的替他抹去眼角的淚水。「哎，傻仔！你心腸還是這麼軟……這不行？你得學學把心腸硬起來了，不然，你怎麼料理爸爸這龐大的生意？」

「不！亞爸！你年紀還不太老嘛，說這些幹麼？你一定能治好的！我馬上送你進醫院去！」

「傻仔，亞爸自己知道自己的情況，全香港最好的醫生你亞姨也請來瞧過我了，他說我躺在家裏比住在醫院好！這你明白了吧？」章洋龍搖搖頭，苦笑着說。

章承志不得不承認這殘酷的現實了，但他還是拚命的故意的要拋開，他猶帶最後一絲希望的急道：「上次我聽你那位醫療顧問說，爸爸的病在三、五年內是沒有大礙的！怎麼突然就惡化到這個地步？不能康復麼？不！八成是這見鬼醫生判斷錯誤！」

兒子這惶急的詢問，章洋龍却只默默的苦笑一下，就把嘴巴閉上了。他自在檳城醫院甦醒過來，逼着張老板把他的身體狀況洩出口後，就再沒開口說過一句話，直到方玉嬋把他從檳城接回家，經香港一位著名的心臟病專家再次作出與檳城醫院同樣的診斷後，章洋龍終於開口了，他這第一句話就是：「打電話給承志……要他馬上趕回來！」然後他就又長久的默默的閉着嘴巴。方玉嬋跟他說話，他也不答，終日眼瞪瞪的躺在改成病房的書房裏，似乎在思索着甚麼，又似等待着甚麼。但當女管家黃玉香告訴他承志已回來時，他却命她馬上着他進來。這時，他定定的望着兒子好一會，沒回答他的詢問，却突然對兒子問道：「你告訴爸爸，在生意場上最重要的是甚麼？」

「你還問這些幹甚麼？爸爸！」

「你說！」

「這……自然是公正、誠實，而又有遠見，有創造力……但爸爸你問這些幹麼？對做生意我沒多大興趣哪，這個你應該知道，爸爸！」

兒子的回答，使章洋龍的嘴角泛

起一絲鮮有的笑容，這時，他更仔細的凝視着這略顯靦覥的兒子。

「甚麼話！假如亞爸一定要你幹呢？你會拒絕你爸爸麼？我意思是說，日後章家就得靠你發揚光大！」

「那……我無論如何也不會使亞爸你丟臉！但這以後再說吧，亞爸！你很快就會康復的！」

章承志動情的說，說到最後，他哽咽了一下，再也說不下去。章洋龍用手拍拍兒子的手背，意味深長的笑笑，許久許久沒再說話，章承志發覺，爸爸已顯得很混濁的眼裏，有一點點的淚水在閃動，他不禁在心裏悲苦的嗚咽了一句：「你心裏到底埋着甚麼難以啓齒的私隱哩……亞爸！」

× × ×

在章承志回來後的第二天，方玉嬋一早就出門了。誰也不知道她往那兒去，這時的章家，她儼然已成了一切的決策人，她不說，便誰也不敢問她。

方玉嬋的車子在告士打道轉了一圈，突然掉頭駛去皇后大道，然後停了下來，泊好車，她打車上鑽出來，四周張望了一眼，向皇后大道的一幢華厦走去，她乘電梯上了這幢大厦的八樓，走出電梯，迎面便是一個金字招牌：「陳延年律師行。」

方玉嬋推門進去，在外間的秘書見了便欲詢問，但似乎是約定的，那天曾在章家客廳出現的章洋龍私人法律顧問陳律師——陳延年就在裏面走了出來，滿面含笑的向方玉嬋打了聲招呼，隨即便吩咐他的秘書說：「人客和電話請替我一律謝絕！就說我有事出去了吧！」然後他就領着方玉嬋，走進他的與外間嚴密隔離的辦公室。

兩人悄聲的談了好一會，方玉嬋不知說了一句甚麼，陳律師的面色就突然虎的變了！他霍的打從椅上站起來，呆了好一會，才終於重新緩緩的坐下去。方玉嬋却神定氣閑的望着他，彷佛早就算準他終究會重新坐下去一樣。這時她把鵝毛扇輕輕的一搖，頭就向陳律師方面凑近了一點。然後兩人就各自時高低的繃緊面皮說了一會，他們的神情，根本就不像是置身於炫耀着公正法律的律師行，反倒像市場裏的顧客和小販，在爲那些錢銀斤兩貨色苦苦的咬牙對峙着！

好半天，這一男一女的兩個緊湊的頭兒終於分了開來，然後陳延年律師就像打贏了一場官司似的長長的吁了口氣，決然的略微抬高了一點聲調說：「章太！我能夠說和做的，就是這麼多了！你再逼我，這事情就拉倒算了！就當你我從未談過這事！」

方玉嬋把鵝毛扇緩緩的搖着，然後就驀地停住，她微咬着下唇，像衡量鑽石眞假的極小心的望着對方那尖而勾的鼻子，終於緩緩的點點頭，說：「好吧！事情就此決定吧！這事就多多拜託啦！」

「嘿，你也別太客氣了章太！就算是各取其利吧！我可是把身家性命都押到這上面去了！」

一會後，方玉嬋就告辭了。她下了樓，就逕直的向她的車子走去，她的脚步有點踉蹌，她的臉色難看極了，快走到泊車處時，一個空汽水罐子把她絆住了，她氣得一脚把這罐子踢得老遠，她眼瞪瞪的望着這叮叮噹噹滾動着的罐子好一會，才稍稍解恨似的跺一跺脚，打開車門，霍的跳上去，咬着牙根開車走了。

方玉嬋回到家裏，客廳中只有她的女兒章仙綺陪着一早趕來探望章洋龍的魯春齡，他們依偎着，正悄聲的說着甚麼，一見方玉嬋走進來，章仙綺連忙把身子挪開了點，有點不好意思的格格嬌笑一聲說：「媽咪，一大早你去了哪？這麼急衝衝的趕回來？」魯春齡却鎮靜的沒事似的微笑着向方玉嬋打了聲招呼，然後就隨便的彷彿毫不經意的迅速瞥了方玉嬋那繃着的臉孔一眼。

方玉嬋向魯春齡略一點頭，就再沒理會他，急衝衝的走到女兒身邊，沒好氣的問了一句：「承業他們呢？一大早就出去了麼？這個時候你還有心情笑！」

「大哥回銀行去了，他說今早董事局要開會，二哥跑去找那心臟醫生，纏着人家查探亞爸的病情，這書呆子！」

章仙綺被方玉嬋莫名其妙的嗆了一句，當着魯春齡的面兒，她感到很不是味兒，一把火頭，就衝向她心目中這書呆子二哥的身上去了！方玉嬋狠狠的瞪了女兒一眼，說：「你上來！我有話跟你說！」她說完，就回轉身的衝上二樓。章仙綺挨了母親這破天荒的喝斥，臉孔漲紅，怔怔的站住，在這片刻間似乎呆了！

「跟你媽咪上去吧，仙綺！她正在火頭上哩！」魯春齡拍拍章仙綺的腰，勸慰說。磨蹭了一會，終於章仙綺還是上樓去了。目送着她的背影在樓梯轉角處消失，魯春齡的臉霍地一沉，一絲强烈的疑念打他的眼中閃過，此時此刻，她那裏像平日的千面觀音？反倒像一尊凶巴巴的戰神！是甚麼天大的事情，竟使這女人突然失了常態……下意識的，魯春齡往書房那面瞥了一眼，立刻，就有一根飛索，在魯春齡的腦裏把兩者勾串起來！

× × ×

「把門關上啦！」

當章仙綺走入母親的睡房，躺在床上呼呼喘粗氣的方玉嬋就驀地跳起來，朝女兒沉聲吆喝道。章仙綺又委屈又生氣，她走到方玉嬋身旁，咬着嘴唇，大嘴巴就因此而突了出來，顯得有點難看了。

「他來探亞爸，我陪着他說兩句話，這也不行麼！媽咪！我眞不明白爲甚麼你生這大的氣！」

「哎，這個時候我那有心思理會你這些閑事！傻女！這個家，我們快要連站也沒地方站了！你却只管風流快活！眞不知死活！」

「你！你說甚麼？媽咪！」

「還說甚麼！人家早在背後把一切都算計好了！我們替他拚死拚活，章家才有今日的成就，可好啦，到頭來却讓那大傻瓜坐享其成，一下子成了章氏企業的主宰！我們不過是在旁邊隨便擺着的小花瓶！這口氣教人怎吞得下！」

「你是說二哥！這書呆子麼？」

「哼！你說他是書呆子，但他比你還精明千萬倍！人家就懂得把老頭子哄得神魂顚倒！乾脆一下子把一半身家都分給他了！其餘的一半，就裝模作樣的安排承業和我們母女均分！哼，這算盤打得响極了！這沒心肝的，到頭來還是把我們一脚踢開了！」

「爸爸的遺囑……你摸到底了麼？」

聽母親這咬牙切齒的低叫，章仙綺也霍的醒悟了！這話裏的含意，就像一根利針，猛的刺進她的心房，她覺得心中一陣劇烈的疼痛！在下意識中，她絕望的叫了一句。方玉嬋嘿嘿的一陣冷笑。

「陳律師露的底！這還能有假？我把他拖下水，他才肯合作！老頭子的遺囑原來早一年前就立好了！遺囑指定由章承志擁有章氏產業的五十巴仙，哼哼，其餘五十巴仙才由承業和我們二個平分，每人各佔十六點五巴仙！」

「亞爸這一手做得太絕了！爲甚麼不乾脆就把我們一脚踢開？偏要裝出這公正的樣子！」

「嘿嘿！看來我方玉嬋也不是好欺負的！嘿，這事你大哥這自負的蠢蛋是不知道哩！他這蠢蛋，給他弟弟輕輕一脚就踩爆了……等會你抽空告訴他，今天晚上叫他在外面等着！我有話要對他說！這事任何人也不能說，包括你那位魯春齡在內！知道麼！還有，你在二哥面前，千萬別擺出甚麼異樣，他這人是表裏不一的！」方玉嬋咬着牙根沉聲說，然後，她把手中的那把鵝毛扇狠狠的朝地上一摔，風似的就捲出去！

「你去哪？媽咪！」

「去找那位心臟醫生！看看老頭子還有多少日子！到下面好好瞧着，所有來探訪的人都給推了！從現在起，想辦法把老頭子與外間隔開！」方玉嬋扭頭說，她的嘴角泛起一絲陰寒狠毒的冷笑。然後她就走了出去。到中午時份，她便回來了，還帶來一位心臟病專家，她逕直帶這位心臟病專家進入章洋龍的書房，異常執着的要章洋龍同意接受這位心臟專家的檢查，她甚至在一旁協助搬動章洋龍已有點僵硬的下肢，直到檢查完畢，她一直在裏面呆着。病人似乎很不滿意她在未經他同意就轉換了醫生，又似乎是決意不讓醫生再作無謂的騷擾，但對於方玉嬋的執着却又毫無辦法，因此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甚至最後檢查完畢，方玉嬋替他扣好衣鈕，他竟乾脆把臉別過另一面去了。這時醫生也退出去了。

方玉嬋却極體諒的撫着他的身子，柔聲說：「醫生說，從現在開始，你需要保持絕對的安靜啦，我不能讓任何人再騷擾你了！我得留在這裏照應着，銀行的事，有伯祥和承業就可以了！」

章洋龍這時緩緩的轉過臉來，瞪了妻子一眼，很不滿的說：「你明明知道我的病况實情！還要換醫生來幹麼？你去忙銀行的事去吧，這裏有玉香照應着就行了！」

方玉嬋緩緩說：「不，洋龍，有一分辦法我也要想！瞧着你眼下的模樣，你以爲我還有心情去料理銀行的事麼？幾十年夫妻，難道連這點心願也忍心拒絕我麼？」

方玉嬋說着，嗚咽起來，再沒往下說。章洋龍定定的瞧了她好一會，歎了口氣，也沒再說甚麼。

這天整個下午，方玉嬋一直留在章洋龍身邊服侍他轉身食藥，由於她在場，女管家黃玉香倒反而就被排斥在外面了。直到晚飯時，才由黃玉香接替她，食過晚飯，方玉嬋出去了約莫個把鐘，就趕回來，她走進書房時，章洋龍已睡着了，黃玉香小心的坐在一旁瞧着。

「他吃過藥了麼？」

「是呀，剛吃了半個鐘就睡着了，這藥是今天這位醫生開的！」

「這對病人有好處！他現在需要絕對保持安靜……你去吃飯吧，這裏有我就行了！」

方玉嬋不容反駁的吩咐說。

黃玉香朝床上的章洋龍瞥了極複雜的一眼，終於無奈的轉身出去，在書房門從裏面掩上時，她深長的但却是悄悄的歎了口氣。黃玉香轉出來大客廳，才發覺出去了一整天的二少爺章承志已回來，章承業和章仙綺也早回來了，另外，還有黃伯祥、魯春齡他們也在外面。

這時，章承志正和黃伯祥爭論着甚麼，魯春齡則在一旁臉露微笑的望着，章承志一見黃玉香走過來，就猛的停住話題，臉轉向她。

「亞爸怎麼樣啦？」

「他睡着了，你亞姨在裏面照應着！」

章承志聽她這麼說，就沒再追問，却又轉向黃伯祥，滿臉不服氣的爭辯說：「……不對哩！伯祥叔！我在美國就聽說有一種手術，可以把爆裂的血管重新駁好！我就問那位據說香港挺出名的醫生說，爲甚麼亞爸的血管就不能接駁！」

「那，醫生怎麼答你？」（未完・八）

上文提要：毛元章與侯知機拚搏時，觸及銅鼎，銅片隨即嘩啦啦的跌在地上，此乃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無名經是也，並將之平均分配，羣豪歷劫重重，終於走出地道，重見天日。常恨春因知悉殺妻仇人龔雙龍在興慶府，欲孤身犯險，段秋山遂與他跟餘衆分手，未幾，又再折回，乃因他倆遇上一隊西夏兵，當中更有龔雙龍在內，衆人唯有再次躲進秘道中，至黎明時份方策馬而去，但……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塞外風雲錄

銅片跌落　疑心暗起

張建浦大軍一至，他睥睨四海地道：「今日看你們還能逃出張某的掌心否！殺！殺！」

剎那間，殺聲震天，兩軍夾擊，將羣豪圍在中間，形勢大變，龔雙龍精神大振，猛吸一口氣，叫道：「讓開，本座再來會會這斷！」手下立即讓開一條路，龔雙龍手執厚背刀，重新殺了過去。

常恨春雙眼似欲噴火，狠聲道：「常某今日就算葬身此處，也要先殺了你！」他奮勇爭先，龔雙龍色厲內荏，只是在張建浦面前不能表現得太窩囊，只好賈餘勇而周旋之。

侯知機急道：「老郭，還不再施展你的拿手好戲！」郭全煥連忙再發哨，那些馬兒聽見哨聲，都因煩燥而奔跳着，不受控制，羣豪這才稍能鬆一口氣。

張建浦急道：「飯桶，還不快殺了那吹哨子的！」

說時遲，那時快，斜刺裡突然響起一陣如雷的馬蹄聲，張建浦不由自主回頭望去，見來的是一羣陌生的漢人，人人虎背熊腰，估計是敵非友，暗吃一驚，連忙下令：「分一半人馬却敵！」

那羣漢人來得甚快，眨眼間，已至射程，一聲令下，飛箭亂發，專射西夏兵，慘呼聲中，幾個西夏兵已跌落馬下。那羣漢人邊射邊馳，來至西夏兵中，左衝右突，又將西夏兵衝散。

黃長河見來的是范長鎮和葛纏等人，甚是驚愕，只聽范長鎮長笑一聲，道：「黃神捕還不快跑？所謂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他策騎在後，擋住後面的西夏兵，急道：「諸位快上馬！」

黃長河當機立斷，喝道：「走！」當下羣豪紛紛跳上馬背，只有常恨春和段秋山仍在苦鬥。黃長河急道：「常兄，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莫連累了段姑娘的生命！」

常恨春沒奈何只好虛晃一劍，拉着段秋山跑。張建浦道：「快追！」黃長河連忙令手下射箭，鎮住追兵。

常恨春和段秋山上了馬背，回首道：「范兄快走！」當下羣豪呼嘯而去，范長鎮和手下仍然殿後，他們備了很多硬弓長箭，而且箭法準繩，使西夏兵不最追得太近。

張建浦氣得牙癢癢的，咬牙道：「今日又讓他們逃脫，不知何時方有機會！」

龔雙龍道：「將軍，咱們尾隨他們而去，再派快馬繞路去前頭通知沒藏元帥和野利副帥，便不怕他們溜掉！」

張建浦冷笑道：「說這說去都是你飯桶！當初本將還以爲你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誰知不堪一擊！咱們侍衞軍，可以遠離京師麼？萬一京師再有變故，你我都休想保住頂上人頭！」

龔雙龍道：「如此將軍有何打算？」

張建浦沉吟了一陣方道：「你帶些人跟踪，本將領餘部回京師！你聽着，這次若仍然讓黃長河他們逃脫，你最好不要再來見我！」

龔雙龍又驚又怒，但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表面上不敢有絲毫表示，恭聲領命，率人跟踪黃長河等。

張建浦望着他背影，嘴角泛起一抹冷笑，回頭道：「李賜金，你帶幾個精細的人遠遠吊在他後面，若見他有異動，即就地通知駐軍，格殺勿論！」言畢將腰牌抛給一名親信。

＊　＊　＊

羣豪馳了一陣，見背後的西夏兵並沒有追來，這才鬆了一口氣。范長鎮哈哈笑道：「總算他們知道老子的厲害，不敢再追來！」

「只怕未必！」黃長河道：「張建浦不是善男信女，不會就此罷休，咱們還須提防他另有陰謀！」

范長鎮道：「在此地方根本不用花心思出什麼詭計，不外是送信給各地駐軍，在前面攔截罷了！」

楚嘯雲道：「姓范的，廢話少說，你爲何欺騙咱們，不到京師與咱們會合！」

張立鼓道：「那天晚上俺已進城跟你們說清楚！」

楚嘯雲道：「你所說的，絕不清楚！」

范長鎮道：「道理很簡單，咱們行藏敗露，再進城不是自投羅網麼？」

侯知機冷笑道：「所以也就不管咱們的死活了？」

范長鎮不悅地道：「范某不是已派張立鼓去通知你們了麼？若對你們有歹意，剛才何須冒險救你們？」

葛纏接道：「他奶奶的，老大，俺早說過這干人在門縫裡看人，把人瞧扁，豈會相信咱們？根本不能合作！」

侯知機反問：「你們準備跟咱們合作？還有什麼好合作的？咱們對無名經又沒有興趣！」

范長鎮哈哈笑道：「要合作的事多得很，除非你們不想回國！」

楚嘯雲道：「這話什麼意思？須說個明白！」

「很簡單！要活着離開西夏，憑你們幾個人，成功機會極低！」范長鎮侃侃而談。「范某雖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但下面的弟兄們都是血性漢子，拚起命來，倒還可以一擋十，咱們兩股人合成一股，實力大增，逃離西夏的機會自然大得多，何況咱們對西夏的情況比諸位熟悉得多。」

葛纏接道：「還有一點，咱們是有備而來，但看諸位，似乎連水也不多帶一壺！」

黃長河伸手一揮，止住楚嘯雲和侯知機，道：「好，咱們談談合作條件。」

葛纏哈哈大笑。「逃命還談合作條件？除非那人不想回國，也不想活命！」

常恨春一直不作聲，至此方問道：「你們也想回國？」

范長鎮冷哼一聲：「你們都不把俺當作人，誰不想落葉歸根，咱們來西夏是爲了找尋無名經和去回鶻迷城尋黃金，費了多年工夫，一無所得，還留下來作甚？」

常恨春道：「既然大家有共同的回國目的，便該坦率相待，不許懷鬼胎，昔日之恩怨，暫且放在一邊！」

范長鎮未待他說罷已笑道：「這便得看黃捕頭，肯不肯網開一面了？」

黃長河道：「黃某在西夏亦無此權力，閣下大可以放心，只是回到中土之後，要找你的人可不少！」

范長鎮道：「那就由范某來擔心好了。」

黃長河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一言爲定！閣下久在西夏，又自認對西夏一切熟悉，可否指一條比較安全的途徑？」

范長鎮道：「沿長城而行比較安全，因爲西夏兵較少。」他邊說回首望後，見沒有追兵乃將馬勒停道：「咱們也人疲馬乏了，先下馬吃喝再走，老葛，你派人放哨，一有動靜便通知一聲！」

楚嘯雲道：「俺正愁沒吃喝的！」他抓起一塊肉脯塞進嘴巴，提刀跑到高處放哨，羣豪聚在一起吃喝。

范長鎮打開羊皮囊，喝了一口烈酒，道：「你們是怎樣逃離京師的？」

黃長河將經過說了一下，却瞞掉到木寨去探惠宗，以及巧得無名經的事，范長鎮再道：「你來此到底爲了什麼？」

黃長河恐他誤會欲對他不利，只好坦誠地道：「咱們來此是爲了試探西夏軍情！」

范長鎮哈哈一笑，「我早說你是爲公事而來的！只是殺手『黑煞星』也爲公事而來，就有點奇怪！」

侯知機道：「這有何奇怪？給錢他殺人，他既然肯幹，付酬勞請他爲朝廷百姓辦點事，亦無推却之理！」

范長鎮轉頭望向常恨春及段秋山，段秋山道：「何必逐個問，總之咱們不是因你而來的！」

范長鎮乾笑一聲，岔開話題：「諸位在城內可曾打聽到無名經的下落？」

侯知機道：「咱們行藏敗露，能活着離開已是萬幸，尚敢存奢望？何況亦嫌太過匆促！」

范長鎮沉聲道：「再有一點，范某須先聲明的，免得屆時誤會！說實話，咱們囊中的食物，本來還夠吃三天，如今加上諸位，勉强夠兩天。在此地方有銀子也未必能買到食物，要想活命，只能搶！」他目光在羣豪臉上掃過，冷冷地道：「不知諸位屆時會否阻攔？還是另有善法？」

黃長河乾咳一聲，道：「黃某建議搶西夏兵的食物！」

「萬一碰不上西夏兵，或者遇到的是大股的兵馬，咱們不能抵禦的，屆時又有何打算？」

黃長河喟然道：「果如斯者，黃某亦無話好說！便希望閣下約束手下，只搶食物，莫傷人命！」

范長鎮長笑道：「有你這句話，俺就放心了！」

話音剛落，忽見楚嘯雲由山坡上跑了下來，道：「有人追來，但只有十多個！」

「是西夏兵麼？」

「廢話，難道是宋兵！」楚嘯雲道：「他們只有十來個，動手勝的必是咱們！」

黃長河道：「先匿起來，屆時前後合擊，便可得到糧食！」

范長鎮道：「老子早料到你有此一套！也罷，咱們先走幾步，負責攔截，你們負責後面，務須全殲！」當下撤了哨崗，分頭行動，黃長河率人匿在山坡下，只要西夏兵一出現，便封住退路！

過了頓飯工夫，山後便傳來一陣馬蹄聲，但聞一人道：「教練，咱們要想追上他們，行速必須加快！」

另一個聲音傳來：「你急什麼，咱們的目的只是監視，不是跟人家打架的！」常恨春心頭狂跳，因為聽聲音，竟是龔雙龍！

龔雙龍居然來送死，他自然高興，是故常恨春心情十分興奮。心思未了，山後已衝進一彪人馬，那些人來至山坡下，動作却慢了下來。黃長河打了個暗號，幾名高手齊出，封住了龔雙龍及其手下之進路！

龔雙龍見前後都被堵住，大吃一驚，一時沒了主張，范長鎮哈哈一笑道：「風聞侍衛軍武藝超羣，但不懂戰略戰術，今日觀之果然！」

常恨春道：「眞是皇天有眼！龔雙龍，放光棍點，下馬跟常某決戰吧！」

龔雙龍把心一橫，跳下馬來，狠狠地道：「常恨春，別人怕你，老子還會怕你這縮頭烏龜不成！」常恨春怒不可遏，標前揮拳，直擊龔雙龍胸膛！

龔雙龍此際生死關頭，再無其他路走，亦提足氣全力進攻，兩人一上手便打得十分燦爛激烈。

其他西夏兵坐在馬背上，進也不是退也不得，打又不如對方，見龔雙龍沒有命令，樂得旁觀。黃長河喝道：「你們都滾下鞍來，拋械投降，可保你們活命！否則一個也不饒！」

也不知由誰帶頭，剎那間，地上堆滿了一大堆兵刃，西夏兵站在一旁。黃長河向弟兄打了個眼色，將西夏兵分開，逐個搜身，把乾糧食水全繳了，又封了他們的穴道，解除了後顧之憂。范長鎮大笑道：「說起來，咱們還得多謝這姓龔的，替咱們送來食物馬匹！常兄弟，請讓他得個全屍，也算是咱們報答他的大恩！」

葛纏等人都哄然大笑，已把龔雙龍當作死人看待，只有段秋山，一雙美目沒一刻離開常恨春，為他忽憂忽喜，忘記旁人在場。

范長鎮低聲問黃長河，「捕頭，這妮子跟常恨春是什麼關係？」黃雙河搖頭，不置可否，范長鎮只好望着戰場。

常恨春和龔雙龍已鬥了數十個回合，龔雙龍亡命進攻，這次，常恨春一反常態，反而採取守勢，因為他知道龔雙龍跑不掉，只怕自己亂了陣脚，反被對方所乘，是以表面看來，龔雙龍佔了上風。

再過十來招，打鬥更形激烈！激鬥中，突見龔雙龍一刀橫劈，這一刀不但快疾，而且招式詭異，自不可能的情勢下出招，事先毫無先兆！

常恨春虞不及此，手上又沒有兵刃遮擋，只得後退！但聞「嗤」的一聲響，刀光過處，衣襟破裂，又聞「叮叮噹噹」一陣響，懷內四塊銅鼎碎片，跌在地上！

常恨春那裡顧及得了？反而把侯知機等人嚇了一跳，因為秘密外洩，范長鎮隨時會翻臉，則形勢急轉直下，化安為危，後果不能預料！

范長鎮見侯知機神態緊張，心知有異，眼光一亮，又見打鬥中的二人慢慢離開那四塊碎片，乃踏步向前，誰知人影一閃，鼻端聞到一陣香氣，眼前多了一人，却是段秋山！

段秋山雙脚站在銅鼎片上，杏眼圓睜，怒道：「這東西是你的麼？」

范長鎮乾笑一聲。「姑娘誤會了，范某是怕被龔雙龍毀掉，所以過來撿拾，乃為常恨春好！」

段秋山白了他一眼，俯身撿起碎片，范長鎮訕訕退下。驀地聽見常恨春一聲斷喝：「快閃！」

原來龔雙龍久戰無功，正苦思無計時，見段秋山無端端走了出來，腦海中靈光一閃，決定拿下她作人質，則逃過了今日大難，日後尚有機會，捲土重來！主意打定，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揮刀急斬段秋山後腰！

段秋山聽見常恨春的叫聲，百忙中頓足竄前幾步，龔雙龍一刀落空，第二刀又取段秋山後肩，這一刀比第一刀更疾更猛！

常恨春見段秋山勢危，顧不了自身安全，猛撲上去，嘶聲叫道：「龔雙龍，你好卑鄙！」

龔雙龍斜閃一步，第三刀仍向段秋山，嘴上故意道：「常恨春，別看老子兇巴巴的，其實我待女人最細心了，不信他日你下黃泉，大可以問你老婆！」

常恨春拚命反擊，雙眼佈滿紅絲，龔雙龍心頭吃驚，嘴上仍說個不停：「老子一向很感激你，送了一個老婆，還將情人送給我！」

常恨春大失常性，擰腰擊出一拳，這一拳雖然兇猛，但脅下空門大露，忽見龔雙龍目光大盛，上身向後一

仰，左腿飛起，正中常恨春脅下！

常恨春大叫一聲，跟蹌而退，左脅痛得他額上爆出汗珠，一時間連左臂亦抬不動。

說時遲，那時快，龔雙龍一個轉身，恰好段秋山衝了過去，他厚背刀一挽，斜削其腰！一來一去，顯得那刀去勢更急，眨眼間即至其腰！

段秋山根本連閃避的念頭都未升起，已聞「叮」的一聲，鋼刀已砍在腰帶上面！

電光石火之際，段秋山一拳搗出，正中其胸，與此同時，龔雙龍正好伸手向段秋山衣襟抓去！

直至此刻，段秋山才醒覺退後，「嗤」一聲響，已慢了半步，衣襟裂開，自其懷中亦跌了一塊銅鼎碎片！龔雙龍怪叫一聲：「原來有這東西，難怪能『刀槍不入！』」他似猛虎般撲上，刀刀取段秋山的頭肩和四肢！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一閃即逝，直至此刻，常恨春方再度上前攻擊！與此同時，黃長河和楚嘯雲方齊叫道：「段姑娘，快抽劍！」

「蓬！」龔雙龍只顧要擒段秋山，忘了背後的大敵，後背中了一拳，這一拳打得他眼冒金星，蹌前一步！

常恨春嘶聲叫道：「快退！」段秋山驚魂未定，依言退下，常恨春猛吸一口氣，道：「姓龔的，你卑鄙，常某却不願乘人之危，你轉身過來吧！」

龔雙龍猛吸一口氣，抑住體內翻騰的氣血，慢慢轉身，身子未定，他刀已舉起。

說時遲，那時快，眼前一花，但覺手腕疼痛，已中了常恨春一腿，厚背刀拿捏不穩，脫手飛出，龔雙龍知道要糟，毫不猶疑，飛身倒退。

常恨春如離弦之矢般射出，喝道：「那裡逃！」

龔雙龍不愧是奸雄，邊退邊洒出黃粉，使常恨春不敢太逼近，幾個起落，至一駿馬旁，飛身上鞍，雙掌猛拍馬臀，馬兒負痛狂奔，眨眼間便已去遠，再看那黃粉，只是黃沙，恨得常恨春直跺足。

「可惜讓他逃了！」范長鎮說着走前，彎腰伸手向地上的銅鼎碎片抓去！刀光一閃，一把鋼刀已架在其手背上，刀刃僅沾及肌膚，但已令人有透體生寒之感覺。范長鎮吃了一驚，轉頭望去，却是楚嘯雲！

楚嘯雲冷冷地道：「拿開你的手！」

范長鎮道：「范某好心替常恨春撿拾，你凶怎麼？快將刀收起！」

「楚某不收刀又如何？除非你先將手鬆了！」

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你不收刀，葛某便動刀了！」話未說畢，葛纏的刀已抵在至楚嘯雲的後腰！

范長鎮長笑一聲，正欲伸手撥開楚嘯雲的刀，誰知後頸一涼，段秋山叫道：「別動！姑奶奶此劍可不長眼睛！」

范長鎮心頭忿怒，臉上仍堆下笑容：「小姑娘，你不可以恩將仇報！有事慢慢商量，先把劍拿開。」

「姑奶奶要你先將手縮開，再起來說話！」

范長鎮久走江湖，深知「僧道乞婦」不能欺侮的道理，長笑一聲站了起來。段秋山正想請他退開一步，誰知自己後頸也被人以刀架住，「段姑娘，有話好說，自家人動刀動劍，有違合作協定！」

「是你？張立鼓！此事虧在范長鎮！」

范長鎮道：「范某一片好意，替你們撿拾，虧在何處，不說個明白，范某死不瞑目！」

「這是常大哥的東西，他無暇撿拾，自有姑奶奶代勞，何須你操心！」

范長鎮吭聲道：「老子喜歡操心，又犯什麼王法？哪，這裡有五塊，你能分得出，那一塊是你的，那四塊是常恨春的？」

段秋山微微一窘，半晌方道：「這是常大哥送給我的，還分什麼他的我的！」

「哈哈，你怕是嫁不出去吧！莫忘記常恨春剛剛才報了殺妻之仇，他未必有心情與你卿卿我我了！」

段秋山氣得花枝亂顫，眼花在眼睛中亂轉，黃長河忙道：「彼此既然有意合作，又何必為小事而傷感情，都放手吧！」

直至此到，常恨春也才定過神來，走了過來，高聲道：「你們都不想回國了，把破刀破劍都收起來！」言畢俯腰撿起銅鼎碎片。

范長鎮冷冷道：「說的比唱的好聽，誰先收刀？」

話音剛落，山坡的一個范長鎮的手下，突然奔了下來，邊跑邊道：「老大，又有西夏兵來了！」這句話比聖旨還靈，剎那之間，全部收起刀劍。

范長鎮急問：「老胡，來多少個人？」

「鬼鬼祟祟的，只有五六個，離此約莫兩三里！」

范長鎮哈的一聲笑了出來，道：「瞧你，連膽也給嚇破了！五六個人還不容易解決？」

黃長河道：「把這幾個西夏兵全擒下，問清楚情況。」當下羣豪又分頭匿了，未幾，即聞馬蹄聲響，山坳後馳來五六騎人馬，范長鎮一揮手，十多個大漢現身拉弓搭箭。一陣希聿聿的馬嘶聲響，李賜金等六人，把馬勒住。

范長鎮哈哈笑道：「張建浦眞不夠意思，要你們來送死！乖乖給老子滾下鞍來！」李賜金等人如鬥敗公雞般，紛紛躍下馬，隨即被羣豪團團圍住，范長鎮一瞪眼，喝道：「還不把武器拋

在地上！」

一陣叮噹聲響，黃長河問道：「張建浦派你們去何處？」

李賜金囁嚅地道：「他令咱們暗中監視龔雙龍。」

范長鎮冷笑道：「張建浦疑心忒大，不知他又派什麼人暗中監視你，你如此賣命，他給你什麼好處？」

李賜金不由默然。

黃長河問道：「萬一龔雙龍有不軌行動，你準備如何處理？回京師通知張建浦，來得及麼？」他邊說邊走前，封了那五個西夏兵的暈穴，又道：「如今你可以暢所欲言了，他們都聽不到你的話。」

李賜金不知手下是死是活，聞言又吃了一驚，結結巴巴地道：「張將軍要我……不，要小的，通知就近的駐軍，把他殺了！」

「那龔雙龍卻又有什麼任務？憑他帶的那幾個人，可以阻擋得了咱們麼？除非張建浦是個渾蛋！」

「他只是暗中跟踪，張將軍要他派人通知駐軍攔截。」

楚嘯雲急問：「他派了人沒有？」

李賜金看了地上的西夏兵幾眼，道：「應該已派人去通知各地駐軍了……當然不會派人去通知北方的駐軍。」

「你自己有沒有派人去？」

李賜金囁嚅地道：「只派人去通知靜塞軍司和嘉寧軍司兩處，要他們留意龔雙龍的行動。」

侯知機道：「張建浦給了你什麼信記？自己交出來，省得侯爺搜身！」李賜金乖乖把張建浦的腰牌交給他。

毛元章也問：「依你看，南方的駐軍，何處比較鬆，而容易通過？」

李賜金想了一下，道：「卓囉和南軍司那邊一定較鬆，最安全的莫如去甘肅軍司，由那裡去吐蕃最安全！」

黃長河道：「說得有理，咱們便由那裡過境吧！」他邊說邊向常恨春打眼色。

常恨春會意，道：「你怎可把計劃說出來，等下再商量……」話未說畢，伸手封了李賜金的暈穴。

侯知機豎起拇指讚道：「好計謀，咱們來個聲東擊西！不過咱們須讓其他西夏兵比他遲解穴方可！」

楚嘯雲道：「這還不容易！咱們離開時，再在他們身上多戳幾指，李賜金和其手下，自然會比較早醒來！」

老胡大惑不解地問道：「什麼好計謀，為何俺不明白？」

范長鎮罵道：「他奶奶的！你別給老子丟臉，黃長河故意在李賜金面前說要由甘肅軍司過境，其實是要由別處去，是以又必須讓他先醒來，免得生意外！」

老胡抓抓頭皮問道：「生什麼意外？」

「說不定他會被龔雙龍的手下殺死！」

老胡抓抓頭皮道：「俺如今可明白了！」

「不，還不明白！」黃長河道：「黃某打算由甘肅軍司過境！」

范長鎮微微一怔，隨即道：「如此這姓李的可萬萬留不得！」他邊說邊抽刀，黃長河忙攔住他。范長鎮怒道：「你葫蘆裡面賣什麼藥？」

「你聽過實則虛之，虛則實之這句話麼？」黃長河不慌不忙地道：「我還是要他去報訊，張建浦狡猾，他一定會認定咱們是故弄玄虛，其實不是要由甘肅軍司過境，咱們便偏偏讓他來個意外！」

范長鎮懷疑地道：「萬一那厮沒這般『聰明』呢？」

「這當然要賭一賭運氣，黃某認為像他那種奸詐多疑的性格，必然如此！不過咱們這得做一件事，解下西夏兵的軍服，穿在身上，加上張建浦的腰牌，要想混出境，便容易得多了！」

常恨春道：「黃兄之分析，常某佩服之至，但解下西夏兵的軍服，他們醒來之後，必然知道。」

「是以咱們便要將那些西夏兵拉至別處，然後殺之滅口，毀屍滅跡了！」

段秋山驚道：「這不是要殺許多人？」

范長鎮不屑地道：「眞是婦人之仁，既然決定了的事便要實行，弟兄們快動手！」當下羣豪立即忙碌起來。

× × ×

羣豪突然折向西行，又過了一個晚上，一路平安，當眞是人馬不驚。葛纏道：「他娘的，難道這套西夏軍裝，有如此大功效？」

毛元章道：「咱大哥想出來的妙計，功效最大！」

范長鎮冷笑一聲：「還遠着呢！咱們必須迅速西行，然後突然南下，如今尚未碰到西夏兵，張建浦那塊腰牌能否見效，亦尚未知道！」

黃長河忙道：「不錯，越是平靜，越要小心謹愼！」但一路上除了遇到牧民之外，不見有西夏兵，直至另一個晚上。

范長鎮道：「咱們吃了好些天乾糧，今天宰匹馬吃吧！老胡，準備一切，先生火！」

段秋山道：「眞沒良心，馬兒馱你，你卻要吃牠！」

「婦人之仁！」范長鎮道：「咱們如今每人騎兩匹馬，也還剩下三四匹，你不吃掉牠，牠吃掉你的糧食！」他才不管段秋山，着手下先生火起鍋，又燒紅了幾座火爐，接着便把馬宰了！將馬血放在鍋內煮，骨頭熬湯，肉則烤熟。

郭全煥見他們如此熟練，問道：「夥計，你們宰過幾匹馬？」

張立鼓笑道：「不計其數，而且老葛還是烹馬肉的高手！喂，老葛烹一鍋讓他們試試！」他們忙碌起來，黃長河等人只有瞪目的份兒。

老胡喚道：「喂，馬肉已洗滌乾淨了，過來吧！」

接着只見兩個大漢各扛着一醒酒，飛也似地跑過來，道：「酒來了，今晚吃喝個飽，死了也免得做餓鬼！」

老胡驚道：「去你娘的，開口死閉口鬼！小鷹，這酒去那裡尋來的？」

小鷹道：「用侍衛軍的名堂『借』來的！」

羣匪大笑，張立鼓道：「這樣便敢喝了，他們不敢把劣酒孝敬侍衛軍！」

黃長河沉聲道：「你們如此放肆，很易暴露身份！」

小鷹道：「捕頭，您只配在中土安樂窩裡過活，來到這種鬼地方，像你這種『君子』，不是餓死渴死，便是因婦人之仁而死！」他故意將君子兩字唸得很重，黃長河自然明白他話中之意，連聲冷笑。

范長鎮拍拍他肩道：「捕頭，別跟他們瞎扯，咱們一齊烤馬肉！」當下衆人圍坐在爐邊烤肉啖之。葛纏的調味功夫很好，馬肉烤熟之後，發出誘人的香氣，令人垂涎三尺，連段秋山亦吃得津津有味。

羣匪你一碗我一碗，狂飲起來，瞧他們表面豪邁，黃長河却覺得其實這是怕死的表現，恐懼明天被殺，是以今朝有酒今朝醉。

楚嘯雲道：「喂，你們少喝一點，萬一今夜西夏兵趕至，還能厮殺麼？」

老胡拍拍胸膛，道：「俺酒喝得越多，氣力越大，不信你也試試！」他斟了一碗酒端過去。楚嘯雲略一猶豫，伸手接過碗，一口氣將酒喝乾，但覺一團火由喉嚨直燒至腹中，火辣辣的如被燙過。

老胡叫道：「好，算你是條漢子！」他又斟了一碗給常恨春。

常恨春道：「常某量淺，隨意就好，請勿見怪。」他呷了一口，便將碗遞給段秋山，段秋山也只淺呷一口，又將碗傳給侯知機。

老胡嚷道：「喂，你們兩個眞沒意思，破壞規矩，把碗內的酒都喝乾，那才是好兄弟！」

常恨春道：「好兄弟不是以酒衡量，比如別人要你寫詩，那人一口氣寫了十首八首，但你可能一首也寫不出來，能否因此而說你不夠朋友？」

老胡結結巴巴地道：「這……不一樣，俺連字也認不了一籮，又怎會寫得？甚至俺根本連個會做詩的朋友也沒有！」羣匪又轟聲笑了出來。

范長鎮道：「常兄，這是弟兄們的心意，你隨意再喝幾口吧！」羣匪又叫嚷起來，要常恨春再喝，他沒奈何，只好再接過碗，仰頭喝了兩大口。

范長鎮望着段秋山，段秋山冷哼一聲，道：「不用緊張，姑奶奶也喝兩口！」言畢接過常恨春的酒碗，那剩下來的酒，剛好兩口喝光。

老胡再斟了一碗，拿到毛元章臉前，道：「小毛子，輪到你了！」

毛元章瞪了他一眼，道：「這算是什麼意思？是敬酒還是想以此試試毛某是否夠朋友？俺若不喝，你們便不把俺當作朋友？」

范長鎮乾笑一聲，道：「毛兄弟言重了，咱們因為高興，才請你喝酒，別無他意，大家湊湊高興嘛！」

「這還差不多！」毛元章喝了半碗，老胡又遞給周普，周普二話不說，便將剩下的酒喝光。黃長河趁老胡斟酒時，乘機走開小解。郭全煥見狀知有異也走開。

范長鎮問道：「郭兄弟你去何處？」

「你們都喝得醉醺醺的，俺去巡視一下，免得被人偷襲，措手不及！」

范長鎮忙道：「小鷹，你去接他，讓郭兄弟也來喝一碗！」

郭全煥忙道：「不必客氣，俺不能喝！咦，你一直要咱們喝酒，莫非有什麼詭計？」

范長鎮抓起一隻醒子，拍開封泥，仰頭一陣牛飲，道：「范某有什麼詭計？在酒內下毒？咱們比你們喝得還多！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郭全煥見狀反覺不好意思，訕訕地走開。

羣匪一碗酒下肚之後，便逐漸放浪形骸，說些不三不四的話兒，粗言穢語更是不絕於耳。段秋山拋下吃剩的馬肉，遠遠走開。范長鎮急道：「弟兄們，莫忘記人家是黃花閨女，說話尊重一點！」

有人在爐旁撐起了幾個帳幕，帳幕剛撐好，段秋山便鑽了進去，侯知機向常恨春打了個眼色，常恨春也跟着鑽進營帳。「段姑娘，你沒事吧？」

段秋山道：「沒事，小妹不勝酒力，如今酒力發作，想早點睡覺！」常恨春也覺一陣酒意襲上心頭，雙腳再不想挪開，躺在段秋山身邊，眼皮一合，便進入夢鄉。

也不知過了多久，常恨春突然驚醒，但聞一個冰冷的聲音：「請你尊重一點，把東西還給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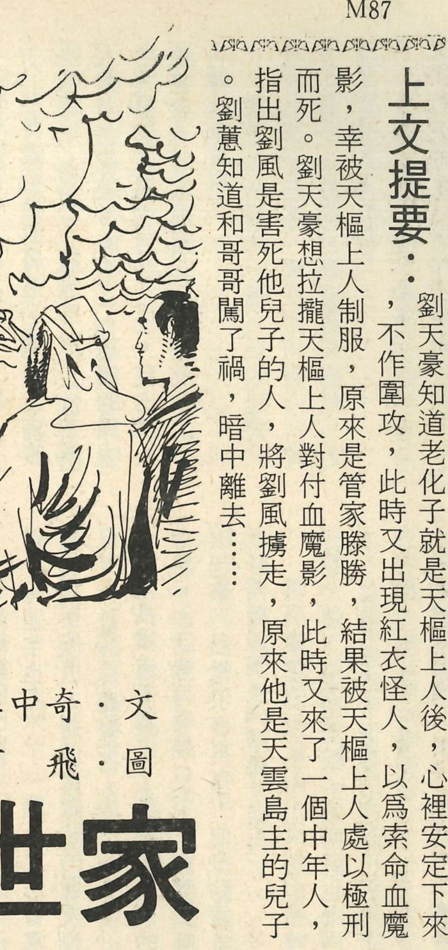
常恨春一骨碌坐了起來，火光下，但見面前站着一條高大的漢子，正是范長鎮！范長鎮手上拿着幾塊銅鼎碎片，其身後則站着黃長河，黃長河手上握的却是寶刀！

常恨春站了起來，還覺眼前模糊，頭重腳輕，心頭一驚，怒道：「姓范的，原來你在酒內做了手腳！」

范長鎮乾笑道：「范某若在酒內做手腳的，為何自己無事？你不勝酒力，却來含血噴人？」

常恨春冷笑道：「沒有醉，便要偷別人的東西？」他一把將范長鎮手上的銅鼎碎片搶了過去。

范長鎮冷哼了一聲：「范某只是好奇看看而已，什麼寶貝？幾塊銅片值得多少銀子！」他撥開黃長河手上的刀，悻悻然走出營帳。（未完．九）



上文提要： 劉天豪知道老化子就是天樞上人後，心裡安定下來，不作圍攻，此時又出現紅衣怪人，以爲索命血魔影，幸被天樞上人制服，原來是管家滕勝，結果被天樞上人處以極刑而死。劉天豪想拉攏天樞上人對付血魔影，此時又來了一個中年人，指出劉風是害死他兒子的人，將劉風擄走，原來他是天雲島主的兒子。劉蕙知道和哥哥闖了禍，暗中離去……



新派湖海恩仇錄／樊中奇・文

／可飛・圖

俠義世家

追查姻親　問明原因

劉蕙趕上一個壯漢，一伸手，抓住了那個壯漢的肩頭，將他的身子硬扳了過來，道：「你亂叫什麼？鬼在那裏？」

那鄉下人的面色，被嚇得面如黃蠟一樣，結結巴巴道：「你……你不是……鬼麼？」

劉蕙聽了，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道：「我是鬼？我臉上有什麼異樣？」

她一面講，一面伸手向自己的臉上摸了一摸，她的手才摸到臉頰上，整個人都呆住了，原來觸手處，濕膩膩，冷冰冰的，竟全是將凝未凝的鮮血一樣，劉蕙心中大吃一驚，連忙放下手來看，一手鮮紅，這不是血是什麼？

劉蕙滿面鮮血，這血是從何而來，是什麼時候敷到她面上的？她實在驚得呆若木鷄，當然再顧不得去抓住那個鄉下人，那鄉下人如同死裏逃生一樣，連爬帶跌向前奔了開去，劉蕙一個人呆了許久，神智才漸漸清醒過來。她知道今日事有蹊蹺，對自己來說，實在是極爲不利，那自稱是閻王把兒的人，以及那個血人……這一切，只怕全是針對自己而來的，若自己再不好好的趨避，那只怕要遭報應了。

當她一想到自己的處境極其危險之際，她的心頭之上生出了一股極其空虛恐懼的感覺來，立時感到天下雖大，但却沒有可供自己容身之所，她繞着那幾株大樹，團團轉了一轉，抬頭間，只見前面小村莊中，炊烟升起，劉蕙心中，又陡地一動，心想前面乃是一個極其荒僻的小村，自己若是能在這村子躲了起來，只怕敵人也是找不到自己的！

她想到前面的小村可供自己藏身，連忙身形飛掠，向前奔了過去，一路上，她已盤算了一個很好的主意，她也不直向村中奔去，只是來到了離村子尚有十來丈外的一間土屋面前止步，挨着牆，向屋內仔細聽着，只聽得屋中時斷時續的呻吟傳了出來，看來屋中似乎有人在臥病，劉蕙感到正中下懷，連忙繞到屋前，一伸手便推開板門。她這裏「吱呀」一聲推開了門，只聽得屋內傳來一陣喘息，接着，便是一個人有氣無力道：「你回來了麼？快……給我一碗水喝。」

劉蕙並不出聲，只是站在門口。她才一進來，由於屋內十分黑暗，一時之間，幾乎什麼也看不見，過了片刻，她已看清楚屋中除了一鋪炕，一副灶之外，簡直眞是家徒四壁，炕上有張草薦，有一個人正躺在薦上，縮成一團，要她倒一碗水喝，和發出呻吟聲來的，當然便是那人了，劉蕙心想，這戶人家自然是村中赤貧的貧戶了，常言說得對，富在遠山有人問，窮在近鄰無人提，這家人，看情形不像有孩子，一個臥病在床，另一個就算幾天不見，只怕也不會有人知道，那麼，自己只消殺兩個人，便可以躲

上好幾天，暫時避一避風頭了。

劉蕙一面想着，一面向前走去，到了炕沿上，才道：「你要喝水麼？」

那縮成一團的人呻吟道：「是的，渴死了，我身上傷了七十餘處，快要渴死了！」

劉蕙一面說，一面舉起手來，準備手起掌落，就將那人打死了算數，但是她忽然間，聽到那人如此說，不禁陡地呆了呆，而就在她一呆間，那躺在炕上的人，已經欠身坐了起來，屋中的光線十分黑暗，但當那人坐起身來之後，劉蕙却也可以看得出他滿臉血污，一雙眼睛，在黑暗中閃着異樣的光，他不是別人，竟就是劉蕙正想避開的那個血人，那條「寃魂」！

剎那之間，劉蕙想要向後退去，但是却反而雙腿發軟，「咕咚」坐倒在地，她連忙一按炕沿，待要站了起來，但是全身無力，已然難以站得起，只聽得那血人又開口道：「劉姑娘，好久不見了，你好啊！」他一開口，更是陰森森，慘戚戚，令得人全身皆寒。

劉蕙如何還回答得出來？她只是盡力地挪動着身子，希望自己能夠離開炕沿遠一點，可是，就連這一點，她也無法做到，倒是那條「寃魂」，又動着身子，伸手向劉蕙的手背上按來，劉蕙的雙手正按在炕沿之上，一見對方伸手來按，連忙想縮手時，已慢了一着，手背已被對方緊緊按住，劉蕙只覺得對方的手心，冷得出奇，一個活人的手，實在是不可能如此之冰冷的。如今按在她手背上的，不像是隻手，只像是一塊冰。

劉蕙喘息着道：「你……你……你……」

那血人一咧嘴，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齒來，道：「劉姑娘，你一定認得我的，是不是？我就是那天向你問路的那個人，你不會忘記的吧。」

劉蕙一聽，更是腦中「轟」地一聲，頓時覺得天旋地轉起來，她心中只記得一句話，我就是那天向你問路的人。那天……那天……劉蕙在昏昏迷迷，恍恍惚惚之中，似乎又回到了那一天之中！

× × ×

那天的天氣極好，兩匹馬，一早便在道上飛馳，在馬後跟着四頭高大的獵犬，兇狠慓悍，吠聲響亮，天上盤旋着兩頭海冬青獵鷹，馬背上的一男一女，更是英姿挺發，精神奕奕，他們是劉風和劉蕙，兩人一早離家去打獵，可是，這天的天氣雖好，但獵物却並不多，劉風一提馬韁，領着劉蕙便向山中馳去，山路迤邐，馳出了五七里，前面幾乎已無路可通了，劉風才停了下來，轉頭道：「妹子，這裏只怕有大東西可打，」劉風話才講完，只聽見前面亂草叢中，忽然傳來「悉索」一聲響，劉蕙的動作極快，立時彎弓搭箭，「颼」地一聲，一箭已向前射了出去，那一枝箭射進草叢中，未曾趕出什麼野獸，却見到一個人，倏地自草叢中站了起來，手中正拈着劉蕙射出的那枝箭，劉風和劉蕙二人都不由自主「啊」地一聲，驚呼了起來。

草叢中有人，那是劉風和劉蕙二人未曾想到的，而且劉蕙射出的那支箭，又到了那人的手中，那人自然也是學武之士了，那是令得他們二人心中暗驚的原因，但是，他們自恃父親名頭響亮，在江湖中唯恐不生是非的人，一見草叢中有人站起，非但沒有一點歉意，反而不可一世地斜眼打量着那人，那人掂了掂手中的那支小箭，笑道：「兩位以人作獸，這可不對了。」

那人一開口，雖然略有不滿，但是還語帶笑意，只要劉風和劉蕙二人，稍稍說一兩句帶有歉意的話，那麼，漫天風雨也就不會發生了，可是劉蕙一見自己射出的小箭被對方接住，心中首先沉不住氣，立即一聲冷笑道：「你是人麼？不要說剛才你躲在草叢中，我分不出來，如今你站了起來，我一樣分不出！」

那人聽了，面色陡地一變，這人乃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年輕人，生得不算端正，相當醜陋。但是他再醜，也還是一個人，何以說他站了起來之後，仍是人獸難分？那人面色一變之後，一步向前跨來道：「這位姑娘，此言何意？」

劉風一揚頭，正待大聲呼喝，可是他的話還未說出口，突然看到那人在講話之際，以手指着劉蕙，他右手手腕之上，戴着一隻碧也似綠的翡翠鐲子。那鐲子上還刻出兩條栩栩如生的盤龍，那的確是罕見的珍品，價值連城的寶物！

劉風一看到那鐲子，便陡地改變了主意，他連忙也跨前一步，一面左手向後，向劉蕙擺了幾擺，示意她不要出聲，一面笑道：「朋友莫怪，舍妹年紀尚小，講話有得罪閣下之處，由在下代爲賠罪了。」

劉蕙本來還不明白何以忽然之間，劉風竟變得如此謙恭有禮起來，她也連忙向前走出一步，她才一走向前去，一看到劉風的目光，注意在那人的手腕之上，而那人的手腕上，又戴了這樣一隻名貴的鐲子，她便完全明白了，是以她忍住了不再出聲。

那人聽得劉風已賠了不是，面色立時緩和道：「那沒有什麼，只不過出口傷人，總不大好。」

劉風打了一個哈哈道：「尊駕說的是，我們不打不相識，不妨交個朋友！」他伸出手來，那人見劉風面目英俊，衣飾華麗，雖然略覺輕浮，但是看來却不像是個壞人，自然更不會去疑心他有什麼陰謀，也伸手出來，和劉風握了一下，却料不到劉風不但不是膽小如鼠，而且陰險之極，他一握住那人的手，立時用力向懷中一帶。那一帶的力道相當大，再加上那人根

本絕不會提防，經劉風一拉之下，那人猛地向前跌了一跤。

劉蕙和劉風二人好事不會做，壞事却配合得天衣無縫，那人才一被劉風拉得跌在地上，劉蕙便立時向前跨出一步，手起掌落，便向那人的後背心上重重一掌，擊了下去，劉蕙一發掌，劉風立時鬆手後退。劉蕙那一掌下手很重，擊中的又是那人的要害之處，刹那之間，那人悶哼一聲，仆倒地上，劉風更不留餘地，右脚疾飛而起，重重的一脚，又踢中那人的頭頂。

那人後背心捱了一掌，頭頂又被踢了一脚，受攻擊的兩處，全是身上的要害，一聲怪吼，只吼得一半，便昏了過去，劉風喜道：「妹子，你除下他的鐲子，我再來搜搜他的身上，看看可有什麼寶物。」

劉蕙格格地笑道：「今天出來打獵，却不料眞的打到一個人，有趣，有趣！」她用力將那隻翡翠鐲子，除了下來。

劉風在這時候，已自那人的懷中，搜出了一隻小小的魚皮袋來，他順手一抖，將魚皮袋中的東西抖了出來。可是，當那魚皮袋中的東西跌出來之際，他不禁呆住了，正在大笑不已的劉蕙，見了也爲之呆住。劉風連忙抓住了袋口，不讓袋中的東西，繼續向外跌出來，但跌出袋的一半，却已經夠使他們咋舌的了，只見草地之上，這時已散了一大片珍寶，那全是龍眼般大小的明珠，碧綠的寶石，以及在日光下，閃耀着奪目光芒的金剛鑽，那麼大顆的金剛鑽，他們二人可說是做夢也未曾見過！

二人呆了片刻，劉蕙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的天，這人敢情是財神爺。」

劉風忙道：「別多說了，快將這些東西收拾起來，不能給人家看到，我們可算是交大運了。」

劉蕙和劉風二人，連忙一齊俯身，將滿地的珍寶，一一執拾起來。他們二人將所有的珍寶，全都放進了那隻魚皮袋中，劉風又催道：「走，我們快走！」

劉蕙却道：「我們走？」

劉風道：「自然，我們已得了天大的好處了，不走作甚？」

劉蕙又道：「是啊，留着這傢伙做活口，是不是？」

劉風立即「啊」地一聲道：「還是你想得到。」他反手抽出長劍，「颼」地一劍，便向那人的心口刺去！

這一劍去勢十分勁疾，但不知是劉風興奮得緊，還是做賊心虛，在他一劍向下刺去之際，手上竟顫了下，未能刺中那人的心口，只是刺到了他的肩頭。那人本來已然昏了過去，可是，他肩頭之上，突然中了一劍，突如其來的刺激，反倒令他醒了過來，他一睜開眼來，便立時發出了一聲怪吼，身子騰空而起。劉風一見本來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人，給自己一劍刺下去，他反倒跳了起來。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也怪叫了一聲，身子忙向後退了去，一口氣退出了五六步，才始站定，這時候，那人也已站了起來，劉風的長劍，還插在他的肩頭之上，鮮血冒了出來，已將他半邊身子全都染得通紅了。那人的面色鐵青，樣子難看到了極點，雙目之中，異光暴射，注視着劉風。

在這情形下，劉風早已慌了手脚，一時之間，不知該怎樣才好。還是劉蕙比較鎭定，她一見情形不妙，立時長劍出鞘。

劉蕙本來是在那人身後的，但她拔劍所發出的那「鏘」地一聲，却令得那人陡地轉過身來，劉蕙見那人充滿了怨毒的眼光，心頭不禁爲之一凜，只是橫劍當胸，一時也不敢出手。

只聽得那人發出了兩下難聽之極的怪叫聲，一伸手，抓住了插在他肩頭上的那柄長劍的劍柄，一抖手臂，將長劍硬生生地拔了出來，長劍拔出，傷口便血如泉湧，那人伸手點了肩頭附近的幾個穴道，勉强將血止住，劍交左手，怪聲道：「多年未來中原，敢情中原武林的風氣已經大變了！」

劉蕙看到那人封穴止血之後，一條右臂已垂了下來，分明是不能動彈了，這一來，她心中又放心不少，因爲對方的武功再高，也只不過是半個人，自己兄妹二人，難道還敵不過對方的半個人麼？

她立即冷笑了一聲道：「風氣仍然一樣，傻瓜總是難免做屈死之鬼的。」

那人聲長笑道：「是麼？」他的動作快到極點，話才出口，身子已陡地掠起，掠出了丈許，來到了劉蕙的面前，雖然左手執劍，但出手十分快捷，而且這人本來使用的兵刃，顯然不是長劍，因爲，這時他發出的劍招，十分奇怪，長劍竟是直勾勾地自上而下砍來的。

劉蕙冷不防那人的來勢如此之快，覺得一股勁風撲面而來，身子立時向後一仰，倒了下去，在她倒去的同時，左袖揚處，五六枚毒蒺藜已向着那人電射而出！

那人的長劍砍到了一半，猛地一橫，挽起一個劍花，將劉蕙所發的毒蒺藜一齊擋了開去，劉蕙也趁此機會，躍了起來，向外掠出了七八尺，叫道：「二哥，你傻瓜也似地站在一旁作什麼？還不快來動手？」

那人擋退了暗器，如影附形，再度趕了過來，第二劍又已刺出，劉蕙身形再閃，向外避去，劉風這時已是看得心驚肉跳，他雖然聽得劉蕙的叫喚，但仍然是呆若木鷄的站着，不能動上一動，以致劉蕙在那人凌厲的攻勢之下，全然無法還手，只得一退再退，轉眼之間，已經退出了五六丈，一路怪叫不已，那人似乎越殺越勇，

但是劉風身子雖然不動，眼睛却一直未離開劉蕙和那人，他看到那人在刺到第四劍之際，因爲動作太以猛烈，肩頭上的傷口，重又鮮血迸流，血如泉湧。

劉風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大喜，忙叫道：「妹子別怕，我們不必動手，這傢伙也會支持不住的了！」其實那時候不必劉風出聲叫喊，劉蕙也可以看出來了。劉風當時刺着那人的一劍，發出的力道異常猛烈，長劍幾乎貫肩而過，所以這時鮮血汩汩外冒，殷紅一片，那人轉身，撲前，揮劍之際，隨着劍光，便是一點點的鮮血，四下飛濺，照這樣的情形看來，那人的武功再高，只怕也難以支持得半個時辰的。

劉蕙一想到這一點，心中也自然而然地定了下來，她心神一定，閃避得更是巧妙，那人又向她疾攻了四五劍，攻勢便已慢了下來，終於退到了一株大樹之旁，那人倚樹而立，喘起氣來，劉蕙笑道：「喂，你的劍招不錯啊！怎的忽然住手了？」

那人虎吼一聲，再度向前撲來，可是這一撲，才撲到一半，便已氣力不絕，「蓬」地跌倒地上，再也爬不起來，劉蕙哈哈大笑，那人一翻手，用力將手中的鐵劍，向劉蕙竭力扔去，但到此時，他已是强弩之末了，他扔出的長劍，雖然直向劉蕙標去，但是到劉蕙的面前，根本力道不强，被劉蕙伸劍一撩便將劍撥落。

劉風剛才不敢過來，這時却威風凜凜地趕過來，一到近前，便抬腿向那人的背部踏去，重重地踏了三遍，踏得那人七竅之中鮮血狂噴，早已昏死過去，他一掠而過，將自己的那柄長劍，拾起來正待下手時，忽然聽得一陣鏗鏘高吭的琴音，傳入了耳中，兄妹二人吃了一驚，轉頭看去，聽出琴音是由附近一座竹林之中傳出來的。

竹林之中，既然有琴音傳來，那自然是有人了，而他們這時所做的事，又是萬萬不能給人家看到的，是以二人的心中大是慌張，互望了一眼，連忙向外逸了出去，轉眼之間，便來到他們拴着坐騎的所在，立即飛身上馬，逕自回家去了，他們在半途之中也曾商量過，都認爲那人是再也活不下去的了，他們殺了那人，連那人究竟是什麼身份，也不知道。回到了家中，他們將那袋珍寶小心埋了起來，一時也不敢動用，令得他們心中耿耿的，便是當他們胡作非爲之際，自竹林中傳出來的那陣琴音，是以，頃間，當他們一聽到天樞上人的琴音之際，便立時心中大驚失色，並想聯手將天樞上人殺了滅口。

索命血魔影一現，他兄妹二人便以爲定是自己幹的事揭穿了，直到劉鳳，劉能的事揭發出來，他們才略略寬心。而直到天雲島主的兒子來到，他們才知道自己所害死的人，乃是天雲島主的孩子，劉風被人帶走，劉蕙只當自己見機而逃，可以無事了，却不料遇上了那個自稱閻王把兄的怪人，竟將明明萬無生理的一個血人，又召到了她的面前，那實是令得她啞口無言，除了張口結舌外，耳際只是嗡嗡地亂响，什麼話也說不出來，而那個血人，却還在一步一步向她逼近。

那血人向劉蕙一步步地逼近，一直來到離劉蕙三五尺處，方始站定，咧嘴一笑，陰森森地道：「劉姑娘，爲何這樣瞪着我？可是不識我麼？」

劉蕙想要大叫，可是無比的恐懼，却像一雙强有力的手一樣，扼住了她的喉嚨，令得她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可是喉頭却發出了一種「咯咯」聲音，連她自己聽來也覺得毛髮直豎。

那血人又「嘿嘿」笑了起來道：「劉姑娘，你可是在學青蛙叫麼？」

劉蕙勉力掙扎，才講出了一句和事情絕不相干的話來道：「你別亂說，誰要在裝……青蛙叫？」

劉蕙在這時候，實是已經神智大亂，是以她不去辯白自己是否殺人，却去反駁那血人說她在裝青蛙叫。

那位「閻王把兄」一聽，「咭咭」怪笑了兩聲道：「這倒有趣，放着人命關天的大事不說，反倒說閒話來了，那也好，你們多聊聊吧，我還要歇一會兒哩！」

他以臂作枕，逕自在地上躺了下來。

劉蕙在這時候神思恍惚，根本未曾注意對方在做些什麼，她的雙眼，只是盯着身前的那個血人。

而且，幾乎立即地，她認爲眼前那個血人，就是索命血魔影。

一個已死的人，是萬萬不能復生的，而那人傷得那麼重，就算有兩條命，他也早就該死了，怎會還站在前面和自己齜牙咧嘴地講話？眼前那個人一定就是索命血魔影，他滿身鮮血，又串連了什麼「閻王把兄」來戲弄自己，那定必是做成了的圈套，索命血魔影已站在自己的面前了！

索命血影魔未在江湖上出現，雖然已有二十多年之久，但是，武林中人，輾轉相告，有關「索命血魔影」的事情却太多了，以致普天下習武之士，心中都根深蒂固地相信，索命血魔影一現，便是大禍臨頭，家破人亡之時，豪氣自負如劉天豪，尚且一見血魔影的，難免驚惶失措，更何況是劉蕙？

這時候，劉蕙一想到索命血魔影已站在自己的面前，本已陷於痲木的腦子，突然「轟」地一聲，像是炸了開來一樣，而隨着那「轟」地一聲，許許多多爲非作歹的往事，也一齊翻了出來，使她自己心中，也覺得索命血魔影站在自己的前面，乃是理所必然之事，如果不然，那反倒是沒有天理

了！」

但是這種念頭，只是在她心底深處一閃而過，她立即想到，自己不應該死，索命血魔影要找的，不應該是自己，而應該是大哥劉能，大姐劉鳳！她以一種十分怪異的姿勢，突然之間身子向上一彈，站了起來，伸手指着那血人，「咭咭」地笑道：「你，太不公平了！」

那血人反而怔了一怔，就在一旁本已闔上雙眼養神的「閻王把兄」，此時也倏地睜開眼睛來，面上現出十分驚訝的神情。

那血人轉過頭去，向「閻王把兄」看了一眼，「閻王把兄」向之點了點頭，似乎在暗示他繼續向劉蕙講話。

這種情形，分明表示那個血人，絕不是什麼寃魂游鬼，也不會是傳說中的「索命血魔影」，但是，劉蕙此時，已經因爲過度恐懼，和在她心中所產生出來那種爲求生的慾望而感到的寃屈，變得神情緊張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她那裏還能覺察對方的這些小動作？她又怪叫了聲道：「那實在是太公平了！」

那血人和「閻王把兄」心中都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劉蕙這樣說法是什麼意思。

那血人姑且問道：「不公平？不公平？」

劉蕙的聲音越來越是尖銳，怪叫道：「不公平，你爲什麼不去找我大姐劉鳳，我大哥劉能，要來找我？」

那血人道：「我憑什麼要去找他們？他們又未曾將我殺死。」

劉蕙又怪笑起來道：「你別假惺惺，你是什麼人，你當我還不知道麼？」

那血人呆了一呆，又半轉過身去，向那個「閻王把兄」攤了攤雙手，劉蕙若是神智清醒，她定會看到那血人的這個動作，乃是表示事情已然拆穿之意。「閻王把兄」也在這時候站了起來。

可是，劉蕙却全然不覺察這些，她只是自顧自地尖叫道：「你是索命血魔影！」

「閻王把兄」和那血人，本來已齊向劉蕙走近的，可是，當劉蕙尖聲叫出這句話之際，他們二人却一齊站定住脚，齊聲問道：「你說什麼？」

劉蕙指着那血人又「格格」地笑了起來，她所發出來的，的確是一個人在笑的時候，所發出的聲音，然而她臉上却是一副驚駭欲絕的神情，再襯上她死灰一般的臉色，實是詭異可怖之極，令得耳聞目睹的人，不禁毛骨悚然，劉蕙手指抖着道：「我認出你來的，你便是索命血魔影，你便是聲名震天，武林黑白二道，聞名喪膽的索命血魔影，你留下了血影在我家的牆上，你爲什麼要來找我？而不去找我的大哥，大姐？我多年來才殺了一個人，怎及得上他們？怎及得上他們？你……」

，她一面以極其尖銳的聲音講着話，一面臉上的神色，在漸漸地轉變，但不是由白變紅，而是由白變綠，只見她面色越來越綠，到了後來，簡直成了深碧色，而她的話也未能講完，便「咕嚕」一聲栽倒在地，只不過她才一跌倒，立時便站了起來，身子搖搖擺擺，面上的神色，更是驚駭欲絕，而且一片深碧，一望而知，她是恐懼過什，已將膽子嚇破了，膽汁隨血而流，是以使得她的皮膚都變成了深碧色，她望着「閻王把兄」和那血人，身子簌簌地抖着道：「別殺我……別殺我……我算得什麼？你去找別人吧！」

那血人到了此際，不由自立嘆了一口氣，一伸手，先將頭上所套的一只套子揭了下來。

那隻頭套，連住了披散的長髮，和血汚滿面的臉孔，那頭套一除下來之後，只見那人面目瘦削，神情也相當憔悴，分明是一個重傷初愈的年輕人。

那年輕人徐徐地道：「劉姑娘，你們對我下手雖然狠毒，但是，我得遇高人，幸保不死，如今你自己也受了報應，我也不想多與你爲難，只是那一袋珍寶却是大有用途，你將之如何處理了？」

劉蕙瞪大眼睛，望着那年輕人。

這時，那年輕人已除下了化裝的頭套，看來已不覺可怖了。

但其時劉蕙早已失常了，在她看來，眼前這年輕人還是一團血汚，而且血汚似乎還在漸漸擴大，變着形狀，終於變成一個僅是人形的血影，就像曾在她家牆上出現的那幅血影一樣。

她也不回答那年輕人的話，只是放大喉嚨，尖聲叫了起來，在她尖聲怪叫的時候，她滿頭秀髮，幾乎根根全豎了起來。

一個人若不是內心恐懼到頂點，更絕不會有這種情形出現的。

那年輕人見到了這等情景，也沒有法子再問下去，只是回轉頭來，望着「閻王把兄」，「閻王把兄」搖了搖頭，長嘆一聲道：「我這人一直不信天道好還，報應昭彰這一套，若果天下眞有報應，壞人豈不是早已死絕了麼？但如今却不得不信了，她對付你的手段夠狠夠辣，但如今，她的報應，也夠慘了！」

那年輕人駭然道：「她……她怎樣了？」

「閻王把兄」道：「你看不到麼？她已經嚇破了膽，膽汁溢出，全身發綠，她已是個沒膽之人，雖然活着，但是見到一草一木，一鳥一蟻，都會心驚膽戰，一葉飄落，她也會以爲天之將塌，你伸手向她一指，她也會以爲你要將她割腹取心，她日日夜夜，都處在極端恐懼之中過日子，却又不知何日方才死得去！」

那年輕人屏氣靜息地聽着，等到

「閻王把兄」講完，那年輕人才勉强笑了一下道：「前輩，這樣說來，倒是……倒是我的裝神弄鬼，害得她這樣的了。」

「閻王把兄」一瞪眼道：「放屁，她若是心中未曾做甚麼虧心事，怎會嚇成那樣？這就叫報應。如今，你那袋珍寶的下落，可是問不出來了。」他一面說，一面衣袖向前輕輕一拂，那一拂生出了一股柔弱的力道，只不過將地上的落葉，吹起了幾片來，向正在尖叫的劉蕙迎面飄將過去。

劉蕙却果如他所言，一看到那幾片落葉向她飄來，嚇得怪叫聲陡地停止，全身戰慄轉身便逃，她向前奔去，奔得十分快，自然不免將地上的砂石樹枝等物帶了些起來，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絕不會感到吃驚的事。但是劉蕙的膽子已破，每一樣輕微的聲響，極小的事物的波動，幾乎都令她發出一聲慘叫，跌倒在地，而她不敢伏在地上不動，跌倒之後，又馬上爬起來，但向前奔不出幾步，又再度跌倒。看她那神情全身發抖，不斷驚叫的樣子，當眞令人目不忍睹。那年輕人早已閉上了眼睛，不忍觀看。「閻王把兄」在劉蕙漸漸走遠之後，伸手推了那年輕人一下道：「走遠了，你睜開眼來吧，哼，人家說知子莫若父，我看也未必，你父親若是深知你，怎會讓你這膿包出來闖江湖？只會留你在天雲島上，替你爺爺捧水烟袋！」

那年輕人苦笑了一下道：「我……是不濟事些，前輩莫要見笑，我父親命我先行，他隨後而來，如今不知怎樣了？」

「閻王把兄」道：「我已替你說過了，你在被他們二人所襲，昏死了過去之後，不知過了多久，似乎有人在你的身邊，你也不知道他是誰，只是把他們二人中的一個，容貌講了出來，便再度昏了過去，那個第一次將你救醒來的，必然是你那不長進的父親。」那年輕人十分尷尬道：「閣下不要非議家父。」

「閻王把兄」道：「那是你父親自己不長進，活到了一大把年紀，連島主也沒當上一個，人家稱起他來，只是天雲島主之子，好像他還是年輕小伙子一樣，誰知他鬍子一大把，兒子也快要娶媳婦了。」

那年輕人紅着臉，道：「我爺爺尚健在，家父自然是天雲島主之子了。」

「閻王把兄」吁地一聲道：「就非要賴在天雲島中，托庇父蔭啊？要是我，隨便在海上找一個島，還不容易麼？那怕找的是一個寸草不生的孤島，我自己也是個島主，却不强似做島主的兒子？」

那年輕人一生之中，可以說從來也未曾說過那樣的話，是以一時間，令得他講不出話來，又見他猛地搖了搖頭，才岔開了話題，道：「你說這人就是家父，那麼，他何以又離開我而去了呢？」

「閻王把兄」大搖其頭，道：「他不是離你而去，他只當你已死了，將你草草埋葬，嚎啕大哭而去。」

那年輕人道：「你……看到了麼？」

「閻王把兄」道：「不會，但是你父親的哭功十分之好，他嚎啕大哭之聲，我在幾里以外便聽到了。我一聽到這種哭聲，便知道一定是死人啦，心裏便大爲高興……」

那年輕人忍不住道：「高興？」

「閻王把兄」一瞪怪眼，道：「自然，有人死了，我那十個弟兄便有事可做了，要不然他們閒得發慌。」

那年輕人一時省不起來道：「你十個弟兄？」

「閻王把兄」道：「咦？是我十殿閻王的把兄弟啊！怎麼你倒忘了？」苦笑了一下，「閻王把兄」又道：「當時我找了一找，果然看到一座新墳，但是我却知道，墳中的人，並未曾眞的死去。」

那年輕人又想問如何知道人沒有死，但是却忍住了未曾出聲。

那年輕人心知自己若是問他何以知道自己沒有死時，對方的回答一定是「咦？我是十殿閻王的把兄嘛，怎會不知？」問也是多餘的。「閻王把兄」續道：「可是你的父親，却不知你已被我救活了，他在這些日子來，一定是在根據你所描述的樣子，在找殺子仇人！」

那年輕人低嘆了一聲道：「他老人家心中不知多麼難過，若是他知道我根本未死，該不知多麼高興了！」那年輕人所講的話，原是至情至理。

可是「閻王把兄」却大搖其頭道：「錯了，錯了，大錯特錯了。」

那年輕人瞪大了雙眼，不知自己是甚麼地方錯了。

「閻王把兄」搖頭晃腦道：「你想，你也死過了，你父親傷心透了，正是一了百了，再無牽掛。若是你和他又會了面，他自然會不再難過，但你總有再死的時間，他定然又要難過一次？他只有你一個獨生子，却令他難過兩次，這如何說得過去？」

那年輕人呆了一呆道：「我難道一定……一定會死在他老人家之前麼？」

「閻王把兄」笑道：「就算他比你先死，你也會難過的，這場難過，却是你自己找來的，若是你早已死了，如何尚會有甚麼牽掛？」

那年輕人給「閻王把兄」的話弄得怔怔地站着，望着「閻王把兄」，「閻王把兄」却是嘻嘻地笑着。突然之間，那年輕人的心驀地一亮，也笑了起來：「你倒不像是閻王把兄，竟是和尚的祖宗。」

「閻王把兄」哈哈大笑，道：「甚麼閻王把兄，和尚祖宗，本來便是一樣的，世人紛紛擾擾，將之弄得經緯分明，豈不是可笑？」

那年輕人的心中更是省悟，二人便手拉着手，哈哈大笑地手舞足蹈，向前走去。在旁人看來，這一老一少兩人，十足是兩個瘋子，但是他們二人的心中，却是一片光明，了無牽掛。不一會，他們便漸漸地走遠了，他們的笑聲，也聽不到了。

× × ×

劉風被那中年人挾在脅下，向前飛掠而走，那中年人的手臂，正緊緊地挾着他的腰際，緊得和鐵箍一樣，直勒得他的肋骨格格作响，像是所有的肋骨，將要被對方箍斷一樣，痛苦不堪，幾乎連氣也透不過來，一路上不斷發出驚心動魄的呻吟聲，直到不知奔出了多遠，劉風才覺得身上突然一鬆，身子「砰」地一聲，跌倒在地上。

劉風被那人挾得眼前發黑，這時雖然鬆了開來，但還是好一會看不見東西，他雙手亂摸，摸到了一塊石碑，掙扎着半跪般直起身子來。這時候，他眼前也漸漸能看到點東西了。他看到自己正跪在一座新墳面前，自己兩手扶着的，正是一塊石碑。那塊石碑上，刻着「天雲島陳明廷之墓」八個字。劉風本來不知道那「陳明廷」是誰人，但是在名字之上，另有「天雲島」之字，劉風又不是傻子，他自然立即明白，那座新墳中所葬的，不是別人，就是眼前這中年男子的兒子，慘死在自己和妹子劉蕙手下的那年輕人。

他剛從半昏迷的狀態中醒來，突然之間，又看到這塊墓碑，頭頂但覺得「轟」地一聲往上沖，險險地又昏了過去。他的身子本來已半站了起來，這時雙腿發軟，重又「咕咚」一聲，坐倒在地上，頭頸僵硬地轉動着，尋找那中年人的所在。

他才轉了轉頭，便已看到那中年人了。那中年人就站在墓碑之旁，一手扶着石碑，他蒼白的手指，和劉風的手指，相距不過幾寸而已。

劉風一驚，連忙將手縮回，身子向後一仰，又跌倒在地上，他急忙向外爬開兩步。他那時向外爬去，只不過因爲突如其來，發現自己離得對方如此之近，是以心中吃驚之故。但當他爬開兩步之後，他的心中，却又怦亂跳了起來。原來他看到那中年人只是雙睛發直，望着那座新墳，根本未曾注意他，若是他能夠趁此機會爬了開去……他一想到這裡，心頭更是緊張，竟令得手足也不聽指揮起來，他只得將身子猛地向外翻滾，滾出了七八尺，這才又手足並用向外爬去，爬出了約莫數丈，勉力一挺身站起來，向外飛也似地奔了出去。

劉風絕不敢回頭觀看，因爲他不敢設想自己竟會有這樣的幸運，竟能逃脫對方的掌握。他沒命也似地向前奔着，直到四肢百骸都像是要散了開來一樣；直到額角上流下來的汗，將他的眼睛也弄得迷糊，眼前甚麼也看不到；直到他的喉嚨，像有烈火在燒一樣；直到雙腿發軟，「叭」地一聲，跌倒在地上，他才不由自主地停了下來。

他倒在地上，牛一樣地喘着氣，漸漸地，他臉上的汗被山野間的風吹乾了，他可以看得到眼前的情形了，然而，當他定睛一看之際，他竟然發出一下撕心裂肺的怪叫，又跳了起來，繼續向前奔跑。他其實已是筋疲力盡了，但他還是非跑不可，因爲當他可以看到眼前的事物之際，他第一眼所看到的，又是那塊墓碑。他剛才足足奔跑了近二十里，可是，倒在地上之後，那塊墓碑却依然在他的眼前，這如何不令他驚魂欲絕？如何不令他跳起來，再向前奔跑。

這一次，劉風每向前奔跑一步，所受的痛苦，簡直是難以形容，但他却又不敢停下來，他竭力地奔着，只奔出了三四里，便又仆倒在地，他的眼前陣陣發黑，甚麼也看不到。他倒在地上，匍匐地喘着氣，雙手亂摸着。突然他摸到了一塊石頭，他雙手扶住了那塊石頭，他立即感覺到，那是一塊方方整整的石頭，他心中一怔，雙手又抖了起來，向上摸去，他眼前金星亂迸，看不到甚麼，但是，他顫抖的雙手，却已摸到了「天雲島」三個字。

劉風還想怪叫出聲，可是他一張口，却並沒有發出聲响，反倒是一口鮮血，陡地湧了出來。這使他眼前更是陣陣發黑，再也沒有氣力再向前奔跑了，只得不斷向外滾着，一路滾，一路鮮血自他的口中汩汩地流出來，他滾出了七八下，手按在地上，突然挺身站了起來，又向前奔去。

他在第一次奔出之際，猶不知道他身後有人跟着，更不知道跟住他身後的人，手中捧住了那塊石碑。那中年人的輕功極佳，雖然捧住一塊石碑，仍然行動無聲，劉風慌張得連回頭看一看都不敢，耳畔因爲激烈的奔跑而聲如雷鳴，如何還能得知有人跟在後面？那中年人一等到劉能仆倒在地，就將墓碑放在他的身側，這便是劉風奔跑了二三十里，那墓碑仍然在他左右之故。這時侯的劉能，因爲驚駭過甚，已然在半瘋癲狀態之中，再加上他一路急馳，氣力上湧，一口口的鮮血，自他的口中冒了出來，但是，却還在搖搖晃晃地向前奔着，每跌倒一步，必然硬撑着站起來。那跟在他身後的中年人的面上，却是絕無憐惜之情，但同樣地，在他的臉上，也找不到復仇的愉快，因爲，不論他如今將仇人如何折磨，總是不能再救活自己的兒子了。

劉風不斷地向前奔着，在神智昏迷中，他想到自己在圍獵時慣玩的把戲；將動物趕了出來，獵犬圍着，獵鷹繞着轉，動物驚惶地亂竄，但是，他却並不下手，他喜歡看動物在竭力

求生時的那種亡命而又絕無結果的奔逃，但如今，他自己便成了這樣情形下的野獸，劉風的身子，最後一次跌倒之後，他再也沒有氣力爬起身來了，他伏在地上喘氣，那中年人舉起石碑，待要向劉風的頭上砸下去。

這一下若是眞的砸個正着，劉風的頭顱，自然是腦漿迸裂了，但是就在此際，只聽得斜刺裏傳來一個十分蒼老的聲音道：「且慢！閣下與這人有何深仇大恨？已將他趕到這等地步，還不肯放過他？」

那中年人陡地抬起頭來，只見面前站着一個五短身材的老者，白鬚白髮，看來足有七十開外的年紀了。那老者的腰間，懸着一柄又短又寬的劍，形狀古拙，劍鞘也是鐵鑄的，已是銹漬斑駁，那中年人在一呆之間，又見大石上刻着一個棋盤，另有一個駝背老人坐着。看樣子，那二人是正在山谷中對弈，看到他趕着劉風進來，這才出言阻止的。

那中年人吸了一口氣，拱了拱手道：「在下是天雲島陳亭中。」

那老者「噢」地一聲道：「那麼，陳島主是……」

陳亭中不等對方講完，便道：「是家父！」

老者點了點頭道：「這個人不知是何事，得罪了閣下？」

陳亭中一聲慘笑道：「他見財起意，殺了我的兒子。」

那老者又低頭向劉風看去，此時，劉風已然昏死過去，面如黃蠟，滿面血汚，看來簡直像是死人一樣。

那老者看了一眼道：「此人的年紀很輕啊！他……」那老者話未曾講完，突然「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陡地踏前一步，叫道：「駝子快來！」

那駝子本來一直坐在石旁，專心在注視棋局，對於周圍發生的事，不聞不問，直到那老者一叫，他才抬起頭來道：「甚麼事？」

那駝子一抬起頭來，又着實叫人吃了一驚，因爲他的面上，生滿了大大小小的贅疣，有的紅色，有的黑色，有的紫色，難看到了極點。

陳亭中向駝子一瞥眼，失聲道：「這位是華駝？」那駝子愛理不理，「嗯」地一聲道：「是。」

那老者又道：「你快來看看，這少年可有救？」

那駝子冷冷地道：「張老頭，你別見了人就想救，這少年和你多半又是非親非故，我却是懶得救他，快來下棋吧！」

那老者頓足道：「你這次可料錯了，這是老劉的兒子，犬子娶了老劉的長女爲妻，你不是不知的，怎能說他與我，非親非故？」

那駝子無話可說，老大不願意地站起身來，口中却還在嘰咕着道：「這親戚也太遠了，簡直佔不到甚麼邊，也罷，我且來看看，若是他命該進枉死城，我也沒有能耐將他拉回來的。」他一面說，一面逕向着昏倒在地上的劉風走來。

站在一旁的陳亭中，這時候可以說爲難得很，那駝子是甚麼人，他一望就認得了，那是武林知名的醫道能手，着手成春，多麼厲害的傷病，遇到他的手中，也能限時痊癒。他是駝子，恰好姓華，是以武林中人都稱他爲華駝。眼下劉風的傷勢雖重，若是他出手醫治，那自然是可以起死回生的。而且，從那老者的話中，他也已知道了，那老者不是別人，竟是聲名顯赫的劍術大家，天劍張化。

天劍張化和金獅劉天豪兩家結成親家，張化的兒子張白耀，娶了劉天豪的長女劉鳳，這乃是天下皆知的事情，陳亭中自度，若是要出手阻止華駝的話，那自己萬萬不是這二人的敵手。

他悲憤莫名，怪叫道：「這賊子手段狠毒，害我獨子，罪有應得，不能救他！」

華駝的醫道雖好，但是他却最懶於替人治病，聽得陳亭中這樣喝叫，他立時袖手站定，也不想着手醫理。

天劍張化忙道：「陳朋友，我想你弄錯了，他是金獅劉天豪之子！」

陳亭中一聽，陡地怪聲笑了起來。

陳亭中的笑聲，凄厲之極，令得張化和華駝二人，盡皆皺起雙眉。

陳亭中笑了半晌，尖聲道：「我弄錯了？你不妨弄醒了他，問問他自己。」

張化一俯身，扶起劉風來。他身形雖然矮小，但是一雙手却是又紅又大，伸出來按住了劉風的後心。只見他面色莊嚴，轉眼之間，在他的頭頂，便冒起了絲絲的白氣來，顯見他正在運轉眞氣，以本身的眞力，緩緩輸入劉風的體內。

華駝背轉身，仰頭望天，口中也不知在哦吟些甚麼，他這種樣子，叫人一望便知道，他是想置身事外，但是，却又礙於天劍張化的面子，所以不便立即離去而已。

陳亭中仍是滿面悲憤地望着劉風。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只聽得劉風的喉間「咯咯」地响了起來，那種聲音越來越是緊密，就像他喉間有好幾隻青蛙在鳴叫一樣。

又過了片刻，只聽得「哇」地一聲响，一口瘀血吐出，劉風已悠悠醒了轉來，他睜開眼，雙眼之中，充滿了驚恐之色，張化忙道：「劉賢侄，你可認識我麼？」

劉風一聽得人聲，身子更是把不住發起抖來，他勉力轉過頭去望，可是眼前發花，只見眼前有無數人影在晃動，他失神落魄地叫道：「別殺我……別殺我！」

張化嘆了一口氣，道：「劉賢侄，

我是你張姻伯。」

劉風心中本來是驚恐之極的，可是，他一聽到了「張姻伯」三字，心中頓時定了下來，在那一剎間，他幾乎高興得要尖叫起來，我得救了！他自然知道天劍張化在武學上造詣之高，也知道天劍張化一到，自己的生命是絕無問題的了。他心中一鎮定下來，氣血立時順暢許多，也可以看清眼前的景物了。

他看到陳亭中站在一旁，滿面怒容，心中已知是怎麼一回事了。

劉風膽怯怕事，但並不減他的奸詐兇險的本色。當下喘着氣，啞着聲音道：「張姻伯，這人……無緣無故要追殺我……張姻伯……你要替我作主……」

剛才陳亭中是叫張化弄醒了劉風來問問的，然而此際，劉風一醒，便如此說法，將事情賴得乾淨，張化和陳亭中二人，一齊臉上變色。張化色變，是因為看到劉風傷得如此之重，方才若不是自己恰好和華駝在此對弈，那是早已死在陳亭中之手的了。他並不知事情的來龍去脈，只當劉風既是金獅劉天豪之子，自然是少年英俠，那分明是陳亭中心狠手辣，誣衊劉風了。

而陳亭中聽得劉風一開口，居然賴了個乾乾淨淨，心中的怒火陡地升起，怪叫道：「好小子，你不認賬了麼？」

劉風早已看出張化不明底細，完全站在自己的這一邊，他膽子更大地道：「這人硬說我殺了他的兒子，將我挾了出來，一路折磨毒打，他武功又高，我打不過他……他非要取我性命不可……嘿嘿，學武之士，本不懼一死，但叫我死得不明不白，那却不行！」劉風講來，慷慨激烈，十分動人，天劍張化身形一挺，站了起來，雙手向前一推，一股大力，將劉風推得穩穩地向前送了出去，却是撞向華駝，一面喝道：「駝子，你若是不想交我這朋友，便別理他！」

華駝嘆了一口氣，左手反手一抄，將向他撞過的劉鳳抄住，同時右手中指一彈，「啪」地一聲，一顆藥丸已彈向劉風的口中。

他分明是不願意替劉風治傷的，但是張化又以絕交來威脅他，令得他不能不出手，但是他却不很願意，怨氣沖天，在彈出那顆藥丸之際，也不叫劉風張口，而且用的力道疾勁，等到藥丸「嗤」地一聲彈近，劉風再想張口，已然不及，只聽得「啪」地一聲響，鮮血四濺，那顆藥丸竟然穿過了劉風的上唇，並且還打落了一顆門牙，劉風痛得一吸氣，連門牙帶藥，一起吞下肚去。

劉風又痛又怒，正想「哇哇」大叫，可是華駝餵藥的方法，雖然霸道了些，他的靈藥，却是非同小可的妙藥，劉風一張口，還未曾叫出聲來，只覺得一股涼意，自喉而下，迅即佈滿全身，心血上湧，喉頭發甜，頭暈、目眩的情形，幾乎立即消失！劉風如何不知道，這全是那靈丹之功？是以他立時不出聲了。

那一邊，張化推出了劉風，心知華駝和自己乃是數十年的生死之交，自己既然講得如此決絕，那華駝是一定會出手施救的，是以他連看都不看，只是手按着劍柄，向着陳亭中走近一步道：「久聞天雲島的武功，在正邪各派之外，另成一派，今日可以開開眼界，倒也是一件快事。」

陳亭中臉色蒼白不定，道：「張大俠，你此言是何用意？」

張化抬頭大笑道：「明人面前，何必講暗話？事到如今，你我尚能不交手麼？」

陳亭中勉力遏制着，才使自己不致於破口向張化大罵，他冷冷地道：「想不到名滿天下的天劍張化，竟然如此黑白不明，是非不分，是一個渾人！」

張化成名已有數十年之久，武林中，黑白兩道的人見了他，莫不恭恭敬敬，幾時曾有人如此罵過他？他生性剛烈，如何還按捺得住？立時大怒，手臂一振，只聽得震耳欲聾的「鏘」地一聲巨響，他已將懸在腰際，那柄又粗又長的異劍，拔出鞘來。

那劍黑漆漆地，看來毫不起眼，但剛才拔劍出鞘的那一下巨響，便已先聲奪人，而且，這柄劍顯見得極其沉重，因為張化擎在手中，劍身難平，劍尖向地，似乎不勝重荷一樣。

陳亭中冷笑道：「好！既然要動手，在下自然奉陪，但你好歹不分，却難免為天下人譏笑了！」

天劍張化大喝一聲，身形一矮，手中的異劍，突然向外橫揮了出去，捲起轟地一股勁風，異劍幻成一股黑虹，聲勢之猛烈，無以復加！尋常鬥劍，劍招總是以輕盈靈巧為主的，但是，張化這一招使出，竟是大開大闔，剛猛無儔，倒像是他手中的，不是劍，而是金剛杵一類的兵刃一樣。

陳亭中見張化一出手，劍勢如此之猛，心中也不由猛地一凜，一提真氣，身形疾拔而起，天雲島上的輕功，馳譽武林，陳亭中這一拔，足足拔起一丈二三高下，自然把張化砍來的這一劍讓過，只聽得張化一聲怪笑，左手「啪」地一聲，也握住了劍柄，雙手一齊使劍，猛地將異劍揮了兩個圈兒。這兩個圈兒一經揮出，轟轟隆隆之聲，更是不絕於耳，只見地上的砂石，一起隨着勁風旋轉了起來，小石子一面急速地旋轉，一面還在急速地上升，自下而上，剎那之間，砂石聚積，彷如疊成一座丈許高的尖塔。

正在此時，陳亭中拔起身子，也恰好向下降落，他的身子只略略向下一沉間，只覺得一股極大的力道，自四方八面，向自己包圍了過來，陳亭

中心知不妙，連忙一提真氣，他輕功造詣極高，本來在凌空一提真氣間，還是可以再拔高六七尺的，然而此時，他的身子四周圍，那股旋轉的大力，却已迫緊過來了！

陳亭中一提真氣間，身子只向上拔了尺許，便覺得下半身一緊，像是被人在突然之間，緊緊地抱住一樣，而且，生出一股極大的下墜之力，要將他向下拖落。這時候，陳亭中如果被那股旋轉的勁力拖了下來，那麼他的身子，就和小石子一樣，會被那股大力所牽引，旋轉不已，那時張化若是再出手，他便沒有抵抗的力量了。

張化的那柄劍，得自西域，究竟是甚麼劍，是甚麼金屬所鑄，武林中一直無人知曉。這劍沉重之極，張化的身形矮小，武林中人說笑，都說他是早年得了此劍之後，便懸在腰際，寸步不離，由於劍身沉重，將他的身軀壓得矮了。

他雙手握劍，揮出圓圈，所發出的力道，實是非同小可。若是知道張化武功底細的人，是絕不會在和他動手之際，拔身而起的，因為，一拔身而起，身在空中，沒有憑藉，自然更難和他所發出的大力相抗了。

而陳亭中來自海外，雖然也聞天劍張化之名，但還不知道他的武功，究竟妙到何種地步，是以才一上來，便仗着自己的上乘輕功，拔起了丈許高下，避開了他的第一劍。

陳亭中此時，下半身已被那股旋轉的大力裹住，他心中慌亂間，已骨碌打了一個轉，陳亭中大吃驚，連忙再度真氣猛提。本來他還要向下沉去的，仗着這一提真氣之力，身子雖未能再拔起，但總算將下拉之力抵消，身子仍在半空之中。只不過他真氣上提，只能抵消下沉之力，並不能抵消旋轉之力，是以他的身子，又「骨碌」轉了一轉，陳亭中心中又驚又急，真氣連提不已，竟在剎那之間，連提了十七次！

那正是名聞天下的「雲翻萬里」絕頂輕功，若是這時，不是張化先發出了那股大力將他困住的話，他連提十七口真氣，那是能夠足不點地，身在半空之中，連翻出好幾十丈去的了。

這時他的身子始終在空中不住地打轉，却是不能上升，也不再落下，看得在一旁也算是見多識廣的華駝，也為之目瞪口呆，失聲叫道：「好功夫！」

陳亭中連提了十七口真氣，張化的那股大力，也已消失去了，陳亭中一覺出腿上一鬆，便翻了出去，在兩丈開外處站定。

天劍張化呆了一呆，也失聲道：「好！」要知道他那一招「日月無光」，自從練成以來，不知道遇過了多少强敵，還未曾有一次是不能將敵人從半空之中拉下來的。所以他那一聲「好」，倒是叫得心悅誠服的。陳亭中在退出了兩丈之後，兀自頭重腳輕，幾乎跌倒，要知道他剛才在半空之中，陀螺也似連轉了十七八下，只見天劍張化喝道：「看你武功不弱，却為何這樣誣衊一個少年人？」

陳亭中一聲冷笑道：「你這是非不分的糊塗虫，若果金獅劉天豪是好人，何以索命血魔影會在他家中的牆上出現？」

陳亭中這句話一出口，張化，華駝和劉風盡皆吃了一驚。

劉風的心中，更是暗暗叫苦，心忖，他是怎麼知道的？劉風那裏想得到，一則是他自己在昏迷不醒時露了口風，二則，陳亭中在和劉天豪，天樞上人等相見之際，也早在衆人的神情上，看出了頭緒，是以才肯定劉天豪是大禍臨頭了。

天劍張化一呆之後，失聲道：「你……講甚麼？」

陳亭中冷笑道：「你到劉家去一看，就可以明白了，多問我又有何用？」

張化和劉天豪的交情極好，若不然也不會結成兒女親家了。這時，張化的心頭怦怦亂跳，面上變色，一回手，還劍入鞘，身子便已向前竄出。

華駝大叫道：「喂，這人怎麼辦？」

張化叫道：「暫時交給你了，我到劉宅去看看！」他一句話未曾講完，人已奔出了老遠。

陳亭中身形一晃，本來是跟着張化向前去的，可是他才跟出三五丈，突然改了主意，身子突然一翻，翻了過來，到了華駝的面前。

華駝冷眼一翻道：「張老頭既將此人交給我，你可別在我手上打主意。」

陳亭中一聲冷笑道：「你放心，劉宅離此不遠，張化一去就會回來，那時他還會多管閒事麼？」他只是在五七尺外，雙目望着華駝，華駝也只當身邊無人一樣。

却說張化身形疾展，向前疾馳而出，越奔越快，不到大半個時辰，已經漸漸接近劉宅，他尚未看到甚麼人，便已聽到金鐵交鳴之聲，不絕於耳！

張化乃是何等樣人，他一聽到如此緊密的金鐵交鳴之聲，便知道前面有人交手，而且動手的人，武功極高，非同小可。

張化疾轉過街角，人還未到，便發出一聲大叫道：「天豪兄，你在麼？」他人隨聲到，「呼」地一聲，便掠到了近前。

他到了近前，才聽得劉天豪悶哼一聲道：「化老哥，是你麼？」他那句話，中間停頓了兩次，顯見得他無時間多講一句話。

張化身形一凝，向前看去，只見劉天豪劍隨人轉，一柄長劍，正使得出神入化，而圍在他身邊的，竟有七八個人之多。

（未完・七）

上文提要：白聰明是個才子、神童，本是富家子，因好賭而變爲敗家子，將僅有的古宅賣去，得的錢全部輸在快樂賭坊上，耍無賴賭人肉，結果惹上了台灣小子，小神通，將他收爲奴隸，台灣小子自稱常勝小子，又稱不輸少爺，他供奉葫蘆大仙，保佑他贏錢，賭場遇上高人，只好孝敬小神通三千兩。這賭小子收了錢，帶了白小痴到金香園賞芳去了……



新派諧趣江湖遨遊錄／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國豪雄

嫖客粉墨登場　窰姐活色生香

「當發言人的最高原則是：話說的越少越好。」小神通道。

「奴才當隨時檢點。」白小痴應道。

「現在就應該留意，不要被人家乾洗。」

「乾洗？恕小痴愚笨，不懂。」

「這在台灣很流行，你自然不懂，就是逛窰子的嫖客樂極生悲，衣服財物全部被人拐跑的意思啦。」

「主人可是懷疑——」

「沒有啦，只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江湖險詐，謹愼點才不會吃虧。」

「是！是！」

× × ×

馬殺鷄的下面是三溫暖，痛痛快快的洗了一個澡以後，接着開始穿龍袍。龍袍做得很精緻，質料好，手工細，彷彿跟眞品一樣。戴上皇冠，佩上玉帶，這時候小神通才算眞正當上了皇帝。

白小痴也穿上太監的服裝，戴着瓜皮帽，臉上還抹了不少白灰。

二人相視一笑，樂得心花朵朵開，白小痴得意忘形的道：「人說有錢能使鬼推磨，孔方兄的法力無邊，此話確實不假，若非快樂賭坊的莊老兒孝敬——」

不輸少爺臉色一沉，截口道：「朕現在貴爲皇上，你在胡說些甚麼。」

說話同時，射出兩道利刃似的眸光，嚇得白小痴心頭一震，將到口的話吞下去。

不輸少爺望着隨侍在側的方妍，道：「下一個節目是甚麼？」

方妍躬身答道：「回聖上的話，是大登殿。」

× × ×

大登殿是一場重頭戲，地點就在金碧輝煌的金鑾殿上。

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子，乃至聽差辦事的宮女，早已穿着宮裝，濃粧艷抹，齊集在金鑾殿內。

外面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皇上駕到！」

「皇上駕到！」

「皇上駕到！」

一個傳一個，愈傳愈近，尾音又拉得特別長，響徹雲霄，不一時，果見身着龍袍的小神通，在白小痴的引導下踏進金鑾寶殿。

「吾皇萬歲萬萬歲！」

所有的窰姐兒，全部雙手着地拜下去。

扮皇帝最神氣的莫過此刻，小神通橫掃全殿一週，凝視着他的子民，狠行虎步，從容不迫的落坐在龍椅之上。

直到此時，才徐後的吐出來兩個字：「平身。」

「謝皇上！」

「吾皇萬歲萬萬歲！」

歡呼聲中，相繼站起身來。

却在脂粉隊中掀起一陣議論。

「喲，原來是個小毛頭，還長得挺體面的。」

「小人胃口可不小，竟敢扮皇帝，想要征服金香園。」

「哼，征服金香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把他掏空吸乾不可。」

「依妳看，他一天能夠『趴』幾個？」

「頂多十個就爬不起來了。」

「聽說他要扮三天哩。」

「三天最多三十人，包準一個月之內不敢碰女人。」

「看這兩個娃兒，細皮白肉的，說不定還是兩隻童子鷄。」

「童子鷄好啊，既滋補，又營養。」

「好個屁，笨手笨脚不說，按照規矩，咱們還得送個紅包。」

「妳不要我要，在金香園混了三年，都是老公鷄，從來還沒有碰上童子鷄。」

評頭品足，七嘴八舌，若非「百鳥朝鳳」已畢，方妍又命他們出去準備後面的節目，可能永無止息。

小神通在西湖吃過醬爆人肉，白小痴打從下午起，却粒米未進，這時正餓着，輕輕的碰一下常勝公子，小聲道：「請皇上即刻傳旨上菜，奴才正在大腸告小腸，再不祭一祭五臟廟，就撐不下去啦。」

不輸少爺眼一瞪，還沒有決定是否傳旨上菜，說巧眞巧，金鑾殿上已及時擺下一張餐桌，送來四道菜。

滿漢全席，名不虛傳，氣派之大，絕後空前，酒杯酒壺，盤碟碗箸，樣樣都是純銀打造，樣樣俱屬藝術極品，銀光閃耀，璀燦奪目。

方妍無比恭謹的道：「恭請陛下用膳！」

白小痴的動作好快，她這兒話甫出口，做皇上的還沒有動，他這個太監，已快步衝下去，大吃二喝起來。

常勝公子佯怒道：「放肆，別忘了你自己是太監的身份，朕用御餐，你只配站在一邊看。」

白小痴口裡塞着一嘴肉，堆下來一張苦瓜臉，吐字不清的道：「主人，求求你，拜托拜托，行行好，開開恩，就放我一馬吧，先塞飽肚子，才有氣扮太監，挑燈夜戰。」

小神通遲疑一下，道：「好吧，馬馬虎虎，勉爲其難，就可憐你一次，讓你吃一頓飽飯。」

坐在小痴對面，淺酌慢飲起來。

一陣狼吞虎嚥，總算將餓蟲壓下去，白小痴精神爲之一振，毛病也來了，瞪着方妍道：「差勁，差勁，你們金香園眞是太差勁啦，飲酒用膳，總該有點助興的節目才爽，也才不枉花了大把的銀子來扮皇帝。」

鴇母方妍趨前道：「回公公的話，小姐們正在換衣服，節目馬上開始。」

一語甫畢，香風大作，眼前一亮，從殿旁的兩個側門，井然有序的湧進來兩隊娘子軍。

一色的淡紅舞衣，每人手裡各拿着兩把羽扇，口中唱着歌，舞步輕盈，彷若春燕般，在金鑾殿上，圍繞着餐桌，翩翩舞起來。

雖是花國神女，並作職業舞孃，舞來仍煞有介事，頗具功力，贏得不輸少爺的不少掌聲。

已經足足舞了半個多小時，似乎還沒有結束的跡象，白小痴不耐道：「方經理，這叫什麼舞？」

「羽扇舞。好不好看？」

「馬馬虎虎啦，可惜太長。」

「公公恥笑了，請公公點一個節目好啦。」

「脫衣舞如何？」

「好！」

應諾聲中，鴇母方妍拍了一下巴掌，衆神女已齊將羽扇脫手擲出。

「啪！啪！」第二次拍手更精采，隨着舞步的節奏，神女們已開始寬衣解帶。

但見一件件的舞衣，飄到場外去，場外的衣物越多，小姐們穿在身上的衣服越少。

許是故意吊急色兒的胃口，拿猴急的人尋開心，他們穿得衣服特別多，已經脫下來十多件，尚未見到雙峯、玉腿、蓮花洞。

好不容易，峯迴路轉，豁然開朗，最後的一件衣服卒告脫手落地。

可惱，裡面還有一件薄如蟬翼的薄紗。

雙峯、玉腿、蓮花洞已現，却朦朧不清，有如霧中看花。

小痴大吼大叫道：「脫呀，怎麼不脫啦？」

不輸少爺搶先道：「至此方有餘味，裸裎便覺無趣，俗！俗！俗！」

一連三個俗字，罵得白小痴狗血淋頭，方妍豎起大拇指道：「陛下堪稱花國高手，紅粉知音，小小年紀便有如此功力，假以時日定可虎視衆香之國。」

小神通見她談吐不凡，忽發奇想，道：「那裡，那裡，方經理客氣啦，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不知是否可以動問？」

「皇上有話但請吩咐。」

「是想向妳打聽一個人。」

「誰？」

「風流俠士燕無雙。」

「不認識。」

「可曾聽人說過？」

「沒有。」

方妍言語間，眸中曾閃過一抹異樣的神采，但迅即斂去，改口反問道：「可否請陛下明示，這位燕大俠是何方人氏？行踪如何？與皇上有何關係？」

不輸公子却不願再繼續說下去，道：「不知道就算啦，其實我也是受人之託，隨便問問吧了，夜色已深，還要鴛鴦戲水，挑燈夜戰，該選后封妃

了吧？」

白小痴迫不及待的道：「早該選后封妃啦，這樣霧裡看花會把人給懲死，根本就是虐待，依我看，鴛鴦戲水姑且跳過，選后之後即刻夜戰，比較實惠，爽！」

所謂選后封妃，說穿了就是挑一個鍾意的妞兒上床去「趴」。

然而，金香園在花國稱雄，小姐特多，百十來名神女俱已齊集在此待選，百中選一，確也煞費周章。

這眞是八仙過海，各有巧妙不同，白小痴單挑狐媚風騷，擠眉弄眼的，小神通却別豎一幟，另有奇方妙法。

不論美醜，也不管胖瘦，不輸少爺命令他們，排成一條長龍，一個一個的來，必須瞪眼瞧着他，撩起蟬衣，光着屁股坐在他大腿上。

偶而也會動手動腳，但是很少。

多數皆憑直覺與靈感，儼然一副獵艷高手的架式。

速度則很快，一霎時便可準確的評鑑出一名神女的等級來。

「滾！黃臉婆，再多的粉也塡不滿歲月留下來的溝渠，阿婆，該退休啦。」

「媽的，爛貨，破鞋，婊子，騷娘們，只配當流鶯，不配在此伴皇帝。」

「哼，少裝佯，明明是二手貨，裝成三貞六烈，一邊涼快去。」

「嗯，這個還差不多，嫩蕊，新芽，初審通過，留待複選。」

小神通眞不愧爲是高手中的高手，專家中的專家，不消片刻工夫，便將百十位神女的等級評判出來。

黃臉婆、破鞋、二手貨全部攆出金鑾殿，留下來的都是嫩蕊新芽。

不多，全部還不足二十人。

但均係艷冠羣芳的絕色美女。

年齡多數很輕，蓮花洞口尚一片白淨，雙峯渾圓、飽滿、堅實，正畏畏縮縮的擠在一起，好似一羣待宰的羔羊。

不輸少爺仰脖子乾了最後一杯酒，準備進行複選，白小痴忽然指着自己選中的幾個妞兒道：「皇上，你看這幾個貨色怎麼樣？」

小神通僅揚眉瞄了一眼，便斷然說道：「不怎麼樣，爛、臭、騷、破，殘羹剩飯！」

「你怎麼知道？」

「一看便知。」

「如何判知不是二手貨？」

「憑直覺，靠靈感，或利用專業技術。」

「請進一步指點迷津，以啓茅塞。」

「處子的胴體尚未完全發達、堅實、原始、曲線自然、優美，好似一塊尚未開發的處女地。」

「高見，高見！」

「畏懼、緊張、逃避、顫抖、歇斯底里，是他們的共有特徵。」

「佩服，佩服！」

「雨露未霑，渾沌未開的女子，首次接觸到男人，反應强烈，恍如觸電。」

「有道理，有道理！高明、高明！」

「其實這只是經驗的累積，你以後多磨練，當可更上一層樓。」

「這幾個婆娘如何處置？」

「垃圾，棄之可也！」

「蘇東坡曾有一句名言：『惡妾悍婢勝空房』，丟掉垃圾，我白小痴豈不只有守空房，抱棉被的份兒？」

「沒有這樣嚴重，朕挑剩下的都給你。」

「這——豈不也是人家不要的垃圾？」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的姑娘個個傾國傾城，只要不是二手貨，都是寶。」

「起碼是挑剩下的二流貨。」

「二流貨配二流貨，可謂門戶相當，哈哈。」

「我抗議，我不服，我——」

「傻小子，別忘了咱們的約定，我吃肉，你喝湯，沒讓你穿破鞋已經萬幸，別他媽的貪心不足。」

× × ×

在小神通的堅持下，鴛鴦戲水還是正式登場。

各擁着九名美女，二十個人全身一絲不掛，分別在兩個泳池內，玩得不亦樂乎。

然後，連衣服都懶得穿，便各自上了池畔的牙床。

嚴格說來，應該說是上了肉床，九名美女，一字排開，兩個男人不往上「趴」睡那裡？

白小痴的動作好快，只聽一名女子尖叫一聲：「哎呀我的媽！」已上好「卯釘」，揚聲說道：「請陛下下令開戰。」

不輸少爺冷哼一聲，道：「媽的，你不是已經幹上了嗎？」

「沒有，這只是預備動作，正升火待發。」

「好，開戰！」

「且慢，奴才尚有一事請教！」

「有屁快放。」

「不知是集體屠殺？或是各個擊破？」

「隨你的便，但最後總歸還是會『花』落一家。」

「長夜漫漫，還有兩天多的時間，區區九美圖，定可雨露均霑，一體通殺。」

「好啦，休再饒舌，放下幃幔，上馬衝殺吧。」

「慢着，請勿放下幃幔。」

「爲甚麼？」

「免得遮住無限春光。」

「哼，天生的壞種。」

「再說，正可藉此相互觀摩，學習、研究、改進。」

「不准！」

「這是爲何？」

「有傷風化！」

化字出口，小神通已將布幔放下，未再多言。

小痴有樣學樣，也只好將滿室的春光遮起來。

幃幔在動！

牙床在抖！

有女人的呻吟。

有男子的喘息。

還有無盡的穢言褻語！

許久，許久之後始告風停雨歇。

小神通乍然從幃幔隙縫處，露出一個頭，朗聲喊叫道：「小痴，小痴！」

白小痴現出光溜溜的半個身子來，道：「皇上有何見教？」

不輸少爺神秘兮兮的道：「滋味如何？」

小痴的大拇指豎得老高，只有一個字：「讚！」

「不是中古貨吧？」

「是原裝進口的。」

「感覺怎樣？」

「爽！」

「殺了幾個？」

「連戰九美，『花』落一家。」

「小子，繼續努力吧。」

「皇上也要加油。」

「請！」

「請！」

＊ ＊ ＊

這一對寶，雖名爲主僕，由於嗜賭好色，有志一同，年齡亦復相當，半日相處下來，實則已與密友無異。

時間，在「讚」與「爽」的情況下悄悄溜走。

自古好夢最易醒，當他們「趴」完最後一個妞兒時，三天「扮皇帝」的期限亦正式告終。

不料，就在這個時候，還待高唱「再見」，準備整裝離去，却突然發現小神通的葫蘆不見了。

此事非同小可，二人俱皆大吃一驚，不輸少爺怒沖沖的道：「白小痴，本少爺是怎麼交代你的，叫你格外當心，小心被人乾洗，結果——」

白小痴誠恐誠惶的道：「奴才一直很小心，每天早晚都會焚香膜拜。」

「哼，少來這套，你純粹是爲了想在賭場裡多贏幾個錢。」

「寃枉，寃枉，天大的寃枉，日日夜夜，時時刻刻，我白小痴的眼珠子始終不會離開葫蘆仙。」

「鬼扯，美女當前，秀色可餐，單是吊膀子就夠你忙乎的了，簡直是睜着眼睛說瞎話。」

「主人何嘗不是在攬紅擁翠，打情罵俏。」

「這倒是句實話，所以說，葫蘆之失，本公子亦責無旁貸。」

「嗯，這還差不多，像句人話。」

「責任誰屬，且先別去管它，當務之急是趕快找回來。」

「是呀，沒有葫蘆仙的庇佑，必會失意賭場，可謂災情慘重，從此別想再『扮皇帝』。」

「廢話少說，從速追查要緊。」

「到那兒去追查？」

「先去查一查方妍。」

「對，這是她的地盤，難辭其咎。」

話是不錯，但方妍開的是妓院，不是鏢局，沒有替嫖客保管財物的責任。

盤問了老半天，也沒有查出任何蛛絲馬跡。

只好急匆匆的離開金香園。

＊ ＊ ＊

「主人，現在怎麼辦？」

「咱們到賭場去瞧瞧。」

「有道理，偷得葫蘆仙必然會去賭場一展身手。」

「小白，在杭州城，共有幾家像樣的大賭場？」

「『發財』、『鴻運』，『得意』、『快樂』、『不夜城』等五六家的規模都不小，而且靠山都很硬扎。」

「是那幾位？」

「主人可曾聽說過一首歌謠？」

「你說說看。」

「『東司馬西歐陽，南龍北虎僧道俗；若論羣雄誰爲首，萬綠叢中一點紅。』」

「解釋一下。」

「東司馬是指司馬豪，西歐陽說的是歐陽建，南龍是龍九天，北虎是張飛虎，這幾個人既是武林世家，亦係賭國巨擘，在賭國武林中，都是舉足輕重的領袖人物，關係企業遍佈天下，上述賭場差不多都是他們的分支機構。」

「僧、道、俗可是指『歡喜頭陀』、『張半仙』，與『妙手神偷』而言？」

「沒錯，正是這三個老怪物。」

「『萬綠叢中一點紅』又是那一位？」

「自然指的是『萬聖宮』的宮主，現任的武林皇帝，賭國之王，『芙蓉仙子』易如意。」

「據說這個女人很漂亮，美得不得了，任何男人見了她，都會產生將她抱上床的衝動，即使因而丟了性命也在所不惜？」

「事實確是如此，易如意不僅美艷絕倫，武功更是爐火純青，不作第二人想。」

「賭技怎麼樣？」

「棒、讚！一流的！神乎其技，疑爲天人。」

「有這麼高明的對手，找一個機會，本公子一定要鬥一鬥她。」

「主人要跟易如意賭？好極啦！我舉雙手贊成，這是一場世紀大決鬥，必然會轟動賭國，震驚武林，我們現在就到萬聖宮去找武帝賭王去！」

「媽的，你昏頭啦，此刻萬事莫如

找胡蘆急。」

「是啊，是啊，沒有胡蘆仙，就無法揚威賭國，怕不被易如意殺個屁滾尿流才怪。」

* * *

二人的判斷沒錯，盜去胡蘆的人的確去過賭場，而且手風很順，有人親眼目睹，那人曾當衆頂禮膜拜一隻木胡蘆。

遺憾的是，贏了一筆銀子後，便匆匆忙忙的走了。

發財、鴻運的情形如此，得意、快樂、不夜城亦如出一轍，一步之差，始終未能逮住那狡滑的賊。

這已經是下午，累得滿頭大汗，肚子「咕咕」叫，別說是晚餐，午餐，連早餐還沒吃哩。

「主人，慘啦，慘啦，我看這個賊說不定已經離開杭州。」

「就算是天涯海角，也要他亡命授首。」

「怕只怕他贏足了，賺夠了，從此遠走高飛，洗手不賭。」

「哼，狗改不了吃屎，眞正的賭徒也戒不了賭。」

「這可不一定，現在的高級狗，聽說都是吃進口牛肉，比人還難侍候。」

「賭徒的習性却永遠不會變。」

「主人的意思是，想全部清楚查一下杭州的賭場？」

「就是這個主意。」

「人是鐵，飯是鋼，肚子正在鬧空城計──」

「走，一旦找回胡蘆，賭兩把，今夜玩更新鮮刺激的。」

「甚麼新鮮玩意兒？」

「你想都想不到的。」

「此話當眞？」

「君無虛言！」

美麗的憧憬，好比吃了大蔴煙，白小痴的精神大振，當即領着小神通，開始查訪次一級的賭場。

* * *

杭州，湧金門外，面向西湖的地方，有一家叫「西湖春」的館子。

館子雖然不大，名氣却很響亮，得地利之便，經常有活鯉魚供應，一魚三吃是他們的招牌菜。

夕陽燒天，湖面上霞光萬道，「西湖春」上了八成以上的座。

裡面，角落裡，一張小桌前，背向西湖，孤零零的坐着一個人。

濃眉、大眼、闊嘴，臉黑如炭，年齡約在三十以下，腰裡插着一把刀，顯係武林人物。

叫來不少菜餚，却吃得很少，十不及一。

面前，靠牆角，擺着一隻胡蘆，三炷檀香已燒去一大半，還特地供着三盤瓜菓，禮敬之虔誠，可見一斑。

黑臉大漢則正在聚精會神的，清理他的錢財。

錢財還眞多，金子、銀子一大堆，還有珠寶、銀票、笑得像彌勒佛，連嘴都合不攏。

分門別類的清理好，小心翼翼的收起來，雙掌合十，面對胡蘆，拜了三拜後，這才拿起碗筷，繼續吃他的晚餐。

又有客人上門，是常勝公子跟白小痴。

顯得很疲憊，萎頓，垂頭喪氣的樣子。

這也難怪，一天沒吃飯，跑遍了杭州城，又是在連「趴」了九個女人之後，鐵打的漢子也會累垮餓慘。

「兩位公子請！」

在小二哥的引導下，落坐在黑臉大漢斜對角的一副座頭上。

「兩位想吃些甚麼？」

「兩碗陽春麵，二十個饅頭，兩斤鹹牛肉，要快。」

「小號的『一魚三吃』很拿手。」

「不要！」

「來幾斤紹興酒如何？」

「不要！」

「加一碗湯吧？」

「不要！」

小神通的三聲不要，一句比一句大聲，小二哥見勢不妙，急忙諾諾而退。

白小痴唉聲歎氣的道：「眞衰，昨天還在『扮皇帝』，吃滿漢全席，今天就落魄到吃陽春麵的地步。」

不輸少爺斥責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你少發牢騷，須知咱們現在的財產只有十兩銀子。」

「十兩銀子照樣可以大吃一頓，幹嘛這樣寒傖。」

「住嘴，你他媽的懂個屁，這是錢母錢媽錢奶，要留一部份做賭本。」

「既然如此，又何必那麼多大饅頭？」

「笨啊，多餘的留着做乾糧，天曉得幾時才能逮到那個賊。」

「這麼說，往後連陽春麵也沒有，只能肯乾饅頭？」

「這是最壞的情況。」

「早知如此，少扮一天皇帝就好啦。」

「大丈夫能屈能伸，眞英雄隨遇而安！」

話至此，小二哥也將吃食之物送上來，也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二人終於發現了那個偸走胡蘆的賊。

白小痴惡向膽邊生，呼地一聲站起來，就欲武力解決。

却被不輸少爺强行攔住，小聲道：「小痴，不要鹵莽，你可能不是他的對手。」

「那就請主人出馬。」

「此地食客多，不宜殺人，免得驚世駭俗。」

「等他離開之後？」

「最好是天黑無人時。」

「對，神不知，鬼不覺，扔下西湖去餵大魚。」

「吃吧，塞飽肚子好辦事。」

不提吃還好，一提起吃白小痴就忘掉一切，一碗陽春麵，一眨眼的工夫便祭了五臟廟，還外加四個夾肉大饅頭。

抹一下嘴巴，揚目再看時，糟啦，不知何時，那個黑臉大漢已逃之夭夭。

「主人，大事不妙，黑賊跑啦。」

「我知道。」

「知道爲何不截下來？」

「怕驚擾了別人。」

「也該追下去呀？」

「不忍心叫你餓着肚子跑。」

「現在吃飽啦，可是他追不上啦。」

「他跑不了，一定可以追得上。」

「何以見得？」

「到時自知。」

* * *

小神道沒有吹牛，的確，那黑臉大漢的行踪一直在他的掌握之中。

追人的方式很古怪，甚至邪門，既未眼觀四路，亦不耳聽八方，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脚上地下。

速度很快，就像是駕輕車，就熟路，出外訪友一樣，天未大黑之前，已一口氣奔離杭州二十里。

黑臉大漢彷若石沉大海，迄未發現一影半踪。

「主人，這一下牛皮吹破了吧？」

「甚麼意思？」

「偸胡蘆的賊呢？」

「在前面。」

「你怎麼知道？」

「當然有憑有據。」

「憑據在那裡？」

「在地上！」

小痴低下頭來一看，一片黃土地，偶而夾雜着幾粒碎石子，那裡會有甚麼憑據，簡直是鬼話連篇。

常勝公子却另有所本，蹲下來，指着一小塊略帶紅色的黃土道：「白痴，看到沒有，這就是憑據。」

「這算是那門子的憑據？」

「是那個賊吐的血。」

「血？你怎知是他的血？」

「是本少爺叫他吐的。」

「主人，我越聽越糊塗啦。」

「事情是這樣的，那賊好像也發現情況不好，倉皇而去，在不便公然攔截的情況下，陡生一計，點住了他的『血海穴』，此穴一旦被制，必然咯血不止，三步一咳，五步一唾，自不難循線抓人。」

「已經追下來三十里，怎未追到此賊？」

「這個傢伙的功力不弱，是我低估了他，起步略遲。」

「天色已黑，咱們是否該投宿住店？」

「你想得倒美，追不回胡蘆本公子寢食難安。」

「胡蘆仙那麼重要？」

「當然，重過我的生命，重於一切！」

* * *

追呀追，追呀追，翻山越嶺，一路猛追，從天黑追到天明，又從天明追到黃昏，最後終於在昌化縣西南，天目山麓追到了黑臉大漢。

是聽到救命聲，從一道山溝裡把他救出來的。

全身傷痕累累，衣衫不整，頗爲狼狽，無疑是遭了別人的襲擊，挨了揍。

傷得還不輕，站都站不穩，兩手空空，並未見到被他偸去的胡蘆。

白小痴開門見山的道：「賊崽子，胡蘆仙呢？」

黑臉大漢不答反問道：「兩位何人？」

小神通大駡道：「婊子養的，少裝蒜，你會不認識我們？」

黑臉大漢甩一甩頭，清醒一下渾沌的頭腦，瞄了二人一眼，道：「似曾相識。」

白小痴想了想，神采飛揚的道：「乾脆我替你介紹一下吧，這一位是我家主人小神通，又叫常勝公子，不輸少爺，是武林高手，也是賭國奇才，更是胡蘆仙的持有人。」

黑臉大漢聞言臉都嚇白了，顯然他已經記起眼前的這位公子是誰，「命喪小神通，做鬼也不冤」，足夠令他頭皮發炸，屁滾尿流。

歪着頭，斜着身子，全身故意抖了幾下，拍拍大漢的肩膀，指着自己的鼻尖，白小痴接着又自我宣揚道：「我白小痴是我家公子的總管兼發言人，杭州名流，賭國高手，幾家大賭場莫不以白某馬首是瞻，按時孝敬，前不久還收了快樂賭場的三千兩規費，扮了三天的皇帝。」

明明是吹牛皮，說大話，却將黑臉大滿唬得一楞一楞的，臉色驟變，驚惶失措，一個勁的打恭作揖，求恕告饒道：「請兩位大爺饒命，請兩位大爺饒命。」

這一來，白小痴更兇了，端足了架子冷笑道：「你好大的狗膽，竟敢動不輸少爺的胡蘆仙，既然犯了我家主人的禁忌，就等於向死神掛了號，死是死定啦，只差好死與歹死，如肯據實招供，就賞你個痛快。」

黑臉大漢惶悚不已的道：「黑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求兩位高抬貴手。」

白小痴嘿嘿冷笑道：「首先，報上你的字號來。」

黑臉大漢痛快的說：「我叫黑士賓。」

白小痴聞言差點笑掉大門牙，道：「黑士賓？瞧瞧你這個名字，說多霉就有多霉，人黑姓黑心黑，又得了『黑死病』，還活得了？」

黑士賓只有苦笑的份兒，無言以對。

小神通接口說道：「胡蘆確實是你

偷的？」

「這是事實。」

「可有人教唆？」

「沒有。」

「你爲甚麼要偷它？」

「千言萬語，只爲了一個字：賭！」

「在賭場失利，輸錢了？」

「輸得很慘，連老婆都押出去了。」

「於是，想藉葫蘆的法力來翻本？」

「是的，聽說這葫蘆是賭神的化身，百試百驗，百賭百贏，所以才冒死潛入金香園，趁夜下手。」

對這個葫蘆，白小痴同樣撲朔迷離，莫測高深，鄭重其事的問題：「到底靈不靈？」

黑士賓以肯定的語氣道：「靈！」

「準不準？」

「準！」

「要那一張牌，就摸那一張牌？」

「要那一個點，就擲那一個點！」

「你贏了？」

「連賭十家，連贏十家，把把勝利，通吃通殺！」

「贏足啦，賺飽啦，決定衣錦還鄉，打算將老婆贖回來，或者再討一房細姨趴一趴？」

「黑某確曾這樣盤算過。」

一陣冷嘲熱諷後，白小痴把臉一沉，破口大罵道：「媽的個巴子，你想得倒美，趴細姨？去趴棺材吧，還不快將葫蘆仙乖乖交出來。」

黑士賓沉重的歎息一聲，道：「葫蘆大仙已經不在黑某身邊。」

「黑死病，快說，到那裡去了？」

「被人搶走。」

「你的錢財銀票呢？」

「也一併被人搜刮一空。」

不輸少爺的眸中閃過一抹殺機，急聲追問道：「是甚麼人幹的？」

「史家兄弟。」

「史家兄弟？可是懷玉山莊的大莊主史明，與二莊主史亮！」

「不錯，就是他倆。」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尚不足一個時辰。」

「不對，史家昆仲乃是老江湖，不應該留下活口。」

「他們是要置我於死地，黑某詐死，故而逃過一劫。」

「嘿嘿，閻王要你五更死，不會留命到天明，朋友，你陽壽已終，上路吧！」

好快的動作，好毒辣的手段，白小痴近在咫尺，竟亦未看清楚不輸少爺是如何拔釘，如何出手的，但見寒芒一閃，噗！一聲，一枚「奪命釘」已經釘在黑士賓的眉心之上。

鮮血與腦漿齊射，狀如童子把尿，可憐黑士賓發財夢碎，僅僅留下半聲殺豬似的慘叫，便告倒地了帳。

釘尾的兩條絲帶，正巧蓋住他兩隻死不瞑目的眼。

命喪小神通！做鬼也不寃！

八個字迎風招展，彷若幽靈鬼魅。

＊　＊　＊

懷玉山，位於浙、皖、贛三省的交界處。

懷玉山莊，就建在這個三角地帶，一處山明水秀的地方。

三面環山，面水，一座精巧的拱橋是惟一的通路，地勢險要，易守難攻。

規模不大，但亭台樓閣皆典雅別緻，令人耳目一新。

名聲却十分響亮，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是賭國的一處重鎮！

是武林的一股力量！

今天，懷玉山莊的戒備特別森嚴，單是拱橋上的守衛就比平時加一倍。

莊內更是張燈結采，掛滿了尚未燃放的炮竹，充滿一片喜氣。

在辦喜事吧！

是喜事，却並非娶妻納妾，而是安神！

自然，毫無疑問，安的是葫蘆大仙！

葫蘆大仙被安置在最高最莊嚴的一座大樓內。

這棟大樓，本來是供奉史家列祖列宗靈位的地方。

爲了尊敬葫蘆大仙，硬是將祖先的靈牌搬到一個次要的地方去，將正面的供桌讓給木葫蘆。

荒唐！怪誕！不肖！數典忘祖，莫此爲甚。

簡直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難道沒有人反對？

有，是史明他老婆，氣虎虎的衝進大樓來，指着葫蘆嚷道：「死鬼，我問你，這是甚麼？」

史明愛理不理的道：「是葫蘆仙。」

「是它大？還是史家的祖先大？」

「它是神仙，祖先是凡人，當然是葫蘆大仙大。」

「胡說，在史家，列祖列宗最大。」

「可是，大仙一來，他們只好降一級。」

「亂來！胡鬧！就算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觀世音菩薩，也無法取代歷代祖先的地位，我不答應，絕對不答應！」

越說越氣，也越說越激動，衝上前去，卻將靈位搬回原來的地方。

史亮睹狀忙將她攔下來，道：「大嫂，快別這樣，葫蘆大仙對史家至關緊要，可以助我們揚眉吐氣，鴻圖大展。」

弄得他大嫂滿頭霧水的道：「一塊木頭，能幫你們揚眉吐氣，鴻圖大展？」

史明乘機吹噓道：「二弟之言不差，供奉葫蘆大仙，便有賭神附身，可以橫行賭國，贏錢有如探囊取物，要多少有多少。」

他弟弟也在一旁猛敲邊鼓：「大嫂，供奉葫蘆大仙，好處多多，據說還可以使人功力大進，果眞如此，咱們懷玉山莊便可與萬聖宮一爭短長，倘能奪得武林皇帝，賭國之王，可是光宗耀祖的一件大喜事。」

史夫人却心如鐵石，堅不退讓：「我不要武林皇帝，也不要賭國之王，只要平平安安的過日子，只要將祖先的牌位放回原來的地方去，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管。」

言語間，強搬靈位不成，被史亮阻住，又轉換陣地，去搶木葫蘆，史明勃然大怒道：「婆娘，妳這是幹甚麼？」

「我要這塊木頭搬家。」

「不許動，小心葫蘆大仙降災。」

「不敬祖先，你就不怕惹禍？」

「哼，婦人之見！」

「哼，獨夫愚行！」

夫妻倆針鋒相對，各不相讓，不禁激怒了史明，喚進來兩名手下莊丁，下令道：「夫人神智失常，言行乖張，給我押下去，小心看管，必要的時候，不妨銬鐐加身，打入牢房！」

「是，莊主！」

話是這樣應，面對女主人，兩名家丁却不敢輕率行事。

史亮及時補充道：「發什麼呆，照大哥的話去做就是，抗命不從，罪可不輕啊！」

莊丁一聽此言，那還敢再怠慢，強押著女主人，退出樓外。

耳根清淨了，又無人礙手礙脚，兄弟倆以最快的速度，沒多久便將葫蘆、香爐、酒盅、供品等安放妥當。

「上香！」

「鳴炮！」

「跪拜！」

史明親自發號施令，在香烟繚繞，炮竹齊鳴聲中，帶領著一羣手下跪拜下去。

「請葫蘆大仙佑我史家稱霸賭國。」

「請葫蘆大仙佑我史家名震武林！」

兄弟倆齊聲祝禱，頭手着地，比祭祖還要虔敬十分。

氣氛肅穆莊重中，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好快，一霎時已踏進大樓，是一名莊丁，劈面就說：「報告兩位莊主，有人闖莊！」

「什麼人？」

「兩個小毛頭。」

「幹嘛？」

「欲見兩位莊主。」

「擋駕，此時不宜見客。」

「擋不住，已經闖進來。」

「可以就地格殺。」

「扎手得很，殺不了！」

「現在何處？」

「正向此處殺來。」

好像火燒眉毛，更似屁股著火，史明、史亮再也沉不住氣，急忙彈身而起，結伴衝出去。

僅僅到達樓外庭院，便被小神通主僕堵上了。

史明一怔神，道：「娃兒們好快的速度。」

白小痴胡言亂語道：「我們是坐特快車來的。」

史亮冷哼一聲，沉聲道：「強行闖入山莊，意欲何爲？」

白小痴道：「好說，我們是來找人的。」

史明道：「找誰？」

白小痴道：「兩個叫史明、史亮的老混混。」

史亮怒道：「老夫史亮，這是家兄史明，娃兒們是何人門下，怎麼如此粗野？」

白小痴搖頭晃腦的道：「『命喪小神通，做鬼也不寃』，這句話兩位莊主聽說過吧？」

史明道：「略有一個耳聞，好像是一名台灣小子，在殺人後留下來的狂語。」

自小痴道：「既知台灣小子，也應該曉得葫蘆大仙，我家主人與我白總管白小痴正是爲此而來。」

史亮鎮靜的功夫十分了得，推得乾乾淨淨：「只聞其名，未見其面。」

不輸少爺聞言怒溢雙眉，吐字如刀：「老混蛋，你敢說你沒有見過本公子的葫蘆？」

史明搶答道：「沒有就是沒有，憑老夫昆仲在江湖上的身份地位，豈會騙一個黃口小兒。」

「如此說來，有一個叫黑士賓的傢伙，賢昆仲也一定素不相識？」

「本來就不認識。」

「很不幸，『黑死病』認識兩位。」

「他——他奶奶的沒有死？」

「死了又活啦。」

白小痴隨聲應和道：「活了又死啦。」

左一句死了又活啦，右一句活了又死啦，聽得史家兄弟暈頭轉向，史亮怒不可當的道：「小子，究竟是生是死？」

小神通道：「最後還是死了，死在本公子的『奪命釘』下，因爲他犯了禁忌，罪當必死！」

兩兄弟打了一個寒噤，面色沉重，白小痴接着說道：「在『黑死病』臨死之前，却將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兩位心狠手辣，居心惡毒，搶走葫蘆仙，奪去錢財銀票，還欲置人於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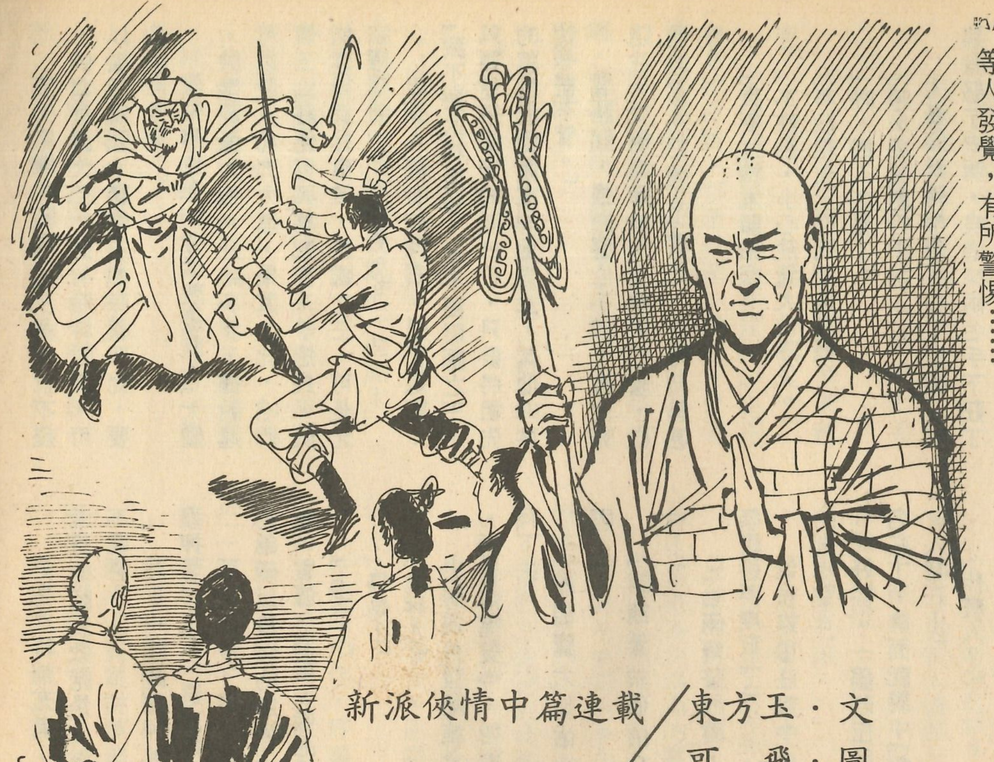
「殺！」

「殺！」

「找死！」

（未完．二）

上文提要：杜志遠帶陸翰飛去見幫主程元規，他決定以自己幫衆，護送陸翰飛去石鼓山，並將自己的寶劍相贈，先由倪采珍護送陸翰飛乘船同行，總護法史南溪、杜志遠隨後而來，兩船江上會合後，還載了一個自稱寧不歸的老頭，趕到勒江口泊岸，老頭詐稱上岸大解，其實去捉弄跟踪陸翰飛的漠北五狠，促使史南溪等人發覺，有所警惕……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可飛・圖

斧環傳奇

兩老頭輕功追逐　總護法接納女娃

老四朝老五點頭道：「咱們威震漠北，中原武林，當然早有耳聞了。」說著回頭道：「朋友如何稱呼？」

千手儒俠泰然道：「老夫史南溪！」

老五微微一怔，哦了一聲，道：「老四，你聽過沒有，他就是長江龍門幫的什麼總護法，人稱千手儒俠的史南溪！」

他自詡見多識廣，一下道出千手儒俠來歷。

老四怒聲道：「我如何不知？長江龍門幫的幫主，人稱陸地神龍，咱們師傅，當年就在泰山劍會上見過。」

兩人各詡見聞，抬起槓來！

寧不歸瞧得哈哈大笑！

老四怒道：「你笑什麼？」

寧不歸道：「人家千手儒俠，蜚聲江湖，武林中那個不知，漠北五狠，哈哈，只有你們老狠狠奇里，還有人知道一點，你們只是狠腿罷了！」

「狠奇里」這三個字，鑽進千手儒俠耳中，不由猛地一震！

暗想此人三十年前，已名滿甘陝，據說他原是人家棄嬰，由狠餵乳長大，就以狠為姓，生性殘暴，武功尤為詭異，沒人能說出他的家數來歷，據說也得自一處狠穴之中，三十年前，曾在中原出現，敗在他劍下的，不知凡幾，後來突然不見，大家都傳說他被一位不知名的高人逐出關外去了，這次石鼓山眞要有他參與……

他心念轉動，只聽老四怒道：「住口，你敢小覷咱們！」

寧不歸毫不在意的道：「不信，你問問人家，他先前瞧到你們畫著的鬼狠頭，還不知道那一個不開眼的下五門留的記號呢？漠北五狠，不過是方才聽你們自吹自擂的說著吧了，當眞是久仰你們的大名？」

老四轉頭瞧著千手儒俠，問道：「原來你眞是衝著咱們來的？」

千手儒俠聽得仰天大笑！

老四剔剔濃眉，粗聲道：「奇怪，你們中原武林人物，怎的老愛大笑，這有什麼值得好笑？」

千手儒俠朗笑道：「老夫幾時衝著你們來的？這是兩位衝著老夫來的。」

老四聽不懂他話中含意，回頭道：「老五，他這是什麼意思？你可會聽懂？」

老五道：「他說沒衝著咱們來，其實咱們也沒衝著他。」

老四點點頭道：「對！對，我也是這麼想，他只是沒說清楚罷了，咱們也沒衝著他。」

寧不歸大笑道：「渾狠，眞是一對渾狠，你們沒衝著他，幹麼要在人家船屁股上畫鬼狠頭？」

老四突然目射兇光，盯著千手儒俠怪笑道：「原來你是替南北雙嶽的門人撐腰來的，好，咱們就領教領教你千手儒俠的絕招吧！」

寧不歸喝了一大口酒，朝千手儒

俠拱拱手，道：「方才你老相公寃得我老頭好苦，這回你們雙方說對了頭，老頭可要走啦！」

他收起酒葫蘆，轉身要走！

老五猛地跨前一步，喝道：「你也別想走，乖乖的替大爺留下。」

左手一探，朝寧不歸肩頭抓去！

寧不歸嚇得一個踉蹌，身子一歪，正好躲開，用手向林外一指，低聲道：「別忙，找你打架的人多著呢，你瞧，那邊不是又有人來了？」

老五隨著他手指瞧去，果然有三四條人影，如飛而來！

就在他回頭之際，右肩突然被人重重拍了一下，趕忙回過頭去，那寧不歸早已拔腿飛跑，逃出老遠。

四條人影，眨眼工夫，業已奔到林外，原來他們正是杜志遠，陸翰飛，冷秋霜，和扮作老蒼頭的黑娘子倪采珍。

因為杜志遠在船上等了一會，還不見千手儒俠回去，心中著急，才約了陸翰飛三人，一起尋來。

杜志遠一眼瞧到漠北二狠，便大聲喊道：「史老前輩，這兩人還是讓晚輩們打發吧！」

冷秋霜搶著道：「一個是我的咯！」

千手儒俠笑道：「你們都趕來了，這兩頭狠，老夫自信還不難對付呢！」

老四厲笑道：「多說無益，咱們到林外見個眞章就是。」

話聲一落，身子一旋，和老五兩人一起往林外飛出。

千手儒俠也跟著走出林外，冷秋霜迎著兩人，問道：「喂，你們是好好兩個人，怎麼會是狠的？」

老五瞧到冷秋霜一副宜嗔宜喜的模樣，骨頭早已酥了一半，咧著黃板牙，色迷迷的傻笑道：「這是大爺們高興咯！」

冷秋霜又道：「那末你們畫上一個狠頭，又是什麼意思？」

老五道：「那是咱們老大發現的，就畫上個狠頭，頭，不就代表老大嗎？」

冷秋霜咭的笑道：「那麼要是你發現的，你畫什麼？」

老五忸怩的笑道：「我是老五咯，老五是最後一個了……」

冷秋霜彎腰笑道：「我知道啦，你應該畫條狠尾巴，是不是？你的外號就叫狠尾巴吧？」

老五實在被她美色迷住了，涎笑道：「姑娘只猜對了一半，我叫色狠老五！」

老四怒道：「老五，你怎麼攪的？」

老五道：「沒關係，人家不知道咱們，才要問的。」

老四一想不錯，這正是漠北五狠揚名的機會，連忙點頭道：「好，那你索性都說給她聽聽！」

老五精神抖擻，又道：「咱們漠北五狠，老大叫白狠頭，老二叫青面狠，老三叫毒狠，他是老四，叫糊塗狠……」

老四氣憤的道：「其實我有什麼糊塗？這是外號不知那一個王八羔子給大爺起的，太不好了。」

冷秋霜笑道：「自然不好，你不會自己改一個？」

老四瞪著一雙兇睛，搔搔頭皮道：「我改什麼呢？」

冷秋霜瞧了他一眼，道：「叫聰明狠好不好？」

老四大喜道：「妙極，妙極，聰明狠，哈哈，取得好，我就叫聰明狠。」

冷秋霜叫道：「聰明狠！」

老四胸脯一挺，口中「有」了一聲。

冷秋霜道：「以後再有人叫你糊塗狠，不叫你聰明狠，你該怎麼辦？」

老四想了一想道：「大爺就揍死他王八羔子。」說到這裏，忽然回頭道：「老五，你聽著，以後再敢提起什麼糊塗狠，我就打你嘴巴。」

千手儒俠見冷秋霜逗得他們好玩，忽然心中一動，嘴皮朝冷秋霜微微動了動。

冷秋霜又道：「你們的師父呢？」

老五搶著道：「咱們師傅叫老狠神。」

冷秋霜搖搖頭道：「不，我是說他在那兒？」

老四道：「師傅自然也來了，他老人家已經到了石鼓山去了。」

千手儒俠聽得暗暗皺眉，果然狠奇里也趕來了。

冷秋霜又道：「你們都是為了白衣劍侶的寶藏來的？」

老四搖頭道：「這個只有師傅和老大知道。」

冷秋霜道：「你們是奉命攔襲南北雙嶽的門下來的？」

老五搶著道：「不，咱們只是奉命跟著白狠頭的記號走。」

老四瞪目道：「老五，咱們奉命暗中跟踪南北雙嶽的門下，這話可不能告訴人家的。」

老五道：「咱們漠北五狠怕過誰來？」

老四點點頭道：「對，咱們怕什麼人？」

「嘶！」又是一條人影，劃空飛落，那人衣著打扮和使用的兵刃，都和老四老五一樣。

老五連忙低聲對冷秋霜道：「他就是毒狠老三。」

那毒狠老三才一落地，目光瞥了大家一眼，疑惑的道：「他們是什麼人？」

老四被他問得一怔，期期艾艾的道：「他們還沒告訴我們。」

毒狠老三冷笑道：「你們都告訴人家了？」

老四道：「老五說的對，咱們漠北五狠，怕過誰來？」

毒狠老三怒道：「你眞是糊塗狠！」

冷秋霜咭笑道：「聰明狠，他叫你什麼？你揍他呀！」

糊塗狠老四聽冷秋霜一說，想起自己方才說過，再有人叫自己糊塗狠，大爺非揍死他不可，現在毒狠老三一開口就叫自己糊塗狠，自己人可以叫，以後又怎能禁止外人？

何況還有許多中原武林人在場，此例何能開？他頭腦簡單，不由越想越覺有理。

偏頭瞧了毒狠老三一眼，吼道：「不錯，這非揍不可！」

話聲一落，突然一拳往他胸口搗去！

色狠老五趁機湊近冷秋霜身邊，低聲道：「毒狠老三，一定是查考我們來的。」

冷秋霜道：「他會用毒？」

色狠老五搖搖頭道：「不，他只是心毒手辣，大家才叫他毒狠……」

毒狠老三突然舉步一跨，閃開五尺，避過糊塗狠一記拳風，厲聲喝道：「老四，你瘋了？」

糊塗狠楞楞的道：「老三，你是自己人，此例也不能開！」

毒狠老三雙目睜圓，喝道：「你說什麼？」

糊塗狠不由有些氣餒，期期艾艾的道：「我現在叫聰明狠了，你……你不能再叫我糊塗狠。」

毒狠怒嘿一聲，回頭瞧到色狠老五，正在鬼鬼祟祟的和冷秋霜說著自己，心頭更是火發，一步跨到色狠面前，大聲問道：「她是什麼人？」

冷秋霜眨眨眼睛，笑道：「噫，你們不是在咱們船尾上畫了白粉狠頭，一路跟著來的，幹麼還要多問？」

糊塗狠一臉惘然之色，朝色狠問道：「咱們老大幾時在她的船上也畫了狠的頭？」

色狠老五搖搖頭，沒有作聲。

毒狠老三獰笑道：「妳就是南北雙嶽門下？」

冷秋霜道：「誰說不是？」

她用手指了指陸翰飛，又道：「陸大哥是南嶽門下，我是北嶽門下的楚湘雲。」

糊塗狠駭然道：「就是他們？」

色狠老五忙道：「我早就有點懷疑。」

糊塗狠道：「對了，我不是早也說過，龍門幫的那個老窮酸，就是替南北雙嶽撐腰來的。」

毒狠老三道：「你們不准爭吵，依咱說，咱們既然碰上南北雙嶽門下，不如直截了當，帶他們去見師傅，老大這種繞圈子的做法，咱可不贊成。」

糊塗狠老四拍手道：「對，對，早該如此了！」

色狠老五兩隻眼睛，只是在冷秋霜身上打轉，聞言忙道：「楚姑娘，你不用害怕，就跟咱們去見師傅吧！」

說話之際，伸手就來拉冷秋霜的纖手。

冷秋霜早有準備，身子後退半步，說道：「我才不去呢！」

口中說著，玉手微揚，輕飄飄的一掌，朝色狠老五推去！

色狠老五伸手去拉，那敢用力，同時也明明看到冷秋霜一掌朝自己推來，就是因爲冷秋霜這一掌，好像只是一記虛招，絲毫不著力道，是以並不在意。

那知就在這一瞬之間，陡覺不對，一股奇寒澈骨的冷風，業已拂到身前！

他終究功力深厚，心頭一驚，立即一提眞氣，全身上下有如精鋼一般，不待冷秋霜及身，陡然一個大翻身，閃避開去。

饒他色狠老五及時警覺，仍然覺出一陣寒風從身側掠過，身不由己的打了一個冷顫，如若硬擋的話，雖有眞氣護身，只怕也難以抗拒得住！

驚凜之餘，不由瞪着雙眼，道：「啊，好冷，妳這是什麼功夫？」

這原是一瞬之間的事，千手儒俠史南溪因此時冷秋霜喬裝北嶽門下的楚湘雲，她已得厲山雙煞眞傳，「九陰神功」有了三成火候，如果出手之間，萬一傷了對方，老狠神狠奇里最是護犢，這筆賬非掛在北嶽門下的楚湘雲頭上不可。

何況陸翰飛、楚湘雲兩人，師仇未報，今後行走江湖，惹上老狠神這樣厲害魔頭，自非所宜。

心中想著，這就朗笑一聲，道：「陸老弟，楚姑娘，你們只管瞧著就是，漠北五狠，只來了三頭，還是老夫打發他們回去的好。」

冷秋霜道：「史老前輩，你讓一個給我咯！」

千手儒俠使了一個眼色，笑道：「漠北五狠，何足爲患？老夫說過要打發他們回去，你們誰都不准出手。」

杜志遠聽出千手儒俠口氣，口中一陣感激，連忙叫道：「楚師妹，史前輩既然這麼吩咐，妳就退下來吧！」

毒狠老三兇睛一瞪，厲聲道：「你是什麼人？」

色狠老五道：「他叫千手儒俠史南溪。」

糊塗狠一聽被老五搶着說出，心中大是不快，忙道：「他就是長江龍門幫的什麼總護法。」

千手儒俠頷首道：「他們說得不錯，老夫正是龍門幫總護法史南溪，此次奉幫主之命，陪同陸老弟、楚姑娘前往石鼓山，你們只管衝著老夫來就是！」

他故意說出龍門幫，把事兒全攬到自己身上。

果然，毒狠老三聽得怒不可遏，手腕一翻，從腰間取出一柄狠牙棒，臉上掠過一抹獰笑，道：「漠北五狠，向來不講究江湖規矩，不管你一個人

，或十個百個，咱們有幾個人在場，就上幾個的。」

他說話之時，糊塗狠老四和色狠老五同時取出狠牙棒。

千手儒俠朝三人瞧了一眼，朗朗笑道：「老夫承武林朋友抬舉，送了個外號，叫做千手儒俠，就是來上一千頭狠，老夫也毫不在乎的。」

糊塗狠道：「中原武林中敢情都會吹牛，這老窮酸口氣可眞不小。」

毒狠老三掂了掂狠牙棒，道：「咱們上！」

色狠老五道：「老三且慢，叫他取出兵器來再動手，沒的辱了咱們漠北五狠的名頭。」

糊塗狠連忙點頭道：「對，對，叫他取出兵器來。」

千手儒俠微微一笑，探手從衣袖中取出一把摺扇，倏的打開，搖了兩搖，抬頭道：「老夫已有多年沒用這柄扇子，對付你們實在用不到它。」

隨手一攏，又復收入袖中。

毒狠老三怒吼一聲：「接招！」

手中狠牙棒一伸，疾向千手儒俠點去！

千手儒俠臉上笑容未斂，左手衣袖一揮，硬封毒狠老三點來的狠牙棒。

毒狠老三沒想過對方竟會這般托大，居然敢用衣袖硬封自己的狠牙棒，但他心念堪堪轉動，千手儒俠從衣袖中拂出的一股巨大潛力，業已捲到，只覺手上一震，狠牙棒向側蕩去，身不由主的横移了兩步。

毒狠老三才一出手，糊塗狠老四，色狠老五兩人，也同時一挫腰，兩柄狠牙棒，一左一右向千手儒俠合擊過去。

千手儒俠長笑一聲，雙肩晃動，儒衫飄處，倏地從兩柄狠牙棒中疾穿而過，袖一抖，雙手同時反臂向後捲出！

漠北五狠，平日目空一切，除了他們師傅，自以爲天下武林，再也難有對手。

此時老四，老五聯手合擊，只當對方必然被迫後退，千手儒俠突然從兩人之間，閃穿而過，已大出兩人意外，沒防到他兩隻衣袖，還會反捲而出！

兩人略一怔神，才發覺一股反彈之力，直逼過來，雙雙大吃一驚，慌忙趁勢後躍！

千手儒俠一招之間，就把三人各個逼退，直瞧得杜志遠、陸翰飛四人，莫不衷心佩服，千手儒俠之名，果然不虛！

毒狠老三身子横移兩步，一眼瞧到老四同時被逼得後退，他狠牙棒一個盤旋，又向千手儒俠旋擊而來。

糊塗狠口中叫了聲：「老五，這老窮酸有點名堂！」

身子一縱，閃到千手儒俠身後，棒勢一斜，横打背脊。

色狠老五同時右脚横跨，身成仆步，右手狠牙棒，伏地追風，呼的掃向下盤。

漠北二狠這一次竟然同時發動，千手儒俠身前身後，上中下三盤，全部籠罩在三柄狠牙棒的攻勢之下。

只見千手儒俠長衫飄忽，猛提丹田之氣，雙臂一抖，身形凌空而起，疾若離弦飛矢，往上直拔。

就在他直拔之時，右手在糊塗狠肩頭輕輕拍了一下！

他這下當眞奇快無比，糊塗狠肩頭被拍，那還留得住脚，連棒帶人，直向毒狠老三撞擊過去。

毒狠老三一棒擊出，突然失去敵人蹤影，心頭方自一怔，糊塗狠已然撞到，一時來不及收招，只好全力朝糊塗狠棒上架去。

「蓬」的一聲，兩柄狠牙棒撞個正着，無數鋒利尖刄，交錯釘入對方棒身，一時那能分得開來！

色狠老五伏地掃去的狠牙棒，也同時掃到兩人脚下！

毒狠老三又怒又急，厲吼一聲，右手猛地一提，身形急急上躍。

總算糊塗狠武功不弱，經毒狠老三一提之勢，也跟着跳起，才堪堪躲開色狠老五横掃而來的狠牙棒，從兩人脚下掠過。

一陣「喀」「喀」輕响，人影乍分，老三、老四兩人低頭一瞧，自己手上的狠牙棒，已有一大片狠牙，硬生生折斷！

再看千手儒俠，不是好端端的站在那裏，負手而立，瞧著自己三人？

漠北三狠全被激怒得兇性突發，暴吼一聲，三條人影急竄猛撲同時攻到，三柄狠牙棒圍著千手儒俠，劃起重重棒影，呼嘯生風，好不凌厲！

「哈哈，你們眞是不識好歹！」

千手儒俠朗朗一笑，雙袖揮舞，身子隨着轉動。

刹那之間，漠北三狠，固然因服裝兵器完全相同，這時走馬燈一般圍著搶攻，看不清誰是誰來？

千手儒俠史南溪一個人影，也漸漸由一而二，由二而四，幻出七八個千手儒俠，在漠北三狠三柄狠牙棒之間，穿插遊走，捉對廝殺。

一時只把漠北三狠逗得連聲怒吼，團團轉，不論攻勢如何猛惡，始終休想傷得他。

這一場惡戰，不但漠北三狠，希裏胡塗，弄不清這許多幻影，誰虛誰實？就是觀戰的杜志遠，陸翰飛，冷秋霜、黑娘子四人，也眼花撩亂，目不暇接！

暗忖：難怪史前輩，江湖上稱他千手儒俠，這等精奇身法，當眞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不大工夫，漠北三狠少說也攻了四五十招。

他們眞有點像三頭餓狠，獸性突發，根本沒想到對方是在手下留情，

要他們自己知難而退，也根本不理會對方武功比他們要高出得多，只是一味的怒吼狂喝，瘋狂搶攻！

冷秋霜秀髮披肩，倚著陸翰飛，嫣然笑道：「眞好玩，難怪史老前輩連分一個給我都不肯。」

她天眞無邪，像小鳥依人似的，緊靠在陸翰飛身邊，絲毫不覺得有什麼不對。

可是杜志遠瞧在眼裏，却暗暗皺眉，他想起自己師妹，和陸兄弟眞是天生一對，自己當日送師傅骨灰歸山，把師妹交托給陸兄弟，原想讓師妹有個歸宿，自己也好了却一樁心事。不料，如今中途鑽出一個冷姑娘來，瞧她對兄弟的神情，分明有了情愫，不知陸兄弟對師妹和冷姑娘之間，如何取捨？這件事，自己還得努力促成才好。

他想到促成師妹，同時也聯想到自己，目光不期偸偸的朝喬裝老蒼頭的黑娘子倪采珍瞧去！

她只是目注場中，連瞧也沒向自己瞧上一眼，他想起她平日那副冷冰冰的模樣，不由暗暗嘆息了一聲！

他低頭想着心思，沒去留神場中形勢，就這瞬息失神，陡聽千手儒俠一聲長笑，從場中傳出！

急忙擧目瞧去，只見漠北三狠的三柄狠牙棒，業已全到了千手儒俠手上，三人像兇神惡煞一般，雙目環睜，臉上滿是獰厲之色，一語不發的怔怔而立！

千手儒俠把三柄狠牙棒朝地上一丟，隨手在三人身上拍了一掌，沉聲喝道：「中原武林，不是漠北，可容不得你們橫行，老夫瞧在你們師傅份上，也不難為你們，快替老夫滾吧！」

漠北三狠長長吐了口氣，彎腰拾起狠牙棒，毒狠老三狠狠的盯了千手儒俠一眼，獰笑道：「姓史的，咱們今日認栽，山不轉路轉，總有見面的一天。」

千手儒俠雙目乍睜，兩道稜稜冷電，寒光四射，大笑道：「幾十年來，這種話老夫聽多了，憑你們這三塊料，少在老夫面前嚕囌，還不快滾？」

漠北三狠那裏還敢多說，接連幾縱，三條身形，轉眼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黑娘子倪采珍朝千手儒俠迎著笑道：「總護法這份身手，晚輩今晚才開了眼界。」

千手儒俠呵呵笑道：「倪堂主好說，老夫已有多年沒和人動手，其實，這三人如論眞實功夫，江湖上已不多見，老夫只能說是以巧勝他們的拙罷了。」

說到這裏，忽然長眉一皺，捋鬚道：「想不到狠奇里已有三十年沒在中原走動，這次居然也會聞風趕來，石鼓山之事，幫主雖已另有安排，但此人兇名久著，突然在此出現，幫主恐怕尚不知情，此事咱們還得及早通知才好！」

黑娘子躬身道：「晚輩這就立時放出信鴿，稟報幫主。」

千手儒俠微微點頭。

冷秋霜聽了半天，再也忍不住，抬頭問道：「史老前輩，狠奇里是不是就是老狠神，他很厲害嗎？」

千手儒俠道：「老狠神是他外號，此人三十年前早已名滿甘陝，據說他從小在狠羣中長大，就以狠為姓，武功十分詭異，一柄狠形劍，中原武林能夠接得住的人，恐怕寥寥可數……」

冷秋霜偏著頭道：「史老前輩，我打得過他嗎？」

千手儒俠微微一笑，道：「姑娘練的『九陰神功』，原是武林中一種極厲害的陰功，如姑娘已有七成以上火候，也許可以和他打成平手。」

冷秋霜小咀一噘，急得跺脚道：「陸大哥，這賊和尚眞害人，要不然，我們還怕什麼老狠神？」

她口中的賊和尚，當然是指靈岩大師而言，要是沒有靈岩大師無意破壞，「九陰神功」又何止只有三成火候？

她想了一想，又道：「那麼我師傅和師公呢？」

千手儒俠捋鬚道：「妳師傅和師公兩位，要是聯手起來，對付狠奇里，大概不成問題。」

冷秋霜臉露喜容，高興的道：「這就好了，我師傅和師公一定會到石鼓山去的，到時候，我只要和老狠神打起來，師傅師公瞧到了，就會幫我打他的呀！」

千手儒俠心中一動，只是沉吟不語！

杜志遠道：「老前輩，那自稱寧不歸的人呢？」

千手儒俠突然哦了一聲，搖頭道：「老夫先前雖然瞧出那位寧老哥，擧止有異，但想不到他竟是一位身懷絕技的風塵異人，可惜失之交臂……」

說到這裏，就把自己暗中跟蹤寧不歸，他如何戲耍二狠，詳細說了一遍。

冷秋霜聽到寧不歸蹲在大樹大便，撒了糊塗狠一頭一臉，直笑得喘不過氣來。

大家邊說邊走，回到江邊，已將近四更，千手儒俠抬頭瞧瞧天色，便吩咐大家回船休息！

一面又交待黑娘子，此去衡陽，還有一段水程，回船之後，就得叫醒舟子，立即啓椗。黑娘子躬身領命。

千手儒俠和杜志遠，堪堪回到船上。

只聽江岸上一路有人嚷了下來：「別追，別追，追急了，我窮老頭只好跳河！」

千手儒俠心頭驀地一怔，那正是寧不歸的聲音。

杜志遠敢情也聽到了，方要出聲！

千手儒俠連忙搖搖手，迅速探頭往艙外瞧去，只見一條黑影，脚步散亂，歪歪斜斜的一路朝江邊跑來。

說他脚步散亂，其實可跑得極快，遠遠望去，那不是寧不歸，還有誰來？他手上似乎還抱著一個人，只是沿著江邊，拔脚飛跑。

他身後不遠，還有一條黑影，像追風馳電，身形奇快，緊追不捨，好像還在一路叱喝：「好酒鬼，你就是跑上天去，我也非追到凌霄殿不可！」

這人身法雖然奇快，但寧不歸跑的可不是直線，彎彎曲曲的和他繞着圈子，有時明明可以追上了，他身子一歪，又打橫裏閃出，是以始終和後面那人，保持著一段距離。

寧不歸一邊梯梯他他的跑，一邊回頭叫道：「喂，小老頭，你要人，我還你就是，我實在跑不動啦！」

後面那人敢情已被激得怒火迸頂，尖聲喝道：「咱們今天對上了頭，非分個高低不可，你……你放下人來，咱們好好商量。」

寧不歸惶急的道：「不，不，我窮老頭沒時間奉陪，我……我酒癮來了！」

他忽然筆直朝江邊跑來拉大嗓子道：「快來接人啦，眞的來了！」

後面那人身形倏然凌空撲起，尖聲喝道：「好極，原來你還有羽黨躲在江邊！」

兩人這一跑近，千手儒俠已瞧清寧不歸手上，原來橫抱著一個女子，看去身形嬌小，年紀不大！

他身後緊追不捨的，却是一個身穿土布衫袴，頭盤小辮的矮小老頭，瞧他身形簡直快得出奇！

千手儒俠不由心頭一怔，數十年江湖，自問各門各派的人，只要稍有頭臉，即使不識，總也有個耳聞！

寧不歸的突然出現，已使自己感到莫測高深，如今這個矮小老頭，光看這份輕功，已是登峯造極，身手之高，只怕還在自己之上，何以從沒聽人說過？

這麼看來，天下之奇材異能之士，到處都有，自己數十年浮名，眞是倖致！

心中想著，只聽寧不歸大叫道：「來人哪，這小老頭手底下厲害得緊，我可吃不消了！」

他身子一偏，從斜刺裏閃開後面那人凌空撲下之勢，隨着把手上抱著的女子，放到沙灘上面。

矮小老頭身如殞星，雙脚還沒落地，回身就是一掌朝寧不歸劈去！

寧不歸好像身上長了眼睛，沒等他掌勢拍到，早已溜了開去！

矮小老頭出手一掌，看去絲毫不帶風聲，但寧不歸堪堪閃身避開，他適才立足之處，突然「砰」的一聲，大片泥沙，向四外濺起一丈來高，沙灘上硬生生被掌力劈成一個土潭！

千手儒俠心頭猛地一驚，這人一掌劈出，絲毫不帶風聲，力道竟有這等强猛，使的分明是武林中僅有傳說的「無形掌」！

那矮小老頭一掌劈空，怒吼一聲，揚手又是一掌，朝寧不歸身後劈去！

「砰！」大片泥土飛濺而起，沙灘上登時又被劈了一個大洞，這會距離寧不歸還不到兩尺，直聽得他「啊」「啊」連聲，不迭往旁躲閃！

矮小老頭站在女子身邊，搔搔頭皮，只氣得指手劃脚的尖聲喝道：「老酒鬼，你別逃，咱們好好較量較量！」

「公羊前輩！」

一條人影，隨聲而起，從前面小船上朝矮小老頭飛去，千手儒俠又是一怔，暗想原來陸老弟認識他？

這一瞬工夫，陸翰飛業已落到矮小老頭身前，正待行下禮去！

矮小老頭鼠目轉動，一眼瞧到陸翰飛，嘻嘻的笑出聲來，忙道：「小娃兒，原來是你，這女娃兒陰經受制，怕要十二個時辰才能醒來，你快把她抱上船去。」

寧不歸站得遠遠的道：「沒有，沒有，我早替她解開了，現在只點了她睡穴。」

矮小老頭不待陸翰飛開口，突然雙脚一點，縱身往寧不歸飛撲過來，口中尖聲笑道：「來，來，現在咱們可以動手了！」

寧不歸見他追來，轉身就跑，一面大聲說道：「不成，不成，咱們可要失陪了！」

矮小老頭身形突然加快，劃空掠去，口中喝道：「先比賽脚程也好，反正不管你跑到那裏，非分個高低不可。」

兩條人影，隨着叱喝之聲，瞬息遠去。

＊　＊　＊

這是傍晚時分，夕陽已經西下！遠近峯巒，全已披上了一層蒼茫暮靄！

從嶽麓山往南的一條山徑上，正有一對年老夫妻，帶著一個少女，沿溪而行。

前面一個男的，臉色枯黃，皮包著骨，凹眼凸顴，兩頰如削，身上穿着一襲寬大黑衫，走路時雙手垂下，絲毫不見擺動，驀地一見，不把他當作殭屍才怪！

女的是一個鳩面老婆子，疎疎朗朗的黃髮，在腦後梳了一個又小又尖的髮團，一身黑色衫袴，底下四寸小脚，穿一雙大紅繡花鞋，步履如飛。

這一對生相猙獰的老夫妻身後，却跟著一個十七、八歲的青衣少女，青絹包頭，生得秀美動人！

尤其她那雙清如秋水的大眼睛，隨著山勢，不住轉動，顯出她是一個剔透玲瓏的姑娘，此時黛眉微蹙，似乎有著極大心事。

那鳩面婆子一面走路，口中却在

不住的嘮叨：「老不死，要是咱們秋兒有甚失閃，老娘非和你拚個死活不可！」

黑衣老人對她這幾句話，一路上不知聽過幾千百遍，聽多了，也就不以為意，自顧自的低頭走路。

鳩面老婆跟在後面，罵道：「老不死，你聽到了沒有？是不是把老娘的話當作耳邊風？哼，沒有老娘，咱老爹會收你這個厲山腳下的牧牛小廝做徒兒，你那有今天？你敢不聽老娘的話？」

黑衣老人皺皺眉頭，苦笑道：「好啦，好啦，妳少說幾句話行不行？」

鳩面婆子怒聲的道：「怎麼？你封老娘的口，連話都不能說了？老娘辛辛苦苦，扶養長大的秋兒，就是你老不死粗心大意，把她丟了，你非把她找回來不可！」

黑衣老頭連聲應是，道：「妳急也沒用，秋兒準被人家當楚姑娘擄了去，咱們趕到石鼓山，自然可以查究得到。」

鳩面婆子道：「你這些話，老娘聽膩了，秋兒被人家擄上石鼓山來，這一路上，怎麼會沒有絲毫眉目，都是你老不死存心不良……」

黑衣老人乾咳了一聲，陪笑道：「妳還是歇一歇吧，別走累了，楚姑娘怕也走累了吧？」

青衣少女回身扶著鳩面婆子在一塊山石上坐下，嫣然笑道：「柯老前輩，妳就憩憩再走路，從這裏到石鼓山，有兩個時辰已足夠了，也不忙在一時呀！」

鳩面婆子一張醜臉上，綻出一絲笑容，用手拍拍身邊大石，說道：「楚姑娘，妳眞乖巧，咱們秋兒，今年十七歲啦，就是什麼都不懂，還像小孩似的！」

青衣少女眨眨眼睛道：「柯老前輩，明天就是賽孫臏和陸大哥約定的日子了，我想他們把陸大哥和秋姐姐擄去的話，目的，自然志在藏寶，明天準會在石鼓山出現的。」

黑衣老人雙目一亮，道：「楚姑娘，妳不是和陸少俠一起去找賽孫臏的嗎？」

青衣少女點點頭。

黑衣老人掩不住喜容忙道：「這樣就好，明天咱們先找賽孫臏；妳告訴他陸少俠已經被人擄走，千萬別說出藏寶地點，免誤大事。」

青衣少女作難的道：「這可怎麼好，賽孫臏不認識我呀！」

鳩面婆子臉色一沉，急急問道：「妳不是也見過他？」

青衣少女道：「賽孫臏是個脾氣古怪的人……」

黑衣老人點頭道：「不錯，江湖上人都是這麼說着，其實，一個殘廢的人，脾氣難免古……」

鳩面婆子嫌他多咀，瞪了黑衣老人一眼，黑衣老人連忙縮住。

青衣少女又道：「那天我和陸大哥找上竹伕坪去，我只站在竹屋外面，是陸大哥一個人進去的。」

黑衣老人忍不住問道：「那是為什麼？」

青衣少女氣道：「據說賽孫臏平生最討厭女人，他說只有女人，才是最可怕的東西。」

黑衣老人「哦」了一聲，神情嗒然若喪！

鳩面婆子右手「砰」的一掌，打得石屑紛飛，厲聲道：「胡說八道！」

青衣少女心頭驀然一驚，只聽她接口桀桀怪笑道：「老娘明天非把賽孫臏抓來問問不可，她是不是女人養出來的？」

青衣少女聽得粉臉一紅，心頭總算放下一塊大石。

黑衣老人接口道：「對，明天咱們抓住賽孫臏，擄秋兒的人，就會自動送上門來。」

鳩面婆子目射兇光，厲聲道：「老娘非把這些不知死活的人，碎屍萬段不可！」

她雙手作勢，虛空一抓，骨節發出一陣格格暴響！

青衣少女坐在她身側，不由暗暗驚心。

鳩面婆子忽然三角眼一橫，問道：「老不死，這是什麼時候了？」

黑衣老人看看天色，道：「卯時，唔，卯時已經偏了一點！」

鳩面婆子冷笑道：「你知道就好，老娘早已餓了。」

黑衣老人惶恐的道：「是，是，我就去，就去準備。」

說着轉身往山下奔去！

青衣少女站起身道：「柯老前輩，我也去。」

鳩面婆子搖搖手道：「妳只管坐著，陪我老婆子聊聊，讓他去好啦，咱們住在厲山，我老婆子就是嫌野獸肉泥土氣息重，他時常到山下人家去摸上幾隻雞來，烤叫化雞吃，咱們秋兒就喜歡吃雞翅，妳待會嚐嚐味道，就知道了。」青衣少女這幾天工夫，已經摸透了鳩面婆子的性情，知她生性雖兇，卻喜歡奉承，這就嬌笑道：「秋姐姐眞好福氣，有老前輩這樣的好師傅，疼她比疼自己女兒還好。」

鳩面婆子忽然臉上露出一絲慈笑，歎了一口氣道：「孩子，女人總是女人，咱老婆子已經老啦，秋兒是咱一手扶養長大的，不疼她又叫老婆子疼誰呢？不知那一個殺千刀的把她擄去，這幾天來，咱老是心神不定，掛念著她，幸虧還有妳替老婆子解解寂寞，不然眞會急瘋了心。咱們秋兒要是有妳這末乖巧就好，唉，可惜妳已經拜在北嶽司空曉門下了，不然，我老婆子眞想再收個徒兒。」

原來這青衣少女，正是被厲山雙煞擄來的楚湘雲！

厲山雙煞在她面前，只是騙說從

一個夜行人手上救來的，因為發現陸翰飛也同時失蹤，自己夫妻二人，分頭追趕，只留下冷秋霜一人，那知賊人誤把秋兒當作了楚湘雲擄走。

這一段話，正因為有冷秋霜的失蹤，不由楚湘雲不信！

當然，刦持陸翰飛和楚湘雲目的，無非為了江湖上傳言，南北雙嶽門人，已經知道石鼓山藏寶的地點，刦持的人，勢必要到石鼓山去，於是楚姑娘就跟著厲山雙煞兼程趕去。

這時楚姑娘聽陰風煞柯靈的口氣，大有收自己為徒之意，不由心中一動！暗想：殺害師傅和簡師伯的仇人，武功高不可測，但憑自己三人，即使再練十年，也難是人家對手。眼前的厲山雙煞，武功極高，就是他們徒兒冷秋霜，「九陰神功」也有三成火候，如能好好籠絡，倒不失為極大幫手，難得她自己開口，這機會可放不得！

她心念疾轉，忽的計上心來，臉上神色一黯，幽幽的道：「晚輩身受師恩，先師血仇未報，晚輩怎忍背棄師門？只是……晚輩自小就沒有爹娘，老前輩如不嫌棄，晚輩就拜妳作乾娘好啦！」

「乾娘，桀桀桀！」陰風煞雙目射出燐燐綠焰，突然一把摟住楚湘雲嬌軀，桀桀怪笑道：「好孩子，妳眞想得週到！」

楚湘雲心中一喜，忙道：「女兒還沒給乾娘叩頭呢！」

說著，一扭身子，當眞跪到地上，拜上幾拜，口中叫了聲：「乾娘！」

陰風煞直樂得咧開大咀，又是一陣桀桀尖笑：「老身生受，乖孩子，快起來，你師傅的大仇，包在乾娘身上，秋兒有妳這麼一個師姐，她不知多高興哩！」

說話之間，只見旋風煞木通，腋下已挾着三隻肥雞回來！

陰風煞尖叫道：「老不死，快來，老娘收了一個乾女兒！」一面朝楚湘雲道：「乖孩子，妳就叫他一聲乾爹吧！」

旋風煞木通聽得一怔，道：「咱們到石鼓山去，不是……」

陰風煞兇睛一瞪，怒道：「老娘的事，你少嚕嗦，這樣嬌滴滴的乖女兒，你到那裏去找？」

旋風煞被她一喝，那敢多咀，搓搓手陪笑道：「是，是，只要妳高興就好。」

楚湘雲假戲眞做，正待朝旋風煞木通叩頭，已被陰風煞一把拉住，道：「妳跑了一整天的路，別再做磕頭虫啦，叫上一聲，也就是了。」

旋風煞接口道：「楚姑娘，妳口頭叫叫就好，別多禮了，老夫還要去烤雞呢！」

楚湘雲被陰風煞拉著，也就叫了聲：「乾爹！」

旋風煞為了討好妻子，聳著肩笑道：「咱們老太婆眞好福氣，一下子連女兒也有了。」

陰風煞橫目道：「老不死，老娘的乾女兒，你也有份，以後可得多照顧照顧她。」

旋風煞連連點頭道：「這個自然，這個自然，咱們厲山雙煞的乾女兒，誰敢碰她？」

說完，就轉身走到一棵大樹底下，取出小刀，將三隻肥雞洗剝乾淨，然後用水和泥團，包在雞上。

楚湘雲覺得好玩！幫他撿了許多枯枝，就在樹下升火，烤了起來。

過不一會，從泥土中漫漫透出香味，旋風煞依次把雞翻了個身，回頭朝楚湘雲笑道：「差不多了，別再添柴，濕泥已經乾了。」

說着從身邊摸出一個紙包，遞到楚湘雲手上道：「這是鹽巴，妳先拿著。」

楚湘雲剛剛接過紙包，忽然旋風煞口中「噫」了一聲，道：「雞呢？」

楚湘雲回頭瞧去，原來已經烤好的三隻叫化雞，轉眼之間，全已不見，這當眞是烤熟的公雞飛啦！

「好雜毛，你居然敢在老夫前偷雞！」

旋風煞厲叱一聲，飛身撲去！

陰風煞站起身，冷冷的道：「這老不死越老越不中用了，眼前的東西，也會被人偷跑……」

話聲剛落，只聽旋風煞的叱聲，業已從山頭那邊傳來！

陰風煞側耳傾聽一下，臉色倏然一變，嘿道：「孩子，咱們快去，此人連老不死都追不上他，分明是存心衝著咱們厲山雙煞來的。」

她伸手挾起楚湘雲嬌軀，雙脚一頓，風馳電捲，往前跑去！

楚湘雲只覺兩耳生風，快得幾乎連呼吸都透不過來，眨眼之間，便已轉過山頭，前面是一片樹林！

旋風煞的聲音，就是從林中發出！

「好雜毛，你還往那裏走？」

陰風煞挾著楚湘雲，穿林而入，問道：「老不死，究竟是什麼人？」

旋風煞瞧到陰風煞，不覺微微一怔，笑道：「妳也趕來了？只是……一個灰衣雜毛，甚是滑溜！」

陰風煞放下楚湘雲，冷笑道：「你是越來越沒用了，追了半天，一個雜毛道士都截不住。」

說話聲中，只聽七八丈外，「刷」的一聲細响，分明有人以極輕極快的身法，朝林外竄去。

旋風煞一肚子惱火，陰嘿一聲，身形閃動，朝發聲之處掠過去，陰風煞和楚湘雲也相繼掠起，一連兩個起落，便已掠出林外！

這只是一瞬間事，只見旋風煞黑衣飄忽，獨個兒站在那裏，雙目圓睜，不住的向四外搜索。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天竺三仙老大拉瑪向屈能伸談及人皮的秘密及事情始末之後便離去了……夜深，張盈盈悄悄溜進屈能伸的房內，取得人皮後，更欲殺之，但終於掉頭而去；旋即與米倉父子直赴毛女峯藏寶之地，可惜毫無收穫，當然是被毛錦秋捷足先登了……米倉馬上尋找毛錦秋、于得水二人，張盈盈則再度返回屈能伸的住所，偷走了他的彎匕和金蝎鞭，正欲離去，却被狗蹦子發覺……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豹俠

文字隱沒　端倪乍現

「飄二爺」飛刀和鋼扇是兩絕，甚至飛刀比鋼扇更有把握，很少失手。尤其交叉射到，對方又在和人動手。然而，這人扭身以把手的小錘一絞，「叮」地一聲，被擊落了一柄，另一柄同時飛到，急切中一縮頭，飛刀把頭上的黑布挑了一道口子，帶走了一綹頭髮。

「飄二爺」當然有點震怒和窩囊，是什麼人能閃過他兩刀齊發，道：「妳他奶奶的也不必裝蒜，九成九是個雌貨，不像白菜心；也不是老梆子，不老也不嫩，對某些人來說，也必然是軟硬可口，餘味無窮……」鋼扇開合，就是一輪令人窒息的狂攻。

但此人稍退即穩住了。可見此人要勝「飄二爺」固然不易，「飄二爺」想擺平她，却非百十招之內所能辦到的。

屈能伸隱隱聽到「狗蹦子」在前院中吆呼著，有點不放心，原來于得水雖已負傷，仍想撈本，想宰掉「狗蹦子」，尤其被他弄了一身的尿漬。

但于得水在受傷之下，力不從心。在「狗蹦子」的十三節鞭的猛攻下狼狽不堪。而『狗蹦子』近來練功極勤，他關心屈、康二人，就不願使自己變成他們二人的累贅，要變成他們的幫手，最好的辦法就是苦練，不斷地向他們討教。

尤其是他用十三節鞭，和屈能伸的烏金蝎尾鞭頗似，路數接近，屈能伸也很有耐心地指點他。進境很快，所以他發現自己有了進步，于得水手忙脚亂，興奮中邊攻邊大叫著。

屈能伸站在屋上，望著「狗蹦子」的鞭法，也替他高興，發現這小子土是夠土，楞也夠楞，却並不笨，能把他教的訣竅摸透而發揮威力。

再扭頭望後院「飄二爺」和這蒙面客的纏鬥，「飄二爺」略佔上風，要打出結果還嫌太早。既然于得水投奔了米家，今夜來此逞兇，陪他來的諒必是米家的人，而米家目前應該只有三人，米老頭加上一子一女，莫非這蒙面客是米秀英嗎？

屈能伸有點不安起來，畢竟難以忘懷六七年前，兩人合乘一騎在草原上馳騁、在山澗中自作木筏操舟，夤夜孤燈相對，教她讀書的情景。

「怎麼會忘呢？她長大了，不是應該知道我屈能伸就是申寒魄嗎？為什麼對我的好友毫不留情？

但仔細打量，這女人似乎又不是米秀英，六年前她十五歲，已經有這麼高了。六年來一點也沒有長高嗎？再說，米家的人是不用兵刃的，只有一個例外，多年前和米老頭反目分手的米大媽她用兵刃，據說米家子女和老太婆還有來往。

「這人是米大媽？這又不對，傳說米大媽是用劍和拐的。這人到底是誰？」這時于得水中了兩鞭，搖搖晃晃快要倒下了。

「狗蹦子」嚷嚷道：「于得水，你這老小子最沒有志氣，你的老婆偷人養漢，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而你却眼開眼閉，裝聾作啞，還和毛錦秋雙雙投靠姓刁的老雜碎，娘格皮！你說說看，你還有點男人味嗎？」

這時另一個蒙面人突然上了屋面，赤手空拳，向屈能伸撲去。這人的身法不下於「飄二爺」，攻勢之凌厲更有過之。而在後院及前院動手的「飄二爺」及「狗蹦子」都看到了。「狗蹦子」大叫著：「大爺，有人偷襲……」

「飄二爺」看出屈能伸已經察覺，這麼一分神，被對方砸了一小錘。「飄二爺」咧咧嘴，趁機裝熊，在對方急功近利之下，中了他一飛刀，釘在肩頸之間。

而此刻屋面上的打鬥已在慘烈地進行，此人身法奇、招式怪。而且猜想此人是這兩人一道的，却猜不出是誰？絕不是米倉就是了。

屈能伸道：「這位朋友身手了得，絕非泛泛之輩，不知和屈某有何過節？為何不敢出示眞面目？」

此人不出聲，攻勢更加凌厲，只能用一手的屈能伸立感吃力，即使一個人只用一手持兵刃或徒手攻擊，一旦傷了另一臂，立感碍手碍脚，因為人身所有部位，即使是一根指頭都有它很大的用途。

此刻用鍊刀的已退走，諒還在附近覬覦。「飄二爺」向屋上望去，猛然一震，他深信這個蒙面客若由他一手接下，此刻恐怕罩不住甚至落敗了。他竄向屋面時，屈能伸已中了一脚，當他揮扇攻上時，屈能伸又中了一掌，退了三四步。

但這個人也不想久戰，似乎能傷了屈能伸，目的已達，攻向「飄二爺」一疊怪異掌腿，把他逼退數步，此人向後倒翻，然後如穿波巨鯉，一掠十餘丈，消失在微曦的薄霧中。

三人再找于得水及那使鍊刀的女人，也都在三人全在注意這後來的蒙面怪客時被他們溜了。

「飄二爺」上前一扶屈能伸的肩頭，他咧咧嘴，道：「這女人好狠辣的身手……她那一脚踹在我的腰上……怕是受了內傷……」

「飄二爺」扶他下了屋面進入屋中，道：「你是說這個也是女人？」

點點頭，服下了「飄二爺」取出的內傷丹藥，道：「是的，年紀應在五十五歲以上，輕功了得，招術玄奇，應在米倉之上……」

「飄二爺」道：「還是個老梆子，這就怪了！米倉有老伴嗎？沒聽說他有老婆呀？」

屈能伸道：「當我六七年前在米家住了一段時間時，他和老伴已經鬧翻分居，不相往來，但據說他的子女暗中還和老太太有來往。」

「狗蹦子」道：「娘的！這個老梆子八九不離十是老賊婆，為她的兒子來找場了，他們米家的人，似乎不認這份交情了。」

「飄二爺」道：「那好！待弄回小屈的兵刃，咱們去到賊窩大幹一場，俺就不信，在正常狀況下，正里八經地擺上，咱們會怕了誰？好哩！小屈要運功療傷，『狗蹦子』，咱們小心看著點。」

＊　＊　＊

返回三家村米家的毛錦秋和于得水都很狼狽，由於不敢讓米倉知道，立刻回屋自行療傷。毛錦秋中了一飛刀，上衣血濕一片，上了藥只好紮上一條圍巾。

于得水傷得重，非在床上躺幾天不可。這工夫米順吊著一臂走進來，道：「于當家的辛苦了！」

笑得十分苦澀，于得水皺着眉頭，道：「米少俠，這叫偷鷄不著蝕把米……」

米順淡然道：「說的也是，若非有所安排，在下會讓二位前去涉險嗎？于當家的，你自管養傷，爹問起來，我就說你受了點風寒要休息幾天。」

于得水嚐到了寄人籬下的滋味，萬兩銀子換來的竟是白眼，不禁內心窩囊而且發狠。這工夫紅日在東海隅露出半邊紅臉，米家遲起，只有米秀英負責膳事，較為早起些。

她住在米順臥室後邊，夜裡聽到米順輕手輕脚地進出了幾次，不免疑心偷偷查看。自然看到了一切，也不說穿。

現在米順又來到了毛錦秋房中，道：「毛阿姨，大敵的情況，我已自別處聽到，妳和于當家的都受了傷，要不要我帮妳療傷？」

毛錦秋道：「不必了！我已經自己弄好了！大概要休養十天半月的，老哥哥知不知道？」

米順道：「不知道。他每天要睡到午時頭才下床哪！」

毛錦秋道：「順子，昨夜那位高手似乎是女人，眞想不到，除了米老哥之外，府上還有這麼出色的能人。」

米順得意地笑笑，道：「我早就說過，那些王八蛋眼睛沒開光，不知米家的厲害！嘿嘿！只要米家想要的，沒有要不到的東西，想作的，也沒有作不到的事。」

毛錦秋點點頭，感慨地道：「的確，以目前這些人物，如百里光、屈能伸、『飄二』，甚至於近來甚少露面的『天竺三仙』等人，不論是單挑、羣戰，誰也碰不過米家。順子，那位高人是誰？」

米順還會吊胃口呢，眨眨眼道：「毛阿姨，過幾天妳的傷好了，我也許會帶妳去見見她……」

米順經過廚房，米秀英在作早飯，他往裡看了一眼，道：「小妹，什麼飯？」

米秀英道：「平常吃什麼，今天還是吃什麼，不會因為你晚上瞞著爹爹

窮忙豁了大半夜而特別犒賞你們……」

米順撇撇嘴，道：「小妹，看樣子什麼事兒也瞞不過妳。這也不是十惡不赦的大事。」

米秀英道：「是嘛！你是爹的寶貝蛋！就算爹知道你派毛阿姨和于得水去乘人之危，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米順道：「這話也沒什麼不對，不過，能不讓爹知道那是最好。」

米秀英道：「施襲的結果如何呀？」

眼珠子轉了一陣，米順道：「撂倒了『豹子』，傷了『飄二』。妳看這碼子事兒辦得夠爽俐吧？」

本以爲米秀英會失色或大驚，那知她平靜如舊，把發好的餑餑做好，放在蒸籠上。米順心想，原來她並不怎麼關心「豹子」，本來嘛！那小子東飄西蕩，是個沒家沒業的浪子，聰明的姑娘才不會看上他呢！

米秀英道：「儘管這檔子事兒就算爹知道了也沒什麼了不起，不過另外一件事嘛……」

米順動心眼兒畢竟沒有妹妹細密刁鑽，低聲道：「什麼事，小妹？」

米秀英道：「算……算哩！反正你在爹面前吃得開，你是米家未來的主人，女孩兒家遲早是外姓人，當然比不上你了……」

米順道：「小妹，妳這是幹什麼？人家說，說半截話的人不長壽的啊！我最不喜歡吞吞吐吐地。」

哼了一聲，淡然道：「哥，你又對我說了幾句實話呀？噢！你對別人來片兒湯，別人就要對你說巴巴實話？」

米順搖搖頭道：「小妹，妳可眞厲害，無怪爹說，我這作哥哥的不如妳精明了！」

米秀英道：「客氣，客氣！」

米順道：「其實也沒有瞞妳什麼，剛剛我只是開了妳一次玩笑，他們並未撂倒屈能伸，只是輕傷，至於『飄二爺』也受了點傷……而他們自己也都掛了彩，尤其是于得水，災情慘重。」

冷冷一笑，米秀英道：「只有這些了嗎？」

米順攤着手，道：「是啊！還有什麼？」

米秀英道：「哥，你請吧！你在這兒妨碍我的營生，爹一醒就要開飯哩！」

苦笑着搖搖頭，米順低聲道：「妳所說的另一件事兒到底是什麼事，別淨是吊胃口好不好？」

米秀英罩上蒸籠蓋，又拿出幾個鹹蛋剝着外殼上的泥，道：「哥，去施襲的只有他們兩個？」

米順一窒，道：「小妹，當然只有兩個人囉！」

米秀英道：「好啦！好啦！你請吧！待會我要和爹談談……」

米順臉色一變，狠狠地道：「好哇！妳要告狀，妳可是一點作晚輩的情份都沒有了！怎麼？娘去過，只不過爲我找場，略予警告，又沒摘個瓢、卸條大腿回來，妳就要惡人先告狀了，妳對娘還有點感情沒有？」

米秀英突然轉身，低聲而有力地道：「你有理！你總是有理！娘和爹不和，你又不是不知道原因，那是因爲爹在交遊和操守上有些缺失，娘屢勸不聽，甚至還動過手，這才分開的，而你現在，居然又到娘那兒搬弄是非，編排一些謊言，要不，娘這麼多年不露面，會爲你去對付一個被偷去兵刃的年輕人？娘是那種人嗎？」

米順被說得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吶吶道：「兒子吃了虧，作娘的爲兒子出口氣，有什麼不對？哼！我猜得沒錯，妳還沒忘記姓申的。不過我要告訴妳，別癡心妄想哩！妳想嫁他，非但我不答應，爹和娘都不會答應的。」

米秀英道：「你不答應？可眞了不起呀！你又算什麼？再說你又扯到那裡去了？何況，爹作事一向不許娘插手，他要是知道你去找娘淌這次渾水，吃不了你要兜着走……」

米順楞了一楞，掉頭就走，道：「小妹，妳看着辦，我可不吃妳這一套……」

早餐桌上只有米家父子三人和張盈盈，米倉道：「還有毛大妹子和于當家的呢？還沒起床嗎？」

米順道：「不，爹，毛阿姨一早到鎮上去了，說是要爲于當家的抓藥，于當家的受了點風寒。」

直到米倉吃完離桌，張盈盈也吃完走了，米秀英也沒提那件事，米順事後道：「小妹，多謝妳成全！」

米秀英淡然道：「以後哥哥要我成全的事可多着哪！」

米順道：「還有什麼事？」

米秀英道：「比喻說吧！就拿盈盈小姐的事來說，十成有了幾成啦？哥哥需要一個敲邊鼓的還是一個抽線頭的人哪？嗯？」說完，仰仰頭就走了。

米順咬咬下唇，喃喃地道：「這丫頭，果然厲害。這碼子事兒，還眞不敢得罪她……」

＊　＊　＊

屈能伸的內傷已癒，臂傷仍未完全復原。至於「飄二爺」和「狗蹦子」的傷早就好了。

未時稍過，「飄二爺」和屈能伸在喝茶，一邊監督「狗蹦子」練功，一個人除非天資太差，只要肯下苦功，而又遇上名師，成就一定不凡。「狗蹦子」的鞭法進步神速，其中還夾雜了「飄二爺」的扇法。

兩人互視一眼，同時點點頭，表示嘉許及意外，「飄二爺」道：「『狗蹦子』，這樣練下去，他奶奶的！不出半年，你就改頭換面，脫胎換骨哩！」

「狗蹦子」收了鞭，僅有點微喘，的確已非昔比，道：「『飄二爺』，脫胎換骨是下一輩子的事，那要和閻王打個商量。要是這輩子有人能爲俺『狗蹦子』換了這個元寶頭和塌鼻陷目，就是

折俺十年壽也划算哩！」

屈、康二人相視大笑。「狗蹦子」道：「屈爺，依您看，俺『狗蹦子』的最大缺點是什麼？」

「飄二爺」搶先說了，道：「狠勁不夠。」

「狗蹦子」看看屈能伸，他果然點了點頭，表示意見相同。

「飄二爺」道：「所謂『狠勁』，並非要你狠心毒手。但在搏命的時候，那股子『狠勁』就足以增加自己的氣勢，掩蓋對方的氣燄。而兵家對於『一鼓作氣』的『氣』字是十分重視的。」

「狗蹦子」再看看屈大爺，又在點頭。的確，他自己也能看出，屈、康二人動手，都有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也就是「狠勁」，自己要學他們，必須記牢這一點。

這工夫屈能伸道：「老康，現在，米老頭似乎已經暫時相信那份假圖是眞的了！咱們這份眞的，也該拿出來研究研究了吧？」

「飄二爺」道：「反正上面有簡單的水流和木石，另外有幾個鳥字，再研究還不是一個鳥樣？」

搖搖頭，屈能伸低聲道：「『天竺三仙』臨去時不是說過，必要時在水中一泡，可發現另外的秘密嗎？」

「飄二爺」道：「你不提，俺差點忘哩！這就泡泡看如何？」

「狗蹦子」道：「二位爺，俺『狗蹦子』有句話不能不說，要是說得不對，就算俺放屁算了！」

屈能伸道：「說，應該說的。」

「狗蹦子」晃著元寶頭，道：「二位爺，這人皮太薄，像紙一樣，萬一入水泡變成了爛漿怎麼辦？」

二人一怔，「飄二爺」道：「對呀！他奶奶的，萬一變成了漿，豈不是前功盡棄，而且違背了伽魯大師的一份善意，還有你師兄的仇踪，也可能就此斷了線。因爲即使逮到兇手，如拿不出證物來，也等於不教而誅，人心難服。」

屈能伸點點頭，道：「這的確是值得顧慮的，不過『天竺三仙』和伽魯大師的關係，以及對咱們的友善態度，應該不會讓咱們吃虧上當的。再說，這是人皮而不是薄紙，不會變成爛漿的。」

「飄二爺」道：「小屈，所謂吃虧上當，通常都是在根本不以爲會吃虧的情況下發生的。反之，那個上當的人就是個半吊子二百五哩！」

最後還是用面盆盛了半盆水，使水平靜無波，小心翼翼地把兩張圖放在水面上。

皮和紙畢竟不同，要是紙，眨眼工夫會濕透，稍一絞動就會變成紙漿，但皮就耐水，泡了一會，還沒有完全濕透，必須用手按平，使它上面也有水而變濕才行。

約半盞茶工夫，「狗蹦子」先叫了起來，道：「二位爺，快看！果然有名堂呀！」

皮逐漸濕透而潤濕，在那皮上原有的花紋空白之處，顯現了幾乎和原先未泡水前同樣的字來。

原先有「踏罡步斗」字樣，這顯現的字跡却只有「罡斗」二字。原先「水自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裡過來香」聯語，還是那十四個字，略爲不同的是，每一句的最後一字空了一格，就是每句最後一字離開上面六個字約一個字位的間距。

「飄二爺」拍著後腦勺子，道：「這他奶奶的是什麼玩藝兒？『踏罡步斗』去了兩字，後面的聯語又有一字分開來，操！吊胃口還有這種吊法。這不是熊人嗎？」

屈能伸不出聲，只是呆呆的望着盆中的人皮出神。

「狗蹦子」道：「二爺，會不會是這聯語各掉了一字，也就是漏寫了一字？」

「飄二爺」道：「去你的吧！對聯多爲單數，如五、七、九、十一、十三字等等，橫批才四個字，另外如『出門見喜』、『抬頭見喜』或『神清夢穩』等等都是雙數的，這一定是有原因的。」

的確是有原因的，看屈能伸的表情，也該相信這一點。可是「飄二爺」和「狗蹦子」都沒有太注意屈能伸。

屈能伸把人皮收起晾乾。「飄二爺」道：「叫俺動這腦筋，就是把個鳥頭想炸了也是一樣。小屈，你也沒有想出名堂來吧？」

屈能伸沒有出聲。他以爲，他所猜到的一些事，碍於師兄的情面，就像沒有猜到一樣。所以他不想表示出來。

原來「踏罡步斗」去兩字，以及聯語最後二字離開，這些合起來是一個神秘高手的名字。除了屈能伸師兄弟二人，武林中知道的太少太少了。

而假圖上由於沒有這些秘密花樣，就算米倉知道那個秘密也等於零。所以「天竺三仙」臨去留下這個秘密，若非心地光明，胸襟磊落，絕對不辦不到。

當然，如果他們另有企圖，却也是很難說的一件事；只是屈能伸不忍這麼猜忌別人而已。

＊　＊　＊

拂曉前最冷的一刻，也正是被窩中最暖和的一刻。但是，屈能伸爲了早日康復，自下半夜開始，又在打坐運功調息。有所謂「傷筋動骨一百天」，練武之人雖不須一百天，如不多下功夫，必然康復較慢。

「飄二爺」和「狗蹦子」都在熱被窩中，屈能伸在「萬物不染、周流不滯」的境界下，聽到了高手的衣袂破風聲，已到了屋頂。

他知道，爲了那圖，有很多人不會放過他，爲了父、叔之仇，張盈盈也不會放過他，那是因爲他鋒芒太露。

不一會，他隱隱發現窗外有人覬覦；大約看了約盞茶工夫。屈能伸仍然端坐在床上，他的兵刃已失，褥子下有兩柄匕首。

「呼嗒」一聲，窗子微響，人已瀉入，這人眞是好大的膽子，而匕首已捏在屈能伸的手中，甚至已蓄勁待發。

來人站在床前低聲道：「寒魄哥……寒魄哥……」是個女人，而且還相當年輕哩！

幾乎是在緊急應變之下，沒有射出匕首。屈能伸隱隱猜出來人是誰。心潮如湧，激盪不已。這聲音已和當年不同，却仍然保有六年前的一點韻味。

「六年多了……她還是這麼稱呼。她是什麼樣子了……」屈能伸低聲道：「是秀英嗎？」

來人幽幽地道：「寒魄哥，我還以爲你把我這個人忘了呢！」

深深地吸一口氣，感喟、唏噓地低聲道：「六年了吧？秀英，眞想不到會在這兒相遇，更想不到會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相見的……」

她嘆了一口氣，幽怨地道：「寒魄哥，人的際遇眞是不可思議。聽說你的胳膊骨折……好了嗎？」

人在逆境中，雖是一句安慰的話，一點關切，都是值得感恩的。他道：「還沒有完全好，也差不多了！秀英，你們怎麼會搬到這個偏僻的地方來？」

米秀英道：「爹對外人說，是爲了清靜，其實還不是爲了那兩張人皮秘圖。」

屈能伸道：「米大叔已經得到了，怎麼還不走？」

她又嘆了口氣，猶豫了一會才道：「不走的原因有二，一是按圖索驥，一無所獲，他還不死心。其次是……」

他也嘆了一口氣，道：「秀英，不便說就算了。」

米秀英道：「另外有三個人住在舍下，你大概也知道了吧？一個是附近的財主于得水，和他的妻子毛錦秋，他們似乎都在千方百計地向我爹搧火來對付你。至於另一位張姑娘，她才是你的死對頭，似乎不惜任何代價，非殺你不可。」

屈能伸平靜地道：「這個我知道。要不，她怎麼會盜走我的兵刃？」

米秀英道：「你們到底有什麼仇恨？」

攤攤手，他道：「應該這麼說，她的長輩和我的師兄之間有什麼仇恨？我是來討回公道的。張海川却一直不開誠相見，而毛錦秋又和他不是一條心……」他大略說了過去的及最近發生的事情。

米秀英道：「他們是罪有應得，其實，我應該早就知道『豹先生』就是申寒魄大哥了！要是早知道一兩個月有多好！」

屈能伸道：「秀英，有些事即使早知道，也未必會有多大改變。米大叔這次出現的風格既是要人皮圖又不拒絕黃白之物的賄賂，人一旦貪婪，就很難擺平一個『理』字。」

米秀英道：「寒魄哥，第一次你和我爹遇上，你該相認的。」

屈能伸連連搖頭，道：「在那亂岩叢中，天太黑，我問話大叔却不回答，直到最後我看出路子有點像米家武功而出言挑明他的身份時，大叔已揪住了我的這條臂胳。在當時，他似乎對什麼都不感興趣，只想卸下我一條胳膊，才能和米順哥相抵……」

她不出聲了。她素知申寒魄的爲人，他的話應該可信，至於父親護犢，她更是心裡有數，人老了更會護犢。

屈能伸道：「秀英，怎麼不坐？床前有椅子。」

米秀英道：「不必了！寒魄哥，爲什麼不亮燈讓我看看你？六年不見了啊……」

也許她想要他看看她，女人就是這樣。他道：「何必點燈，即使天再黑，我也記得妳是什麼樣子？妳也知道我是什麼樣子？只是我臉上多了些風塵軌跡，而妳卻必然是長得更美了吧？」

她沒有說什麼，是怪他不點燈，還是怪他稍嫌冷淡了些？以過去那一段來說，六年後相見，在事先她以爲要比這場面熟絡些的。她幽幽地道：「寒魄哥，也許我不該來的，其實我只是來送點東西給你。」

屈能伸道：「這是一次難得的聚首，爲什麼說不該來呢？我就很感激你了！還帶了禮物來嗎？」

她漠然道：「是的，這禮物對別人未必有用，對你的用處却大了……」

「啪」地一聲，有東西落在他的身邊。

他伸手一摸，不由心湖中激起了狂濤。的確，這禮物對他太重要了，非但遇上大敵有了它不再碍手碍脚，更重要的是，這兩件東西跟他將近十五年了，已產生了深厚的感情。

這正是他的兵刃烏金蝎尾鞭和彎匕。這種禮物和這份情意，又豈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珍貴禮物所能比擬的？他震懾著，竟忘了立刻攔阻已穿窗而出的米秀英。

待他追出到了屋面上，除了刺骨的寒風和遠處的犬吠聲，人早已不見了。他叫著：「秀英……秀英……」聲音在料峭的曉風中抖動迴盪著。

他迎風自語道：「似乎她仍活在六年前的時光中……」一隻手輕輕地放在他的肩頭上，道：「小屈，這你就不通了！要是她不是仍然活在六年前那種歲月的回憶中，她不會單身爲你送鞭匕。依俺猜想，絕不可能是那老龜蛋和那小龜羔子要她送來的，而是她冒著被責罵，甚至被責打的危險而來的。」

他點點頭，許久才道：「你一定都在暗中看到也聽到了吧？」

「飄二爺」道：「當然，其實她一進窗，『呼嗒』一聲，俺就聽到了！小屈，你也太冷落人家了！怎麼連燈都不點？」

「嗨……」深深嘆一口氣，屈能伸道：「老康，咱們的紕漏和煩心的事還不夠多嗎？」

「飄二爺」訝聲道：「點燈會增加麻煩嗎？似乎黑不里黝地才會發生某些事情哩！」

屈能伸道：「老康，如果在這方面你不是聖人，我當然也不是。你想想看，米秀英十五歲的時候就挺惹人喜歡，如今才二十一歲，正是一朵鮮花似綻未綻，最鮮艷也最誘人的辰光，加之她專程爲我送鞭匕來，我的情感一旦脆弱，以後的事就很難處理了。」

搖搖頭，「飄二爺」道：「這俺還是不懂，奶奶的！你要是和她好了！老龜蛋也許會鬆了氣、洩了勁，馬馬虎虎爲女兒辦喜事，雙方的衝突也告一段落，這有什麼不好？」

揮揮手，表示他的想法完全不同，道：「老康，你有時和胡冲的想法差不多，多少有點天眞。告訴你，米老頭不是那種人，尤其我卸了他兒子一條胳膊，以及他終有一天會知道手中那人皮圖是假的而再找上門的。這些，加起來的仇恨，要超過過去那點情份以及他女兒對我的一份好感。」

「飄二爺」道：「小屈，俺只是一個冷眼旁觀，你想想看，這檔子事兒值不值得去追求、去爭取？」

仰天吐出一口氣，屈能伸道：「這種恩惠最難消受，可是明知將來不會有什麼結果，何必招惹這麻煩？弄得雙方都會痛苦呢！」

「飄二爺」道：「你想得眞遠，一般人遇上這種事那會想這麼多？小屈，俺總覺得你有些對不起她。」

屈能伸道：「老康，你倒是挺多情的呀！女人嫁了你眞是有福了！所以我常常想，一些女人眞沒長眼睛。」

「飄二爺」道：「得，得哩！別臭俺成不成？俺這個鳥人，成年累月在江湖中晃盪，先不說別的，就拿衣衫來說吧！一季當中，衣衫只有一套，眞正是『不怕天火燒，只怕摔一跤』（無家無業自不怕天火，唯一的衣服穿在身上就只怕摔跤哩！）女人嫁了俺，喝西北風一定有份。」

兩人回屋，屈能伸把弄著鞭匕，不勝唏噓。這工夫也正是米秀英輕巧地回了家推窗入屋的辰光。想不到有個人坐在黑暗中等她。

她看出是一個女人，坐在椅上，她猜想必是毛錦秋，這女人在米家作客，以長輩自居，很愛管閒事，道：「是毛阿姨吧？這麼晚了，還沒睡？」

那知這女人道：「米姑娘，我是張盈盈……」

一聽這名字，米秀英就不禁大皺眉頭，她隱隱知道張盈盈和申寒魄相識，甚至也能猜出她來此的動機，道：「張姑娘有什麼事？」

張盈盈道：「米姑娘，深夜私自進入你的臥房，非常失禮，請你原諒。」

米秀英道：「都已經進來了，還客氣什麼？倒是說說你的來意呀！」

張盈盈道：「米姑娘，如果我沒猜錯，你大概是剛自屈能伸那邊回來，而且是專程去送鞭匕的……」

米秀英很不自在，道：「張姑娘，你在這兒是客，管的事可太多了些吧？」

張盈盈道：「米姑娘，聽說六七年前，你和『豹子』有一段時間相處很近，人非草木，建立情感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在目前雙方相處的情況之下，似乎不大可能有美滿的結果，姑娘請三思。」

米秀英冷冷一笑，道：「你管得太多了！張姑娘，我爹要爲你找場，想必也是爲了家兄，各取所需。可別以爲你可能成爲米家未來的女主人而提早耀武揚威，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張盈盈道：「米姑娘，你可能誤解了我的意思，我完全是一份好意。照目前雙方的情勢來看，要米老前輩點頭成全你們而放棄一切恩仇，你想想看，那可能嗎？我就是不說你也該知道，就算令尊有那麼點意思了，毛、于二人也絕對不會讓令尊答應的，這是利害關係，因爲那樣，他們就失去了靠山和屛障。何況，他們投奔府上，應該是另有企圖的。」

米秀英道：「什麼企圖？」

張盈盈低聲道：「當然是那兩張人皮圖，而他們表面上順從令尊，內心却在覬覦人皮圖，因爲他們去掘過，一無所獲，萬一有了頭緒，也就是他們翻臉不認人的時候了！」

這些話米秀英並非不信，她很不喜歡毛、于二人。而且暗中還勸過米老頭，可惜老頭子固執。她道：「張姑娘，好意心領，不早了……」

張盈盈站了起來，低聲道：「米姑娘，我個人有個看法，不能不說出來。當然，你一定不喜歡聽，可是這對你却十分重要。在米前輩的心目中，兒子娶媳婦和女兒嫁出去，這兩件事比較起來……」

米秀英大力一揮手，道：「那可不一定，現在還言之過早。」

張盈盈比米秀英還任性，但此刻是寄人籬下，只有忍耐，道：「米姑娘，你又誤會了！老實說，我並不希望作米家的媳婦。然而，這還有個附帶條件，第一第二個條件辦不到，或這圖是假的以及得不到圖內應有的寶物，仍要履行第一個條件，這……實非小妹所願。」

米秀英也信，因爲自己的哥哥其貌不揚，就算自己人看慣了，也知道哥哥實在不能和申寒魄相比。萬一他們之間也有那麼一段不深也不淺的感

情，自己不成全自己的哥哥反而破壞，也就太不聰明了。米秀英道：「你把圖交給了我爹，你已經做到了第二個條件，附帶條件是沒有多大道理的。再說，令尊昔年和毛錦秋合伙殺了屈能伸的師兄，屈能伸來此向令尊要人，令尊百般隱瞞包庇，甚至召集高手明槍暗箭地對付他，老實說，他爲了自衛，殺了你爹也沒有什麼不對；況且，據說他並未承認自己殺了你爹。」

張盈盈道：「有幾個兇手會乾脆承認自己行兇的？」

米秀英道：「那是因爲你對屈能伸的瞭解還不夠，不要說他殺了一個自認該殺的仇人，就算他誤殺了一個不該死的無辜，他也會承認的。」

張盈盈酸溜溜地道：「倒是沒有想到，米姑娘對這個浪子的瞭解有這麼深。」

米秀英也很爲難，要她嫁給自己的哥哥，就必須自己的父親爲她報仇才行。要是老爹認了眞，蠻幹一通，目前申寒魄傷勢尚未康復，後果不堪設想。設若不要她嫁給哥哥，說不定有一天她仍是自己的情場大敵，而這敵人，應該是勢均力敵的。

一時之間，米秀英想不出兩全其美的辦法來，而張盈盈已告辭回屋而去。

一個人影幽靈似地消失在後窗外，不久，此人把米順叫醒，相約到屋外疏林中密談。

米順很精，但和這人比起來可就差得太多了。這天三更稍過，正值毛錦秋值夜，一個人挾著一個姑娘輕輕一推米順的門就開了。米順本是和衣躺在床上的，他賺時間過得太慢。躺一會下地蹓一會，再側耳傾聽一會，然後再上床胡思亂想。這事有點風險，即使老爹寵他，也不會贊成來這一手。可是軍師說得對，天下有多少婚姻是在這種方式之下促成的？甚至還相當美滿。

于得水把人往床上一放，作了個手勢，低聲道：「米少俠，祝你得其所哉，直搗黃龍……」立即出屋而去。

米順樂昏了頭，點了燈照照仰臥在床的半裸女郎，「嘟嘟」一聲嚥了口唾沫，晝思暮想的肥羊到手，反而猶豫不決了。不吃可惜，也辜負了他們二位軍師的美意，吃吧，又怕吃出紕漏來。至少，他以爲張盈盈不大可能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大哭一通之後就認命了，乖乖地作米家的媳婦。

可是，世上眞正能做到懸崖勒馬的人又有幾個？羅襦已脫，身上只有薄薄的褻衣，半透明的冰肌玉骨，組合成聳胸、細腰和隆臀。而眞正能使米順心頭蹦跳，甚至微微發抖的却又是那一雙修長、光澤、溜光水滑的玉腿。陣陣的體香，簡直就是另一種能使人失去自制的迷香。米順終於在狂亂、急喘之下開始脫下衣服……

這種飢渴和人在極端飢餓的情況差不多，看到美食，幾乎是千篇一律的是先「吃了再說」。思維中就不大容許有其他的顧慮存在，這正是人們把它當作毒蛇猛獸的原因。就在米順的手顫抖著去解除她身上的少許褻衣時，窗子「吱吱」一聲敞開，掠進一條人影，而且低吼著道：「奶奶的！你想獨佔……」

窗外有人道：「老康留情……」但已稍遲一步，米順身手不俗，可惜人在這檔口警覺心已遲鈍，人才直起身子半轉過來，巨大鋼扇已搧了一下來。「卡崩」一聲，未癒的左臂上部已經粉碎。

米順不由自主地尖叫起來，那不是由於痛而叫，而是對這條已大有好轉，可能康復而終於又毀掉的左臂而驚怒和悲絕。

此刻，外面已傳來了米倉的喝斥聲，毛錦秋却對于得水低聲吩咐了幾句，于得水已繞到米順的後窗外待機而動。

「飄二爺」砸碎了米順的左臂，米順有如瘋狂般地嗥叫厲嘶著反撲。屋內太暗，「飄二爺」退出屋外，後窗外立即瀉入一人。此刻院中的屈能伸抱拳道：「米大叔，是我，我是申寒魄……」

米倉漠然地笑笑道：「寒魄，好久不見了！想不到才數年不見，你已經成了氣候哩！」

申寒魄苦笑道：「大叔，和您比，可就差得太遠了！」

冷冷一笑，米倉道：「太客氣了吧？『豹子』近幾個月來造成的風暴，不正是所謂談『豹』色變嗎……」

這工夫「飄二爺」退出米順的臥室，米順吼叫著追出來，但由於左臂已碎，那種絕望、憤怒和奇痛攢心所形成的狂暴作風，米倉一看就知道兒子殘定了。立刻面色驟變，上前揪住了米順道：「順子，這是誰幹的？」他的左臂上的血已透衣而出，滴溜郎當地，內行一看就知道這條臂已經報廢了。老頭小眼中冷芒一凝，道：「……這是誰幹的？」

「飄二爺」大扇一合，泰然道：「區區在下……」

米倉一字一字地道：「你……你爲什麼要毀他一臂？」

「飄二爺」道：「在一個淫賊來說，毀他一臂都便宜了他，俺本打算再毀他一個零碎，以免他今後再作怪……」

米倉切齒道：「淫賊？我兒子是淫賊？呸！你才是個血賊！你要是拿不出證據來，老夫要卸下你四件零碎！

「飄二爺」道：「老雜碎，這很公平！請……」向屋內一指，米倉楞了一下，挾著米順衝入屋中，但屋內無人。

米倉在屋中吼叫著：「血賊，你進來看，屋中有什麼證據？」

屈、康二人入屋，不由色變，但「飄二爺」眼珠疾轉，冷冷一笑，却道：「跟我來！」立刻向張盈盈的臥室奔去。

米倉挾著斷臂的米順厲聲道：「別讓這個血賊跑了！截住他……」

毛錦秋抄起一根臘杆子迎上，被「飄二爺」的大鋼扇逼退，他道：「跑？別他奶奶地不知愁哩！俺要讓你老雜碎知道，你的龜兒子是個畜牲！」

這工夫「飄二爺」已來到張盈盈的門外，一推門，已在內插上了。

他冷笑一聲，手上稍稍貫勁一按，門閂就斷了，竄入一看，張盈盈躺在床上還沒有醒來。

這分明是中了迷藥的現象。

「飄二爺」嚷嚷著：「米老賊，你進來呀！你會看到證明的。」

這時他已用火摺子點了燈。

米老頭挾著米順進屋，這時張盈盈已在甦醒之中。

而被挾著的米順，臉色慘白，大汗淋灕，整個身子軟塌塌地在强忍著碎臂奇痛。

「張姑娘……張姑娘……你醒醒。」

「飄二爺」叫了幾聲，張盈盈悠悠醒來，茫然地看看床前一些人，急忙坐起來，乍見自己一身的褻衣，又驚叫著拉過棉被蓋在身上，道：「『飄二』……你把我怎麼樣了？」

「飄二爺」冷笑道：「俺沒有把你怎麼樣，而是米順要糟蹋你，正好被俺和小屈遇上，奶奶的！你顯然已中了人家的迷藥暗算，想想看，是誰計算你？」

張盈盈茫然地搖搖頭，道：「沒……沒有人暗算我呀！我只記得上床不久就睡了！別的事一概不知道……」

米倉得理不讓人，道：「姓康的，今晚的事你如果沒有個交待，你出不了這個大門。你這個龜羔子，分明是胡說八道，找理由傷人諉責！」

「飄二爺」道：「老賊，這是個陰謀，分明有人趁張盈盈睡熟，以迷藥作了手脚，然後弄到米順屋內，正要强姦。由於張盈盈一直未醒，她自然不知道了！」

米倉厲聲道：「可是張姑娘在她自己屋中床上。這又怎麼說？」

冷蔑地一笑，「飄二爺」道：「這很簡單，在俺入屋砸你那龜兒子的左臂之後，退出屋子，後窗有人進入，又把張姑娘送返她自己的屋內，可見這件事必然有人暗暗相助。甚至於俺能猜出是誰？要不是于得水和那個騷貨，俺敢以人頭作賭！」

「呸」毛錦秋大聲道：「米老哥，別聽他胡扯，還不快去爲順子治臂。他們前來行兇，本想宰了人就溜，結果拖泥帶水地露了相，就胡謅亂扯一通……」

「飄二爺」不屑地吐了口唾沫道：「娘兒倆守寡——妳他奶奶地心裏有數！」又道：「你這種爛貨什麼事作不出來？張海川事敗，你就背叛了張、于二人捲逃，又和護院王冠宇有了一腿，柳條包丟了！又買兇手殺小屈，最後被窮家幫追殺，沒咒唸哩！這才又貼上了米老頭。」

接着又道：「這回你這騷蹄子爲米順安排這檔子事兒，還不是希望米順玩了張姑娘，生米變熟飯，張姑娘無路可走，只有認了。

「也因此，米老頭就再也無可推諉，勢必盡一切努力爲她報仇，而爲張姑娘報仇，也就等於爲你除去了大敵！」

毛錦秋指著「飄二爺」大聲道：「你簡直在放屁！」

這工夫申寒魄才開了口，道：「大叔，事實如此，順子哥只是個被利用的人，罪魁是毛、于二人。當時我在窗外也看到，順子正在脫張姑娘的衣服，附近有人覬覦，正是毛錦秋……」

「飄二爺」道：「現在還有件事可以證明。張姑娘，你昨夜睡前可是穿了這一套褻衣嗎？」

張盈盈低頭看看自己的褻衣，道：「不錯。」

「飄二爺」道：「張姑娘再仔細檢查一下看看，昨夜睡前的褻衣有未被動過？張姑娘，這很重要！你如果爲了息事寧人而袒護他們，今後這種事還會發生的。」

張盈盈撩開棉被一看，上面褻衣的扣帶已被扯開三個，下衣也被動過，已褪到膝蓋以上，只不過裏面還有一條短褲而已。面色微變，道：「似乎曾被動過。」

毛錦秋冷笑道：「老哥哥，你不必懷疑自己的兒子，這是他們造謠栽贓，如果眞有這種事兒，八成也是他們幹的……」

張盈盈道：「毛阿姨，關於屈能伸和『飄二』這兩個人，手段狠辣，我不否認，要說他們會跑到米家來作這種事，我絕不相信……」

毛錦秋還要辯，申寒魄道：「大叔，先治順子的臂要緊。至於這個毛錦秋，你最好別接近她，不然的話，你會有無窮的痲煩。」

米秀英一直在一邊冷眼旁觀，她雖是事情發生後被吵醒的，却相信，正如「飄二爺」說的，必是毛錦秋這女人安排的。哥哥糊塗，等於被利用了。

可是她現在不便開口，只是秉公說句良心話，老爹很可能罵她胳膊彎往外彎。

米老頭畢竟不像毛錦秋和米順那麼下作，道：「是非曲直，必能弄清楚，秀英你過來……」

米秀英茫然走近，道：「爹有什麼差遣？」

米老頭道：「你們兄妹暗中和她時有往還，爹並非不知道，只是睜一眼閉一眼罷了！（未完・十）

上文提要：洪範是個書呆子，聽信辛泰恒的狗腿子所說，幸發覺不對而告知嚴霜，她先對付辛泰恒，反上大當被縛在椅上，雲萬里想領功而將辛泰恒殺死，嚴霜適時被人將枷鎖拆除，雲萬里知不敵而逃，又被救嚴霜的人阻攔，暗中交給嚴霜，她不將他擊斃，先套口供，雲萬里拖延時間，伺機逃去，都被嚴霜擒住，未能走脫……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救人不防有詐　惡賊另有居心

江河岸，不像海邊！

海邊，先是廣寬的沙灘，再是淺水，漸進水也漸深，直到沒頂，有時沙灘和淺水處，相距深水亦有里長！

江河却不同了，摸到水底防堤，露出頭來便是岸邊了！

雲萬里不能登岸而逃，不論他這口眞氣能閉多久，但終於還是要吐出再呼吸的，想不浮上水面根本不行！

於是他稍作準備，並暗自祈禱着天祐佛祐神仙保祐！

惡人，到了惡報臨頭的刹那，無不如此，好像當眞「神鬼皆怕惡人」似的，一祈禱就會靈！

雲萬里祈禱着嚴霜還在水面之上找他，並未登岸！

這樣，他就能從容而逃！

暗中祈禱已畢，咬咬牙，猛長身，鑽出水來！

出水無暇旁顧，就飛登岸上！

登岸之後，立即四外找尋嚴霜！

目光掃視之下，雲萬里成了一塊木頭，臉色蒼白泛青，水珠汗珠齊流，一顆心好像已經不能跳動似的！

嚴霜就在他身後，冷着一張臉，看着他！

雲萬里木楞多時，方始長嘆一聲，低下頭去。

嚴霜冷哼一聲道：「你話說完了？」

雲萬里苦笑一聲道：「梅姑娘，螻蟻尚且惜命，我爲了逃生，不得不胡言亂語一番，如今既然又落在姑娘手中，這是命……」

嚴霜一笑接口道：「我問你話說完了沒有？」

雲萬里道：「那些話本是信口而說……」

嚴霜再次接口道：「在我却深受這些話的誘惑，不管你是不是信口說的，我已得了不少利益，假如你說完之後，並不圖逃的話……」

雲萬里苦笑着臉接話道：「梅姑娘，我說過，螻蟻惜命……」

嚴霜道：「你那番話說的好，人是一死百了，因之一切皆命，强求不得，既知如此，你又逃個什麼勁呢？」話鋒一頓，嚴霜臉上已現殺氣，道：「先父母與爾何仇，爾竟下那毒手，如今就算業已深悔，可惜遲了，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雲萬里長嘆一聲道：「沒了，姑娘動手吧！」

嚴霜冷哼一聲，道：「你可知道，我要用什麼手段對付你？」

雲萬里低沉的說道：「人死而已……」

話沒說完，嚴霜已厲聲說道：「想得不錯，告訴你說，雲老賊，我曾立重誓，要用你和房賊的心肝，來奠祀先父母及一干慘死的亡魂！」

雲萬里驀地抬頭，似欲有言，在目光接觸到嚴霜那滿是仇恨的面孔時，却微吁了一聲又低下了頭去。

片刻之後，雲萬里方始說道：「隨姑娘吧，人死百了，挖心也好，剖腹……」

嚴霜沉聲道：「你當我殺了你之後，再挖你的心肝呀？」

雲萬里全身一抖，道：「姑娘總不成要活着……」

嚴霜張口道：「正是要活活的挖出你的黑心壞肝來！」

雲萬里神色大變，道：「姑娘，這太狠……」

嚴霜厲聲道：「我沒有這麼多的工夫和你閒談！」

話聲中，手已適時伸出！

雲萬里急中生智，道：「姑娘可帶着油布？」

嚴霜一楞，道：「油布，要它何用？」

雲萬里道：「活心活肝，滿是鮮血……」

嚴霜冷哼一聲道：「這個好辦，我等它流盡了血後，再拿！」

雲萬里道：「那也要用東西包呀？」

嚴霜道：「就用你的衣襟！」

雲萬里跺跺脚，道：「那就動手吧！」

話鋒一頓，接着却又道：「姑娘，古語說的好，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雲萬里橫行了一世，殺人無算，落個開膛摘心而死，也不算虧！但在死前，却想向姑娘進句善言，姑娘，活摘人心的事，怕妳沒有幹過，它不是和你想像般那樣容易……」

話沒說完，嚴霜右手倏忽凌虛點下，雲萬里頓時失聲，雖依然張口不已，却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

嚴霜接着十指連下，雲萬里已仆臥岸上！

嚴霜冷笑一聲，仰顧左右之後，道：「前面有片樹林，巨幹插天，我以『十殘』功力，點了你一身血脈，你要活受對時的罪才能死去！我還有馬匹存在『金田村』中，仍須往取，天明渡河再來，你就好好的安穩的享一天的『清福』吧！」

話聲中，嚴霜哈腰已將雲萬里抓了起來，飛身撲向那片樹林，果然找了處古木幹頭，將雲萬里放落在三根粗枝杈的中間！

然後又道：「你十穴皆殘，不能喊，不能動，但却能感受到奇酸、怪癢和厲痛，一陣又一陣，滿有意思！受受吧，這是你一生作惡的果報，每痛癢酸痲一次，就會使你記憶起往昔的種種惡行，你可借以懺悔！」

話鋒微停，又道：「現在我要向你道謝，其一是你認爲胡說八道只圖逃命的那番話，再就是今夜我會帶塊油布備用！」

說完了之後，頓足自巨幹端飛下，踏波而去！

雲萬里心中這份恨、悔，就無法形容了！

他恨却不是恨自己往日匪爲，悔也不是懺悔那些惡行，而是恨自己今夜孤身涉險的不智，悔適才沒有自盡！

「十殘」神功，此時已發揮了効力！

雲萬里只覺全身骨頭，連着震顫響動，接着，筋脈齊縮，緊緊回抽，只抽得他鬼哭狼號的狂吼不已！

狂吼！狼號！却無聲響！

緊抽過後，全身倏地猛鬆，雲萬里方始喘出一口氣來！

豈料這口氣還沒有喘平，酸楚接着抽痛而起！

一身骨頭，像都泡在了醋中，由頭到脚，奇酸難耐！

酸中痛楚，若非身受者，實難形容其萬一！

雲萬里酸的直哼，一聲接一聲的在心裏哼呻不止！

古人說，言多必失！禍從口出！是故强調沉默的價值，和金人三緘其口的利益！

如今雲萬里未見其利，先得了不能出聲的害處！

原來人若遭到困患痛楚和病苦，沒能哼咳呻吟出聲，以理而言，自是無補其短，但在精神心理上，却是個安慰！

尤其是孤獨寂聊的一個人，偶有痛苦，獨卧敗塌斗室之中，思及無伴無靠時，若能呻吟幾聲，心情會開朗一些！

但若此呻吟無聲，口難開，則身受痛楚必將倍加！

雲萬里亦正如此，由不住悲從心生，老淚縱橫！

適時，他只覺全身一沉，繼之被人抓起，飄落地上！

他難以出聲，也難以移動，況酸痛已失，變作如遭亂刄分割般奇疼難耐，一陣陣越疼越甚！

嚴霜這種「十殘」手法之絕，之狠，天下難比！

雲萬里不能開口，却能耳聆，本乃好事，此時却已變作了痛苦！

刹那間，「十殘」活罪，他已受過了一遍！

俗話說：度日如年！

此時雲萬里却是「度刻如年」了！

他這次所受的活罪，已使兇心盡斂，煞氣全消！

他非常清楚，嚴霜並未虛言，稍待「十殘」功力因經脈血活，必將再展威凌，他又要身受一次酷刑的煎熬！

他的確是從心底怕了，但苦於無助，怕又如何？

想着想着，全身筋骨猛地又收縮起來了……

他又挨過了一次酸楚奇疼無法形容的刑罰，臉色早已變了，他自己當然無法看到，但却能夠覺得這種變化！

此時若有銅鏡，他若能夠瞧見，會嚇得狂叫不已！

就只兩次刑罰，業已失去了人形！

目下他因爲不能夠移動，尙且不知個中的變化！

適時，他突然聽到有人在身旁自言自語道：「這是什麼手法？好狠，好毒，好厲害！」

接着，話鋒一頓又起，道：「我只能使他少些痛苦，拍開部份穴道……」

雲萬里心中大喜，道：「請動手，快請動手，求你，求求你……」

可是空有此意，空急得狂喊狂呼，却無聲響！

身旁這人，此時又道：「但那時他會悲不願生，一個武林中人，落得功力盡毁，體態皆變的下場，就算能活，還有

什麼意思呢?」

雲萬里聞言傻了，暗中忖思道:「怎麼?當眞我的功力已然失去了?被梅丫頭這所謂『十殘』功力所毀?已成了個平常人?這人說，我現在體態已變，沒有呀?雖說一連兩次酸楚和奇疼，但沒覺得有別的變化呀?不錯，我感覺得出來，因血脈受制，部份已失作用，臉色定然不復人形，但若穴道解開之後，豈不……」

他忖念不已，這人話聲又起，道:「別人的死活，只能由他本人來決定，我雖然認爲他已生不如死，但誰又知道他自己的想法呢?況且『死』也不是懦弱之人，所能含笑而受的，自盡尤其必具勇氣，固然也有人說那是懦弱，但……」

這人停下了話來，似在沉思什麼!片刻之後，才又接着說道:「固然人們都說，自盡是弱者的行爲，但我總認爲這要看有沒有目的，殉國難，盡友道，爲仁義與眞情，雖死何憾!只是雲萬里却不像個有此骨頭的英雄，算了，反正活受罪的是他，受活罪的也是他，救下他再說!」

這人在說話完了之後，並不動手，却附在雲萬里耳邊，又道:「我只能拍開你的啞、痲二穴，和停止胸腹間的痛楚酸痲，但四肢及其他五臟經脈，却無法可想!第一是梅家姑娘功力超絕，手法乃『快活仙婆』所傳，再就是我若盡力而爲，怕先受震穴逆血之害，所以我是能作到那一步，就作到那一步，爲免奇疼，希望你在我出手拍解穴道時，提着些兒眞氣!」

雲萬里又點頭，又答應，又說過些感激的話!並連聲求快，但皆無法出聲，不過這人好像已能明白!

所以這人又道:「你用不着說些感激的說話，催我動手也沒有用處，現在『十殘』功能又起，你必須再受些活罪了!」

雲萬里一聽，嚇得亡魂喪胆，適才兩次輪番似的酷刑，已使他領略了其中的厲害，也怕到了極點!

可是怕有何用，該來的已經來了!

一陣酸楚一陣痲，一陣奇疼一陣鬆，雲萬里只剩餘了一口游氣!

這人長嘆出聲，伸手而出，迅捷的拍開了穴道!

啞、痲二穴拍開，雲萬里已鬆了口氣，呻吟出聲!

這呻吟哼咳之聲，似有安定作用，使他漸漸平靜下來!

頭也能抬，但却十分費力!

但他終於還是抬起了頭，看了那出手救他的人!

這人却適時道:「我認得你，你不會認識我的!」

雲萬里道:「請賜下尊名……」

這人道:「家祖王懷仁，你是認識的!」

雲萬里聞言色變，其實，他臉色再變也不會還有多難看了，此時他那張臉，早已和死人一樣的蠟黃泛青!

這人笑了笑，接着又道:「家父王正，在下王克業!」

雲萬里長嘆出聲，道:「你……你會救我?你爲什麼救我?」

話聲因氣已不足而迫得一停，又喟吁半聲，才道:「不過我總是感激你的!」

克業搖頭道:「不必，在下不忍見你受這活罪，才決心救你的!」

聲調一變，又道:「應該說是心有不忍，才拍開你這啞痲二穴的，至於說『救你』，很抱歉，在下的功力還辦不到!再說，以你往昔的作爲和惡行而論，在下也不能救你不死，所以你也不必說什麼感激的話!」

雲萬里殘眉一皺，道:「這樣說來，你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克業道:「你若認爲在下這是多餘，在下仍可重封啞痲二穴，再將你置於三丈高的粗樹枝上，咱們算是沒這回事!」

雲萬里忙不迭說道:「不不，老朽認錯就是!」

克業道:「這沒有什麼錯和對，在下說過，你不必感激!」

雲萬里掙扎着又抬頭，道:「請將老朽扶倚着樹幹之上行嗎?」

克業道:「行，當然行!」

話聲中，克業果然把雲萬里放置在樹幹前面。

雲萬里坐倚樹幹，的確好過了許多!

克業適時開口道:「雲萬里，恐怕你作夢也想不到有今天吧?」

雲萬里看了克業一眼，苦笑一聲道:「你若不介意的話，老朽今夜的遭遇，應是你王家所賜!」

克業哦了一聲，道:「怎麼講?」

雲萬里道:「昔日何家莊上，若非令祖令尊及令叔等人，暗中通知那奶娘，並代爲備馬逃遁，今日怎會有這『復仇的紅花』?」

克業嗯了一聲，道:「說的也是!」

雲萬里錯會了意，接着又道:「自然老朽也就永遠不會有今朝的下場。」

克業道:「對，再說梅氏一家，也就是沉寃海底了!」

雲萬里一楞，尚未接口，克業却又說道:「家叔也就不至於中你的毒計，慘死於酒樓之上了!」

雲萬里心頭一凜，這才記起那件事來!

克業冷哼一聲，又道:「雲萬里，你眞是至死不悟!」

雲萬里看看克業，垂下了頭去!

他垂頭却非已生悔恨，而是矯作罷了!

但在低垂下頭去之後，却怦怦心跳起來。

先時乍被拍開穴道，無暇多顧其他，適才請克業扶着倚靠於樹幹，也只是爲了能坐起而已!

如今故作慚愧下，垂頭不語，才發現了件怪事!

因之，雲萬里伸出了雙手!

那知掙扎多時，用盡氣力，也只不過是勉强將半臂抬起數寸，再想抬高一點，已難辦到!

伸伸腿，依然無法全直!

突然記起了王克業救他時說的話來，提提眞力，始知半點不假，如今他已經是個普通人了!

不過普通人，却能要抬雙臂，就抬雙臂，要伸兩腿，就伸兩腿，雲萬里此時却休想辦到!

非但辦不到，他並且發現了怪事!

左臂較右臂長了兩寸，雖只兩寸，已經難看至極!

左腿也較右腿長了兩寸，雲萬里的四肢，已失了原形!

他!睜瞪着大眼，傻了!

再注意看，乖乖!

腿扭曲着，像兩條不規則的長蘿蔔!

兩條手臂亦然!

雲萬里明白了，此時的一身筋脈，全失了形態!

人在奇特的衝動下，能生出無與倫比的力量來，雲萬里自不例外，他念頭突轉到自己的臉上。

因之猛抬右手，摸向面孔!

這次，手竟順利的抬起，但却奇疼無比!

不過他却已經如願的摸到了自己的面孔!

一摸之下，哇的一聲狂號起來!

下巴已斜，左目上吊，難怪看人十分費力了!

右頰拉長，左臉深陷，這……這……

他突然叫道:「我還算人嗎，這是個人的模樣嗎?」

狂叫大喊，震動了五臟，一陣奇疼，使他不得不平靜下來!

克業適時却道:「你能自己發現這些，總比別人告訴你强!」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假如我不是追躡在嚴霜身後，親眼目睹這一切的一切，現在若見到你，決不會認出你是那個!」

雲萬里厲聲道:「好個狠毒的丫頭……」

克業沉聲叱道:「住口!」

這聲沉叱，只嚇得雲萬里心神俱顫了!

此時，雲萬里已經比平常人不如了，怎禁得住克業在盛怒之下，無心中以眞氣所發的一聲斷喝呢!

因之立即心神皆顫，四肢震顫不已!

克業冷哼一聲，接着又道:「不錯，梅姑娘這種『十殘』手法，的是武林中最狠毒的手法，但那要看這種手法施之於何人而論!如今梅姑娘施之於你，雲萬里，這是最適合公平的事，只有你這種狠毒的人，才配得上這種狠毒的手法!」

雲萬里語塞，沉嘆連聲!

克業也將聲調放爲和緩，又道:「雲萬里，我想問你幾句話，希望你能實答!」

雲萬里苦笑一聲，道:「老朽淪落至此，還有什麼不可說的，問吧!」

克業道:「以你的聰慧狡猾，這次却怎會單身犯險的?」

雲萬里淒然一笑道:「也許這是俗傳的『報應臨頭』吧!」

克業頷首道:「誠然，除此之外，怕沒有再合適的解釋了!」

話聲一頓，接着又問道:「往者已逝，你來日亦絕，有何打算呀?」

雲萬里看了克業一眼，道:「你在暗示老朽什麼事嗎?」

克業暗中點頭自忖道:「嚴霜這種『十殘』手法，的是狠毒，這不傷人之神智頭腦，却毀人之體態能力，可怕!可怕!」

雲萬里眞也不愧爲當代黑道中的一霸，落到今日這個下場，却仍能不失聰智，聞人之聲則知其意!

忖念之下，克業以關懷的語調道:「我自然是不能明說什麼，但……」

雲萬里接口道:「老朽明白，容我想想!」

克業一笑，道:「人皆惜命，但却要看應不應該……」

雲萬里看了看克業，竟長嘆出聲道:「設若現在救我的不是你，這有多好!」

克業一楞，道:「此話怎講?」

雲萬里搖搖頭道:「不說也罷!」

克業道:「那也隨你了!」

雲萬里却苦笑一聲，道:「這是你的仁厚了，以老朽現在這個樣子，雖三尺頑童，亦可力逼老朽爲牛爲馬，況你……」

克業正色接口道:「武林綠林，俠士惡盜，其不同者在此!」

雲萬里嗯了一聲，接口微吁一聲道:「好在老朽已然如此下場，善惡何必再論?」

話鋒一頓，接着却道:「姑不論老朽決定是生或死，皆已無關他人，如今有幾句話，在此時此地想請你解答一下，如何?」

克業道:「可以，但請不要延誤時間太久!」

雲萬里道:「這是爲何?」

克業道:「我不希望被梅姑娘發現!」

雲萬里哦了一聲，道:「不會的，她說過要叫我受上一整天的活罪，然後在明夜再來收拾我，現在還早得很呢!」

克業道:「有話就快說吧，我也還有我要辦的事呢!」

雲萬里一笑，改了招呼道:「老弟，你別看我已一身殘廢，但神智却並沒有失去，所以你騙不了我的，不過我話也就該說了……」

克業劍眉一挑，接口道:「你說我騙你?」

雲萬里嗯了一聲，道:「不錯，我相信老弟是別無其他事情要作!」

克業道:「你怎麼知道?」

雲萬里道:「因爲老弟必須要追躡着嚴霜!」

克業道:「是你的想法，事實却並不然，我……」

雲萬里接口道:「不，我認爲老弟必須一直追躡在她的身後!」

克業道:「我自己的事情，難道不比你知道?」

雲萬里道:「當然老弟自己知道，只

是不敢對我說實話而已！」

克業道：「你眞怪了，我有什麼必須追躡梅姑娘的道理呀？」

雲萬里道：「因爲府上的人，也是她一定要殺的！」

克業心頭一凜，道：「梅姑娘恩怨分明……」

雲萬里接口道：「不錯，就因爲她恩怨分明，才非殺府上一家不可！」

克業沉聲道：「雲萬里，你這種幼稚的離間計，不嫌多餘嗎？」

雲萬里搖頭道：「老弟，我是死定的人了，還何必如此作呢？」

克業道：「那你剛才說的話，存何居心？」

雲萬里道：「是善意的，因爲我懂這些事情，我知道必然要發生！」

克業道：「我不信，梅姑娘既然恩怨分明，又怎會……」

雲萬里接口道：「老弟請聽我解釋，第一，尊府對她有恩的事，她未必會知道，就算是知道了，她也未必會信！再進一步說，就算是她信了，又怎麼樣呢？她會好好的費點心血腦力來想想，該如何作！當她想通之後，我敢說，她將十分坦然的親自殺死令祖夫婦及令尊、叔等人，而不覺得那是負義忘恩！」

克業微覺震驚，道：「嚴霜是你的話，怕不如此？」

雲萬里搖頭道：「老弟，一個人一生爲惡，也難怪到頭來雖說的都是實情眞言，也沒人肯信，這一點我不怪你！不過，適才的這一番話，並非是我代表老弟府上預測禍福而發，而是爲了老弟不承認今後仍將追躡梅嚴霜，才談到這裏來的！所以老弟你，現在還用不着說我什麼的，或不信我什麼，甚至如今就根本不發生誰也不信誰的問題！」

克業想了想，承認道：「這話不錯！」

雲萬里道：「那就是了，我們仍然談下去，來證明老朽是看錯了老弟，還是老弟心中決定追躡梅嚴霜，但却堅不承認！」

克業道：「當眞還要說下去？」

雲萬里道：「必須談下去，這算是老朽死前的請求如何？」

克業冷冷地說道：「要說到請求，你該知道，我是不會答應的。」

雲萬里苦笑一聲道：「爲令叔之事？」

克業道：「難道還不夠嗎？」

雲萬里長吁一聲，道：「老弟，今非昨日，我非昔比，你不該再恨我了！」

克業看了雲萬里一眼，沒有接話，却暗中也嘆息了一聲！

是的，今非昨日，雲萬里落得如此下場，實在也夠了，再說，就算還不夠，人死只有一次，一死也萬般事了了！

王克業想到這裏，搖了搖頭，才開口道：「嗯，我也不願意再有恨你的表示！」

雲萬里感激的說道：「老弟，何不爽快的承認了，可是在追躡着梅嚴霜！」

克業霎霎眼道：「人言『老奸，老奸』，果然瞞不過去！」

雲萬里笑了，這是他眞正的高興！那知人高興之下，却會抽得心肝腸都緊，平常無關，現在雲萬里筋骨皆變，結果引來了一陣奇痛！

半晌，這種奇痛方才消失，雲萬里連聲哎喲哎喲的道：「俗話形容愛子或至親之人，當歸不歸時，有『牽腸掛肚』一句，平日聽來，甚覺好笑，那知今天……」

克業接口道：「今天如何？」

雲萬里正色的道：「今天才知『牽腸掛肚』之痛！」

克業笑了，道：「腸被牽，肚被掛，焉能不痛！」

雲萬里頷首道：「若早能信得過古人俗話，我又何至於有今天！」

克業微喟一聲，道：「說實話，現在我突然間生出了佩服你的意念，想來眞怪！」

雲萬里長嘆一聲道：「這就是人，人者仁也，有仁念始能有所『不忍』，也才有『認清是非』之能，進而也有了『輕蔑』和『佩服』！老弟你會突然生出佩服我的意念，此事若在從前，說出去非但無人肯信，就是我也會聞言大笑而不相信的！但是現在，我却深信不疑，並且知道原因何在，進而也對老弟你這種誠實的話，十分感激和高興！老弟突生此意，不過是因爲我已這般的模樣，在忘懷而笑，而引發痛疼下，竟能說出『牽腸掛肚』的笑談而已！是的，我若沒有淪落到這個地步，自知今生也說不出這句話來的，由此可見，人都有他可取的地方！」

雲萬里一口氣話說多了，已覺勞累，因而停了下來！

在喘息過刹那之後，才接着又道：「老弟，如今總算你承認追躡梅嚴霜的事實，因之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而必須弄個明白！」

克業道：「甚麼事呀？」

雲萬里道：「梅嚴霜在辛泰恆的船行內廳中，業已身入羅網，那奇特的鋼環無物能斷，除非有寶刀寶刃！我喝住了辛泰恆，並狠心將他殺死，才待對付梅嚴霜，背後突然有人開口說話，當我……」

克業接口道：「你可是想問問，那個人是不是我？」

雲萬里頷首道：「不錯！」

克業道：「是我！」

雲萬里看了看王克業，道：「老弟有那樣高明的神技？」

克業道：「我恩師是『糊塗和尚』！」

雲萬里這才微喟一聲，道：「那就又當別論了！」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老弟，那時你爲何不出面撲殺老朽，然後再殺梅嚴霜呢？」

克業微怔，道：「我爲甚麼要那樣呢？」

雲萬里道：「老朽以謀毒殺令叔，你難道就不該復仇？」

克業道：「該，但梅姑娘和你的仇，却大過了我！」

雲萬里皺眉道：「老弟之意，是有心把老朽留供梅嚴霜報仇的了？」

克業道：「說實話，當時沒有想得那麼多。」

雲萬里道：「也許，但是你放了梅嚴霜，却是不智。」

克業道：「怎麼不智？」

雲萬里道：「給府上帶來了危機！」

克業看了雲萬里一眼，道：「話又說回頭了！」

雲萬里嗯了一聲，道：「我承認，是故意把話重新回頭提說起來的。」

克業道：「何故？」

雲萬里反問道：「我殺過令叔這不假吧？」

克業道：「不假！」

雲萬里道：「那你今夜爲何要救我？」

克業劍眉一皺，還沒開口，雲萬里却已接口說道：「此孟子之見齊宣王事也！」

這句話，說得克業一楞，沒能答上話來！

第一是，孟子之見齊宣王，事甚多，雲萬里指的是那一件呢？

第二，儘管克業向不敢以貌取人，但雲萬里除奸狠惡毒功力甚高外，實難相信他還唸過兩天古書！

因此克業祇有發怔的份，沒法回答！

適時，雲萬里已有所悟，微笑道：「孟子之見齊宣王，所論宏廣，此處我所指的，是『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一事！」

克業哦了一聲，道：「你如此自比？」

雲萬里搖頭道：「老弟又誤會了，我是說那『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一句，若非如此，老弟救我就是多餘了！」

克業再次看了雲萬里一眼，道：「你既明仁義，爲何一生行惡呢？」

雲萬里道：「一句成語可作代表！」

克業道：「那一句？」

雲萬里道：「近墨者黑！」

克業喟吁一聲，道：「擇友得不愼乎？」

好！他的酸勁兒興起來了。

雲萬里却低頭一歎，道：「老弟能有『不忍』之心，如今我死在臨頭，亦當無言才對，所以把話拉了回頭，談上一談！」

克業道：「此情心感，但我却深信，嚴霜應知恩義……」

雲萬里接口道：「不錯，適才談到這一點，記得我也說過，就因爲此，她在思忖過恩仇之事後，必將會殺死令祖等人！」

克業道：「我無法相信！」

雲萬里正色道：「設老弟能信，我又用不着這般苦口婆心說之不已了！」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我現在敢說，府上至今並沒有人向梅嚴霜表示，當年在何家莊中，救她和奶娘的人是誰，對嗎？」

克業道：「以理度情，這是可能的？」

雲萬里道：「當然可能，何況俠義道中人，講究的是『施恩於人不望報』的，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了……」

克業道：「不過在必要時，提醒嚴霜也有可能！」

雲萬里道：「不錯，所以現在我以梅嚴霜已知此事來推斷……」

克業道：「她若已知此事，我相信斷然也不會殺死家祖……」

雲萬里搖頭接口道：「我說過她知道此事之後，必會動手，如今請老弟靜下心來，聽我這要死的老頭子，說說此中道理！」

克業道：「你不覺得累嗎？」

雲萬里苦笑一聲，道：「累又如何？反正也沒有多久好活了！」

克業吁喟道：「那就請講吧！」

雲萬里道：「梅嚴霜聰慧天生，她會想到，令祖等人爲何在血洗『梅莊』之後，方始知會奶娘，並代其備馬遠逃？」

克業道：「血洗梅莊之事，乃因當時人物證全，天下英俠人齊心同，今雖知錯，但在當年卻不知情！至於後來由你起意，陰謀火焚何家村，非但不合俠義本份，並且是慘無人道的惡行，家祖自是……」

雲萬里接口道：「不錯，但這是老弟的想法，至於梅嚴霜怕就不然了！」

克業道：「我不信！不過你無妨說說，她可能是怎樣的想法！」

雲萬里道：「她首先往好處想，是令祖一家，在血洗梅莊之後，已良心難安，故而不惜犯險備馬，救她主僕！」

說到這裏，雲萬里看了克業一眼，又接着道：「若是往壞處想，那就是令祖一家，狡猾勝過他人，殺其父母，而救她主僕，用心可誅……」

克業沉聲接口叱道：「住口，『用心可誅』四個字，你也敢說？」

雲萬里淡然喟歎，道：「老弟，我祇是在說梅嚴霜的想法！」

克業道：「笑話，她斷然沒有這種念頭！」

雲萬里道：「你怎敢如此判斷？」

克業道：「你又憑着甚麼，敢這樣說呢？」

雲萬里道：「老弟，我先請問你，你認爲梅嚴霜對當年令祖等人，先聯合武林高手血洗梅莊，復又救她主僕性命，是該怎樣來想呢？」

克業聞言道：「讓我想想，再回答你！」

雲萬里道：「老弟可以多想一想，不忙答覆，祇是我却必須提醒老弟個醒兒，要以梅嚴霜的立場，來想這件事情！」

克業嗯了一聲，沒再接話，苦思忖度起來！

雲萬里却苦笑一聲，又道：「老弟你想你的，我順便把梅嚴霜的心情說說。」

話鋒一頓，不管克業是否要聽，已接着又道：「梅嚴霜巧獲機緣，獲得『快活仙婆』爲師，習了一身無敵天下的武功，爲着就是復仇！她自呱呱墜地，就開始失去了父母和家園，隨着個奶娘，天涯亡命，海角藏身，沒過一天好日子！奶娘蘇州城內病死店中，老弟，你想一想，會不會留有甚麼遺言遺訓給梅嚴霜呢？我認爲一定有……」

克業被雲萬里不停的話聲所引，心亂意雜，已經無法好好的思考問題，反而一字沒漏的在聽雲萬里分析！

此時忍不住接口道：「怎敢認定有？」

雲萬里一笑道：「老弟你生來就是公子哥兒，雖說不像普通豪富人家那樣不懂世故，但却也强不到那裏去！我出身江湖，在黑道中往來數十年，能成名武林的原因，功力固然要緊，這經驗閱歷却更重要！有了廣泛的經歷，也就足能應付天下任何突破的事故，不論多玄虛的事，多深沉的人，也瞞不過我去！我判斷那位撫養梅嚴霜長大的何姓奶娘，決非普通人物，更非普通的奶娘，否則的話，她斷然……」

克業接口道：「這一點我懂，我也相信！」

雲萬里嗯了一聲，道：「這就是了，她能携帶個乳娃兒，遠去四川，又能在那麼多江湖高手搜索下，逃出峨嵋，心計智慧也是勝人一籌的！」

克業道：「有關何奶娘和梅嚴霜昔日的事，我比你知道得還多也還詳細！」

雲萬里聲調稍高一些，道：「這就更好了，可以省我些話，老弟，梅嚴霜是經這樣一位矢志復仇甘受百苦的奶娘所帶大，那『復仇的種子』，毫無疑問的，在她心中早已萌芽，生根，至今已長成了參天古木般大！泰山般重！試看她自出江湖，天涯索仇之日起，到今天止，所行所謀，是甚麼手段？有多麼狠毒！正像江湖中人，對她的評語——復仇花到，萬物皆消！老弟，這樣的一個人，會對尊府例外嗎？這樣的一個人，想及令祖等人當年的事，可能往另一方面去探討找尋嗎？告訴你老弟，這是不可能的！」

雲萬里又累了，但奇怪的是，他精神却顯得特別好，神情也特別激動，話聲祇停了刹那，就又接着說道：「關於這一點，我敢誇要比老弟你懂得多，因為我是過來的人，以己身之所為，可斷定他人！」

克業道：「怕未必然吧？」

話是這樣說，但克業的聲調和神色，却已失去了堅定！

他被雲萬里說的這番話所動，已對嚴霜沒了信心！

雲萬里看在眼中，笑在心上，道：「老弟，現在我還有個最好的證明，足以表示我的看法對，老弟你的論調和看法，是淺顯了些！」

克業道：「甚麼證明？」

雲萬里道：「老弟曾言，令師是『糊塗和尚』，對不對？」

克業道：「是我說的，當然對。」

雲萬里道：「可惜老弟祇學會了『糊塗和尚』的一身功力，而沒得到『糊塗和尚』那身江湖經驗……」

克業接口道：「恩師他老人家，本就不是江湖中人！」

雲萬里一笑道：「我祇是以令師俠名，來證明老弟功力雖高而經閱不足，也許老弟說的對，令師非江湖中人。」

話鋒一頓，接着突然話題一轉，道：「請老弟實言，可知尊府何時自蘇州遠遷？」

克業搖頭道：「那時我適巧外出，故而不知！」

雲萬里哦了一聲道：「尊府是遷到甚麼地方了呢？」

克業再次搖頭道：「不知道？」

雲萬里嗯了一聲，點了點頭！刹那之後，突又問道：「老弟，請你再回答我一句話，你的經驗閱歷，自認比令祖夫婦和令尊、堂諸長輩如何？」

克業道：「這怎能比？」

雲萬里道：「不，請比較一下！」

克業道：「我差得太多，尤其是家祖母，天下少有能比她老人家看事清楚的人！」

雲萬里正色頷首道：「我認識令祖等人，你信嗎？」

克業道：「這是事實，怎會不信！」

雲萬里道：「令祖……尤其是令祖母，可是位怕事的老婆婆？」

克業搖頭道：「笑話，她老人家向來就沒有怕過事！」

雲萬里哦了一聲，道：「那我請問你，令祖等一家人，突自蘇州遷居他鄉，並且沒有通知你，這究竟是為了甚麼原因？」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當然，那時老弟你正遊俠天涯，令祖也許找不到老弟，但令祖竟沒有留示老弟全家遷向何處，却是怪事。」

克業聞言語塞而神怔，無法答話。

雲萬里適時却長嘆一聲，又道：「老一輩的經驗和閱歷，是血肉堆成，他們也許會偶而為身家性命，作錯甚麼事，但却不會避錯了仇家！令祖一家突然他遷，老弟，這別無解釋，祇有令祖夫婦早已料到今天，先人一步避仇而去，才合邏輯！」

克業聽到這裏，對雲萬里的這番話，已不能不信，於是劍眉緊鎖，沉思起往日一幕幕的情景！

克業要找個解決的辦法，但……

雲萬里突然於此時問道：「老弟，你一路追躡在梅嚴霜身後，有太多下手的機會都空空放過，莫非老弟對此女子另有情感？」

老薑辣，半絲兒不錯！

雲萬里一語說穿了克業的心事，使克業更難答話！

雲萬里接着喟歎一聲，道：「男女間事，說來眞是奧妙玄秘和難以形容，老朽平心來說一句話，是希望老弟能和此女結成連理！因為祇憑今夜老朽老弟這一席暢談，老朽已能看出老弟乃性情中人，若與此女化仇為親，武林浩劫當可立止！」

克業仍未開口，但雙眉却皺得更緊！

雲萬里聲調一變，道：「對此女來說，老弟你祇有兩條路走！」

克業似是不由自己的問道：「那兩條路？」

雲萬里却話題一變，道：「不談也罷！」

克業道：「為甚麼？」

雲萬里道：「交淺言深，古之大忌！」

克業看了雲萬里一眼，道：「你到底是存着甚麼心腸？」

雲萬里道：「老弟，我眞希望此時此地，能見到令祖！」

這種話，自是天下最最不負責任的空話，雲萬里明知王懷仁絕不可能出現此地，却煞有介事般說這夢話！

怪就怪在人們却偏偏就信這些，拿着不可能的空話，當作了有所為而發的感慨，而追問其由。

克業的聰明，罕有比擬，但事若關心，靈智自閉，竟也認為雲萬里這句空話，是由感慨而發！

因之問道：「這話怎麼說？」

雲萬里道：「令祖若在，我所說那句『老弟祇有兩條路走』的話，就能夠直接了當的說出，而不必顧忌會被人誤會了？」

克業道：「現在你也可以直接了當的說了！」

雲萬里搖搖頭，道：「老弟，怕你聽了之後，會誤解我。」

克業道：「祇要起意純正，我認為不必顧忌的太多！」

雲萬里喟歎出聲，道：「說出來也好，就算老弟必生誤會，又如何呢？反正我已是去死不遠，相信不會再畏懼甚麼……」

他說到這裏，話鋒自動一停，才接着又道：「對！人是『除死之外再無大災』的，我死都不怕了，還何必去替別人來想，該有甚麼就說甚麼才是！」

克業沒有接話，靜待下文！

片刻之後，雲萬里又開口道：「那兩條路之一，是想盡方法，在梅嚴霜尚未找到令祖等人時，就和她結為夫婦，情共……」

克業接口道：「我要聽另外一條路！」

雲萬里道：「另外那條路，是要老弟在最短時間內，殺死此女！」

克業神色一變，道：「你說甚麼？」

雲萬里道：「殺了她！」

克業雙目陡射寒光，冷笑一聲道：「好一個借刀殺人的機會！」

雲萬里聞言，一臉沉痛悲楚的樣子，道：「老弟，這些話算我沒說，算我是放屁！」

他話聲一停，仰頸看着枝葉間透過的蒼穹，搖頭悲歎不已，繼之以一種激動而滿懷委屈的聲調自語般道：「老弟，我一生作惡，今已知悔，心地下已無他求，惟望速死，奈何要在我知悔心靜下，還要對我酷逼！設若『殺人者死』是對的，是應該，我不會替自己代他人抱這不平的，但未死而就要死的人又當如何？梅嚴霜殺的人還不夠多嗎？她還要想再殺多少才稱心如意呢？誰又能來阻止並開導她，放棄這種仇報……」

克業忍不住接了話，道：「你這是何苦？」

雲萬里雙目突然圓睜，近似怒吼般對克業道：「老弟，我早已說過，你聽了會誤會我的，可是你一再逼我非說不可，結果却被你侮蔑成借刀殺人的毒計！老弟，我發個山重天大的誓給你聽，我甘願百死，骨肉化粉，也不希望你眞的去殺梅嚴霜！我所希望的，你能想個甚麼好的辦法，和梅嚴霜結成夫婦，而阻止住這場殺劫，保全了那些還沒死的人！」

他聲調一頓，連喘了幾口粗氣，又接着說道：「老弟，你聽明白，我祇是希望能保全那些梅嚴霜必殺但還沒有殺的人，這些人當中，並沒有我雲萬里！但這些人當中，却有令祖夫婦、令尊、令堂和令叔多位，你想都不想，就毫無良心的說我是借刀殺人……」

克業臉一紅，道：「這話我說錯了，現在向你道歉！」

雲萬里苦笑一聲道：「不敢當，也不必，但是我話已說開了頭，你也已經認定我這是『借刀殺人』，我乾脆說個痛快淋漓！」

克業臉上帶笑道：「我當然求之不得，但希望你別這麼激動好不？」

雲萬里凄然道：「老弟，我已落到這個下場了，你難道還想要我保重自己嗎？」

克業無言可答，微吁出聲：雲萬里却突然開朗的一笑，道：「老弟不必代我悲傷，這正是作惡的下場。」

話鋒一頓，雲萬里接着又道：「談談那些未完的話才是正經，我已漸覺心神交疲，恐怕很難支持下去了，趁此有限時刻要談個清楚！老弟，你是『糊塗和尚』的門下，梅嚴霜是『快活仙婆』的傳人，你們若能結合，眞是一雙璧人。老弟，去見令師，以未來武林計，要求令師出面，直接向仙婆商談婚事，我相信必有佳音！」

他說到這裏，故意的搖頭，才接着說道：「當然，天下事非常難說，也許仙婆一口回絕，不要緊，老弟，那時你就應該走第二條路了。我深信祇有你，能是梅嚴霜的敵手，就算你不忍殺她，但為了天下武林及尊府長輩的安全，也當狠下心腸！老弟，我知道那仙婆為人剛强，你若眞對付梅嚴霜時，仙婆很可能怒而出頭，找你算賬，但用不着怕。一方面令師可以出來，再一方面來說，天下『理』字一個，姓梅的能用，你老弟就能用！姓梅的為報親仇，使血流成河，屍堆成山，你老弟為了活人，為了已親，有甚麼不該放手對敵的呢？因之到了那一天，我敢說在仙婆和令師彼此以理相辯下，不會有甚麼險惡危厄的結局！」

克業微喟一聲，道：「我下不得手，再說也不是她的敵手。」

雲萬里道：「我相信此女必去『勾漏山』，就算房珏不敵而死，她也必中埋伏，那時你若下手，是輕易之事！」

克業搖頭道：「大丈夫怎能乘人之危，攻人於厄？」

雲萬里頷首道：「那就祇有任她橫行武林好了，總有一天，她會找到令祖等人，那時怕老弟就要落個不孝的罪名了！」

克業搓着雙手，默然無言。

雲萬里適時長嘆出聲，道：「好了，

承蒙解我穴道，免我生受活罪，我已盡我所知事態分說明白，至於如何去作，是老弟你的事了！」

話鋒一頓，神色一變，道：「如今該輪到我自已的事啦，老弟，可能再幫個忙？」

克業道：「力能及，無不可的。」

雲萬里道：「請老弟伸伸手指，了我殘生！」

克業一楞，道：「要我殺你？」

雲萬里搖頭道：「不！是請老弟作點好事！」

克業劍眉挑動，道：「這……這……我下不了手！」

雲萬里道：「老弟你聽得明白，梅嚴霜曾說，要我受夠了活罪之後，再剖我之腹，取我心肝，她說得出就作得出！我一生爲惡，死不足惜，但若落得生被他人剖心挖肝而死，實在是死難瞑目，老弟！老弟……」

克業急聲接口道：「我不能下手，我下不了手，你……你可以逃！」

雲萬里笑了，那笑聲凄涼悲楚而震人的心胆！

肝腸因被笑聲震動而痛疼，笑聲因之而止，雲萬里已喘不出氣來了！

克業想都沒想，右手已按住雲萬里後心之上，道：「讓我用眞氣助你一臂！」

雲萬里正要如此，於是故作疲憊不堪，實受了克業的源源眞氣，五臟肺腹間，痛楚頓失！非但如此，並已有了足夠支持發動另一陰謀的精力。

克業無心之中，使嚴霜陷入極危之境而不知！

雲萬里在試出精神已近復原時，開口道：「夠了夠了，爲個已死的人，老弟不該如此！」

得了便宜還賣乖巧，雲萬里實乃陰險至極的人物！

克業收回掌去，微吁一聲道：「現在我相信你的體力恢復不少，大可遠逃……」

雲萬里苦笑一聲，道：「老弟請看看我這個樣子，四肢已殘，難以挪動，功力盡失，要穴被封，逃？哈哈……我逃向何處？」

克業語塞，祇有嘆息的份。

雲萬里掃了克業一眼，道：「老弟，仍然不願救我？」

克業正色道：「這件事請不要談！」

雲萬里悲吁一聲，道：「這若是江湖朋友，在我身旁，必然會毫不猶豫的辦了，你們俠義道中的人，却恰恰相反，如今老朽，堪比病中跛馬，是死定了，你們俠義門下，對牛對馬，却會免其痛苦給牠們一刀，對人……」

克業接口道：「這不同……」

雲萬里苦笑一聲，道：「是不同，我是個人，所以應該讓我慢慢地死！受這活罪之後才死！被人剖腹摘心而死！那時……」

克業猛一頓足道：「我該走了！」

雲萬里看了他一眼，道：「好好，老弟要走是應該的。」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就算我是命中註定要……」

突然！他話又停了下來臉上有了喜色，道：「老弟老弟，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來，不必老弟親自下手了，但却仍要煩瀆老弟，幫忙才行。」

克業道：「祇要不是逼我出手，別的事都好辦！」

雲萬里道：「我們江湖人，身畔都帶着毒藥，我也有，祇是在腰間所繫的小皮囊內，現在雙手已殘，取不到了……」

話未說完，克業已知其意，道：「可是要我來替你……」

雲萬里道：「請將小皮囊摘下，給我就行！」

克業依言而動，果在雲萬里腰間，摘下了個拳頭般大的精巧小皮囊，順手遞給了雲萬里。

雲萬里將皮囊帶兒，勾掛在手腕之上，道：「還有最後請老弟幫忙的一件事……」

克業道：「什麼事？」

雲萬里道：「老弟由什麼地方救我下來的？」

克業道：「那株巨木之上！」

雲萬里道：「仍請送我上去。」

克業劍眉一皺，道：「這又爲什麼呢？」

雲萬里道：「一是我自盡不願老弟你目睹……」

克業接口道：「我走就是。」

雲萬里道：「最要緊的是，我不希望被梅嚴霜看出有人救我下來過，老弟請聽我的，這是我最後的請求！」

克業並沒有多想，祇喟吁了一聲，道：「其實大可不必，何況……」

雲萬里道：「老弟，能答應嗎？」

克業無奈，點點頭，抱起了雲萬里，已飛身原先那株巨木幹上，將雲萬里放置在粗枝原處，道：「還有事嗎？」

雲萬里悲喟一聲，道：「老弟，我要說如今嫌後悔已遲，你信嗎？」

克業頷首道：「我沒有不信的理由！」

話鋒一頓，看了看雲萬里掛於腕上的小皮囊，道：「其實你既然決心自盡，重登此樹是毫無道理，何況服毒之後，必然有陣苦痛，那時摔落樹下……」

雲萬里苦笑一聲，接口道：「我正要如此！」

克業微微一怔，道：「這爲什麼？」

雲萬里道：「梅嚴霜心細如髮，不如此，她會看出有人來過！」

克業道：「這怎可能？她發現你已服毒而死，怎會……」

雲萬里再次接口道：「她會看看我屍骨附近，有沒有墜落之後必有的現象，甚至會飛身此樹，看看有無因屍體墜落……」

克業懂了，道：「喔！人若由上面墜落，必將帶些斷枝葉……」

雲萬里道：「正是。」話聲一頓，接着又道：「老弟請吧，讓我靜一靜，在這臨死前有限的時間內，我願意一個人想上些當年認爲欣慰的快事！」

克業哦了一聲，道：「好，我去了！」

（未完・卅四）



常服

氣全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